英格兰 他们的英格兰

England, Their England

A Classic British Humor Novel

Archibald Gordon Macdonell

A. G. 麦克唐奈 [著]　周晔 [译]　王瑜玲 [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英格兰，他们的英格兰

作者:[英]A.G.麦克唐奈

译者:周晔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第1章

本书中所描述的一系列事件，起因于1917年10月初，西部战线上两名炮兵中尉之间的一段对话。

首先，我得在第一章有限的篇幅里交待清楚那次对话的场景和内容，以使后文更便于读者理解。虽然对话发生的地点恰好是帕斯尚尔战役[注]所在的那道山坡，但是诸位放心，这可不是一本战争小说。

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这本书结尾，你铁定不会读到被炸毁的修道院里一群修女在氯气中垂死挣扎的恐怖描写，或者是一页接一页没完没了地讲述某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中尉如何痛苦纠结、悔不当初，只因他背叛了对头发花白的牧师老爹的承诺，和一位来自阿尔芒蒂耶尔的小姐共度了一夜良宵。你也不会读到一连好几章的意识流情节，采用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注]最高超的手法，描绘一位在当地太平间打盹时突然遭遇重型榴弹炮洗礼的男士每时每刻的详细体验。你也不会读到那些一本正经的说教，要么探讨某位神圣而全能的存在是如何地深不可测，既创造了紫罗兰又创造了刺刀，既创造了莎士比亚又创造了冯·麦肯森[注]（在某些版本[注]里则换成了“莎士比亚与费迪南·福煦”），要么研究《巴龙·冯·比辛颂》里的那几行诗——其中借鉴了，而且是精确地借鉴了布莱克的名句：“他创造了你，也创造了羔羊？”[注]

最后，你更不会读到那些长篇累牍的华丽辞藻和韵脚——硬生生夹进来，只为了显示我的本领不亚于罗斯金[注]或别的什么家伙——无非是采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些军营里日常平静的生活和那些遭受迫击炮轰炸的日子；亦或是描绘一座绿林环抱的法国村庄上空升起的袅袅炊烟，那片树林里曾经回荡着查理曼大帝[注]的士兵们雷鸣般的脚步声，摇曳的树荫

下曾经走过于卡佩[注]、圣路易[注]或纳瓦拉的亨利[注]的身影（写他准没错儿），茂密的枝叶也曾经掩护过幽会的情人、盘旋的鹰隼、行军的帝王……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从下一章开始，借用某个激进的左翼反战组织的名字，就叫做“再无战争”。

上文说到的那对炮兵中尉之间的对话，就发生在那种长方形青蛙似的钢筋混凝土堡垒里，德军的工程师在1915和1916年间把这玩意儿建在了佛兰德斯各处。不像训练有素的英国、比利时、葡萄牙军队，还有某支法国军团，德国的步兵个个养尊处优，孱弱不济，有了这些碉堡之后，他们就不用睡在4分之1英寸厚的波纹铁皮下6英寸深的水里了。

英军最高指挥部是在1917年才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的——而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咱们英勇无敌的战士们就将它神圣地命名为了“药盒子”[注]——据说有关消息传到了躲在蒙特勒伊大后方的陆军总司令部那里，提供消息的是一名在贝尔讷工作的情报人员，他的情报来自一名阿姆斯特丹的同行，而后者又是从一位里约热内卢的记者朋友那里听来的。不过还有些人认为，这事儿的源头其实是《芝加哥论坛报》一篇图文并茂的副刊专题，上面有27张不同样式的“药盒子”照片，就是它引起了我们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部门的注意。但不论哪种说法属实，可以确定的是，到了1917年2月，英国陆军总司令部已经作出了一个原则上的决议，那就是，为了扼制流感、霜冻、战壕足和随之产生的一切装病机会所导致的令人忧心的人力损耗，应该采取这么个好办法：让己方的前线战士也住进“药盒子”里去。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那些意志坚定、吃苦耐劳的战士们在蒙特勒伊争论道，没有什么比时不时地屏避炮火威胁更容易削弱士气了。他们坚持，磨炼意志的唯一办法就是每时每刻都暴露在炮火轰鸣之中，直到习以为常，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它们的存在。但这些强势的论证，最终还是输给了一份流感统计数据报告——尤其是其中有关装病率的估算结果。

尽管最高指挥部原则上已经拍板，同意我军使用这些碉堡，但他们才不会愚蠢到把它白白送给那些已经被宠坏了的步兵呢。老话说得好，不要白不要，所有谚语就数它最正确了。比方说小男孩们对电影院的免费座位和白送的巧克力大都是很不屑的，而前线战斗的士兵就跟那些小孩没什么两样。而且这个真理已经给过最高指挥部一次惨痛的教训了，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当初他们就是被一时的温情和慈悲冲昏了头，才颁布了那条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前线官兵也将有机会获准享有后方参谋无条件享有的假期的一半。但这份白送的大礼并未像最高指挥部期待、且自忖很有理由期待的那样，换回一片感激涕零之声。

咱们的步兵会有“药盒子”睡的——这个不假。但他们得自己去抢。这样一来便能一石二鸟，不但会让他们珍惜自己的“药盒子”，主动保持卫生，而且还能进一步锻炼他们的进攻战术。再说，蒙特勒伊的最高指挥部对于怎么制造“药盒子”还有点儿不太确定呢。再进一步说，蒙特勒伊好容易才刚掌握德国佬1914年发明的深度战壕挖掘技术，实在不想再涉猎另一个神秘的新领域了。

于是，在4分之3的时间都在下雨的8月，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的9月，以及所有的时间都在下雨的10月里，我方的步兵战士们就一个劲儿忙着攻占敌军的“药盒子”，三个月来搭上了无数人命和无数的炮弹，总算攻下了几百个。

没错，这些“药盒子”里的确臭气熏天，尽是发了霉的雪茄味儿，入口又全都冲着敌人的方向敞开，而且稍不留神烂泥巴就会往里头渗。但那位负责对“药盒子”的结构、材料、厚度、容量、位置和炮火承受力进行详细汇报的第五军参谋，躲在布里埃伦后方的图尔三塔庄园屋顶用一副先进的望远镜对远处某个疑似“药盒子”的建筑略作观察之后，便给出了一个完美的解释：“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呢？”嘴上挂着这句永恒的真理，参谋先生把望远镜交给了一个勤务兵，又对另一个口述了报告，然后钻进他的小汽车度假去了。然而，他的“英勇事迹”却为他赢得

了丰厚的奖赏。因为打那之后，在梅菲尔和贝尔格莱维亚[注]那些社会名流家的客厅里，他不仅可以大谈自己对战役形势的预测和未来战斗的谋划（从前他就是靠这些来俘获贵妇们的心的），而今还能添上自己在前线——几乎是前线——惊心动魄、曲折传奇的经历。如此这般，几个星期之后，他的D.S.O[注]勋章上就当之无愧地又添了一道杠。

回到帕斯尚尔战役的山坡上。且说在斯汀贝克河东面大约2码（“东面”指的是错的一面，也就是德国人所在的一面；所谓的“河”则是一条最宽处只有9英尺的小水沟），前线以西大约也是2码的地方，有一座体积相当庞大，壁垒相当厚实的“药盒子”碉堡，这是两个相邻营队共用的指挥部。要知道，每个步兵营指挥部不论到哪儿都必须带上一名炮兵中尉，否则就寸步难行，所以，这座碉堡里也就相应地蹲了两名炮兵。

这些通常都不超过20或21岁的年轻小伙子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其中有个奇特的缘故。从很久以前，早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日子里，人们就已经发现，因为某种来自上帝的神秘捉弄，所有的步兵战士，不论是哪个级别，得过多少军功章，在交火时全都分不清炮弹是来自正前方还是正后方。因此，每当有重型火炮落在他们的战壕里，这些已然被无休止的挖战壕、搬土堆消磨了不少乐天性格的步兵战士们，还是会想当然地认为那是自己人的误射。事实上，在战争初期，我们的战士大多坚信德国炮兵压根儿就没开过火，哪怕我军一支装备18磅炮的6发炮野战炮兵连每周只有严格的36枚炮弹配给，而且全都是榴霰弹，步兵们仍旧不肯相信，在两个小时之内向他们的前线扔了一千多枚6英寸高爆炸弹的，真的不是英国炮兵。

所以最后，前线的每个步兵营指挥部都必须配备一名炮兵小伙子，专门负责指出向东发射的炮弹和向西发射的炮弹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多少给了作战部队一点点安全感。

这座大碉堡里驻扎的两个步兵营，一个是拉特兰燧发枪团第17营，

另一个是梅尔顿莫布雷轻步兵24营。1917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两支部队的上校、副官、通信官、通讯员、勤务兵，还有那些常规随同人员就通通挤在这个狭长逼仄、阴暗潮湿、烟熏雾缭的地上隧道里面。随营的两名炮兵军官则分别为埃文·戴维斯中尉和唐纳德·卡梅伦中尉，前者来自地方自卫队皇家炮兵团东弗林特第10炮兵连，被指派给了拉特兰步兵营；后者来自皇家炮兵团萨瑟兰第13炮兵连，被指派给了梅尔顿莫布雷步兵营。两人此次的任务都为期四天。

东弗林特炮兵团隶属于威尔士的一个师，萨瑟兰炮兵团则隶属于苏格兰的一个师。不过，让某个师的步兵休假而炮兵留在前线是常有的做法，这么一来前线的炮兵兵力就能翻一倍，要是有足够多的师，还能翻个两倍三倍的呢。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它的缺陷。当时有位颇具洞察力的公民，因为起草文件上的一个小小乌龙被搁到了蒙特勒伊大后方的高位之上，成了一名临时的少校，针对上述策略他就提出了一个弊端：这么做就意味着炮兵团永远都轮不到休息了。后来，这位善于洞查的少校（在和平年代曾是一名希腊语教授，拥有严谨的智慧，丰富的学识，以及一天工作17个小时的耐力），被妥善地调到了一个中国劳工营担任总指挥，直到战争结束都在菲尼斯泰尔省[注]附近的一个小渔村里头修造码头。这个码头的作用是：万一冯·鲁登道夫[注]的某支部队捷足先登占领了勒阿弗尔[注]，这里就会被用做英军的基地。少校是走了，可那个难题还摆在那儿。要想让前线的炮兵兵力翻上一倍，两倍，甚至三倍，炮兵团的战士就没得休息。最后，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正如一切最终解决方案都不复杂——结论就一句话：“那也只能这样喽。”于是皆大欢喜，人人满意，当然，炮兵团的战士们除外。

在那座碉堡内距离大门最远的角落——炮兵士官们似乎总会挪到碉堡内距离大门最远的角落里——戴维斯先生与卡梅伦先生凭着一股自然的相互吸引力朝对方靠了过去，不多一会儿便热络地聊上了。他们先是讨论起了一些寻常的话题，比如：战争是多么血腥啦，帕斯尚尔战役打响后暂停轮休的消息是多么令人绝望啦，军事参谋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多

么叫人忧伤啦……当然，还有那见鬼的天气。他们又对比了各自的连队连续多少天只发橘子酱而不发别的果酱——东弗林特炮兵连以118天比96天暂时领先——接着，话题又回到了血腥的战争，再后来，两人悄悄议论起了他们被分派到的步兵营，聊着聊着，话题便转到了拉特兰燧发枪团和梅尔顿莫布雷轻步兵团士兵的共同故乡上。

“我在伦敦待了5年了，不得不承认，那些英格兰人实在叫人费解。”戴维斯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大块头，戴着一副钢框眼镜，留着又黑又密的唇髭，35岁的年纪在一水儿的年轻联络兵里要数例外。

“我在战前从没到过英格兰，”卡梅伦答道，“所以我只见过英格兰军人的样子。不过当然，我休假期间也在伦敦待过一两天。”

唐纳德·卡梅伦是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纤瘦，有着一头金发和金色的小胡髭，还有一双小巧的手。他的个头大约是5英尺9寸或者10寸，性格生来腼腆，就连战争的种种风险和变数也没能改变这一点。他还说着一口因弗内斯郡的纯正英语。

“那么，你觉得这些英格兰大兵怎么样？”戴维斯问。

“他们真的是特别离奇的矛盾体，”卡梅伦回答，“上回我被分派到一个英格兰的步兵营，大概是一个月前。那支部队可能来自伍斯特郡，或格洛斯特郡，或英格兰的其他什么地方。他们的上校成天就坐在一个地底的战壕里，戴着单片眼镜读《闲谈者》，一开口就是戴安娜·曼纳斯夫人[注]、杜克斯曲棍球队，还有格拉迪丝·库珀[注]，好像他本人就是那个‘闲谈者’似的。我们在前线的那六天里，他没有一刻不是胆战心惊的，只有一回例外——那次他走到一个德国人的机枪炮位上，就拄着一根手杖，一个人接受58名德国兵的投降，反倒一点儿也不紧张了。你怎么想？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不知道啊。”戴维斯说，一边抽着硕大的黑烟枪。“我们连曾经还

有个英格兰的中尉，经常跑去给弹药库灭火哩。”

卡梅伦的烟卷掉了，“经常跑去干啥？”

“经常跑去给着火的炸弹库灭火。”

“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说那些炸弹每个值5英镑，挽救国家财产人人有责。”

“他被葬在哪儿了？”卡梅伦问。

“瓦拉默廷村后那块小墓地里。”

“哦，我知道那里。”

唐纳德·卡梅伦又点了一支烟，问道：“为什么那些英格兰人一说到阿伯丁郡[注]就大笑？”

“天知道呢。”戴维斯回答。“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威尔士的首相和一个苏科兰——”

“不是苏科兰。是苏格兰。”

“抱歉。一个苏格兰的总司令，还有一个苏格兰的海军第一大臣，然后又觉得这事儿很可笑呢？”

“天晓得。”

“还有一件事，卡梅伦。英格兰人总是很自豪地说他们和法国人打仗从没输过，除了黑斯廷斯战役。”

“是啊。”

“那为什么这场战争法国人的表现比英国人好那么多呢？”

“据说法国的参谋团比他们强得多。”

“想必是这样。因为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英格兰士兵个个都是相当棒的。”

卡梅伦又问：“为什么英格兰人都说法国的75炮是这场战争中最厉害的大炮？我们的18磅大炮也不差啊。”

“只能更棒。”

“没错。只能更棒。”

“那又是为什么，”戴维斯说，“那些普通的英格兰人，明明有全世界最温和的脾气，却偏要假装自己揍起人来特别凶残？还有，尽管他们性情温和，却能突然变成一流的战士？”

“就是啊。他们又为什么——”

“噢，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戴维斯大笑起来，从口袋里拖出了一只大酒瓶，“再这么说下去我们可要疯了。来点儿苏科兰酒吧。啊哟，对不住！来点儿苏格兰酒吧。”他们每人享用了一大杯，戴维斯接着道：“我本行是个出版商，在科芬园附近有家办事处，说起那些英格兰的生意人呐，或者是搞文学的，或者是其他不拘哪一行的，我见得越多就越奇怪。这是一群世界上最友善的人，但只要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看见有美好的东西在天上飞，或者在地上跑，绝对二话不说，立马找把枪来把它干掉。如果马来西亚的北婆罗州发生了大地震，他们准会一窝蜂地涌到市政厅去捐款，把方圆几英里的街道都堵得水泄不通。你会以为他们同样关心国内的贫民问题吧？错啦，他们连一根手指都懒得动。假如你在英格兰把一个人打得鼻青脸肿，满地找牙，那只能算是调皮，关个14天就放出来了。但要是你轻轻蹭他一下，同时捏住了他的怀表，那可

就构成暴力抢劫了，很可能要挨18下‘九尾猫’鞭子，然后在达特穆尔监狱蹲上三年。在英格兰你可以对牡鹿和狐狸为所欲为，那叫体育运动，可要是你敢站出来支持斗牛，那就等着瞧吧！能保住一条小命就算走运的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他们英格兰人老是穿一些奇装异服，他们就喜欢奇装异服。你瞧瞧他们的皇家卫兵，他们的切尔西侍从、律师的假发、陪审团的长袍、英格兰银行的职员，再看看伦敦市长的就职游行、法院开庭式、皇家阅兵式……所有这些玩意儿。只要给英格兰人一件奇怪的衣服他就能往身上套。”

“他们听起来可真有意思。”唐纳德喃喃道。

“是的，他们可有意思了，”戴维斯说，“我喜欢他们。虽然我搞不懂他们，但我喜欢他们。我还有个关于他们的理论呢，有机会真想检验一下，如果我能活过这该死的末日大战，也没有缺胳膊少腿儿的话。”

“什么理论？”

“我是这么想的：他们所有的莫名其妙、稀奇古怪都是由一个原因造成的，那就是他们民族的骨子里其实就是个诗人。不过我可提醒你，千万别当着他们的面这么说，他们会暴怒的。试想一下你去跟那边的塔金顿上校说他是个诗人，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塔金顿上校是梅尔顿莫布雷步兵团的指挥官，他本来是个骑兵少校，上头为了给他升职就把他调到了步兵营。他是个短小精干的男人，总是把自己拾掇得整整齐齐，每顿饭就吃那么一点儿，为的是控制住体重，好在战争结束后能继续打马球。

“有机会的话，我还真想写本关于他们书呢。”卡梅伦沉吟道。

“这书值得一写！”威尔士人说，“等这该死的仗打完了，你来找我，咱们好好讨论一下。”

“此话当真？”

“绝对当真。我说了，我以前是个出版商，将来我还想重拾这个老本行呢。咱们一言为定。要是你想在伦敦谋个事做，就来找我商量吧。电话簿里有我的联络地址：戴维斯与卢埃林·格伦道尔办事处，亨利埃塔街。”

卡梅伦在他的火炮登记簿上记下了，然后将自己那一大瓶酒也拿了出来。

夜幕四合，阴雨连绵不绝地下了几个小时，天空如同挂上了灰色的帘子一般。德国炮兵又开始了他们的晚场演出，时不时有一枚炮弹落在附近，震得碉堡簌簌颤抖。但两位炮兵并不担心这些炮弹。他们所在的位置是离门最远的角落，加上两人都知道掩护他们的钢筋混凝土墙壁足有8英寸厚（他们在到达这里的第一天都各自测量过了），除非被一枚11英寸或8英寸的榴弹炮直接命中，或者被一枚5. 9英寸的炮弹反复命中同一位置，这个“药盒子”百分百是不会被击穿的。幸运的是，前两种炮弹在泥泞的佛兰德斯地区都很稀少，而后一种情形又不大可能发生。所以眼下他们最担心的事，是自己这边的步兵陷入恐慌，要求他们向后方的炮兵连发送S. O. S求救信号。

两个炮兵不安地挪着双脚，尽量不去看碉堡另一头那两位上校和他们的参谋官。那边厢正在进行激烈的作战研讨，只见通讯员不停地进进出出，带来新的消息。空气在震动，在颤抖，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和沉闷的撞击声；一个又一个传令兵和信号兵冒着越来越密集的炮火挤进了碉堡里。四下烟雾缭绕，充斥着潮湿雨布的气味和通讯员身上的汗臭，还有落在门口的一枚炸弹散发出的呛人硝烟味儿。这时，拉特兰步兵营的副官拔开人群，朝他俩走了过来。戴维斯见状，立马叹了口气。

“该死！轮到我们上了，”他喃喃道，“他们要向德国佬还击了。我敢打赌我那条通讯电缆肯定断了。”他说着，伸手取来了自己的防毒面

罩和钢盔。

“迟早所有的通讯电缆都会断的。”卡梅伦说，“你听。这又是一场密集轰炸。”

“你有信号火箭吗？”戴维斯问，“我的在来这儿的路上被震到弹坑里了。”

“我有四支。两支红的，两支绿的；就先试试它们吧。”

副官来到了他俩跟前，不出所料，正是让他们向炮兵团发送S.O.S。“说不定能给敌人迎头一击呢。”他这么解释道。

于是，两个炮兵兄弟带上他们笨重的火箭炮装备，挤过乌压压的人群来到了门口。外面是喧嚣、泥水和死亡构成的混沌地狱。

“额滴神啊！”戴维斯往外看了一眼，脱口叫道。“卡梅伦老弟，要是他们没看见信号，我们当中的一个就得跑步去传信。眼下这情形，鬼才会去修电缆呢！”

“我们就祈祷这该死的火箭炮有用吧！”卡梅伦一边说，一边慌手慌脚地把发射架靠在炸断的护墙上。片刻之后，第一支火箭划破湿冷的暮色，绽开了一朵绿色的火花。第二支红色火箭紧接着射了出去——结果却是个哑炮。

“该死的！”哥俩同时叫了起来。他们的S.O.S信号必须是先绿后红，只有绿色的不算数。他们赶紧装上了另一支红色火箭炮，但火柴盒弄湿了，怎么也划不起火。卡梅伦冲进碉堡，取了另一个火柴盒来。火箭总算点着了，闪着火星窜上天空，洒下一阵漂亮的红雨。

炮兵哥俩在残破的护墙后蹲下来等待结果。戴维斯大声数着手表上的秒数。要是炮兵团没看见火箭信号，他们中的一个就必须穿过一英里

半的开阔地，前往最近的炮连报信，成功的机率只有5分之一。而先去的要是失败的话，另一个人就必须顶上。所以，那两支火箭能不能被后方看到，对他们俩来说实在意义重大。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数到第75秒的时候，戴维斯一手团成话筒，对着唐纳德的耳朵大声吼道：“看来那个信号无效了！”第90秒，他把两只手都团了起来，第100秒，他的半个身子都转向了卡梅伦，再次吼道：“咱们还是抛硬币吧！你先选？”他说着，弹起了一枚法郎，卡梅伦叫道：“人头！”就在那一瞬间，后方传来了一声炮响，然后是第二声，接着五六门大炮几乎同时开火，最后，如同巨雷轰鸣一般，整个英国炮兵团都苏醒了，西边天空爆发出一片耀眼的黄色火光，铁黑的幕布终于被揭下了。

戴维斯咧嘴大笑，蹦回了安全的碉堡里。卡梅伦却停下来，弯腰去捡那落在泥泞中的法郎。就在这时，一枚5.9英寸高爆炸弹落在了他的旁边……直到两个星期之后，他才从脑震荡和炮弹休克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了勒图凯海岸[注]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医院的病房里。

---

1. 又称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一战协约国军队与德军在比利时西部进行的著名战役，此役英军伤亡30万人，德军损失约27万人。
2. 英国20世纪初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知识分子团体，成员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在内的作家和艺术家、学者等。
3. 奥古斯特·冯·麦肯森（AugustvonMackensen，1849－1945）：德国陆军统帅，一战中5位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东线第9集团军司令，因对戈尔利采的突破大败俄军而于1915年晋升元帅。后任德奥第11集团军司令，转战巴尔干半岛，在两个月内横扫塞尔维亚，1916年率德保集团军群攻占罗马尼亚，任驻罗占领军司令直至战争结束。
4. 即德国人的版本。下文费迪南·福煦为法国陆军统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军总司令。
5. 出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作《老虎》，引自郭沫若译文。（译注）
6.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艺术家。
7.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年－814年），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被

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译注）

8. 于卡佩（Hugh Capet，941—996）：法国公爵和巴黎伯爵，987年加冕为法国国王，开创了卡佩王朝。在他之前法国一直由查里德曼大帝的子孙统治。

9. 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1214－1270）：法国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1226－1270年在位），被尊称为圣路易。在中世纪的欧洲，要成为一个模范君主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参加十字军东征，执法公正等，而他具备了以上的全部，被奉为中世纪法国乃至全欧洲君主中的楷模。

10. 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1572－1610年在位），继而成为法国国王（1589－1610在位），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

11. 英语里“碉堡”一词就叫“pillbox（药盒子）”。

12. Mayfair与Belgravia皆为伦敦的上流社交场所。

13.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杰出服务勋章，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用以奖励在军事任务中有功的军职人员设置的勋章。

14. 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

15.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陆军将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调往东线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从此成为兴登堡将军的得力副手。

16. 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海滨城市。

17. 戴安娜·曼纳斯夫人（Diana Olivia Winifred Maud Cooper，1892－1986）：当时活跃在伦敦和巴黎的著名社交人物，享有“世纪之美人”的称誉。

18. 格拉迪丝·库珀（Gladys Cooper，1888－1971）：20世纪初英国著名女演员。

19. 苏格兰东部议会区和历史郡。

20. 勒图凯（Le Touquet-Paris-Plage）：位于法国北部加莱省，法国著名度假海滩之一。

第2章

军官们若是不幸患上了炮弹休克症，就会被送入后方的医院，从那里开始康复之旅。其中一条路线便是经由绿宫草地[注]上那一溜临时搭建的屋棚，再到坎普登山顶那两幢豪华的私宅，最后到达位于德比郡或者苏格兰的某大型水疗院。唐纳德·卡梅伦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来到了苏格兰的一家大型水疗院。陆军部把3多种不同病症的精神病人托付给了这儿的司令官，而他所具备的主要（事实上是唯一的）专业优势，就是对卫生条件恶劣的利思港下水道系统那无人能及的渊博知识。但就是这样一位大专家，他除了用对付所有炮弹休克症的那一套来治疗唐纳德，也没有别的法子。他的疗法很简单。首先，你得找出每一个病人最喜欢什么，又最讨厌什么，然后叫他们远离那些喜欢的东西，而尽量接触那些讨厌的东西。比如，那些讨厌噪音的所谓的病人就被安置到了对着大马路的病房里，那些在和平年代做过牧师、校长、记者和诗人的则被剥夺了图书馆的使用权，通通被赶去做体操、在草地上打网球、高尔夫或是羽毛球。那些喜欢独处的，就把他们和爱好赛马泡妞的军官凑在一个屋里，而那些害怕孤独的人，则被安排到了走廊尽头的那几扇绿呢隔音门后的特殊房间。实际上，这位司令官本人并不相信有炮弹休克症这回事儿，因为他唯一领教过的现代火炮的威力就是某处战舰进行射击训练时传来的震动。自从有了这套绝妙的体系之后，那3多种不同的心理问题很快就变得像利思港的排污系统一样高度统一，而当一个爱管闲事的委员会带着全套离奇古怪的技术知识和专业术语突然造访，坚持要把司令官开除，换上一个普通的心理学教授的时候，统计数据显示，自入院以来，全院有多达2%的病人的精神状况分明有了好转。

唐纳德并不在那幸运的2%里头。自从被帕斯尚尔战场上那颗高爆炸弹震晕过去后，生性怯懦的他变得更加胆小了，于是，那位司令官特

别提拔他做了辩论队队长外加每场辩论赛的固定辩手。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疗法不但没能缓解德国军方和军火制造商联手制造的后果，反而还雪上加霜了。至于那位接任院长的心理学教授，他不仅坚信自己专门研究的那种病症是存在的，而且还攻读了有关它的各种外文著作（也就是德文著作）；这位教授花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终于认为唐纳德可以安全地回到那个他以突然又离奇的方式脱离了整整六年的文明社会中去了。所以直到1920年，唐纳德才得到了一纸批文，说他在今后的7年时间里只相当于40%的正常公民；上面还说，他在有生之年的任何一场从“结束一切战争的伟大战争”之影响下不小心漏网的战争之中，能够再度参军的体能评级只有C2；以及，当7年届满之时他将——无法解释地——立刻变回100%的正常公民，从此不再享有国家财政补助。这就是战后那几年，年金部不知从哪儿得来的精确测算技能，同时，这也被视为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在占卜之神阿波罗的禁域里第一次成功逆袭。另外，这份文件上还附有一条说明：唐纳德·卡梅伦中尉那60%的缺陷价值85英镑一年。而想当年服役的时候，在那场国际形势的重大危机之中（就是那位被写进众多优秀诗歌中的冯·克卢克将军[注]敏捷地向巴黎进攻之时，也是雷平顿上校[注]开始创作他的战地日记的时候），唐纳德中尉的身价可远远不止这么点儿，落差之大，着实令人痛心。

这85英镑的年金将分为上下半年支付给他，其中还包含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将在一开始就被扣除。

唐纳德最后一次打包起他的行李箱，对他的上校行了最后一个军礼，又感激地同那位不惜违背爱国主义精神，请来弗洛伊德先生纠正了克虏伯夫人过错[注]的心理学教授握了握手，然后搭上了此后许多年再也没机会乘坐的头等车厢，到达阿伯丁郡，接着从那里换乘了一列慢车，前往阿伯丁郡一处名为巴肯的郊区。他的父亲尤安·卡梅伦在当地拥有一个名叫“巴尔斯平迪总管道”的农场，大家公认他是从莫尔蒙德山到莱希特山脚之间的最佳歌手、最佳小提琴手、威士忌豪饮冠军、故事大王、能辩倒牧师的学者、性子最急又心肠最好的人、最帅气的老爷子

——以及最糟糕的农场主。其实尤安·卡梅伦早先并不是农场主。他曾在安格斯郡的埃兹尔开过一家小型酿酒厂，后来倒闭了，原因是他对自家出售的商品依恋过了头，无法忍受让别人享用那些珍酿。又有一段时间，尤安·卡梅伦在福里斯开了一间杂货店，同样以倒闭告终，因为他的小店关门时间一周比一周提早，好让他腾出功夫享受自己的业余爱好——钓鱼。在这门技艺上他倒是相当纯熟，连德弗伦河与斯佩湾上的那些行家都不得不承认。结果自然是鱼篮子满了，钱匣子空了，尤安·卡梅伦只得收拾家当，把他那只银子打的、上头还嵌了一颗水晶的鼻烟壶填满，重新上路。他在不列颠海拔最高的村庄托明陶尔住了一两个月，又在阿伯劳尔的查尔斯顿则待了两年，名义上是一个小领主的代理人，实则一天到晚都在制作小提琴，把它们卖给那些不会拉琴的人，好让他们当礼物送给那些会拉的。他在福哈伯斯的学校里当过一阵子拉丁文教师，但总是无视学校的时间规定，跑去和教区牧师争论教皇无误说[注]——这是他当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题目；他还在洛坎多逗留过六个月，那一带很久都没见过像他犁出的那么直的犁沟了[注]。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头发渐渐花白，皱纹爬上了苍老的脸庞。这些年来他不知喝了多少威士忌，不知多少次与人探讨问题直到深夜，也经历了不知多少回的落魄潦倒，但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他眼睛里的光亮，没能磨损他那清晰的男高音，也没能影响他演奏小提琴和风笛的灵巧手指。他有两个话题从不谈论，那就是他的老爹和祖父。对于自己的曾祖父，唐纳德只知道他在1790年左右“打山的那边来”，是一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对于自己的祖父，他只知道他是顿河至乔治堡一带最厉害的偷猎者（尽管不是专门从事那一行的），以及，他也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注]

到了1921年的时候，巴肯的农场又像当年的酿酒坊、杂货店、教师工作，还有老爷子的其他所有事业一样，渐渐朝着完蛋的方向发展了。尤安·卡梅伦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妻子早已辞世多年，唯一的儿子从1914年起就由政府养着，而且，最近他还迷上了但丁。对于俗世他已没什么牵挂。那些日子，有个奇怪的东西开始在巴尔斯平迪一带和阿伯丁

之间来来往往，英国人叫它公共马车，法国人叫它交通巴士，有了这个便利，他老人家每周都要出一两趟远门，要么到老城搔扰国王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向他讨借海峡那边的欧洲大陆书籍（而且是对方压根儿就没听说过的），要么就到新城的马歇尔学院，对那里的意大利语讲师一顿穷追猛打。他一面与讲师和图书馆理员讨论博学高雅的话题，一面又在公共马车上和其他乘客分享低俗狡黠的市井杂谈。在那交杂着低俗与博学的乡里乡间，人们对这位“老巴尔斯平迪”，或者“老怪物”，又是尊敬，又是畏惧，又是仰慕。

当1921年春天，唐纳德带着他那85英镑的年金回到家时，老爷子着实吃了一惊。

“这儿不是年轻人待的地方。”他说，一边倒上两杯威士忌，一边从花白的眉毛底下严肃地瞅着儿子。“不是我不高兴看到你，我自然为自己高兴，可不是为你高兴。只有我们这些老头子才会待在巴尔斯平迪。”

“那年轻人应该待在哪儿呢，父亲？”唐纳德问。

“当然是外面的世界了。”老爷子犀利地回答，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又给自己满上。

“可我对外面的世界已经见得够多了。”唐纳德反驳道。

“唉，”尤安·卡梅伦点着头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小孩子就是这样，一受伤就跑回家找妈妈。你妈不在了，巴尔斯平迪就代替她成了你的庇难所。好吧，这儿欢迎你，你想待多久都行，直到你完全康复。但是到那时候，儿子，你就得重新上路了。你要是愿意吧，就回来这里养老。可在那之前你得走出去，”他张开双臂，就好像他是所有西班牙人和所有印度人的国王似的，“你得走出去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唐纳德怯怯地说。事实上，他觉得自己下半辈子都不想离开巴尔斯平迪5英里远了。他能从德军的炮火，英军的参谋，战场的重创，甚至那位利思港下水道专家的魔爪底下逃出生天，全凭福大命大，现在他就只想安顿来下，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对于什么冒险啊，经历啊，他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他犹豫地坦白了这一点。

他的老爹没有反驳，只是点了点头，又点了点，最后说道：

“你的病还没治好。等你好全了就会离开我了，不是因为我赶你走，而是你自己想走。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闲着。”

唐纳德的确没闲着。他每天早睡早起，下地干活，不久之后，犁田的技术可谓突飞猛进。

有一回，尤安老爹颇为赞赏地说：“让我来犁的效果大概也跟这差不多。如果我蒙着眼，缺了一条胳膊，还有一整群马像跑障碍赛似地在田里跳来跳去的话。”

这对父子就这样维持着古怪又别扭的关系在一块儿生活了好些年，直到老的那个撇下了小的，到上帝那里报到去了。尤安·卡梅伦潇洒自在地活了一辈子，死的时候也毫不拖泥带水。暮夏里的一天傍晚，6点钟，他爬上了床，让农场女工去把田里干活的唐纳德叫回来。那时他看上去毫无异样，身子暖活，还带着谷堆的香味。唐纳德穿过刚刚收割完的稻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里时，看见老爷子正侧躺在床上打盹儿。他在床前的石板地上跪下来，尤安·卡梅伦便张开了那双漆黑有神的眼睛，露出一个微笑，活脱就像弗朗兹·哈尔斯[注]笔下的肖像画一样。

“我的时候到啦，儿子。”这是唐纳德从父亲口中听过的唯一一句巴肯方言。他接着说：“别去洛哈伯了，明天你到阿伯丁的戈登兵营去，

找个能为老卡梅伦演奏哀乐的风笛手来。”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微微摇了摇头，又接着道，“我过去也是个天主教徒哩。你离开巴肯吧，这儿不是我们的家园。放心，我不会对你唠叨什么绿油油的田野的。将来你要是遇见洛希尔(注)，记得给他一块泥炭。还有，我的鼻烟壶在卡洛登。”最后，他叹了一口气，“我再也见不到阿克那卡里庄园(注)了。”说完便合上双目，离开了人世。

唐纳德·卡梅伦从城堡山兵营里找来了一个风笛手，全巴肯的人都出席了葬礼，恭听老卡梅伦的哀乐，个个都为“老巴尔斯平迪”洒了一把热泪。

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个来自阿伯丁黄金广场某间事务所的代理律师找上了门。这位律师从一辆小汽车里跨出来，宣布尤安·卡梅伦给他的儿子唐纳德留下了一笔七千来镑的遗产，附带条件是唐纳德在50岁之前不得在特威德河以北的地区逗留超过一个月。没人知道老爷子的钱是打哪儿来的，但据律师所言，那想必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最初这笔钱只有三千5镑左右，已经利滚利地在阿伯丁的银行里存了20多年。

起初，这位律师先生的出现使唐纳德受到了相当的惊吓，因为自打离开了部队医院，他就再也没和外界的人说过话了。但在谈话中，他得知这名成天和地产、费用等事务打交道的律师，在战时还曾亲自指挥过一场高地战役，他们俩有不少战场上的老相识，过去的经历也颇为相似。这名领导过残酷的战斗，指挥过上千名英勇步兵的严肃的小个子男人得到了唐纳德的信任，于是他把巴尔斯平迪农场托付给了他。一个多星期之后，唐纳德又打包好了他的军用行李箱，只不过里头装的全都是便服了。他还从那位大学图书馆理员和那位意大利语讲师处取得了两三封介绍信，为他引荐他们在南方的熟人。一切准备就绪，他再度踏上旅途，前往伦敦，生平第一次在三等车厢里颠簸了12个小时，那滋味可真够受的。

1. 位于英国杜伦郡中部的一片绿地。
2. 亚历山大·冯·克卢克（Alexander Von Kluck，1846－1934）：一战时德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3. 考特·雷平顿（Charles à Court Repington，1858－1925）：英国陆军上校，后成为战地记者。
4. 弗洛伊德为奥地利心理学家，“克虏伯夫人”指德国的克虏伯大炮。而奥地利是德国在一战中的同盟，因此说“违背爱国主义”。
5. 出自天主教教义，即凭借耶稣对圣彼德之承诺，当教皇“作为所有基督徒之牧者与导师行使职能，凭其至高使徒之权威定义教会全体秉持之信仰与道德的教义时”，将受到归避错误的庇护。
6. 上文提到的尤安·卡梅伦所到之处都是胜产威士忌的地方。
7. 卡梅伦家族（Clan Cameron）是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来自苏格兰高地西部，拥有众多旁系分支。家族领地在洛哈伯（Lochaber）。
8. 17世纪荷兰杰出的肖像画家。
9. 洛希尔（Lochiel）是卡梅伦家族的谪系，族长通常就称为“洛希尔”。
10. 阿克那卡里庄园（Achnacarry），位于卡梅伦家族的领地洛哈伯。1655年尤安·洛希尔卡梅伦爵士建造了最初的阿克那卡里城堡，该城堡在1746年卡洛登战役后被政府军毁坏，又于1805年重建。

第3章

唐纳德除了会用一把变形的犁来耕地，以及指挥18磅炮的6发炮射击之外别无所长，于是，他考虑成为一名记者。似乎只有这一行既不需要能力，也不需要培训。而且那位讲师和图书馆理员为他介绍的也都是文化圈里的人（前者因文章被退稿的事曾和一些编辑打过交道，后者则是图书管理员协会的成员，时不时能接触到一些写书和看书的人）。他的主意就这么定了下来。

早晨7：30，阿伯丁快线停靠在国王十字车站，蓬头垢面、睡眼惺忪的唐纳德跌跌撞撞地从三等车厢的旮旯来到了月台上。这时，又一个小小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的两位介绍人中，意大利语讲师热切地建议他在切尔西区安顿下来，理由是那里是伦敦唯一适合文人居住的地方；而图书馆理员则再三强调，但凡有出息的人，他们的住所离大英博物馆绝对不会超过一个阿博因运动会选手掷石头的距离。唐纳德本人对伦敦最熟悉的地方，就只有国王十字车站对面那家雷焦里意大利餐馆，外加宫廷剧院和皮卡迪利酒店之间的那几百码，以及维多利亚车站的发车月台；在他看来，切尔西和布卢姆斯伯里[注]几乎没什么分别，都是住宅区，也都是文艺运动中心。他对切尔西的印象就是“伦敦的拉丁区”，关于布卢姆斯伯里，他只听说过弗吉尼亚·伍尔夫[注]，却没听说过萨克维尔·韦斯特[注]小姐。

最终，唐纳德在伦敦－东北铁路[注]的终点站台上用一枚硬币决定了自己的方向。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切尔西去了。到了下午茶时间，他已经住进了皇家大道上一幢查理时代风格的房子里，在二楼的一间客厅卧室两用房安顿下来。那儿的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太太，一双眼睛总是不安分地瞟来瞟去，让人感觉她年轻的时候（大概40年前）肯定是个风流

的姑娘。她的女儿也喜欢乱送秋波，让人感觉她随时都准备风流一回。这位姑娘名叫格拉迪丝，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却藏着数不清的小把戏。她成了令唐纳德恐怖的存在。每天早晨，不论唐纳德选择在什么时间下楼，总是能在盥洗室的门口撞见她——不是正要进去，就是正要出来，她身上穿着粉红的晨衣和蕾丝睡裙，一见到唐纳德就羞涩地叫出声来，一副惊慌失措之态。而每天晚上唐纳德上楼睡觉时，也经常在楼梯上遇见格拉迪丝，听她没完没了地讲述自己曾经的未婚夫——一名在日德兰海战中牺牲的海军指挥官，生前最爱喝波特酒。唐纳德总是腼腆地对她表示一番同情，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波特酒的甜美将永远战胜日德兰的悲剧。而格拉迪丝的看法则是：眼前的永远胜过从前的。

唐纳德的第一封介绍信是写给一家知名周报的文学编辑的。该报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一种温和的理性社会主义，以高雅的姿态宣扬生产资料、分配和贸易的国有化。然而万一哪天，摇摆不定的政治天秤一个倾斜，使这些都成为了现实，那么最惊恐、最迷惑的肯定要数这位文学编辑——这名爱尔兰人尽管视金钱如粪土，从不为了赚那点小钱而锱铢必较，可是对于许多能用钱买的东西，他还是相当热衷的。他是一位天才的批评家，一位糟透的编辑，和一位无人能及的午餐会爱好者。一周七天每天他都要出席一场午餐派对，而且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通常人们都很欢迎他，因为他的谈吐不仅平易近人、博学机敏、包罗万象，而且引人入胜、令人陶醉。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魅力就是他的资本，社交则是他的利润，两者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奥索里。

某天下午3点整，唐纳德来到了奥索里先生的办公室，将介绍信递给了秘书。那是一位身材娇小，皮肤黝黑，锋芒毕露，雷厉风行的女士。她草草打量了唐纳德一眼，告诉他奥索里先生不在，又补充道，奥索里先生的所有约见都由她全权负责，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第二天，也就是周二下午4点半再来一趟，那时奥索里先生或许已经用完午

餐回来了。

“是用完下午茶。”唐纳德温言纠正道。

“是用完午餐。”这位锋芒毕露的娇小女士回道，说完便转向了一个大得出奇的卡片索引夹，表示对话到此结束。周二下午，唐纳德又战战兢兢地来到了这只“小母龙”的巢穴前，在那儿等了足足一个小时，直到某位守寡的侯爵夫人的管家打来一通电话，告知奥索里先生当天不回报社了。

周三下午，打来电话的是一位阁臣夫人的女秘书，措词大同小异，只是最后一句换成“不回公寓了”。周四下午则是一位伯爵夫人亲自来电——她那高贵的血统自是没得说的，只是她的收入还不足以浪费在电话代理人的身上。周五奥索里先生像往常一样度周末去了，直到下周二才回来，而且“及时”赶在下班之前，正好不必回办公室了。第二天下午，为了修定一篇兼具深度与妙趣的关于莫里哀的文章校稿，奥索里先生总算匆匆露了一面，这才和埋伏已久的唐纳德撞个正着。查尔斯·奥索里刚冲进办公室的时候，看上去要务在身，十万火急，可随后却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唐纳德，与他面谈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其间风度翩翩，谈吐不凡，不慌不忙，把那些要务全都抛到了脑后。任凭那头“小母龙”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来催促他修定校稿，或是提醒他与萧伯纳先生在白厅花园的下午茶之约，奥索里先生始终巍然不动，用一种迷人的洒脱之态把两件事都推了个一干二净。唐纳德实在受宠若惊。不过除此之外，他从奥索里先生那儿得到的款待就只有一件报酬为三基尼[注]的工作（为那份温和的社会主义周报的图书副刊编定一份秋季小说目录），以及一条重要的信息。奥索里先生用他那亲切柔和的声音告诉唐纳德：文学业界已经人满为患了，只有具备突出才能的人才能挤得进来，而且他还必须要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他又指出，要是没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他又怎能证明自己的突出才能呢？

这话从奥索里先生嘴里说出来竟显得十分有道理，可见他的个人魅力有多大。直到唐纳德回到了皇家大道上的住所，将这件事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这才明白过来，奥索里先生是不会当他的“米西纳斯[注]”的，他只有试试第二封介绍信了。

这封信来自那位国王大学的图书馆理员，收信人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法学博士兼《图文星球》的编辑亚历山大·奥格尔维先生。奥格尔维先生的工作习惯显然与奥索里先生大相径庭，他与唐纳德定在某日上午8点30分会面。那天上午8点31分便准时接待了他的访客。除了那些意志最坚强的人，上午8点31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以振作的时间，而唐纳德的腼腆胆怯在这个时段也尤其严重。为了不迟到，他提前很早吃了早餐，又忍受着晨间的寒冷，在《图文星球》编辑部那铺着石板地的昏暗接待室里从8点一直等到了8点半，自信随着体温一点点下降，饥饿和紧张的感觉在他的胃里互相较劲，争夺着主权。约定时间刚过一分钟，接待室的电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就像野战排长在决战时刻吹响的哨音一般。唐纳德离开座位，头昏眼花、脚步虚浮地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了伟大的奥格尔维先生面前。

视野恢复清晰后，他看见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正从三尺开外的地方盯着他。那人正是奥格尔维先生。他的身材十分矮小，但却有个异常硕大的脑袋。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喜欢席地而坐的怪脾气巨人似的，除了那颗从光洁桌面上冒出来的大脑袋，唐纳德几乎瞧不见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而当他敏捷地从椅子里弹起来，和唐纳德握手时，全身的比例总算是一目了然了：他的个头在5英尺上下，脖子以下一共占了四英尺，光一颗脑袋就占了一英尺。唐纳德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之后便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唐纳德紧张地东张西望，目光从地板移到自己的手指甲，又从手指甲移到那锃亮的办公桌面，最后终于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奥格尔维先生。不瞄不打紧，这一瞄又把他吓了一跳：他原以为这位小个子先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脑袋了，然而，这样一颗把四英尺的身子都比下去的大脑袋，和他那突出的下巴一比却又

不足为奇了。这下巴的形状生得就像西班牙式的大胡子，又像照片里那些停泊在干船坞的鱼雷艇的艇艄，还像中世纪打仗的时候用来撞破城门的那种器械。总之，这位小个子先生的下巴和西拉诺的鼻子有得一比，而他对自身“派头”的看重程度显然也不亚于那位加斯科涅人(注)。就在那阵尴尬的沉默中，他一面看着唐纳德，一面把下巴充满威慑性地戳向前方，和那位神秘的凯特尔船长(注)的画像一模一样。此时的唐纳德一颗心早已是七上八下，面前的小个子男人仿佛变成了拿破仑，说不定张口就是一声喝令，命令苏尔特元帅进攻沙俄中部，或者让他的老近卫军杀上圣让山去(注)。就在唐纳德胡思乱想的当儿，奥格尔维先生开口了，然而说出的话却叫他莫名其妙。

“埃拉希特，马莫尔，还是法西弗恩？”他喝道。

唐纳德猛地一惊，碰倒了一个大墨水瓶，瓶子跌落到地上，登时摔得粉碎，里面的蓝黑墨汁溅得屋里到处都是。他咕咕哝哝地道歉，先时发冷的感觉立刻变成了躁热，汗水涔涔而下。他扑通一声跪下（顺带掀翻了自己的椅子），然后掏出手帕在地上擦拭起来。就在这当口，外头又响起了电铃声，听上去仿佛隔了两英里远似的，一名勤杂小弟奇迹般地在两秒钟内穿过了那两英里的距离，带着拖把、刷子和簸箕出现在办公室，麻利地打扫起来。唐纳德扶起翻倒的椅子，重新坐了回去，一张脸胀成了酱紫色，手上也尽是蓝黑色的墨水。

奥格尔维先生摆摆手，制止了他的道歉。唐纳德察觉到他的眼神透着一股和气，语调也挺温和，与那吓人的方下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刚才是问你，”奥格尔维先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兰纳克郡口音对他道：“你是属于卡梅伦家族的哪一支呀？”

“我——我也不太清楚。”唐纳德结结巴巴地说。奥格尔维先生的和蔼表情立刻消失了，那副奥斯特利茨(注)的胜利架势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这个可怜的高地人连自己的头领是谁都不晓得哩。”他冷冷说道。

唐纳德一听，血液立刻冲上了脑门，他尖锐地回了一句嘴，把自己都吓一跳：“我们没有什么头领。洛希尔就是我们的大族长。”

奥格尔维先生靠回自己的椅背上，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来，硕大的脑袋缓缓点了点，似乎生怕动作大了会扭伤那支撑着它的脆弱脖子似的。

“好，好，卡梅伦先生，我不会牛气哄哄地盘问那些压根儿用不着回答的问题啦。你知道‘牛气哄哄’(注)是什么意思么？”

“不、不知道。”

“你是从哪儿来的，卡梅伦先生？”

“巴肯的巴尔斯平迪。”

奥格尔维先生从一个摆满了厚厚剪贴薄的书架上取下其中一本，聚精会神地查找了一会儿，然后问道：“尤安·卡梅伦是你的父亲吗？”

“是的。”

“啊哈！那么你母亲一定姓戈登，来自基纳尔迪的威廉·戈登那一家，对不对？威廉·戈登则娶了一名阿勒代斯家族的妻子，她还是一名阿莘蒂麦克劳德家子孙的第一任妻子的二表妹，没错吧？你父亲的父亲娶了一位德拉姆纳德罗希特地区的肯尼迪小姐，她又和一个拉根·格兰特家的人是同母异父关系——就是在洛希湖的大风暴中淹死的那个格兰特，记得吗？天呐！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还有他的父亲——也就是你的曾祖父，卡梅伦先生，根据记载，他是在起义时期或是起义刚结束的时候出生的——”

“什么？！”唐纳德惊呼出声。

“不好意思，卡梅伦先生。真是非常抱歉，我应该说清楚的，是1745年的那次起义[注]。这些就是关于你家族的所有信息了，除此之外就是你的姑奶奶玛丽，她嫁给了一位斯特拉斯卡伦谷的弗雷泽，她对自己美妙的嗓音非常得意，做弥撒的时候经常故意迟到，好让人注意到在她加入之后合唱效果的不同。”

奥格尔维先生“砰”地一声合上了那本厚重的薄子，下巴惊险地躲过了封皮的夹击，就像阿尔戈号躲过撞岩的夹击一般[注]。他将剪贴薄小心地放回书架上，然后转向唐纳德。

“话说回来，卡梅伦先生，我那位大学图书馆的好朋友格雷格先生在信上说，你打算进军文学界，是吗？”

唐纳德在椅子上局促不安地扭了扭身子。“进军文学界”这个说法，似乎把他衬托成了一个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家伙，尤其是用兰纳克郡的绕舌口音说出来，就显得更别扭了。他这趟南下不过是想找个“笔头工作”来维持生计，比起进入文学界，这个目标要小得多也谦逊得多。

奥格尔维先生又道：“格雷格先生还对我担保，你具备所有成为作家的潜力。”

唐纳德再次局促不安地扭了扭身子。格雷格先生就是个夸大其词的蠢货。但奥格尔维先生接下来就把话题拉回了实际问题。

“好吧，或许你有这个潜力，或许没有，”他冷淡地往下说，“要弄清这一点有两个办法：要么你就回家去，写点有价值的东西出来——如果它有价值的话就会被出版。有些人说出版商总是忽略优秀的作者，才不是那么回事儿，出版商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要么，你就先从职业撰稿人做起。”

“我原是这么打算的。”唐纳德嗫嚅道。

“很好。那么你就得在报社找份工作。”

“我是打算当个自由撰稿人……”唐纳德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了。“自由撰稿人”这个词听起来又有点自命不凡的味道，带着浪漫的个人主义色彩，就像雇佣兵团长或是骑兵队长一样。

“那敢情好，”奥格尔维先生掷地有声地说，“要么当个饿肚子的自由撰稿人，要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这就是舰队街(注)的生存法则。别犯傻了。现在听好，有人让我帮忙物色一名人选，到一家报社当学徒，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推荐你。对你来说这会是个不错的起步。”

唐纳德瞪大了眼睛。才刚到伦敦几个星期就得到一份报社的工作，这实在是太走运了。于是他热切地倾身向前，忙不迭地表达感谢之意。

“这只是个小职位，”奥格尔维先生说，“但它是个开始，等过个几年，也许是三四年之后，你就具备上升的资本了。我们都是从见习记者干过来的，这很普遍。你意下如何？”

“我非常愿意。”唐纳德激动地说。

“很好。这份工作呢，是在《格洛索普晚报》——”

“在哪儿？”唐纳德惊掉了下巴。

“《格洛索普晚报》。德比郡的格洛索普镇。”

“但——但——我以为你说的是伦敦的报社。”唐纳德吞吞吐吐道。

“年轻人呐，”奥格尔维先生说，“伦敦可是在梯子的半高处呢。而你必须得从第一级开始爬起。格洛索普才是你这尊神该待的地方。”

之后的事，唐纳德都记不清了，脑海里就只剩下那句混乱的比喻，待回过神来时，他已经站在了皇家大道上那间查理风格房子的台阶上，一抬眼，只见格拉迪丝的房间门口，一团粉色丝裙迅速地闪进了阴影之中——尽管闪得还不够及时。

---

1. 即大英博物馆所在地。
2.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代表人物，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之一。
3. 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1892－1962）：英国女诗人，小说家。曾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过一段短暂的同性恋情。
4. 1921年英国铁路法颁布后成立的四大铁路公司之一，1923年开始运营，1948年并入国有。
5. 英国旧金币。基尼作为货币出现在1633年，是英国第一代由机器生产的货币，最初面值为一英镑。但不久由于黄金价格的上涨，基尼币也随着爬升。到1733年以后，基尼币已经超出了本身原有面值的数倍，逐渐成为了人们收藏的货币。实际上到这里基尼币已经完全失去了现金功能，只能充当慢慢升值的收藏品。1816英国政府宣布基尼退出了流通货币行列，不再进行面值交易。
6. 米西纳斯（68 BC－8 BC）：古罗马奥古斯都大帝时代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的赞助者。他的名字也成为了富有、慷慨的艺术赞助人的象征。
7. 出自法国剧作家爱德蒙·罗斯坦德的歌剧作品《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897），主人公西拉诺号称“大鼻子情圣”，来自法国加斯科涅州。该剧被多次改编为电影，最早的两部分别是1900年、1925年版本。突出西拉诺性格的法语词汇“panache”，便是由这部作品引入英语，意为“派头”，言下包含好端架子，鲁莽和富有勇气的意思。
8. 卡特克利夫·海因（C. J. Cutcliffe Hyne，1866－1944）所著系列小说《凯特尔船长的冒险》的主人公，据说其原型为一位英格兰南希尔兹镇的海军上校戴维·普罗非特，其相貌与书中描绘的船长非常吻合；而斯坦利·L·伍德所绘插图中的凯特尔船长又与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十分相似，后者也是水手出身。是故作者称其为“神秘的凯特尔船长”。
9. 苏尔特（Nicolas Jean de Dieu Soult, 1769－1851）：拿破仑的得力战将，1804年5月晋升法兰西帝国元帅。老近卫军（the Old Guard）：拿破仑御前卫队中享有最高待遇的一支，由最初跟随拿破仑的精英老兵组成。圣让山（St. Jean）：位于比利时滑铁卢村南部，滑铁卢一役中反法联盟的英军部署阵地。
10. 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捷克斯洛伐克中部城市，拿破仑于1805年在此击溃俄奥

联军；奥斯特利茨战役常被视为拿破仑取得的最伟大的军事胜利。

11. 原文为“gyte”，出自苏格兰方言，意为“狂妄的”。

12. “起义”常指1637－1640年苏格兰反抗查理一世的武装起义，文中奥格尔维所说的则是1745年苏格兰反抗汉诺威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

13. 希腊神话中伊阿宋率领的众英雄乘坐阿尔戈号前往黑海的科尔基斯寻找金羊毛，抵达黑海入口时，发现两块巨石像自动门一样开开合合地阻挡着去路，此即为“撞岩”（Symplegades），阿尔戈号在巨石相撞的间隙惊险地横穿而过，只损失了船尾部分。

14. 传统英国媒体的总部所在地，又被称为英国报纸的老家。

第4章

唐纳德的第三封，也是最后一封介绍信来自那位意大利语讲师，是写给《伦敦周刊》的主编威廉·霍奇先生的。不同于奥索里先生的报纸，《伦敦周刊》完全不涉及政治领域，而是专门刊登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霍奇先生的秘书通知唐纳德“在中午11点至12点55分之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前来，在与对方见面之前，唐纳德特意买了份最新一期的《伦敦周刊》，想通过上面的内容推敲一下主编先生的性格喜好。到目前为止，他对霍奇先生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只知道他出版过几本文辞精美、风格严谨、思想高尚的诗集，是一位追求完美的天才，诗作少而精，从未发表过拙劣之作。比起先前以魅力为资本的奥索里先生和务实主义的奥格尔维先生，此番和诗人霍奇先生的会面甚至让唐纳德觉得更加紧张。奥索里先生期待的只是一名忠实的听众，一个被他的魅力折服的小子；奥格尔维先生则是想找个倒霉蛋到格洛索普填补空缺。而这位诗人，霍奇先生，恐怕只会对那些兼具才华与洞察力、敏锐直觉与严谨作风的人另眼相看。唐纳德真希望自己能将莎士比亚的句子信手捻来，或者是弥尔顿的诗句，那就更好了。后者更能叫人刮目相看，可惜信手捻来的难度实在太大。莎士比亚的语言常常贴近生活，而弥尔顿却正相反。不过，反正唐纳德两边都用不来，也就无所谓什么区别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见面的时候安安静静地坐着，让霍奇先生一个人说话。可这么做也有一大难处。唐纳德一直都知道，诗人们有个让人反感的嗜好：他们热衷于洞察别人的性格，窥探别人的灵魂——正如一位批评家女士在《阿伯丁新闻杂志报》[注]上对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注]的精辟评价——“将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此，他们总喜欢提出各种各样刁钻的问题让人回答。万一霍奇先生也试图将唐纳德内心深处的想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想见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因

为他会发现，要么是唐纳德拒不配合，要么就是他内心深处压根儿没有什么值得暴露的想法。

“现在唯一能做的，”唐纳德翻开那份《伦敦周刊》，郁闷地对自己说，“就是尽量往好处想了。”

不幸的是，研究了那份报纸之后，他本就没剩下多少的希望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些专栏里的每一篇文章都加深了他的迷惑，最后，他往椅背上重重一倒，陷入了恍惚状态。他现在简直是一头雾水，别说摸清霍奇先生的个性了，他目前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霍奇先生大概是度假去了，留下了一群古怪至极的员工来编撰这期刊物，要不然，《伦敦周刊》的主编就是打着霍奇先生名号的一个团伙，而不是一个人，否则还有什么能解释他所见的这一切呢？就拿诗歌版块来说，先是刊登了三首中规中矩的莎士比亚式14行诗，作者是一位守着维多利亚时代旧俗的典型传统妇女[注]；紧接着，是一首以一座狭小钟楼上的紫色蝙蝠为主角的怪诞诗歌，语句支离破碎，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大写字母；在这之后又是一首三节联韵诗，写的是姿态端严肃穆的法国模特，而诗里的叠句却是“我在桑给巴尔[注]创造了辉煌”。他实在想不通把这些内容组合在一块儿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再说论文版块。那篇针对修订版德莱顿[注]诗集的评论看上去还是有水平的，文后附有大量注释，显然挺有权威性；翻过一页，则是一篇关于档案局内新发现的莎士比亚资料的论文（作者自然是一名美国教授，只有美国教授才会到档案局去查资料），该文具备一流的学术水准，尽管那个新发现并不是特别重大——莎翁的父亲曾经卖了一捆干草给一个名叫布朗恩的人，而对方却没有付钱。然而，这两篇如此有份量的大作之后，居然是一则极其轻浮的，围绕足球展开的短篇小说，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此外，那个分析战后北欧建筑风格演变的版面本来挺不错的，可紧跟着的内容又让他大跌眼镜：足足有一页半的版面全都在评论埃德加·华莱士[注]的小说，并一本正经地拿他的写作技巧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马拉梅[注]及帕斯卡尔[注]相提并论，这在思想严

肃的唐纳德看来简直就是精神错乱。还有，一会儿还在抨击古典戏剧不复往昔吧，一会儿又转到批评最近的桌球规则变动上去了。最后，《伦敦周刊》在社论里号召社会为以下两件事情捐款，显然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第一件，阻止一片好心、感情用事的政府把史前巨石阵改造成附近兵营福利工作者的公共食堂；第二件，资助一位名叫比利·宾克斯的小伙子，使他能在全国体育俱乐部注的竞技场上挑战所有8英石6磅或以下重量级的选手。

翻到底页，只见页脚上印着这几行字："印刷：《伦敦周报》报社，出版商：T·普切先生，包年定阅价：2英镑12先令。特别说明：除订阅客户、报社、出版商中任何一方到期之特殊情况，每期刊物都将按时送至每位客户手中。"

唐纳德抹了抹额上的汗水，把周刊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然后上床睡觉，梦见自己在一个天寒雾重的冬日被困在了迷宫似的战壕里，怎么也转不出来。第二天，出发去见那位诗人之前，他特别用心地打扮了一番：下身穿一条膝盖破个小洞的法兰绒长裤，脚上是一双特意买来的紫色羊毛袜子，上身则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套头衫，外罩一件从前在巴尔斯平迪农场种田时穿的旧外套，最后打上一个大大的蝴蝶结领带，再戴上一顶黑色大毡帽，这身行头就齐活了。往镜子前一站，他觉得自己就和国王大道上那家"卡多根武器"酒吧里的先生女士们一模一样了——这些人常常坐在高脚板凳上，隔着整间酒吧大声嚷嚷着奥古斯塔斯·约翰注的名字，问他最近有没有来过。唐纳德想，绘画和雕塑圈的时尚，放在诗歌圈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吧。

他搭上一辆11路公共汽车，从斯隆广场来到了舰队街，在11点35分时走进了位于布弗里路的《伦敦周刊》编辑部。

"直接进去就行了，"霍奇先生的秘书，一位身材高挑，举止讨喜的年轻金发女郎对唐纳德道："您右边的第一扇门。"

唐纳德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听见里头传出一阵交谈声，又赶紧将门关上了。

“霍奇先生好像有客人在。”他壮着胆子冲秘书小姐道。

“很正常，”她轻描淡写地说，“您直接进去就是了。”说完，她开始飞快地打字。

“我还是等他空下来吧。”他咕哝道。现在那间屋子里八成是一伙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他可不想当着这些人的面被霍奇先生介绍为“怀有文学抱负的年轻人”。这都要怪那个可恶的意大利语讲师，一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模样，结果在介绍信里给他贴了这么个标签。

“那您随意。”秘书小姐心不在焉地回答。

几分钟后，唐纳德鼓起勇气，询问霍奇先生还要多久才有空。

“还要多久什么？”秘书小姐在打字机的噪音中高声道。

“霍奇先生还要多久才有空？”唐纳德稍稍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秘书小姐一声狮吼，手指在打字机上敲得更欢了。

“霍奇先生还要多久才有空？”唐纳德终于勇敢地咆哮了。不幸的是，那位善解人意的秘书小姐终于察觉到了唐纳德的腼腆，就在他英勇地放开嗓门的那一刻停止了打字。于是唐纳德的咆哮声响彻了整栋办公楼，震得窗扇簌簌颤抖，灯炮摇摇欲坠。

“发生什么事了？”勤杂小弟从一扇门里“嗖”地窜了出来，就像宗教戏剧里扮相邋遢的小天使似的。

“出去！”秘书小姐喝道。

“唷！”小天使说，乖乖退场了。

另一扇门后又探出个衣着讲究的、干巴巴的小老头来，他脑门上歪戴着圆顶高帽，盖住一只耳朵，脖子上扎着条粉色领带，一脸顽皮地开口：“3点54分场上见，嗯？3点30分那场我会押一块钱赌‘快活男孩儿’胜。再会，小艾萨克斯。”说完这句神秘的话后，小老头眨了两下眼睛，又遁走了。

唐纳德被之前发生的尴尬事弄得满脸通红，羞惭欲绝，压根顾不上听他说的是什么，而秘书小姐似乎觉得那些话不听也罢，只见她轻蔑地甩了甩头，说道：“那家伙是普切[注]，别理他。至于威廉，他压根儿就没有空下来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就进去和等上一年之后再进去也没什么区别。”

来不及拒绝或反抗，唐纳德就被赶到了右边第一扇门前，又给顺势推了进去，就这么暴露在了某位全国最杰出的诗人面前。这是个狭长的房间，没有铺地毯，唯一的摆设就是房间顶头的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四个男人聚在桌边，一个闲靠着壁炉，一个坐在桌上摇晃着腿，另外两个分别跪靠在一把椅子上。而剩下的那张皮面大转椅上就坐着威廉·霍奇先生本尊，很明显，其他四位正是以他为中心围成一圈儿的。

霍奇先生40岁上下，中等个头，比例匀称，十分壮实，略有些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厚、牛角镜框的眼镜，镜片后则是一双褐色眼睛。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准确地说，是他上一次刮胡子的时候刮得很干净。他穿着黑漆皮鞋，条纹长裤，晨礼服和灰色背心，脖子上打着灰色蝴蝶结领结，胸前配戴了一朵硕大的粉色康乃馨，头上则戴着一顶灰色的圆顶高帽。当唐纳德被推搡着进门的时候，他正倒在那张转椅上放声大笑。事实上，当时所有人都在放声大笑，笑声充斥着整间屋子，而当他们发现那位闯入者的瞬间，笑声便嘎然而止，随之而来则是一片尴尬的寂静，唐纳德真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好在下一刻，霍奇先

生本人就为他解了围，他从转椅上跳将起来，然后穿过房间向他走来。

“卡梅伦先生，”他招呼道，透过那副硕大的眼镜冲他友善地微笑，“快过来坐。我那位马歇尔学院的好朋友近来还好吗？”

“他给您写了封信，”唐纳德磕磕巴巴地说，一面在口袋里翻找起来，但霍奇先生并不吃这一套。

“甭麻烦了，”他说，“介绍信基本上都是愚蠢又虚伪的东西。其实一句‘朋友的朋友’就足够了。我来给你们引见一下，史密斯先生，沃尔特先生，威尔逊先生，哈考特先生，这位是卡梅伦先生，又是个倒霉的苏格兰佬，我猜他肯定来自阿伯丁地区。”

“恐怕您猜得没错。”唐纳德承认道，那五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之前有个从阿伯丁来的人——”史密斯先生刚开口，他们又全体大笑起来。唐纳德礼貌地跟着笑了两声，努力不让自己在这些都市精英面前显得像个乡巴佬。

“好了，”霍奇先生说，“我知道你们那儿最流行的消遣活动就是在买卖经营上赶超犹太人，不必跟我谈这方面的事儿，眼下重要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会打板球吗？”

“板球？”唐纳德迷惑地眨了眨眼。

“一种用骰子和计算器玩儿的游戏。”哈考特先生调侃道。他是个身材高瘦的年轻人，二十四、五岁年纪，在诗歌圈已经小有名气。

“闭嘴，鲁珀特。”霍奇先生宽和地数落了一句，又问道，“你会打板球吗，卡梅伦先生？”

“很多年前会打……”唐纳德刚开了个头，就被一串响亮的欢呼声打

断了。

“好极了！”霍奇先生热情地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正要组队到萨塞克斯打一场乡村板球呢。就下个星期六。”

“但我已经好多年没玩过了。”

“不碍事儿。下周六上午10点15分，就这么说定了。到时会有车在地铁堤岸站入口接我们。你玩儿的是击球还是投球？”

“呃，两样都不太——”

“好极了。现在，一起下楼喝一杯怎么样？”

“从酒吧开门营业起，我每隔5分钟就提醒过一次。”哈考特先生幽怨地说。

一群人像保镖似的簇拥着霍奇先生的那顶灰色礼帽，往楼下走去。

这位诗人在他的秘书桌前停了一会儿，对她道：“我15分钟后就回来。”

“你做不到的，威廉。”她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向你保证——”他试图说服对方，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跟上其余众人一道下楼了。

还不到中午12点，黑猫酒吧里就已经挤满了客人。自打离开部队后，唐纳德就没在这么早的时段里喝过酒。而哈考特先生似乎认为，过了上午11点半，最佳的饮酒时间就已经错过了大半。

霍奇先生和他的小伙伴们深知团结的力量大，于是在门口结成了一个紧密的方阵，一路挤到吧台前面，然后以那顶灰色礼帽为中心左右散

开，迅速占领了所有空位，开始点酒。

唐纳德端着他那一品脱容量的大口杯，默默地挪到了阵列最左端。其他人已经热烈地争论起了两名橄榄球中后位的素质高下，而唐纳德对那两个名字都不熟悉，完全没有加入讨论的欲望。酒吧里的空气已是烟熏雾缭，唐纳德透过烟雾四下环视，目光被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吸引住了。那是一名中年男子，有着健硕的下颌和浓密的铁灰色唇髭，他独自坐在酒吧的角落里，点了一杯苏打威士忌，下巴靠在一柄大手杖上，两眼专注地盯着霍奇先生这伙人。唐纳德越看越觉得眼熟，他肯定在哪儿见过这个人。而当他们的目光第一次接触时，对方明显流露出了一丝诧异，这使唐纳德更加确定了。唐纳德迅速移开了视线，一两分钟后，他从大口杯的边缘再次偷瞄了一眼，却发现那人已经不再盯着他们看了，而是靠回了椅背上，冲着天花板皱眉头。酒过三巡，唐纳德为那五位文学家的五杯双份威士忌酒支付了7先令1便士，又为自己的半品脱啤酒支付了四个半便士，刚结完账，一回头，发现角落里的那位壮汉又不再盯着天花板或别的什么地方皱眉头了，他正跟那儿沾沾自喜地微笑，就好像刚刚完成了一件相当自豪的事情似的。

午后1点，黑猫酒吧已经快被客人给挤垮了，瘦子哈考特先生宣布，任何一位绅士都无法再继续忍受如此恶劣的环境，他提议大伙儿暂时“休会”——奇怪的议会用语，唐纳德在心里嘀咕——然后将他们未尽兴的活动转移到某某巷的“粉鼠”酒吧去。其余四人欣然同意，下一秒又激烈地探讨起了查理曼大帝的母语问题，没人注意到唐纳德悄悄离开了他们，混在人群里往另一个出口挪去。他的酒量就那么点儿，那杯啤酒下肚就已经差不多了，而且，他估摸着到了粉鼠酒吧，付账的好事还得落在自个头上，说不定又要为这些新朋友再垫付7先令1便士——这是照他们那喝酒的猛劲儿算的，外加自己的四个半便士，如果情况如前的话。而现在，他的口袋里一共就只剩下7便士了。

喝了点啤酒，从烟雾腾腾的酒吧里回到舰队街上，一接触新鲜空

气，感觉就像一瓢凉水泼在了脖梗上似的，让他顿时一个激灵。唐纳德站在人行道上，大口地深呼吸。这时，一个亲切的声音自身后响了起来：“我不记得你叫什么了，但我们俩曾在帕斯尚尔一起蹲过碉堡。”

唐纳德一个转身，就看见面前站着那名壮实男子。

“你是戴维斯？”从前的画面闪回脑海，他立刻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对了，真聪明！现在让我也聪明一回。我想起你的名字了——卡梅伦！”

他们热情地握了手，戴维斯邀请唐纳德共进午餐，听他讲述了别后的经历。最后，戴维斯道：“我猜你已经忘了在那个该死的碉堡里，我跟你提过的那件事儿了？”

“那天我得了脑震荡，”唐纳德抱歉地说，“我本来记性就不是很好。”

“我是个出版商，”戴维斯说，“那天我建议你为咱俩写一本关于英格兰的书。用苏格兰人的视角来观察英格兰。你愿意试试吗？我们可以安排你和各种人物接触，你懂的，就是那些典型的英格兰人。”

“我愿意试试。”唐纳德不确定地说。

“好极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开工？”

“马上就能。”

“好伙计！现在听我说，”出版商补充道，“今晚我那儿有个小型晚宴，来的正是那些可供参考的人物。你要不要也来参加？晚上8点15分？”

“非常乐意。”

“记得穿正式点儿。蒙特街74B栋。”

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他们在餐馆门口道别时，戴维斯先生说：“哦，顺带一提，自从我们上回在碉堡里聊过之后，我又发现了英格兰人的一个特点。有两件事你绝对、绝对不可以跟他们开玩笑。第一件就是板球运动的团队精神。这项运动里不存在任何个体，这点你永远别跟他们唱反调，不管是明言还是暗指都不可以。他们坚信板球就是‘团队精神’在世界上最神圣的化身。”

“我得好好记下这条，”唐纳德说，“下周六我就要跟霍奇先生他们组队打板球了。那另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是什么呢？”

戴维斯先生严肃地回答：“纳尔逊爵士[注]。”

当晚，在戴维斯先生的宴会上，除唐纳德之外还有另外四位客人，每一位都对这个腼腆的陌生小伙子表现出了友好的兴趣。议员埃塞雷德·奥默罗德爵士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请他到森宁代尔打高尔夫球；议员洛多威克·菲布斯爵士也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请他到希思打高尔夫球；佩鲁贾·高克罗杰小姐在晚餐后与他亲切交谈了一小时又45分钟，巨细靡遗地对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一步步成为世界知名作家的历程，每一步都有她所著小说的净销量为证；而议员奥默罗德夫人，则坚决邀请他这周末到萨里郡的奥默罗德庄园做客。

---

1. 《阿伯丁新闻杂志报》（The Aberdeen Press and Journal）：苏格兰历史最悠久的日报，前身为1747年创办的《阿伯丁报》（Aberdeen’s Journal）。
2. 考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Kersey Dighton Patmore，1823－1896）：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为叙事诗《家中天使》，描绘了诗人心目中理想的幸福婚姻。
3. 原文为“Victorian Survival”，乃美国画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于1931年创作的一幅肖象画名称，画象中的女性身着黑衣，正襟危坐，与身旁的电话机形成反衬对照，

展现出了一位保守严肃，对新事物抱持抗拒态度的传统妇女形象。作者借用这幅绘画的名称来指代这一类传统女性。

4. 桑给巴尔（Zanzibar）：位于非洲东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苏丹国，1890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直到1963年宣告独立，1964年同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668年被评为英国桂冠诗人。他被视为王政复辟时期的主要诗人，这一时期在文学史上亦被称为德莱顿时代。

6. 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小说家，编剧，记者。一生创作了173部小说，15个剧本和许多其他类型的作品，其中包括为好莱坞创作的剧本《金刚》。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畅销书作家，正式确立了“创作可以赢利”的概念，鼎盛时期个人作品占英国图书市场总值的4分之1。

7. 斯特凡·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原名艾提安·马拉梅，19世纪法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希罗狄亚德》《牧神的午后》《骰子一掷》等。

8.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散文家和神学家，著有《算术三角形》《思想录》等。

9. 全国体育俱乐部（National Sporting Club）：1891年成立于伦敦的一个搏击俱乐部，成功地在全国范内推广了拳击运动并竖立了体育精神和公平竞技的传统。

10. 奥古斯塔斯·约翰（Augustus Edwin John，1878－1961）：威尔士画家，制图人，蚀刻师。1910年左右为英国后印象派的重要代表，一战期间曾在加拿大军队中担任战地画师。

11. 即前文提到的《伦敦周刊》的出版商T·普切先生。

12. 第一代纳尔逊子爵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st Viscount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中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但自己在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

第5章

第二天，唐纳德开始着手为他的书收集素材，他决定先从霍奇先生和他的小伙伴们身上展开研究。想要天天见到他们并不困难，唐纳德很快就发现，他们总是在11点半到1点半之间齐聚在舰队街的某家酒吧里头，只要有点坚持不懈的精神，十有八九都能逮到他们。之后，他只要在他们旁边找张高脚凳坐下，就能尽情地倾听一帮英格兰精英人士的谈话了。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坐在高脚凳上，喝着一杯杯不容拒绝的啤酒，时不时咬牙为大伙买一次单，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英格兰民族的才华却越来越失望了。

有时，他也会小心翼翼地试着引入某些话题，好让他们有机会展示一番智慧与学识，为自己和整个英格兰民族争点光，然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并没有刻意回避唐纳德设下的小小陷阱，或者让他提出的话题迅速枯竭，相反，不论涉及到什么话题，他们当中必有一人能在15秒之内说出和它扯得上关系的无聊戏语，而一旦其中一个开起了玩笑，其他所有人也都迅速效法，于是对话就演变成了哄堂大笑。

只有一回，唐纳德碰上了一位先生，不仅有备而来，而且十分迫切地想要来一场严肃的交谈。不过很可惜，这位严肃的先生也没能把唐纳德从深深的迷茫中解救出来。

事情发生在某天中午11点45分左右，唐纳德踏进了舰队街上的德拉贡旅馆，看见霍奇先生的一位朋友正郁郁寡欢地靠在吧台上。那人大约35岁，中等个头，身材壮实，生着红彤彤的面膛和双手，浑身散发着令人难以抵挡的活力和傲慢。此前唐纳德和他见过一两次面，但从没交谈过。但他还是带着一副阴郁的表情认出了唐纳德，冲他说道："来喝一

杯吧。好家伙！这国家简直烂透了。”

“呃，我要半品脱苦啤酒。”唐纳德紧张地说。他之所以紧张，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那人看上去十分凶悍，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从他开始效法舰队街的酗酒风俗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承担起谈话的主要角色了。

“半品脱苦啤。”柜台后的侍者自言自语似地说道。

“半品脱苦啤！”红面膛的汉子提高音量重复了一句，突然间发起火来，抓起靠在吧台边的一柄巨大拐杖——或者叫棍子更合适些——照着吧台猛砸了一记，上面的玻璃器皿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叮叮铛铛响成一片。只听他咆哮道：“该死的东西！这儿没人来给绅士倒酒吗？”

一名穿着黑色外套与条纹长裤的男人走上前来，严肃地说：“先生，您可不能这样。”

“谁说我不能？！”这位红面膛的汉子神气十足地回应道，说完又猛砸了一下吧台。那位貌似经理的人挤出一个无力的微笑，默默地退下了。

“人渣！”红脸汉子骂道，“肮脏，恶心，鲱鱼肠子，内肿[注]肚子的人渣！”

唐纳德惊呆了。

“内肿肚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提问道。

“那是一种马身上的病，常见于那些多雾、恶心、嗜好啤酒的国家。”

“但我从没听说过这种病。”唐纳德反驳道。

“你对马懂得多少？”那人质问。

“我当过好几年的农夫——”唐纳德刚开口，就被对方给打断了。

“那就看在上帝份上，让我们聊点别的吧。你喜欢用鳄鱼皮做的还是用小山羊皮做的雾角套子？”

“做的什么？”唐纳德嘀咕道。

“雾角套子。我的那个刚在米查姆煤气厂[注]附近弄丢了，我在《犬迷世界》上登了一则寻物广告，在《巴特西与东帕特尼[注]集邮报》上也登了，我在想，或许捡到的人还把它收着呢。”他用悲伤的眼神凝望着唐纳德。

唐纳德的脑子开始晕乎了。

“但这显然是在浪费钱呀，”他说道，“我的意思是，这有必要打广告么，而且为什么是在集邮报上——我的意思是——”

那红脸汉子看上去快要哭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家政助理联合地址薄》和《流动工人报》更好看，是么？”他伤心地说。唐纳德还没能完全镇定下来，想出点什么话来回答他，对方的表情就突然由阴转晴，接着说道：“我刚才那话暗示了好看的报刊是可能存在的，这你一定不同意了吧？我觉得你完全正确！我个人就非常讨厌一切唯心主义者。”他爆发出一阵大笑，高声叫道：“啤酒！经理，服务员，小姐，给我来两加仑你们这儿烂到家的啤酒！什么？没有加仑杯[注]？！上帝啊！这是什么国家。好吧，那就来两品脱。”他再次转向唐纳德，“我真不知道咱们为什么要活在这种破国家里，连杯像样的啤酒都喝不到！也压根儿吃不到什么像样的食物。早上一过8点15分就买不到用来抹面包的鱼白酱了，中午12点到下午3点15分

又买不到配饼干的鱼子酱，晚上11点后你就只能买到磨碎的胡萝卜，买不到捣碎的胡萝卜，切碎的胡萝卜，还有捏碎的胡萝卜——”

“捏碎的胡萝卜是啥？”唐纳德有气无力地问。

“就是被捏碎了以后的胡萝卜嘛。”他用一种带着优越感的责备口吻答道，接着又说，“你在宠物商店买得到桔子酱却偏买不到柠檬酱，在泰晤士河底下每条隧道里的自动售货机都能买到勃艮第葡萄酒，但却上哪都买不到波尔多葡萄酒[注]。总之一句话，英格兰就是个疯子的国家，只有疯子才住在英格兰！”

对话中断了一会儿，那男人将手里的啤酒一干而尽，又点了两杯，并挥手拒绝了唐纳德的主动买单。

“这轮我请。”他说，“今天是罗兰伯爵[注]在龙塞斯瓦列谷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他倒下的那天就是世界末日，从那以后，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真正存在过了。咱们必须干一杯，为了我那一千年前在比利牛斯山上拯救了全欧洲的伟大同胞，还有我那1914年在马恩河的圣贡德沼泽[注]拯救了全欧洲的伟大同胞！”

“您说的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注]？”唐纳德问。

红脸汉子发飙了。只见他像青蛙一样鼓起了腮帮子，连眼睛似乎都充了血，他的嘴里发出一连串诡异沙哑的咕噜声，最后终于挤出一句话来：“我说的是费迪南·福煦，我们的法国元帅！”他说着霍然地起立。

“万分抱歉，请您原谅！”唐纳德窘迫极了，“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您的英语说得太棒了——您不会真的是法国人吧？”

“我的家族姓豪金斯，”男人答道，摆出一副尊贵无比的架势，“早在诺曼底的罗贝尔公爵看上那个制革匠的女儿之前[注]，我们豪金斯家族

的人就已经在海峡群岛注上生活了好几代了！”

“难怪您为自己的身世自豪哩，”唐纳德快速地掀动嘴皮子，急于补救自己刚才的错误，“以及为您的同胞自豪！”

“那是！”豪金斯先生答道，“一想到我们法国的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单枪匹马地迎战整个德国大军，抵挡他们的攻势，将他们逼退并最终击垮他们，我想我是有理由小小自豪一下的。”

“单枪匹马？”唐纳德奇道。

“差不多等于单枪匹马，”豪金斯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我记得我们左翼有几支英军，中军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葡萄牙的师，但我想不起还有其他部队了。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利时人？”他说着皱起了眉头。

唐纳德开始恼火了。

“还有不列颠海军呢？”他质问道。

“啊对，那几艘船，没错儿，”豪金斯先生的口气像在谈论送给小孩儿的玩具似的，“是有那么几艘船，好像也参加过一次战斗，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些。”

唐纳德的怒斥已经到了嘴边，幸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霍奇先生和一帮有为青年从酒吧的双开门外涌了进来，将他打断了。半小时之后，唐纳德总算逮住个机会，向霍奇先生打听了那位奇异的法国人。霍奇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法国人？”他说道，“如果他是法国人的话，那我也是法国人了。这只是汤米在发神经罢了。”

“可他说他姓豪金斯。”

“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的。他姓哈金斯，汤米·哈金斯，来自博尔顿[注]。100年前他的曾祖父还当过博尔顿的市长哩。”

“可他还藐视我们英国的军队。”唐纳德不甘心地说。

霍奇先生再次大笑起来。

“他最爱装出这副姿态了，”他说道，“汤米自己当年就是一名英军步兵，在战场上还表现得相当神勇哩。”

唐纳德一路心事沉沉地回到了他的住所。他发现戴维斯先生让他解决的问题比他想象得更加幽暗深邃，事实上，如果哈金斯先生就是典型的英格兰人代表，那么他的问题就彻底无解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深思熟虑，唐纳德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必须把那个假装来自海峡群岛的家伙，以及其他所有这类人物通通排除在他的考虑之外。哈金斯先生只能是个疯子。如果他不是的话——唐纳德心想——如果所有英格兰人都是这样，那我可就要疯了。于是他带着一种巨大的解脱感，把哈金斯先生判定成了一名疯子，并且打定主意将来尽可能离他远点。然而，若说唐纳德已经单方面和哈金斯先生一刀两断了，哈金斯先生却完全没有和唐纳德断绝来往的意思。

那个星期六，唐纳德要在正午时分抵达戈德尔明车站，从那儿搭乘火车前往奥默罗德庄园。周六上午刚过10点，他站在皇家大道上租来的那间屋子里，正处在某种不知所措的混乱状态之中。他烦恼的是行李打包的问题，除了晚礼服之外，他就不知道自己还得带什么了。他的柜子里统共就那么几件衣服，而他对其中的每一件都要犹豫半天。就在这时候，街上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叫喊，他从窗户探出头去，只见那位博尔顿市长的重孙、海峡群岛上传承了无数世代的家族后裔（也许吧）就站在自己的正下方。

“真他妈的！”哈金斯先生一边爬楼梯一边嚷嚷，“这就叫天赐良

机。我刚才正沿着皇家大道怒吼狂奔，挤歪公交车，踩崩人行道，然后——猜我发现了啥？一家打着科西嘉[注]红酒招牌的小店，瞧啊！”他兴奋地叫道，从那件破旧外套的左右口袋里分别掏出了两瓶红酒：“弗勒·德·马奎斯，拉莫利诺家族[注]所在地的圣酿。你还傻站着干吗？快去拿家伙呀，小伙子，快去快去！”

“去拿什么呀？”唐纳德问，他发现自己有时候很难跟上哈金斯先生的说话方式。

“起瓶器啊，小伙子；起瓶器，还有酒杯。”

“可是我们不能在早上10点钟喝酒。”唐纳德小声反对道。

哈金斯先生瞪着他，满脸不可思议。

“看来你是中暑了。”他思考道，“这在5月上旬的伦敦可不多见，必须写信给《柳叶刀》杂志[注]说一说。”接着他便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笔记本，在上面作了一条记录。然后，他又回到房间门口，扯开嗓门冲着楼下吼道：“嗨！哈伯德大婶！格洛丽亚·斯旺森！加博！拿两个起瓶器和一个酒杯上来，或者两个酒杯一个起瓶器也行，你们看着办！”

他那雄健的嗓音传到了格拉迪丝耳中，她立刻兴奋地端着托盘“啪嗒啪嗒”跑上楼来，与此同时，其他几间屋子的房门也张开了一两寸，几位老姑娘从里面紧张地探出头来，想看看是不是哪里发生了谋杀案、纵火案或是强暴事件。

哈金斯先生倒了两杯弗勒·德·马奎斯红酒，一口就干了一杯，然后重新满上。

“以奥斯特利茨的太阳之名！”他叫道，“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嘿！你这是在做什么呐？”他盯着四下乱糟糟的衣物。于是，唐纳德向他解

释了自己遇到的难题，哈金斯先生听完，立马喝干了第二杯红酒，端出了一副令人不安的严肃架势。

“你真是相当，相当地走运，”他说，“正巧在这时候碰上了我。本人大概就是从斯泰恩斯到特伦特河畔的伯顿一带最专业的周末活动顾问了；或者你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这么做的——”他突然慷慨地补上一句，“那我也是从怀特霍斯谷到内兹岬附近的沃尔顿一带首屈一指的顾问。甭管别人和你说这说那，反正我教你的就准没错儿。就拿比尔·霍奇来说，他参加周末派对时总穿一身球衣配白色法兰绒裤子，外加一双运动鞋，而且还在周日晚上派人找当地的药剂师要剃刀。唉，全错了，卡梅伦，全错了。”

哈金斯先生遗憾地摇了摇头，又满上一杯酒，然后打开了第二瓶弗勒·德·马奎斯。

“再说盖伊·米查姆——你知道盖伊吧？啊哈！很好，你知道得还不少。这人晚上总穿淡蓝色的晚宴服配钻石饰钉，白天则穿着马裤——尽管他一辈子都没骑过马。还有博比·萨斯科特，那个少年小说家，在正餐之间总是随身携带一块冷火腿以防饥饿，外加一本避孕手册。”

哈金斯先生那独特的幽默感开始失去控制了——或许是因为那暖融融的南方气候。只听他用一种唱诗般的语调继续说道：“小说家韦罗娜·米姆斯小姐呢，就只带一块冷火腿，不带避孕手册。她比博比年轻，可比他更有经验。小说家威廉明娜·波多顿女士喜欢带着弗洛伊德的一卷头发和一件海绿色的天鹅绒外衣。小说家欧内斯廷·邦恩女士则喜欢带着公学的小男生[注]玩儿，每到星期一就只能百无聊赖地一个人回家。还有一位小说家拉文纳·拉斯特小姐——我说卡梅伦，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他忽然激动地叫了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之后竟又一脸若无其事。

“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他再度开口，“但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

会，今晚我得熬夜陪伴一位生病的朋友呢。”

“但您不认为——我的意思是，请您别为我耽搁在这儿，如果您朋友身体抱恙的话。”唐纳德觉得自己似乎在利用哈金斯先生的善良，因此感到良心不安。

不料这位绅士却轻描淡写地答道：“哦，他现在没事儿。在他得知我今晚要陪他熬夜之前，他是不会生病的。言归正传。把那瓶弗勒酒给我，谢谢。”他舒服地靠在了一条桌腿上，“卡梅伦，让我来为你指点迷津。那些仆人才是这个周末的关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不太明白。”

“我还以为我解释得够清楚了，傻瓜都听得懂呢，”哈金斯先生露出了严峻的表情，“但显然我说得还不够清楚。仔细听好，对那个富翁的仆人你必须先下手为强，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们就不敢造次了。你要是太温和，他们就会骑到你的头上去。正如我那位著名法国同胞曾经说过的：进攻，进攻，进攻！在什么场合说的我给忘了(注)。还有，福煦在怪朋友舞会上也曾对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注)说过，你可以永远地骗过所有的侍从(注)。晚安，老兄，回头再感谢我吧。”哈金斯先生说完这些就睡过去了，脑袋压着唐纳德那仅有的三件干净礼服衬衫中的一件。

“可您还没告诉我要带什么衣服呢！”唐纳德急道，用力摇晃着他，哈金斯先生被摇醒了，迷迷糊糊地努力站了起来。

“现在我要开始背诵，”他有点口齿不清地说，“那首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的诗篇：‘把疫苗送进阿拉斯加的雪橇犬(注)。’哟呵！这都是些啥呀？亲爱的伙计！你怎么不早说？衣服！问题就是这个，我来告诉你怎么办。把你所有的衣服都带上，越多越好。你要是只带一个小衣箱去，保准让管家瞧不起，让侍从笑话你，还有那些个女仆助理，她们准会乐疯了。可你要是上带上50个小衣箱，他们就会把你当威斯敏斯特公爵一

样对待。”

“可我只有两个小衣箱，”唐纳德忧伤地说，“我的所有东西都是用一个旅行箱和一个手提箱从苏格兰装来的，而且它们有的太旧了，根本没法儿带去。”

哈金斯先生一听这话，突然爆发出了魔鬼般的行动力。他一口喝干了唐纳德酒杯里的酒，把两只小衣箱找了出来，然后奔出房子，朝街上开过的出租车一声狮吼，震得窗扇摇动；10分钟后，他便满载而归，带着从斯隆广场一家商店里买来的12个二手小提箱，此外还有一捆大得夸张的标签和一罐红色颜料。他开始把唐纳德的所有物品都往这些箱子里塞，唐纳德的反对声全都被他劈头盖脸地镇压了。比如，当唐纳德几乎眼泪汪汪地乞求道：“我真的不能带那条膝盖上破了个洞的法兰绒长裤啊。”这位无敌的哈金斯先生当即拿出了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把长裤变成了短裤，冲他道：“好嘞，给你！猎獭时穿的短裤，把它放到那个猎獭装备箱里。”

唐纳德的一套旧球衣被哈金斯先生放进了贴着“猎犬装备”的箱子里；一顶褴褛的圆顶高帽、两件磨损的晨衣、一把破雨伞、不成双的鞋子、书本、报纸、线头、格拉迪丝和她母亲的宝贝摆件，还有那些相片和画作全都被塞进了另一只箱子，美其名曰“业余演出装备”；还有一箱装的全都是旧报纸，被哈金斯先生慎而重之地打包、密封起来，最后拿鲜红的颜料写上了“机密文件”几个大字。唐纳德的反对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哈金斯先生压根就不搭理他。原本他还指望将这一大堆恐怖的行李撇在车站的寄物处，但这个打算最后也成了泡影，因为哈金斯先生坚持亲自把他送到了车站上，然后召了两名搬运工专门负责抬那个“机密文件”箱，又召了另外两名工人负责搬运其他几箱行李，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恭敬而响亮地称呼他为“阁下”——这一系列举动让可怜的唐纳德深陷在无比尴尬与困惑的泥沼之中，直欲窒息。而当火车缓缓开动时，这位自作主张的难缠盟友在他耳边悄悄留下的那句神秘讯息，丝毫也没能减

轻他的忧虑。他说的是："我会替你搞定那个死管家的，相信我！"

---

1. 指马腿关节内肿。（译注）
2. 位于伦敦南部的米查姆区。
3. 巴特西，帕特尼：内伦敦旺兹沃思自治市的两个区。
4. 英制一加仑约等于4.5升。
5. 勃艮第和波尔多为法国两大著名产酒区。
6. 罗兰（Roland，法兰克语Hruodland，？－778）：查理曼大帝麾下12圣骑士之首。据《查理大帝传》记载：公元778年，罗兰伯爵与查理曼大帝辎重部队行军至法兰西与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龙塞斯瓦列隘谷（Ronsvalles）时，遭到巴斯克人的袭击。在罗兰伯爵的指挥下，法兰克军队展开了一场殊死反击战。在战斗中，罗兰伯爵壮烈牺牲，而他的事迹也因此广为流传。关于罗兰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为11世纪的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
7. 文中指发生在一战期间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1914年9月，法、英联军在法国边境马恩河地区击败了德军，导致德军包抄法军的计划失败，在西线速战速决的战略亦宣告破产。
8. 约翰·弗伦奇（John Denton Pinkstone French，1852－1925）：英国陆军元帅，第一代伊普尔伯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远征军司令。
9. 此处指法国第六代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一世（Robert I le Magnifique，1000~1005－1035），1028－1035年在位。罗贝尔公爵看上了服侍自己的女佣，法莱斯的制革匠富贝尔之女Herleva，与其诞下一子，即后来于1066年征服英格兰，开创了诺曼王朝的"征服者威廉"。
10. 海峡群岛，在法语中为诺曼底群岛，位于法国科唐坦半岛西北、圣马洛湾入口处的英吉利海峡中。933年，海峡群岛并入诺曼底公国之中；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入侵并征服英格兰，成为英格兰国王。从1204年起，海峡群岛从诺曼底公国中分离出来而受英格兰国王的统治。
11. 博尔顿：英格兰西北大曼切斯特郡的大镇。
12. 位于地中海的法国岛屿，胜产果味浓郁的红葡萄酒及轻盈的干白葡萄酒。
13. 此处指的是拿破仑·波拿巴之母，出生于科西嘉岛的玛丽亚·莱蒂西亚·拉莫利诺（Nobile Maria Letizia Buonaparte née Ramolino）的家族。
14.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性质之医学期刊，主要由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发行，部分是由李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集团协同出版。1823年由汤姆·魏克莱（Thomas Wakley）创刊。

15. 原文借用了1925年英国作家John Van Druten的剧作《年轻的伍德利》中的主角来指代就读贵族公学的男学生。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就读于英国顶级公学的男学生爱上了校长夫人，最后被学校开除的故事。

16. 传说在马恩河战役中，费迪南·福煦率领法军挺进圣贡德沼泽时曾经说过：“我的中军在溃败，我的右翼在撤退，情况好极了，我还在继续进攻。”这句话被视为福煦的作战指挥风格，以及不惜代价、抵抗到底的精神的象征。

17. 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Aimée Semple McPherson，1890－1944）：美国基督教布道家与媒体名流，四方福音会创始人。

18. 作者巧借并改写了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地欺骗某一些人，但你却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19. 1925年美国阿拉斯加的诺姆市爆发了白喉传染病，严重危胁着当地儿童的性命，由于天气和交通因素，急用的免疫血清只能依靠雪撬运输，于是两组雪撬队冒着严寒暴雪展开了血清接力行动，仅用了5天半时间就将一千多公里外的免疫血清送到了诺姆镇，阻止了疾病的扩散。此次行动被称为“拯救诺姆市血清接力”，又被称为“拯救生命的伟大赛跑”。

第6章

如果说有一样社会习俗能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和拉丁人[注]、斯拉夫人[注]、巴斯克人[注]、图然人[注]以及希腊人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那就是这个国家里每逢周六到周一的那些宴会活动了。现在人们提到过去，常常称之为“战前那些充裕日子”——事实上，它们似乎越变越“充裕”，几乎要赶上伊丽莎白女王[注]过的日子了，而众所周之后者的“充裕”程度乃是史上之最——在那些日子里，举行宴会的时间是从周五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如今这种情况却很少见了，因为周六上午所有人都得工作——除了股票经纪人，但即使是他们的周末也没那么完整。周一早晨天一亮，马上就会有场外交易、自动收报机、现货市场、交易延期税这些神秘复杂的事务急等着他们处理，所以他们往往在周日晚上就得提前告别宴会。这样久而久之，证券交易所连从外交部那儿都捞不到什么靠谱的消息了，哪怕后者在每个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都会像河狸聚集的滩头一样聒噪。要知道从周六下午1点到下周一上午11点之间，国际政治说不准就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大动静，而外交部官方在此期间却可能毫不知情，因为11点才是他们的正式上班时间——这和骑士桥一带的酒吧一样。这是因为在过去没有铁路运输的日子里，地域也显得相对广阔，不论那些从多佛港[注]出发的通讯员们如何快马加鞭，或是更换多少匹马，那些从巴黎来的信件也无法在上午10点30分之前送达白厅。所以这些文件最快只能在10点40分被分门别类，在10点55分被发放到各个部门，然后11点整才能接受审阅。既然连野蛮的波拿马将军都战胜不了这些死板的惯例，英格兰的绅士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社会学的学生有三种不同的途径来了解英格兰人的周末，唐纳德自然不会放过，他把这几种途径都彻底研究了一遍。首先，通过学习那些

二流女小说家笔下的金科玉律，唐纳德得知，所有周六到周一的家宴，从头至尾都是用来让人们进行深刻的、睿智的、炙烤灵魂的自我剖析的。有了这些自我剖析，英格兰的绅士淑女们在乡间度过的一个个周末似乎便染上了浓浓的忧郁色彩和特纳利夫岛式的怀旧气息，与之相比，斯特林堡[注]对那些精神失常的灯塔守卫的研究好似都成了无聊的嬉闹了。在这些周末宴会上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绵绵不绝的深入思考，以及时不时一场象征性的大雨，引出几段优美的英式散文来。

唐纳德也从第二条途径充分了解了英格兰乡间别墅的生活，那就是阅读一群惊才绝艳的年轻人——大多在21岁上下——所撰写的著作。出于某种原因，这些作品总是遵循着相同的模式。一开头不是描写伊顿公学的生活，就是描写哈罗公学的生活[注]，前者约占80%，后者占20%。此外，每本书的第一部分必然包含两段情景描写：一是用充满讽刺的语言描写哈罗公学的板球比赛，或者另外20%，描写伊顿公学的板球比赛；二是描写一个瘦弱的小男孩遭到一个块头更大的男孩鞭打的场景。其实公平地说，这些鞭打情节很可能是由于出版商的强烈要求才加上去的，因为众所周知，一部小说的头几章里若是有一段足够精彩的鞭打情节，那么此书的销量将会增加4到5本。

在这两段常规铺垫之后，场景就会自动转到一个周末宴会上。男主人公再次登场，他对板球运动的轻蔑态度已经适当地宣扬过了，他那受伤的臀部也已恢复得完好如初，现在，他终于来到了与自己的格调和智慧相匹配的地方。这是在周六中午，他踏进了福尔科赫斯特·圣奥诺雷的诺曼风格的庄园，一边喝着苦艾鸡尾酒，一边同那些和他一样的青年才俊在一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话题不外乎人生之空虚，老辈之愚蠢，战争之滑稽，年轻人的思想，年轻人的才华，劳伦斯的小说，年轻人的智慧，现代摄影如何优于委拉斯凯兹[注]的绘画，以及40岁的中年人士是如何虚无绝望。他们一直谈到午餐宴会开始，席上的菜色包括鹌鹑与鹅肝酱，晶亮的勃艮第葡萄酒或专为禁酒人士准备的冰冻果子露，外加石榴、柿子和一杯阿沃卡，用过餐后，他们继续滔滔不绝，妙语连

珠，直到下午4点30分的又一轮鸡尾酒会。终于，在凌晨3点钟，这群精疲力竭的段子手回到他们高洁的沙发床上，一觉睡到周日中午，起床后吞下阿斯匹林和苦艾酒当早餐，然后又开始了才华横溢的一天。

最后，唐纳德还研究了第三个流派的小说家如何描写周末，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萨斯科特先生，不错，正是那位被哈金斯先生大肆讽刺过的少年作家。萨斯科特先生对于周末宴会的观点，和之前的解析派及阿斯匹林-苦艾酒派都截然不同。在他的眼中，周六到周一的乡村别墅宴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没有满脑子想着“这一切有何意义”的深沉思想家，也没有小伙子和少女会把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嘴皮子上——事实上没有哪位少女会在台球室、麻将室或者吸烟室里一直待到周一早晨。那里在场的所有年轻女士一律体态苗条，服饰精美，修长而迷人的双腿“包裹在最轻最薄的丝袜之中”。她们个个都散发着诱惑的魅力，并且，在适当的时机，个个都能被成功地引诱。就连乔治·罗比㊟的不朽唱词中也找不到这些周末宴会上的万种风情：那样温柔的字眼，那样醉人的话语，那样暧昧谨慎、却总能水到渠成的求爱；亦或是那样雪白的肩膀，明亮的眼眸，丝滑的衬裙，还有那弄皱了的栀子花，以及虎皮沙发上跳跃的激情……

萨斯科特先生的作品销量极为可观，那些崇拜他的跟风者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奥默罗德夫人乃是一位声名赫赫的社会名流。她的祖籍在加拿大，父亲老米尔顿·卡拉韦原是一位酒吧业主，上世纪90年代的一笔淡啤酒资本并购生意，让他从寒门小户一夜爆发，如今退休享福去了。作为一名出身低微的加拿大人，阿德莱德·卡拉韦女士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席卷伦敦上流社会，而是从一座堡垒到另一座，从一个战壕到另一个，一路摸爬滚打上来，期间不停地扫荡、侵噬、突破，在攻取下一处领地之前，总是先加固自己的每一寸外堡、半月堡、凸角堡、护墙和斜堤；她更深谙如何利用自己金发碧眼的美貌，并将一腔信念寄托在自己不屈不

挠的顽强意志以及那7万英镑的资本之上。于是，打从1902年起她开始挖掘战壕，像沃邦元帅那样构筑要塞、攻城略地，直到唐纳德羞羞答答地来到伦敦之前，这位艾迪·卡拉韦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首先，她在1903年嫁给了埃塞雷德·奥默罗德爵士，这位准男爵曾一度努力地追求过欢乐合唱团的淑女们，却由于财力不济遭到了那群高贵小姐们的嫌弃。下一步，她便出钱赎回了抵押在外的奥默罗德庄园，这座宏伟的大宅不仅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就连大名鼎鼎的血腥玛丽都曾在此过夜；而新的女主人在这所豪宅里幽静而奢华的享乐生活，一举震动了整个伦敦。后来，她又设法把埃塞雷德爵士弄进了国会，接着是《雅典娜神殿》的编辑部，再是作为一名教区代表进入当地的天青石唱诗班大会，之后又把他弄进了针对强制精神病人绝育事件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又让他加入了治安官的行列，战时还让他当上了一个兵役免除审理处的最高长官。凭借以上种种事迹，埃塞雷德爵士先后获得了一枚三等皇家维多利亚勋章，一枚名誉之人勋章，战后又获得了一枚大英帝国勋章，当然，还少不了从那7万英镑里面分得的一大笔钱。这些年来，奥默罗德夫人投资过大歌剧，也赞助过高雅文化戏剧，每年新一届的皇家艺术学会都会为她绘制一幅个人肖像；她喜欢打猎、射击、钓鱼，参加考斯的赛船和纽马基特的赛马；她还十分热衷公益事业，比如在战时为一所军官医院捐赠了医疗设备，这项善举为她赢得了一枚高级英帝国女爵士勋章，一枚法国勋章，一枚比利时勋章，六枚塞尔维亚勋章，一枚希腊勋章，一枚罗马尼亚勋章和某个美洲中部共和国的银制花环——在其中一次齐柏林飞艇对希尔内斯的轰炸中，该国的首相曾在这所坐落于海军拱门附近的军官医院避难。

战后，这位了不起的艾迪又开拓了新的领地。她本人终于正式踏入政坛，以一名顽固保守派的身份在众议院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她很快便发现，若要让自己的创造力有更多发挥空间，她还得时不时地支持一下工人阶级。于是，她公开宣称自己反对枪决任何1926年煤矿罢工的领导者，此举让很多自以为对“亲爱的老艾迪”了如指掌的人都惊呆了。

但这一大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言论倒并没有让亲爱的老艾迪失去什么朋友。直到在法纳姆附近那场为当地的保守派组织筹款的露天宴会上，当她得寸进尺地放言自己还反对枪决甘地[注]的政策时，她的那些右翼朋友们这才觉得再也不能和她愉快地玩耍了。

不过，艾迪在政治上的这点主观能动性和她在艺术领域的广泛活动一对比，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若要用几个词来形容她对艺术方面的赞助，那就是持久、慷慨、博爱。

对于她博爱这一点，是没人能否认的。议员奥默罗德夫人实乃一位胸襟开阔、毫无偏见的女士。比如有一回，她向某基金捐赠了一千基尼金币，为一家已经拥有许多提香[注]画作的国家美术馆又买进了另一幅提香，就在同一星期，她又赞助了莱斯特美术馆[注]的一场雕塑展，专门展出一位来自比利时委任管辖地鲁安达乌隆迪[注]的卡菲尔[注]艺术家的作品。那件如今出了名的雕塑——三个套在一起的涂漆钢筋混凝土三角形，象征着华兹华斯[注]对理想爱情的诠释——就是在那次展览上第一次和伦敦市民们见面的。而那次展会上最引人瞩目的杰作，则是一件用刚果玄武岩制作的巨型圆筒，它被十分恰当地命名为了“贝纳尔[注]之精神”，并且作为献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礼物，在11家地方报纸的伦敦通讯记者、一名报刊协会专员、《雕塑家季刊》主编以及利比里亚公使的见证之下，由法国大使亲自揭幕。至于那件引起混乱的事儿，也没人能怨到奥默罗德夫人的头上。这件艺术品的名字，在目录中被误写成了“伯恩哈迪[注]之精神”，使得莱茵河住着拉丁人[注]的那边陷入了一片阴沉郁闷之中，而住着条顿人[注]的那边则乐开了花——他们的专家关于战争艺术的预言、理论和说教长期以来都遭到了彻底的鄙视，而伯恩哈迪将军[注]的名字正是他们心中奉为神圣的符号。

在接下来的争论之中，那些素来英勇的法国人依旧没能讨到便宜。条顿人宣称他们的伯恩哈迪将军，他们的兴登堡元帅[注]，乃至于他们伟

大祖国的精神，都是像玄武岩圆筒那样坚不可摧，而法国人能想出的唯一反驳就是：贝纳尔夫人（晚年）也是那么个坚不可摧的圆筒，在这点上绝不输给任何肮脏的小普鲁士将军。

怀着同样的博爱精神，奥默罗德夫人在一年之内承包了整个艾伯特演奏厅[注]顶棚的重新粉刷，以及水晶宫[注]与亚历山德拉宫[注]所有破损窗扇的修复费用，并且还提出要包下——用她本人的热心话来说——“他们老挂在嘴上的那些大石柱子[注]”的全套“装潢”工程。

以上，就是那位即将招待唐纳德度过周末的奥默罗德庄园女主人了。

一辆劳斯莱斯在戈德明车站迎接唐纳德，而当他看着那些行李一箱又一箱地被人抬出来时，简直臊得要哭了。深陷在痛苦之中的他，却没有注意到那位司机和那名侍从每接过一件行李，态度就多了一分变化。不仅如此，车站站长还亲自护送那箱“机密派件”，并且在唐纳德耳边悄悄说道：“总公司给我来了电话，让我恭迎您的尊驾。”这位站长已为唐纳德低调的作风和半克郎小费深深地折服了。

就在即将抵达奥默罗德庄园的大门时，那辆劳斯莱斯发出了一串悦耳的嘟嘟声，乘着夏日的清风传送出去，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信号。只见六七名穿着制服的家仆从宽大的台阶上奔了下来，后面便跟着传说中的威风凛凛的大管家。唐纳德从司机硬要他裹上的那条盖膝大毛毯里挣脱出来，手脚并用地爬出了庞大的汽车。管家毕恭毕敬地飘到了他的身边，附在他耳旁悄声道：“法国外交部秘书刚刚打来了电话，阁下，布达佩斯[注]正好同时在线。布达佩斯稍后还会再次来电，请阁下知悉。”

起初唐纳德完全被这条消息惊呆了，直到他想起了哈金斯先生说过的话，想必这就是他“搞定那个死管家”的办法了。他的一颗心直往下沉，不知那个怪人还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帮他铲平这个周末的障碍。想到这些，他不禁愤愤地诅咒起了整个哈斯金家族（管它是博尔顿的还是萨

克岛的），还有那冒着紫色泡泡的科西嘉红酒。但他无法否认的是，到目前为止，哈金斯先生的确成功地让那些高傲的仆人（通过间接经验）对他刮目相看了。

唐纳德是在午时刚过不久抵达庄园的，此时参加周末宴会的宾客，除了那些在楼上写信的，大多都在别墅外的空地上活动。在管家的吩咐下，一脸惊奇的男仆们把唐纳德的14箱行李全都搬到了楼上。随后，管家对唐纳德建议，他可以在那间巨大的客厅里一边阅览报纸上的图文，一边享用冰镇啤酒，这将是极好的。唐纳德腼腆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来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虽然这是他头一回置身于这种富丽堂皇的长厅，观赏里面摆放的各式各样的沙发、长椅、坐垫，以及香烟盒、留声机、收音机、酒架、网球拍、高尔夫球棍等等，但他在战时观看的21场剧目中有19场都是这类布景，他已经从剧场的嘉宾席上彻底熟悉了它们的模样。而奥默罗德庄园里唯一缺少的，就那19场剧目里场场不落的法式长窗，英格兰的戏剧家们，要是缺了这样布景，都不敢把作品拿出来见人了。

客人们全都卡在1点之前回到了别墅，奥默罗德夫人很高兴见到唐纳德，并把他介绍给了一大群宾客，而他们在茫然的唐纳德眼中都长得一模一样。随后，她又将他拉到了一边。“德文郡公爵刚刚打来了电话，”她神秘地冲他耳语，同时丰满的臀部以上微微向前一倾，甚至比管家那更为直白的礼数显得还要恭敬，“他让你不必打电话给他，但你必须出席查茨沃思庄园[注]的午餐宴会，还有，别对任何人透漏任何消息。”说罢，她将一根戴着戒指的手指举到唇边，睿智地点了点头，就像在说，她也知晓所有的内幕。

到了下午茶时间，唐纳德的不自在已经褪去了大半，也终于分得清其他宾客谁是谁了。对于他此行的特别目的——收集英格兰人性格的第一手资料——来说，再也没有一批客人能像这伙人这么合适了。奥默罗德夫人在艺术上的博爱也延伸到了她举办的周末宴会上，她请来的一众

友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对女主人一致心悦诚服之外。

这周六下午降了好几场大雨，这对唐纳德来说正是天赐良机，他可以为自己那本书收集到最珍贵的资料了。并且，至少就暂时而言，哈金斯先生用电话制造的那些恶作剧还真的帮上了唐纳德的忙。比如午餐过后，有个蓄着浓密的棕色唇髭，模样有些眼熟的老绅士找上了唐纳德，他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晨礼服，其中一个扣眼里别着一朵硕大的兰花，另一个扣眼里别着一枚外国奖章，这身衣服比唐纳德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任何外套都更加精致考究。这位老爷子一把挽住了唐纳德的胳膊，说道："你就是我要找的小伙子！"然后领着他大步流星地穿过一个个走廊，就像猎犬比赛上飞奔的灰犬似的，一面走一面热情地和他聊天，最后来到了一间偏僻的休息室里。而一到那间休息室，这位老绅士活泼欢快的举止就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神秘姿态。

"小伙子，"他说，"你知道我是谁。每个人都认识我，这就是我的资本。现在，你能跟我说点什么了吗？"

他看着唐纳德的目光就像一个带着小侄儿逛动物园的慈爱叔叔一样——而且显然是一个洞察一切的叔叔。刚刚享用了一顿丰盛午餐的唐纳德呢，因为不知道奥默罗德夫人的威士忌是战前标准的浓度，有些喝过了头，但在此刻酒足饭饱的状态下，他发现自己反而能够应付这种神秘的开场白了。他回答道："我当然没有任何能跟您说的事。"

"啊！"老绅士沉吟道，"所以事态已陷入僵局了，对吗？从周二开始就没有任何进展了？"

唐纳德听得目瞪口呆。

"'没有任何进展'是什么意思？"他问道。这位老绅士痞气地拍了拍他的背心，就像一个老世故对待另一个老世故那样。

“就是这话，”他说，“我就是一直这么跟他们说的，那些倒霉的猴子。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你能解决这事儿吗？”

“呃——不能。”唐纳德犹豫但诚实地答道。这谈话倒是挺吸引人，但又叫人摸不着头脑。尽管他非常好奇那些猴子是谁，又为什么倒了谁的霉，但他更想马上从这里逃走。然而，那位衣着华贵的老绅士却用一根手指头挂住了他的扣眼儿，压低声音道：“它会走吗？”

“走？走去哪里？”

“我明白了，”对方答道，又重复了一遍，“我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比唐纳德强多了。然后他说：“好吧，其实我也没想过它真的会走。”接着他又突然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样子，让唐纳德着实松了一口气。他热情地拍着唐纳德的后背说：“我承认我已经厌烦透了，但咱们这就垂头丧气了吗？不！这就是我的资本。”说完便快步闪出了房间。

唐纳德顶着一头雾水回到了中央大厅，发现许多人已经打上了桥牌。一个角落里，那位佩戴兰花的神秘绅士正冲着另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小伙子热切地低语。那小伙子蓄着一抹溜光的唇髭，脖子上还打着老伊顿公学式的领结。

直到那天晚上，当唐纳德得知在那间偏僻的休息室里和自己私下会谈的人物正是英格兰最著名的工党领袖之一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奥默罗德夫人的邀请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多么独特的研究英格兰人的机会。那位罗伯特·布卢默议员阁下不仅是英国工会联盟的前任主席，又担任过35年裁缝师、褶边缝纫师与裁剪师联合工会的秘书长，而且还是一位前国务大臣。唐纳德赶紧掏出笔记本，草草记下了他对这位大人物的印象，可他不得不承认，他还是没弄明白这位大人物之前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在他刚刚作完记录时，一位容貌超群、仪态脱俗的年轻女士婀娜地走进了大厅，径直来到了他所坐的沙发边，弯下柔软的腰肢坐了下来。如果说鲍勃[注]·布卢默那平凡无奇的相貌广为成千上万人所熟知，那么埃斯梅拉达·阿弗南的俏丽容颜则可以说打动过数百万的人。达利剧院、冬季花园和德鲁里巷[注]的观众们为她如痴如醉，世界各地的影迷们将她追捧崇拜。她拥有整个英语世界里最耀眼的笑容和最高明的公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她为自己双腿投保的金额总是比米斯坦盖[注]还高出10%，但那双腿美则美矣，和许多平凡的店员或打字员小姐的腿比起来，倒也并无特别诱人之处。唐纳德再次感谢老天让他受邀来到了奥默罗德庄园，因为这位埃斯梅拉达·阿弗南在英格兰艺术界就和那位鲍勃·布卢默在英格兰劳工界一样特别具有代表性。现在，她本人就在这里，这位精致华丽的名媛在一张堆满了黑缎靠垫的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与他相距不过咫尺。唐纳德无比激动。虽然他是个害羞又谦逊的人，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是感觉到一股受宠若惊的暖流传遍了全身——莫非这位神仙姐姐在所有赴会的精英才俊之中独独选中了他唐纳德·卡梅伦，来屈尊授予自己芬芳的气息与眩目的笑容？

对于古往今来所有的男人来说（那个终级蠢材圣安东尼[注]除外），美人的青睐永远都是一件无比微妙而难以抗拒的事情，唐纳德甚至开始思索，究竟是自己身上的哪一样特质吸引了这只美丽的蜻蜓呢？是他的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个举动？然而他很快就知道了答案：啥都不是。说话和行动的都是那个万恶的哈金斯先生。身旁，埃斯梅拉达在靠垫的拥簇中找到了一个优雅的坐姿，晃了晃脑袋，让西班牙式的长耳坠与英格兰式的短发稍分离，然后抬起那双价值百万英镑的修长美腿，摆成一个完美的角度，既不伤风化，同时又强力地打破了大厅另一端某位英印混血少将内心的平静与专注（他正绞尽脑汁想从上帝创造的两手无将定约牌里变出第三手牌来），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她抬起眼眸看向了他，轻声低语：“你就是唐纳德吧？我有一个消息要转达给你。艾弗·诺韦洛[注]从好莱坞打来了电话，他说他同意你的意见，但现在你什么也不

必说。”

“就这些吗？”唐纳德脱口而出，一时没反应过来，把现实和哈金斯先生混为一谈了。

“你还期待别的话？”美人用钦慕的语气娇声问道。她最崇拜电影巨商了。

“噢，好吧，也许不。”他承认道，然后整个人陷入了完全空白的状态。

埃斯梅拉达心想，她可从没在一个电影巨商的身上见过如此天衣无缝的纯真表现。她从前接触过的那些人大多都和纯真这个词八杆子打不着边。事实上，他们都以奸诈狡猾为傲呢。比如索南夏因先生[注]的口号就是“你骗不了我”；金赞鲍默兄弟公司祖传招牌上的金字标语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斯尼戈弗里茨、斯尼戈弗里茨、麦克尔霍斯与斯尼戈弗里茨”公司的资深合伙人，那位制作关于乔基姆·杜·贝莱[注]、龙萨[注]、维庸[注]，以及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注]的艺术片的行家，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天王老子王八蛋！这点破事儿我都知道。”但是眼前这一位——一个能轻易让好莱坞的艾弗·诺韦洛打来电话的人，却表现出了那样一副紧张青涩的模样，这让埃斯梅拉达又是迷惑，又是恼火，同时又被深深地吸引着。她抬起长长的睫毛，那双乌溜溜的眼睛冲唐纳德送了个秋波。他毫无反应。她又微仰起那雪白脖颈上的脑袋，睁大明眸盯着唐纳德看了两秒。他既没瑟缩，也没脸红。埃斯梅拉达可不习惯这种待遇。她调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完全无视那位少将夫人的幽怨目光——她丈夫已经出错了两次牌，反悔了一次，一口气输掉了平均线上的650点，不然他本可以轻轻松松地拿下两个无将定约的，而这位少将夫人可没在印度的避暑山庄里白待，她很清楚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埃斯梅拉达调出了她的杀手锏，状似不经意地一提裙摆，又将她那美腿多露了一截（这一截就值七万五千英镑了），然后身子诱惑地向前

一倾，将一双黑眸的电力全都释放在了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身上。要知道，在她仅有的几次亮出这个绝杀姿势的时候，根本没一个家伙表现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抵抗力。她曾在索南夏因老儿的身上试过这一招，对方当场就把她的月薪提高了两万英镑，并且请求她成为自己的情妇。而当他签好了第一件事的合同之后，很自然，身为一名正派的英格兰女孩，而且还是一位神父之女——她那位父亲名叫“朱克斯”，在达文特里附近主持着一间拯救灵魂的教堂——她立马就拒绝了第二件事。她还用这招对付过多切斯特公爵，就在他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大宅里，而年迈的多切斯特公爵夫人从一挂13世纪壁毯的蛀孔里看见这一幕后，一路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被人抬到卡文迪什街后的一家养老院去了。埃斯梅拉曾经对自己的密友——达利剧院、冬季花园和德鲁里巷的克里丝特尔·阿林顿说，要是她当年有机会对德国王储使出这一招，战争就不会爆发了。从实际效果上看，这姿势的确是她的王牌，它同时调动了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那双大长腿，那双纤纤玉手与优美的胳膊，还有那对西班牙耳坠，以及雪白柔软的胸脯。“唉，可怜的少年。”埃斯梅拉达心想。她已经吹响了虚拟的集结号，所向披靡的大军已经冲上了山头——而她本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最讨厌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了。“可怜的少年哟。”

然而，令她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她攻城略地的目标与怜悯的对象对她水汪汪的黑眼睛、纤柔的玉手和优美的胳膊根本无动于衷。他看也不看她的腿（而那位少将，尽管英勇如旧，已经光顾着看腿，连牌都不抓了），甚至连那抹雪白柔软的胸脯都没能吸引他的目光，哪怕只是一瞥。他两眼直直瞪视着前方，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口中怒道：“让那该死的哈金斯见鬼去吧！”然后径自离开客厅，走进了雨中。

埃斯梅拉达激动坏了。她从没见过这么不同凡响的电影巨商，也从没见过如此冷酷又如此性感的男人。“如果德国王储是他的话，”她看着唐纳德大步离开的身影，自言自语，“那战争还是无法阻止的。”这是她能给予的最高赞美了。

那天下午剩余的时光，唐纳德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被派来服侍他的仆人对他无比恭敬的态度，总算让他的自信心恢复了一点儿。6点30分，那名仆人敲响了他的房门，端着一个硕大的调酒器和一个搁着玻璃杯的托盘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咳嗽了两声。

“打扰一下，先生。”他怯怯地说，唐纳德也从他的书本里怯怯地抬起头来。“我给您带来了一杯鸡尾酒，先生，如果不妨碍您训练的话，先生。”

“我什么？”唐纳德说，他的脑子开始晕了。

“您的训练，先生，”那名仆人役重复了一遍，紧张得就像突然被领到主神面前的祭司似的。“他们打了电话来。”他补充道，接着便在唐纳德那可怕的黑脸逼视下不敢作声了。

“谁打了电话来？”唐纳德质问道，声音几乎是他那温和柔顺的生平中最接近咆哮的一次了。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打来的，先生。”仆人答道，下一秒，他那蛰伏在佣人制服底下的男子气概突然爆发了，只听他急切地说，“哦！威尔逊先生，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先生！”然后他压低了声音，用充满虔诚的耳语一锤定音，“当今世界上最强的中锋！”说完就退出了房间。

晚餐总共有17人出席，空出了一个座位。奥默罗德夫人端坐在长桌的一端，埃塞雷德爵士坐在长桌另一端，看上去就像一个备受压仰、充满忧虑的傀儡公子哥，或者不小心吞下了一根锥子的纨绔子弟。从埃塞雷德爵士的左手边开始，逆时针排列的客人如下：

首先是佩鲁贾·高克罗杰小姐，即戴维斯先生派对上的那位女小说家。她的作品大多是关于被压抑的欲望，采取一种特别的写作风格，使得那些最平凡无奇的举动看上去也像是畸形扭曲的产物一般。她的书在

巴黎的销量远远超过伦敦（大家都知道巴黎警察的道德观有多么松散），但她在两个首都的名气都十分响亮。埃塞罗德爵士看她很不顺眼，因为他知道之所以把她安排在自己旁边的位子上，就是为了让他无法接近埃斯梅拉达。

第二位客人是波森·W·M·杰布，这位小青年的父亲一直殷切地期望他能成为一名当代伟大的经典学者。杰布先生对经典文学充满了热爱，加上他的姓氏又恰好同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学者相同[注]，这个愉快的巧合令他很受鼓舞，于是他又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波森”——和另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学者同名[注]。这也算是一种安慰了，杰布先生（父）过去常常叹着气说，就算波森确实没能通过温切斯特大学的入学考试，就算他在伊顿公学的“试练”中以四连败的记录超龄肄业，就算他在牛津大学的小考中得了6个不及格，但是没人能否认他是世界第一的业余击球手。在谢菲尔德国际板球锦标赛上，他与澳大利亚选手对战时于午餐前便拿下了161分的出色表现，绝对是板球界内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可我期盼的本是另一种‘经典’。”末了，老杰布总是凄凉地加上这一句。至于波森，他的大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隐瞒自己姓名中那两个首字母的含义上——那个“W·M”，令人无比郁闷地代表着“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注]”，出自于当年误入歧途的杰布先生（父）对那位普鲁士学者的无限崇拜，他其实还差点被加上“赫尔曼[注]”和“施里曼[注]”的头衔呢。这位小杰布先生嘴里的话题只有一个：板球。

坐在波森·杰布先生旁边的是主人家的一位侄女——佩兴丝·奥默罗德。她年方20上下，有着象牙般白皙的脸蛋，橙红的唇瓣，描黑的细眉，短短的头发，粉粉的耳朵和紫色的手指甲。整个晚宴上她都在抽着那种棕色卷纸、印着沙皇双头鹰标志的香烟，这种香烟现在有时还会被叫做俄罗斯烟。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下摆以一丛细碎的花瓣形滚边收束，晚餐吃到一半时，她看见自己长筒袜上面露出的一截粉白大腿，意识到自己似乎忘了穿打底裤，但却表现得十分淡定，浑不在意。她对任何话题都没兴趣，而且每次开口就只说一个形容词。现阶段的形

容词是："真可怕。"

在她下首坐着那个蓄着光溜唇髭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德威尔顿·法洛上尉，是英格兰南部一个选区的保守派代表。就在晚餐之前，他把唐纳德拉到了一边，对他说："布卢默把你的情报透露给我了。""什么情报？"唐纳德咕哝道，一边张惶四顾地寻找逃跑之径。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却赞许地点了点头："你是个保守秘密的人。看好你哟。"战争结束后，有的军衔保留了下来，有的则被取缔了，没人知道为什么，而"上尉"正是神秘幸存至和平年代的军衔之一。这位英勇的陆军上尉显然将谨言慎行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在整个晚宴上几乎一语不发，这叫大美人埃斯梅拉达好不失望，她就坐在他的另一侧，而且对他那光溜的小胡子着迷得紧。事实上，埃斯梅拉达觉得这顿饭实在太无味了，因为她的左边坐着的正是那位少将先生，而那可怜的老兵则是如坐针毡。他也是一名保守派国会议员，过去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草原和山丘，中国的河流上，还有炽热的平原与沙漠中服过役，甚至还亲自到过一两次前线战壕——或至少到了营指挥部那么远。他懂得怎么对付布尔人[注]、帕坦人[注]、瓦济里人[注]、阿弗里迪人[注]、中国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还有诘问者[注]，准确地说，是包括所有的黑人和老外。除此之外，他也没忽略作为一名战士的娱乐生活，所以他完全懂得怎么和一个美女调情。可惜，他却不懂要怎么在对面坐着的少将夫人眼皮子底下和一个美女调情。这位少将夫人对她家战士的品性了如指掌，所以一点也不信任他。结果少将这厢如坐针毡，而埃斯美拉达也只好无聊地打着哈欠，一边设想着如何鼓捣唐纳德把下一部新片的女主角留给自己，一边渴望着把佩兴丝·奥默罗德抓到自己腿上，拿一把梳子背狠狠地抽她六下。

坐在那位斯皮恩山[注]、开伯尔山[注]和扬子江上的英雄另一侧的，是一位35岁左右，十分富有然而其貌不扬的女士。她有三项特长：赛车、情人和傻笑。尊敬的右翼政治家鲍勃·布卢默那些极度莫名其妙的话竟然能让她爆发出一阵阵尖声大笑，不过，至少她在餐桌那一头的寂静荒漠里开辟出了一片声音的绿洲。奥默罗德夫人让那位前国务大臣坐

在自己的右边，而她左边的位子上，全拜那个所谓查茨沃思庄园的邀请所赐，坐的正是唐纳德。

唐纳德的另一边坐着那位体态丰满的少将夫人。她一边喝着苏打威士忌，一边警惕地盯着她的丈夫，此外便是喋喋不休地对唐纳德说：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印度问题，除非他亲自住到那里去，既然几年前已经铸成了大错，没把蒙塔古先生和切姆斯福德子爵[注]绞死，那么现在唯一解决难题的办法就是让那些当地人再来一次叛变，好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好歹。“像我们家霍勒斯还有另外几位军官，”她不知第几次地说，“他们就应该被授予完全自由的权限，可以放手去干。那就是他们想要的。”她一边说，一边看向了他们家霍勒斯，眼神里写着要是他敢放手去干，她准会把他的耳朵都揪下来。“把他们一个个都炸成炮灰！”她冲艳光四射的埃斯梅拉达狠狠瞪了一眼，然后继续描述她们夫妇在兰迪－科塔[注]、奎达[注]、白沙瓦[注]、塞康德拉巴德[注]、阿姆利则[注]和安巴拉[注]的驻地生活。

在她下首是一位非常英俊的波兰伯爵，可他不会说英语，被安排在了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公主旁边，那位公主也不会说英语（这让埃斯梅拉达松了一大口气，因为这俄罗斯姑娘长得确实很可爱），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聊天了。然而不幸的是，就在1863年那一串令人遗憾的事件发生之后，那位俄罗斯小姐的祖父曾经让这位波兰伯爵的祖父全程步行到了西伯利亚，而后者对这段徒步运动充满了苦涩的怨念。不仅如此，这位波兰公爵还知道——而那位俄罗斯公主也知道他知道——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公主，而是一位男爵夫人。由于流亡异国的贵族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自我营销传统，这位男爵夫人也从善如流地为自己虚加了一等头衔。出于以上种种原故，尽管这两人本可以用各自熟练的波兰语、俄罗斯语、德语或者法语愉快地聊天，他们却情愿假装对方不存在，而那位阅历丰富的少将则向鲍勃·布卢默解释，那些斯拉夫人一贯都是很保守的。

公主殿下旁边空了一张椅子，再往下则是一位名叫普波夫人的美国女士，她的丈夫是一家知名的股票经纪公司“O·K·普波与阿尔塔薛西斯·廷蒂法斯有限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她左手边的位子上坐着佩兴丝·奥默罗德的哥哥查尔斯，他是剑桥三一学院的一名学生。他对任何话题都没兴趣，而且每次开口就只说一个形容词。现阶段的形容词是：“真可怕。”

挨着埃塞雷德爵士右手边的是桌上最后一位客人——工党议员普鲁登斯·珀特小姐，她是一个勤勉奋进，高贵正统，却极端无趣的女人。埃塞雷德爵士看她很不顺眼，因为他知道，之所以把她安排在自己右边的位子上，就是为了让他无法接近埃斯梅拉达。

以上，便是周六晚上在奥默罗德庄园赴宴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唐纳德想道，此时遍布全英格兰的度假屋、私宅、楼房、别墅、庄园、塔楼、庭院、大厅和修道院里，该有无数类似眼前的人群，也在欢聚一堂享用类似眼前的晚餐吧。

奥默罗德夫人对那张空椅子非常焦虑，嘴里幽怨地念叨个不停：“这就是鲁珀特的做派。你说说，这难道不是鲁珀特的做派么？”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在那么多可能的名为鲁珀特的人当中，她到底意指哪一位，所以没人接她的话茬。

直到丘鹬和圣乔治努依红酒被端上桌的时候，那位缺席的鲁珀特终于现身了。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迟到而难堪，面对眼前那些雕花水晶、钻石、雪白背心与可爱的女士们组成的华丽场景淡然自若，对自己身上穿的旧军靴、骑马裤和灯芯绒夹克则毫不在意。但下一刻，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了，因为唐纳德认出姗姗来迟的这位鲁珀特不是别人，正是他那位舰队街酒吧的朋友——诗人哈考特先生。这位诗人显然是喝了酒来的，这一点就连神经大条的人也看得出来。他的眼神闪烁游离，他的脸上泛着红晕，他的德行已经毋庸置疑，而他那兴高采烈的举止之间，则处处透着一股邪恶的狡黠。此时此刻，刚从哈金斯先生的刺激下缓过来

的唐纳德不由得感到有些眩晕。那位少将冲着新客人的那身打扮瞪了两眼，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盂买的威灵登俱乐部。

奥默罗德夫人满意了，埃塞雷德爵士冷着一张脸，佩鲁贾·高克罗杰小姐露出了热情十足的笑容（要知道哈考特先发表过大量颇有影响力的小说评论），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则不满地盯着他，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哈考特先生一见他就快活地招呼：“嗨，法洛！你那咖啡的骗局搞得怎么样了？”此言一出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鲍勃·布卢默，一如既往地缺根筋，立刻跟着嚷嚷起来：“咦，威尔，你在做咖啡敲诈的生意吗？”德威尔顿·法洛上尉——他的确正在参与一个咖啡并购计划并且满以为没人知道这事儿——一张脸顿时胀得通红。

那位波兰伯爵和俄罗斯公主看见哈考特先生的灯芯绒外套，异同口声地说了句：“Mon Dieu(注)！”然后愠怒地瞪了对方一眼。佩兴丝·奥默罗德小姐点燃了一根棕色的烟卷，咕哝了一句“真可怕！”事实证明这真是一句倒霉的话，因为哈考特先生立刻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甜蜜微笑，冲她答道：“我真可怕，您衣不蔽体，咱俩倒是挺配。”说完便转向了此间的女主人。令人尊敬的右翼政治家鲍勃·布卢默笑得岔了气，埃斯梅拉达则忽然觉得哈考特先生非常亲切。

哈考特先生喝干了一杯勃艮第，环视着餐桌。席上原本就不怎么热烈的交流，此时更是陷入了真空。“真是个无聊透顶的派对。”他温柔地评价道，“你的那些情人怎么样，埃斯梅拉达？都还够壮吗？”

那位少将剧烈地咳嗽起来，然后嘟哝了一句什么盂买的拜库拉俱乐部。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句倒霉的话。哈考特先生用他那水银般滑溜的机智捕捉到了此话中蕴含的讥刺。他靠回椅背上，对尊敬的右翼政治家鲍勃·布卢默说道：“嘿，布卢默，我听说我们终于要从印度完全撤兵了。”

布卢默先生吃了一惊，他怎么没听说过。

“哦，是的，千真万确。”哈考特先生继续道，“不过当然，官方还没正式发布这个消息。印度议会将被取缔，所有英国人都不得在军中担任上士以上的职务。还有——”他看见那名少将的眼睛已经瞪得突出来了，于是又会心地补上一句：“往后‘Sahib[注]’这个词也将被禁用了。”

“天呐！”埃斯梅拉达打着哈欠说。佩兴丝·奥默罗德正想发表一句深思熟虑的意见，形容这一切都非常可怕，但她想起之前的教训，总算及时打住了。

埃塞雷德爵士说道，英格兰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太谦逊了。毕竟他们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统治者，为什么不继续统治下去呢？少将一听这话，便放大嗓门喊道：“听听，听听！”布卢默先生补充道，英格兰人是太保守了。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则表示，他认为一个白人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白人，他的意思是，他就必须是保守的。埃斯梅拉达说，她认为女性是可以保守一点的。少将夫人说体育精神才是英格兰人走到哪里都受人爱戴的关键，为此她还举了一个事例：邦格尔顿阁下有一回猎杀了110头野山羊，而且是在兰迪科特镇附近一整周的狩猎中能见到的最漂亮的野山羊，从此以后，那些瓦济里人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我对打猎不了解，”波森·杰布说，“但我们出战国际板球锦标赛的代表队可是全不列颠最棒的外交使者。”这是他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事实上，除了这句话他几乎就没有别的话说了。

“葡萄牙人也是优秀的统治者，还有埃及人也是。”哈考特先生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瞅着手里喝干的酒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少将终于忍无可忍，一拳砸在桌面上，冲口叫道：“葡萄牙人是最烂的统治者！至于那些埃及人——”

“随您怎么说吧。”哈考特先生愉快地打断了他。

当女士们离开了餐桌（埃斯梅拉达带着显而易见的不情愿），绅士们的话题便转到了时事政治上。唐纳德全神贯注地听着，只恨不能公然掏出自己的笔记本来。因为他知道，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国家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周末派对上——准确地说，就是在绅士们抽起雪茄、喝起波特酒和白兰地的时候被决定下来的。而眼前这群人当中就有四名国会议员，三名保守党，一名联盟社会党，此刻，他们便往椅子上一靠，点起了雪茄烟，啜起了白兰地。

然而事实证明，少了那个笔记本也没多大影响，因为最终并没有任何事情被决定下来。这场谈话平淡无奇。

“我说，鲍勃，”埃塞雷德爵士开口了，“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收个像样的关税，而不是这点塞牙缝都不够的10%？”

“等我们把自由党那帮瘟神收拾了之后，”布卢默先生答道，“眼下已经快了。”

“那帮瘟神加卖国贼，”少将接道，“真想把他们弄到我以前阿伯塔巴德[注]的连队里，叫他们尝尝我的手段！”

“你们说提倡自由贸易的人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在恶意犯罪？”德威尔顿·法洛上尉问道。

“绝对是恶意犯罪，”他的上级军官答道，“他们都被莫斯科收买了。”

“我想还不至于，”埃塞雷德爵士说（他是个宅心仁厚的人），“我不认为他们实际收了那边的钱。”

“不然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上尉问。

“哦，我想这只是一种精神错乱，”埃塞雷德爵士仁厚地说，“你准

是脑筋出了问题，才会想跟人争论从俄国进口廉价小麦能有什么好处。只有疯子才会认为进口有半点好处。”

“但愿您是对的，”少将忧郁地说，“比起卖国贼我宁可对付疯子。不过还有件事，有一个人我一直很相信他的判断力，注意，他是一个很健全的人，他曾告诉我，他明确地知道，参加上届选举的每一个自由党候选人都曾收到过一千金卢布的赞助。”

“唷！”上尉吹了声口哨。

“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那儿没有板球。”杰布先生说。

“真可怕。”小奥默罗德先生说完，打了个哈欠。

“不仅如此，”少将接着道，“有一天我还亲耳听见一个自由党人说，他宁愿看见自己国家的人花一先令一镑的价钱购买俄罗斯的可可豆，也不愿看他们花三先令一镑去买塞拉利昂的可可豆。”

“唷！”上尉又吹了一声口哨。

“为什么是塞拉利昂？”小奥默罗德先生问道，打了个哈欠。

“因为塞拉利昂是帝国的一部分，先生！”少校恼火地叫起来，“如果那不是直截了当、毫不掩示的精神错乱，或者是步步渗透、冷血无情的叛国阴谋，我不知道那还能叫做什么！”

“我同意，”埃塞雷德爵士说，“我深切同意那些自由党人都是疯子，但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相信他们还是卖国贼。”

“我就是自由党人。”哈考特先生突然从迷糊的状态里醒了过来，冷不丁说道。接着便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只有杰布先生挺身而出说：“他们在黄金海岸[注]的那场球打得很漂亮。当然，打的是席上三柱门[注]就

是了。”

哈考特先生露出亲切的笑容，用一种令人难受的正经措词说道，“我本人是赞成，把黄金海岸卖给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偿还战争借款的一部分，外加奴隶海岸，胡椒海岸，食盐海盐，芥末海岸，”他的语调变成了一种低声吟唱，“还有豆蔻海岸，肉桂海岸，食醋海岸，石油海岸，外加北尼日利亚，南尼日利亚，以及塞拉利昂老爹等等，等等……”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脑袋一顿一顿，下巴也随之垂到了灯芯绒上衣的胸口处。然后，他提起最后一把劲儿抬起了头，用清脆明了的嗓音对他的帝国政策作出了总结：“我还会出动皇家海军，强迫日本人接收澳大利亚——”再加上最后一个补充观点，“连带所有的澳大利亚人。”说完他向后一倒，瞬间入睡。

“我们加入女士们吧！”埃塞雷德爵士慌忙提议。他们的雪茄才抽了4分之1，白兰地也才喝过一轮，但不论如何他必须阻止一场流血事件的爆发。

出席这类场合时，秉着作为女性的温柔顺从，女士们通常会提前退场，这次也一样。正是百无聊赖间，没想到这段枯燥的时光这么快就结束了。而惊讶的同时，她们也被少将那张憋得通红的脸上骇人的表情吓了一跳，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此时此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位老兄治理白沙瓦的期间，西北前线得以享受到一段和平而宁静的时光了。

但这个夜晚却不太平静。佩兴丝·奥默罗德从管家那里听说了唐纳德在电影界的巨大势力，于是将他堵到了一个角落，用断断续续的句子——经常包含有多达三个音节的单词——对他描述自己在切尔滕纳姆附近的学校校庆上出演《蒙娜·瓦纳》[注]时超凡脱俗的表现，整个过程中还不停地冲他脸上喷着伪俄罗斯香烟，并且使出浑身解数，用那对画着浓重眼影的眼睛朝他一个劲儿地抛媚眼。埃斯梅拉达早已火冒三丈，从

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欲望想要立刻得到一把梳子，再把那头小母猪摁倒成一个恰当的姿势。但即便如此，她也只能让自己妥协于波森·杰布的陪伴，后者立刻就开始描述他在上届M.C.C巡回赛中于阿德莱德椭圆体育场[注]对战南澳大利亚的那场一战成名的比赛——而且是一招一式地详细解说。无聊到快要发疯的埃斯梅拉达，只能呆望着对面那位英俊的波兰伯爵哀声叹气，回想当初在达文特里附近的牧师家庭里度过的亲切往日，当她还单纯的简·朱克斯那会儿，要是在她的法国家庭教师身上多用点心就好了，要不在她的德国家庭教师身上多花几分心思也好啊。

埃塞雷德爵士、少将、德威尔顿·法洛和O.　K.普波小姐在少将夫人的监视下打着桥牌。俄罗斯公主用非常生涩的英语主动提出要教布卢默先生一些法语或德语——这个邀请被后者无比欢欣地接受了，而后两人便退进了一间台球室里。小奥默罗德先生边打哈欠边翻着戏剧画刊。议员珀特小姐戴上了一副羊角框架眼镜，坐下来同奥默罗德夫人讨论起了关于政府住房法案前两条的修正提议。佩鲁贾·高克罗杰小姐则对哈考特先生极为详尽地描述起了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情节——那个长达887页的动人故事从头至尾都在讲述一名年轻人的懊悔之情，就因为某日他站在法庭街一家茶馆的苏打喷泉旁时，对自己坦承道，要是他那位28年前就去世的外祖母曾拥有特洛伊的海伦一般的美貌和克娄巴特拉[注]一般的性感，那么他很可能会为她坠入爱河并且同她结婚的。然而，尽管这故事毫无疑问地揭露了人生中至为感人、至为痛苦、至为悲哀的真实，听完它的哈考特先生却完全没有燃烧的激情，因为他从头至尾都在静静地睡眠，从第一页直到第887页，甚至包括后来被视为全书关键象征的那四个著名章节，其中描写的是男主角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间卧室兼起居室里观看一只蟑螂爬上被鸡蛋弄脏的墙壁的情景。

10点27分，哈考特先生突然神秘地醒了过来，更奇特的是恰在这一刻，管家带着两名仆人端着几大托盘的威士忌、白兰地、虹吸管、玻璃杯和饼干走了进来。哈考特先生忍住了一个哈欠，将一点苏打混入一杯威士忌中，睡眼惺忪地眨了眨眼，然后带着无比迷茫的神情环视整个房

间。

“我的上帝啊！”他慌乱地叫起来，“我忘了自己在哪儿了！”

“你在奥默罗德庄园，”佩鲁贾·高克罗杰小姐没好气地说，她已经有点怀疑这位著名的评论家刚才漏听了几个自己描述最精彩的片段了。

“是的，这我知道，我的好女士，”哈考特先生说，“我的意思是我不记得这是哪种类型的聚会了。咱们是一群把琴酒混着啤酒一块儿喝、沉溺于T·S·艾略特[注]、紧跟时代潮流的时髦人士，还是总爱唱伊顿滑船歌的一本正经的家伙？或者只是一群纯洁的年轻男女聚在一起，时不时出出进进别人的房间？我要知道是咋回事儿就让我被揍成猪头吧！”

“你就是在一个普通的英格兰周末宴会上，先生！”少将大声喝道。

“得啦，得啦，将军，”哈考特先生严肃地说，“我们这可不能像你们兵营里那样无法无天。要是这事儿被允许的话，我恐怕得在埃斯梅拉达门口的地毯上替她守夜呢。”

“你他娘的什么意思？！”被激怒的老兵咆哮道。

“我不知道他们在桑德赫斯特[注]，或者科尔维尔中学，或者少年感化院，或者伍尔维奇[注]是怎么教导绅士风度的，”哈考特先生端出一副无比庄严的架式回答道，“但对于一名老吉戈斯维克[注]人来说，女性正是一种神圣的存在。”

“神圣在哪儿呀？”埃斯梅拉达提问。

“这会儿我也不记得了，”哈考特说，“但他们当时是这么教我们的。”

眼见胜负已定，德威尔顿·法洛上尉这才开口道：“我从来就看不出

嘲笑公学系统有什么道理。它是有一定的缺陷，就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但它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任何攻击它的人只是给自个贴上傻瓜的标签罢了。”

“英格兰公学，”埃塞雷德爵士附和道，“那就是孕育伟人的地方。”

“不一定非得是公学，”少将修正道（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成功军人一样，他是从小学直接进入补习学校，又从那种学校参加一两次考试，考进桑德赫斯特的皇家陆军官校的），“不一定非得是公学，只要是那种类型的学校都行。”

“听听，听听！”波森·杰布赞同地说。

“咱们的公学真他娘是一流的，”小奥默罗德先生说道，“那些接受私人教育的乡巴佬完全是一伙可怕的乡巴佬。什么杂货商的儿子啦，乡巴佬啦，诸如此类。”

“我爹就是个杂货商。”哈考特先生说。

小奥默罗德先生正想磕磕巴巴地道个歉，少将却用谁都听得见的声音咕哝道：“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奥默罗德夫人慌忙为他掩饰道：“但，鲁珀特，我听说你们全家都是军人？”

“只有那些智商不足以经营杂货店的是。”哈考特先生亲切地回答。

O·K·普波夫人懒洋洋地道：“在我们美国，每个人的智商都能经营杂货店。”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军队了。”诗人说。

“是美国打赢了战争！”普波夫人答道，整个晚上第一次表现出了一丝活跃迹象。

“女士！”少将叫道，怒气上涌，但哈考特先生敏捷地打断了他：“布波夫人说的是1861年的南北战争。”

“我没说，而且我的名字不是布波，是普波。”这位美国女士回答道，忽然显得精力充沛起来。

“你们美国的军队——”少将一字一顿地强调道。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普波小姐接口道，说着靠回了沙发里，“还有美国海军，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还有加利福尼亚的树，”哈考特先生道，“是世界上最高的。”

“正是如此。”普波小姐道。

“气候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正是如此。”普波小姐道。

“还有公共厕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就在这当口，埃斯梅拉达叹了迄今为止最长的一口气，打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哈欠，说她要去睡觉了。

哈考特先生哀怨地说：“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这难道就是我主动想参加的周末宴会么？”

“够了，鲁珀特！”奥默罗德夫人愤慨地叫了起来，“我不允许你再说这种无礼的话。”

“你是不允许，但埃斯梅拉达呢？这才是关键。”

被提及的那位小姐展颜一笑，抬起优雅的脚跟，挥了挥优雅的纤

手，说道："晚安，各位。"然后步出了房间。

其余宾客们陆续离席就寝。一名神态疲倦的仆人熄灭了灯光。壁炉里的灰烬都被清理了出来，百叶窗都闩上了，其他窗户也上好了锁。又一个星期六结束了。又一个典型的周末在奥默罗德庄园里顺利地开始了。

周日和周六的内容大同小异，周一早上，唐纳德带着满满的一本子笔记回到了皇家大道的住所。哈考特先生和他搭乘的是同一节车厢，在火车到达伦敦之前，他又凭借着一品脱不搀水威士忌的酒劲制造了一场大破坏。

---

1. 指公元五世纪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后来的英格兰人即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在英语中"英格兰"一词的语源即为"盎格鲁之地"。
2. 原指古意大利中部拉丁姆（Latium）地区的古代民族。其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拉丁语。现在泛指受拉丁语和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如意大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罗马尼亚人等。
3. 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人口众多的民族，共分为三大支系：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以及南斯拉夫人。"东部斯拉夫人"主要是居住在东欧平原地区上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西部斯拉夫人"主要是中欧地区的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索布人。"南部斯拉夫人"主要是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保加利亚人。
4. 西南欧民族。自称欧斯卡尔杜纳克人。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西段和比斯开湾南岸，其余分布在法国及拉丁美洲各国。
5. 一般称为南西伯利亚人种，主要由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混血得来，历史上的突厥以及各种突厥语族属于这一人种类型。
6. 此处指伊丽莎白一世。
7. 位于英国东南部，靠近法国的加莱港。
8.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诗人，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
9. 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座落在距伦敦20英里的温莎小镇；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位于伦敦西北角。两者皆为英国历史悠久的著名贵族中学。自1805年起，两校每年都在罗德板球场进行一场板球比赛，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0. 委拉斯凯兹（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y Velazquez，1599－1660）：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尤擅人物肖像画。

11. 乔治·罗比爵士（Sir George Robey，1869－1954）：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喜剧家，歌唱家，演员，被誉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剧表演家。

12.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法国元帅、著名军事工程师。一生共修建33座新要塞，改建300多座旧要塞，指挥过对53座要塞的围攻战，并建立起近代第一支工程兵部队。有《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筑城论文集》和《围城论》等著作传世。

13. “艾迪”即“阿德莱德”的昵称。

14. 1828至1921年在伦敦发行的文学期刊，以发表当代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闻名。

15. 文中应指场面浩大，内容严肃，多为历史悲剧或史诗性内容的歌剧或其他各种形式的正歌剧。

16. 考斯（Cowes）：位于英格兰怀特岛上的港口小镇，自1815年英国皇家赛艇舰队组建以来，被视为国际赛艇的发祥地，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年度赛艇传统；纽马基特（Newmarket）：位于英国萨福克郡，英国赛马传统的发源地。

17. 一战中德国海军使用齐柏林公司制造的铝制龙骨飞艇执行对英国的轰炸任务，以图从空中摧毁英国的工业基地，打击英国的士气。希尔内斯：位于英国伦敦东南肯特郡的工业城镇，英国最主要的汽车和农产品进口港之一。

18. 位于英国伦敦中央的历史性地标建筑，完工于1912年，是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而筑，得名自附近的皇家海军总部。

19. 英国工人阶级为支援煤矿工人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于1926年举行的历史上第1次总罢工。先后有近600万以上的工人参加这次罢工。

20.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通过“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甘地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这也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们起来为他们的独立而奋斗。

21.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490—1576）：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

22. 位于伦敦的艺术展览馆，1902至1977年开放，专门展出现代英国与法国艺术家的作品。

23. 原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联盟指派为比利时的委任统治地，后分裂为独立的卢旺达共和国和布隆迪共和国。

24. 卡菲尔人（Nuristanis）亦称努里人（Nuri）或努力斯坦人（Kaffir或Kafir，阿拉伯语

意为“异教徒”），西亚阿富汗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兴都库什山南坡的努里斯坦。另有少数分布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吉德拉尔地区。

25.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

26. 此处指19世纪末法国著名舞台剧及电影演员莎拉·贝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作为一名严肃的戏剧演员，贝纳尔夫人得到了“神圣的贝纳尔”之称，在她的时代曾一度被誉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电影明星”。

27. 德语名字伯恩哈迪（Bernhardi）与法语名字贝纳尔（Bernhardt）只差一个字母。

28. 这里的“拉丁人”即指法国人。

29. 即德国人。

30. 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Adolf Julius von Bernhardi，1849—1930）：德国著名将领及军事家，一战前德国畅销作家，著有好战主义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一书（1911年出版）。宣扬侵略主义，将战争视为“神圣的事业”。

31. 保罗·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曾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1903年晋升上将。一战爆发后，在东线坦能堡会战中击败俄国军队后晋升为陆军元帅。1925年起担任德国总统，1934年病逝后由希特勒接任帝国元首。

32. 皇家艾伯特演奏大厅从1871年开始启用，为伦敦城内最古老的音乐厅。

33. 水晶宫是英国伦敦一个以钢铁为骨架、玻璃为主要建材的建筑，是19世纪的英国建筑奇观之一。“水晶宫”建成于1851年，最初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是万国工业博览会场地。1854年被迁到伦敦南部，在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付之一炬。

34. 亚历山德拉宫建造于1873年，其目的是作为北伦敦地区的娱乐和教育公共中心，而相对的南伦敦地区则建造有水晶宫。

35. 即史前巨石阵。

36. 匈牙利首都。

37. 查茨沃斯庄园（Chatsworth House）又称达西庄园，庄园始建于1552年，自1549年以来，查茨沃斯庄园就是德文郡公爵的住宅。

38. 罗伯特的昵称。

39. 达利剧院（Daly’s Theatre）：位于大伦敦威斯敏斯特自治市，于1893年开放，1937年拆除。冬季花园剧院（Winter Garden Theatre）：位于美国百老汇，始建于1896年，作为美国马匹交易所，1911年改建为剧院。德鲁里巷皇家剧院（Drury Lane）：位于伦敦科文特花园，最早的建筑历史可追溯到1663年。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它是特许剧院，专门上演规定种类的戏剧。

40. 米斯坦盖（Mistinguett，1875—1956）：法国演员、歌星，鼎盛时期曾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艺人。

41. 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约251—356），或称“伟大的圣安东尼”、“大圣安东尼”。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是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其灵修思想侧重对付肉体与罪恶及处理孤独的问题，认为要轻视肉身，才能保全灵魂。

42. 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1893－1951）：英国作曲家、歌手、演员。为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艺人之一。

43. 大卫·索南夏因（David Sonnenschein）美国电影制片人，著有《声音设计：电影中语言、音乐和音响的表现力》。

44. 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2－1560）：法国著名诗人，主要诗集有《罗马怀古》和《悔恨集》。七星诗社的重要成员，1549年，杜·贝莱发表了有名的宣言《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代表七星诗社的主张。

45. 龙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著名的爱情诗人，最早用法语写作的诗人之一，曾经和友人以及门生组织“七星诗社”，提倡以法国民族语言写诗。

46. 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扫贵族骑士抒情诗的典雅趣味，是市民抒情诗的主要代表。

47.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者。

48. 这里指理查德·杰布爵士（Sir Richard Claverhouse Jebb，1841－1905）：英国古典学家、政治家，秘密知识分子社团“剑桥使徒”的成员之一。

49. 这里指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1759－1808）：英国古典学家，波森定律（Porson’s Law）的发现者，希腊文打印体“波森体”就是以他的书写为基础创造的。

50. 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Enno Friedrich Wichard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 –1931）：德国古典哲学家，精通古希腊文化文学。

51.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52.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城的发现者。

53. 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来源于荷兰语“Boer”（农民）一词。

54. 又称普什图人，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

55. 阿富汗边界上最大的部族。

56. 普什图人的一支。

57. 指以质问、挑衅和嘲弄干扰演讲者或表演者的人。

58. 位于南非的一座山脉，1899年英国人与布尔人为争夺南非殖民地爆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1900年1月的斯皮恩山战役在此打响。

59. 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历史上为连接南亚与西亚、中亚的最重要通道，曾是英国控制阿富汗边境与附近好战部落的重地。

60. 1918年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塞缪尔·蒙塔古（Edwin Samuel Montagu，1879—1924）和总督切姆斯福德（The Lord Chelmsford，1868—1933）联合提出报告书，在印度实行政治改革，其中主要意见成为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罗拉特法》的内容，由于此法案使印度人民完全失去政治自由，全国哗然，群起反对，当年4月13日5万民众在阿姆利则市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集会时遭遇殖民当局武力镇压，伤亡惨重，史称“阿姆利则惨案”。

61. 位于开伯尔山口接连巴基斯坦处的小镇。

62. 巴基斯坦西部城市。

63.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首府。

64. 印度安德拉邦所辖城市。

65. 位于印度西北旁遮普邦的一座重要城市，不仅是印度边境的要塞，也是锡克教的圣城，因1919年的阿姆利则血案为人熟悉。

66. 印度哈里亚纳邦西部城市。

67. 法语：“上帝啊！”

68. 印度受英国殖民时期对殖民者军官的称谓，意为“阁下”或“大人”。

69. 巴基斯坦北部山城。

70. 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沿海的度假胜地。

71. 在地上铺一张长方型草席，席子一端设立三柱门的板球打法，与之相对的则是在草坪上进行的板球。

72. 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的作品，后被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Sergei Vassilievitch Rachmaninoff，1873－1943）改编为歌剧。

73. 位于澳大利亚港市，南澳大利亚洲首府阿德莱德，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871年南澳板球协会成立之时。1884年举办了第一场盛大的板球赛，由澳洲队对战英格兰队。

74. 即埃及艳后。

75.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出生于美国，于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1922年发表的《荒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被评论界看做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

碑。

76. 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所在地。

77. 指伍尔维奇理工学院，格林威治大学的前身。

78. 指吉戈斯维克中学，位于约克郡吉戈斯维克的男女混合寄宿学校。

第7章

一封电报在工作日内送达了皇家大道："别忘了周六上午在查令十字街地铁站，10点15分准时到，绝对不许迟到，霍奇。"

周六上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唐纳德在10点10分到达了查令十字街地铁站的"堤岸"入口，随身携带着一只装满户外运动装和休闲服的小提箱。他很得意自己提前到了约定地点，作为一名圈外人，而且还是异邦人，要是耽误了那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以及他那些想必同样杰出的队友们奔赴他们国民运动的时间，哪怕只是一秒钟，那也将是件无比恶劣的事情。他将小提箱放在人行道旁，用一只脚谨慎地踩着——他曾经听闻过那些手段娴熟的大都市窃贼的轶事，不得不留个心眼儿——然后他便迫不及待地等着附近那面大钟的指针走到10点一刻。10点40分，一名长相阴柔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一个板球包，身上穿着一件包到耳朵的淡蓝色丝绸上衣，悠哉游哉地晃了过来，随口一句："你也是来打球的？"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便把自己的提包扔在了唐纳德的脚边，说："像个好伙计那样替我看着这个，我去刮个胡子先。"说完又悠哉游哉地拐出了街角。

到了10点55分，终于聚集了一拨人头——这支球队中的6名队员已经抵达汇合地点。然而5分钟后，哈考特先生的出现又带来了一个解散的导火索，他就像一名海难中幸存的船员，在眼巴巴地守望了25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片帆影一般，激动地向众人宣布：这条紧挨着查令十字街的酒吧街平时是上午11点钟开业。于是，当霍奇先生本人于11点25分穿着一身华丽的法兰绒闪亮登场时——上身是一件红白相间、蕾丝领边的球衫，外罩一件紫色和黄色条纹（每一道都至少两英尺宽）的运动上衣，头上则是一顶黄紫相间的帽子，使他看上去立马使人联想到米其林

兄弟[注]（其中的一个）——便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球队的目无法纪发怒了。

“这些人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他一遍又一遍地冲唐纳德抱怨，“现在我们已经迟到了，比赛是11点半开始的，地点在离这儿50英里之外呢。本来我应该两个小时之前就到的，可我有一篇周日发表的文章要赶。这真的是太糟糕了。”

当这支终于凑齐了9个人的队伍离开酒馆，赶到街边，清点人头，再次清点，确定了两名缺席队员的身份之后，那位在理发店收拾得油光发亮的悠闲小伙子指出了一件事：他们的大巴还没来呢。

霍奇先生的怒火一触即发，他冲向20码外公共电话亭的速度几乎和哈考克先生返回40码外那间酒吧大门的速度一样快了。而唐纳德照旧留在街边看管那一堆提箱、板球包，还有一些零散的装备——一位队员来的时候胳膊底下夹着揉成一团的法兰绒裤子，还带着一只左手击球手套，另一位队员呢，贡献了一只在哈姆利杂货店顺道买的纸板箱，里面装着6只合成材质的板球（只有少年板球大小），以及一对三柱门的横木。事实证明，唐纳德留下来站岗是正确的选择。首先，除了他以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关心行李会不会被盗；其次，霍奇先生在离开两分钟之后又怒气冲天地折了回来，找他借了两便士零钱去投币；最后，当霍奇先生终于打通了电话，正用自己掌握的各种大不列颠的脏话破口大骂时，他们等的那辆公共汽车终于不紧不慢地驶了过来，停在了路牙边。

到了12点30分，他们决定不再等候缺席的那两个人，于是这支9人的板球队终于出发了。汽车在卡特福德酒吧、七橡树镇的怀特哈特酒吧、坦布里奇韦尔斯的天使酒吧以及三个位于小村庄的小酒吧前分别逗留之后，终于在下午2点30分胜利抵达了肯特郡弗尔登登村的板球场。

唐纳德虽是初次见到英格兰乡野风光，但已经被深深地迷住了。而这才是真正的英格兰，没有被工厂、金融家、观光客和城市的喧嚣污

染。这一路上他被夹在一个又矮又胖，全程都在大笑，一笑起来就抖得像每次日本大地震时地震仪上的指针似的出版商和一个年纪轻轻便学富五车的弹道学教授中间。总算挨到了目的地，他一跳下车就迫不急待地四处张望起来。面前的风景的确值得人迫不及待地看上几眼。这是一个炎热无风的夏日午后，袅袅炊烟从农舍的红色屋顶上升起，消散在金灿灿的阳光之中。教堂黑色塔楼上的大钟敲响了半个钟点的信号，钟声震动着随空气传播开去，缓缓越过熠熠生辉的篱墙，拂过星星点点的白色野花，最后消失在果园里。蜜蜂懒洋洋游荡在空中，白蝴蝶在花园间漫无目的地飞舞。花坛里，栅栏间，破旧的门上全都爬满了生机盎然的翠雀花、飞燕草、卷丹草、月见草、僧帽草和香豌豆，板球场上成片的雏菊、毛茛花、蒲公英、长草、豌豆花怒放着，还有蓟属植物柔软的种荚和大团深红色的炸酱草花，当然，除了中间那块长方形的场地——它被仔细地除草、滚平、浇灌，形成了一片翡翠般光洁闪亮的草坪——这就是弗尔登登引以为傲的板球道。

整幅画面里每一处细节都完美无缺，仿佛是考克伦先生[注]凭借他的绝顶天才，把老英格兰乡村的布景从伦敦馆大剧院[注]直接用火车运了过来——连带着那些人造蜘蛛网（威根[注]工厂制造），乡下老头儿（他们在卡巴莱歌舞剧[注]和西北骑警[注]的场景中通常被称做“合唱班的绅士们”）穿的手工罩衫，还有挤奶女工（她们则是“舞蹈班的淑女们”）的铝制便携小板凳。弗尔登登教区的牧师来到球场，漫不经心地冲每个人微笑；打铁铺里，铁匠师傅丢下锤子，勒紧自己的蛇皮腰带，为即将开始的激烈比赛作好准备，他还松开了肩上的背带，好让自己那投球手的胳膊自由挥动；一排乡下老头儿坐在“三只马蹄”客店前的那条长椅上，每人面前放着一品脱的酒，他们要么蓄着长长的山羊胡，要么留着修理得整整齐齐的腮须；离他们不远还有一群男人，手中举着一品脱的大酒杯，正聚在一块儿聊得热火朝天。唐纳德觉得其中一两个有点眼熟，但直到他返回公共汽车，想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卸下行李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刚才那群人正是霍奇先生和他的板球小队，他们已经开始对本地经营

户的商品采样了（那家客店门上的告示表明业主的名字叫A·巴森，以及他拥有售卖葡萄酒、白酒、啤酒和香烟的营业许可）。

村民们三三两两围在球场边，耐心地等待这场伟大的比赛的开始——对于这样的小村子来说，和来自伦敦的绅士们的比赛可是头等大事——他们当中有些人看来已经等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们并没有不耐烦，乡下人很少不耐烦，对于那些习惯于和上帝的怪脾气作斗争的人来说，人类的这点怪脾气实在不值一提。

蓝绿色的蜻蜓在蓟属植物的种荚间捉迷藏，两只天鹅从头顶翩翩飞过。一位年迈的老人倚在他的长柄镰刀上，平绒背心的口袋里露出一块磨石。一只喜鹊慢吞吞地扑棱着翅膀飞越草地。牧师同乡绅握了握手。鸽子咕咕叫着，雾气在阳光下闪烁。整个世界在此处定格。

2点40分，霍奇先生与弗尔登登队长之间一番相当狡猾的交涉进行完毕，他向对方借用了两名替补队员，这样一来这支客队就能凑齐11个人上场了。不过为了公平起见，每方只能有9名队员参与击球。结果那两名被分配到了不愉快任务的弗尔登登队员——代表两队上场、却不得代表任何一队击球——怀着满腔义愤回家去了，在这之后，又有一辆汽车抵达了现场，不仅送来了霍奇先生的两名缺席队友，还随行来了一位身穿法兰绒的绅士，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受了霍奇先生的邀请前来打球的，并且坚持要上场，让谁退出都好，总之那个人不是他。这么一来，双方不得不重新交涉，那对本地的阿喀琉斯[注]也只能再度被召唤回来。最后，2点50分整，两支球队分别以12名队员的阵仗开赛了[注]。

霍奇先生在抛硬币时，运用了某种建立在微积分和哥白尼理论上的自创系统，拿下了决定开局的先机。他选择让自己的队伍先当击球方，派出开局的两名击球手：一位是詹姆斯·利文斯通——一名十分矫健的俱乐部职业板球选手，而另一位叫做“布恩”，是个大块头，这个令人望

而生畏的巨人，至少有18石重，身着一整套庄严夺目的蓝色剑桥运动员制服。唐纳德觉得，搬出这样的阵仗来对付一支朴素的英格兰乡村球队，实在有点不公平，但幸亏他及时记起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外邦人，出于礼节被邀请参与英格兰国民运动的他，是绝对没有资格评判板球的一切是与非的。

弗尔登登队的球员们，在他们的队长弗尔登登面包师的指挥下排开阵形，纷纷在茂密的雏菊、毛茛、蒲公英、野豌豆、蓟草种荚和一团团深红色的炸酱花丛间占据了有利位置[注]。队里的铁匠，为了招来点好运气，将他的蛇皮皮带又往里收了一个扣，为接下来的进攻作准备。事实上，在他投球的位置，三柱门后方的地面平平延伸出几码后，就突然低陷下去，所以必须等到他进入那闪电般紧迫的助跑末段（大约三到四码的距离），这位惯于长距离助跑的铁匠选手才会出现在击球手的视野之中——或者更准确点，除了那位站在他身后内场区边界点防守的先生，出现在现场其他人的视野之中。所以，那位防守的先生眼中看到的整个赛况，就是铁匠师傅闷闷不乐地折了回来，然后再次狂野地助跑上前……以及时不时地，一颗球在空中划过潇洒的弧线，飞出了他这一侧的小山坡顶。

当那位矫健的俱乐部选手穿戴好了护具，镇定地将球拍旋转了几圈，傲慢的目光轮流扫过每一个外场球员之后，却惊讶地发现，场上一切就绪，但就是看不见投手在哪里。然而两秒钟后他的疑惑就得到了解答：那位铁匠来了，像火神伏尔甘和爱神维纳斯的合体一般精神抖擞地冲上了斜坡[注]。他的第一投是个高高的直线球[注]，冲着左后场[注]飞去，势头十足骇人。那粒球想必擦到了左边线附近野草间的空地上，第一次反弹就像火箭一般直接穿进了篱笆里，村里的裁判不情不愿地给了击球队四个漏击得分[注]。坐在粗糙长椅上的那排老爷子纷纷摇着头，承认这块球场上很久都没有出现过四个漏击得分了，末了又招呼店家多上了几品脱陈年黄啤。霍奇先生一方的其他球员则明显骇白了脸，连忙多叫了几品脱苦啤酒压压惊。那位年青的弹道学专家——他是下一位出场

的击球手——口中念念有词地嘀咕着什么爆发初速度，开始在一张信封背面“唰唰”地运算起来。

第二投又是个直线球，穿过球道准确命中了球门后捕手的肚子，于是比赛不得不暂停片刻，好把护腿和手套给替补的后捕手换上。第三球发出鹧鸪鸣叫一般的破空之声，险些从利文斯通先生的左耳边呼啸而过，但他敏捷的一击将它送出了边界，一举拿下了6分，而第四球像子弹一样射过球道，终于突破了他的防线。击球方一门失守，收获10分，本轮主击球手个人得6分。接下来上场的那位教授被铁匠的第五球打中了耳朵，随即退出比赛回到“三只马蹄”客店去了，紧接着哈考特先生又出了个十分异常的状况，在第六球还未投出之前就不幸以触碰三柱门被罚出了局。击球方两门失守，得10分，一名球员伤退。一回合结束(注)，球道对面换上了一名动作迟缓的左撇子投球手，身为当地的税务官，他的一辈子时间都耗在了无穷无尽的耐心和诡计之中。他的第一球毫不费力地就把身穿剑桥运动服的大个子开出了局(注)——尽管他那记挥拍动作得到了倚在长柄镰刀上的那位老太爷专业目光的欣赏。唐纳德十分不解，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选手怎么会挥出那么寒碜的一击呢？直到后来他弄清了真相，原来是自己误会了：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布恩，其实是凭着划船而不是板球赢得了剑桥的蓝色运动服的。比赛至此，击球方三门失守，收获10分，一名球员伤退。

下一位击球手是个出色的年轻人，他身材瘦小，少言寡语，穿着一身熨烫齐整的白色法兰绒外套，丝质白短袜，一件裸粉色的衬衣，头上还戴着一顶白帽子。在公共汽车上的一路，他几乎不参与别人的谈话，对喝酒更是兴趣寥寥。他身上带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恬淡气质，在那11名板球队员里显得格外不同，而且他的言谈举止间还透着一股近乎过分讲究的斯文，压根就没有一点儿运动员式的雄健，似乎一记快球就能把他手里的球拍击飞出去。唐纳德向人询问了他的名字，震惊地得知他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小说家：罗伯特·萨斯科特本人。

正当这位名人像拿着笛子或羽扇一般优雅地拿着他的球拍，在雏菊和蓟丛中细心择路，向球门走去的时候，霍奇先生急急忙忙从“三只马蹄”客店里冲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个大酒杯，用与他诗人的身份大不相符的嗓门吼道：“小心着打，鲍比！做好份内的就行了，分数都不要紧！”

“好极，比尔。”萨斯科特先生镇定地说。这两句简短的对话引起了唐纳德的兴趣——这不就是团队精神在发挥作用么？队长要求他的队员采取以大局为重的打法，而团队中的个体则忠实地按捺住了采取另一种打法的欲望。

萨斯科特先生小心地戴好了护具，用余光偷偷地扫视了场地一圈，仿佛如果他能在场上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对场上队员分布位置的研究发挥出一点价值，那就是一种无礼的冒犯似的。结果，他把税收官的第一球送到了比“三只马蹄”客店还远的干草场上，被一群尖声叫嚷的小孩捡了回来，交还给了税收官，后者抓耳挠腮一番，接着投出第一个疾速“约克球[注]”，这一球又被萨斯科特先生挥到了“三只马蹄”的酒吧里，吓得哈考特先生多叫了好几品脱的啤酒压惊。接下来的那一球十分缓慢、狡诈，凝聚了一位长期与人民拉锯的税收官所能调动的每一寸指节微旋、每一分大脑运算，不仅如此，它还是在投球区的最外沿丢出去的，这么一来，对手看见的背景就不是一片白花花的天幕，而是一丛晦暗不明的桂树，而且这只球飞过半空的时候，还会微微地摇晃哩。片刻之后，那群小孩——这会儿已经兴奋得手舞足蹈了——用一根竹竿和一只旧桶把这只球从乡绅老爷家的鳟鱼溪里捞了出来。

税收官不知所措。他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诡异的比赛。这不是板球，这是板刑，是既野蛮又不科学的狂轰滥打！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名誉已经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这会让分期税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收缴，而上帝知道，在如今的艰难时局和其他种种不利条件之下，它们已经够难收的了！他那三手引以为傲的投球——他的右旋球[注]，疾速“约

克球”，还有在桂丛掩护下抛出的缓慢摇晃的左旋球[注]都遭到了轻蔑的对待，那现在，他还能再出什么招？如果再让对方得一次6分，他就要被笑话得没脸留在这个教区了。然而万幸的是，这当口那位本村的裁判终于从惊愕之中回过神来，出手相救了。38年弗尔登登板球俱乐部裁判的经验，至少让他学会了一点变通之术，于是他坚定地宣布道：“回合结束！”然后走向了左外场的裁判位。税收官其实很乐意让位给一名“自由林务官”板球俱尔部[注]的选手，他是专门为这场比赛引进的外援，投球技能不好不坏，但大伙觉得应该要给他一次上场试炼的机会，哪怕只是看在他腰上和帽上缠绕的布巾份儿上。而此时的球道另一端，先前的那位快投手[注]正一脸冷峻地努力进攻，直到一个不幸的插曲发生了。到目前为止，萨斯科特先生已经以一种抱歉的轻蔑之态打发了他的好几个球，这位铁匠师傅的怒火早已默默燃烧了半天，可就在这种时候，一个孩子大喊了一声“把他赶下去！”其他的孩子——他们已经成了萨斯克特先生虔诚的拥戴者——也跟着尖声欢呼起来。弗尔登登队长同他们的后捕手以及另外几名顾问开了几个十分不妙的小会，于是铁匠知道，再不拼命表现一回，他就真的要被换下去了。

这是本回合的最后一球。在退回助跑起点之前，他在三柱门边逗留了片刻，冲着哈考特先生怒瞪了一眼——哈考特先生被队友们拉出来做裁判了，这让“三只马蹄”的老板巴森先生好不遗憾——又瞪了萨斯科特先生一眼，然后把腰上的皮带再扯紧了一截，肩上的背带再松了一寸，向掌心吐了口唾沫，这才潇洒地一转身，像个波美拉尼亚[注]掷弹兵[注]一般雄纠纠地迈开步子，消失在山后面。整个过程中萨斯科特先生都优雅地倚在他的球拍上欣赏风景。有好一会儿，那头没有任何动静，终于，地面传来了震动，野草剧烈地摇摆，鸟儿们尖叫着腾空，一阵巨响把蝴蝶们也纷纷惊起。下一秒，那位铁匠师傅——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神似维纳斯——有如闪电一般跃上了坡顶。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人群中的交谈声嘎然而止，甚至连那些孩童都察觉到身处在一个极度紧张的局势之中，在那伟岸的身影压上投球线的瞬间全都安静了下来。这

一幕[注]！

然而，现实之于人类的雄心是多么地残酷！本轮的裁判哈考特先生，身子在两条腿上悠悠晃荡着，脑子倒很清楚地知道这位投球手此前怒视的眼神，意味着他将要来一次拼上老命的大动作，而且——他这诗人也不是白当的——他对当前的一切事态都尽在掌握之中。清醒的哈考特先生拥有十分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但酩酊大醉的哈考特先生绝对是个恶作剧的魔鬼。清醒的时候他偶尔会忍住想要搞笑的欲望，而喝醉的时候，从不。当那裹挟着伏尔甘神力的巨型旋风经过他面前，向着投球线冲去之时，哈考特先生已经因为兴奋和憋笑而浑身发抖了，他在原则和本能之间危险地摇摆不定，最后终于深吸一口气，大声吼出了一句："无效球！"

那位不幸的投球手已经来不及阻止自己了。他的球像子弹似地脱手飞出，照直命中了没留神的第三守备员的膝盖。第三守备员痛得大叫一声，像只鹳鸟一样在场上跳来跳去，直到被一丛野草绊了一跤，脸朝下栽进了一团荨麻里，伴随着又一声撕裂耳膜的惨叫霍地弹了起来。而铁匠本人也被自身那无法控制的动能带得向前飞扑出去。哈考特先生在他耳边的一声大吼把他吓得方寸大乱，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想收住脱手而出的球，却因此失去了平衡，两只巨人般的大脚缠在了一块儿，整个人重重地砸在球道中央，扬起一阵尘土和薄公英种子，还不幸地扭伤了脚脖子。上百只白嘴鸦抗议似地从牧师宅邸的香柏树上腾空而起，孩子们大笑着简直就像一群颠狂的女妖，那条长椅上的老爷子们目瞪口呆，而萨斯科特先生则默默地盯着地面。此时的哈考特先生两眼望天，他觉得这个世界在过去和将来，都不曾、也不会有这样庄严的一刻了，尽管他已经憋笑憋得开始打嗝了。

霍奇先生在这时候又跑出了"三只马蹄"，打量了一眼场上的情形，面露威严地看了看计分板，然后用一如既往的粗犷的嗓门喊道："不用小心翼翼了，鲍勃！照你自己的方式打吧！"

“谢谢，比尔。”萨斯科克先生一如既往地沉静答道，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陷入了一种恍惚沉醉的状态，熟练地挡下进攻三柱门的直线球，忽略掉所有的反弹球，在此后15钟的时间里就多拿了一个跑动得分，直到他在本轮比赛中破天荒地第一次，不小心让球打中了自己的身体。

“出局！”那位可敬的裁判高声叫道，阻断了任何上诉的机会。

击球方6门失守，收获69分，本轮主击球手得52分。

这局比赛中的另一个事故出自一名美国记者，名叫莎士比亚·波洛克，他是个十分积极、机警而行动迅速的年轻人。波洛克先生是在最后关头被圈进来凑足11个人头的，因此一路上，霍奇先生和哈考特先生花了大把时间来为他讲解那些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唐纳德也在留神细听，但令他惊讶的是，他们一句也没提到“团队精神”。最后他断定，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他们对这一条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大可忽略不计了。

波洛克先生带着他那与生俱来的蓬勃朝气站到了门柱前，但却拒绝戴上护具，说是即便给他，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用。他把投来的第一球击向了左外场，扔下球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对方后卫的方向冲了过去。全场一片死寂。坐在长椅上的老爷们子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整片场上无一人移动。波洛克先生突然停了下来，四下看了看，蓦地哈哈大笑起来。

“唉哟妈——”他开口，然后镇静下来，改用标准英语说道，“唉呀，糊涂了！我以为我是在打棒球呢。”一边说，一边冲周围的人们露出无辜的笑容。

“棒球就是皮球游戏[注]的一种变体，对吧，先生？”那名后卫善解人意地说。

波洛克先生听见这句无害、实事求是的话语后，脸色说变就变，唐纳德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表情能像波洛克先生这样转变得那么突然。只见他脸上无辜的笑容倏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急剧而凶狠的恶意，然而那名单纯的后卫对此却毫无知觉。波洛克先生一语不发地回到了球门前，下一球就被开出了局。

接下来上场的一对击球手——本队的快投手霍克少校，还有他的搭档霍奇先生本尊，一分也没有拿下，本局比赛以69分的成绩结束了。唐纳德零分未出局(注)。长椅上的那些老爷子们，拥有和伦敦罗德板球场评委比肩的经验和鉴赏能力，在69分是否已经领先的问题上产生了两极化的分歧。

经过了适当而充分的休息调整之后，霍奇先生带领着他的队员们（除了哈考特先生不知去向）走上了球场，在草丛中排开了阵形。

击球手就位。令人敬畏的霍克少校，本队的快投手，昂起头，准备出击。在接下来的一刻钟内，他吓坏了7名击球手，其中6名被他直接投中球门开出了局，一根球门柱还被他打断了。击球方6门失手，共得11分，最后一轮主击球手得2分。

在第6门失守之后，比赛中断了一小会儿。当新的击球手，那位当地的税收官站到击球线后准备迎战时，却什么也没等到。担任球门后捕手的那个胖乎乎的出版商突然高声唤道：“嘿！霍克上哪儿去了？”

这句话令霍奇先生产生了惊人的行动力。

“快！”他大叫道：“赶紧，跑起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鲍勃、乔治、帕西，快去‘三只马蹄’！”说着，他几乎是风驰电掣地冲向了客店，其他队员陆陆续续地跟在他身后，除了那名身穿蓝色运动服的漂亮年轻人——他就地躺了下来；还有那名球门后捕手——他留在原地没动；以及莎士比亚·波洛克先生——早已如离弦之箭一般，领头跑到草场前头

去了。

但他们全都太迟了，包括波洛克先生。那位英勇的少校被巴森先生从后门请了进去，在他们赶到之前已经喝了一夸脱半的淡味苦啤酒，而他接下来投出的球可以用毫无攻击力来形容，几乎都是又缓又轻的左场直线球，本村的面包师傅，甚至偶尔连那位税收官都能一板子将球高高击飞，送进长草之中。击球方的分数稳步攀升。

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波洛克先生原本有个很好的机会让对方击球手出局，但他却没有把球平平稳稳地投给己方的后捕手，而是又一次回归了他的大学时代，把那粒球以相当可怕的速度朝那不幸的税务官猛掷了过去，命中了他的后腰，同时胜利地大喊："万岁，万岁，万岁！"利文斯通先生，这位优秀的俱乐部球员，连续错失了两次毫无难度的捕球[注]，而霍奇先生则眼看着一粒球落在了自己的跟前，压根就没尝试抓住它。之后，他解释说自己刚才一直在欣赏乡绅老爷家院子里一棵长得特别好的橡树，觉得这个理由似乎已经足以抵消他没有去捕球的失误——更不用说没有捕到球的失误了。当那位面包师傅将自己的一双腿脚和护具全都用来阻挡一个完美的直线球时，那位年迈的裁判眼前不巧正闪过了一个黑点，再加上面包师傅的反复恳求，他除了本着无罪判定的原则放过这位击球手，还能怎么样呢？又不是他的错，又不是他让一个黑点在那个节骨眼儿上闪过他眼前的。还有那位矮胖子出版商，他似乎无法摆脱一种错觉，即制造门柱出局[注]的方法就是把两手高高地举在空中，发出一声刺耳的大叫，然后依靠那双硕大的护腿来防住那粒球。屡次尝试都证明了，他是错的。

而另一头，面包师傅精神饱满地挥着球拍，税收官把球轻巧地击向各个方向，直到击球方的成绩从原本的6门失守得11分变成了现在计分板上的6门失守得50分。一方占显著优势。东道主队只差20分就能胜出，而他们还有5门尚未失守——假设铁匠的脚腕和那位第三守备员的膝盖还能忍痛坚持的话。如果说霍奇先生脸上已经挤出了深深的褶子，

那么他的队员们在他决定亲自上阵投球的时候，一张张脸上的褶子简直就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注]的塑料模型一样了。还没得到队长的指令，萨斯科特先生就将身上那件在巴黎和平街上买的丝绸运动衫随手一丢，然后走到了内场边界的防守位置——距离球门大约120码地。他那打理得漂漂亮亮的脑袋淹没在雏菊丛中，几乎看不见了。那位弹道学专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霍克上校那张快乐、通红的脸上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两脚朝着“三只马蹄”的方向挪了过去。利文斯通本着对队长的一片忠诚，在场上躬身戒备起来，莎士比亚·波洛克先生则热情高涨地四处冲锋陷阵。队伍里的其他人全都萎靡不振。

然而，他们错了。因为下一回合，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回合，被霍奇先生的第一球给保了下来。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霍奇先生是个诗人，所以也是个理论家，以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他想取得任何一件事情的胜利，那么他更倾向于运用头脑而不是肌肉。比起用一记快速而笨拙的直线球将击球手开出局，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让自己最棒的左旋球以8分之1英寸错失球门。他投出的每一粒球背后都是他的智慧——如果不提准确度的话。而且最近他还观看了一场郡际板球赛，参赛双方分别是兰开夏郡——一个他从理论上鄙视的郡；以及伍斯特郡——一个他从实际上欣赏的郡。一边是各种工厂和已故的吉米·怀特先生[注]，而另一边则是英格兰苹果和斯坦利·鲍德温先生[注]。在那场比赛之中，一名伍斯特郡的投球手，名叫鲁特（一个带着美妙的农业气息的名字[注]），将那些特权领地[注]的暴躁家伙一个个开出了局，所用方法就是让他的守备队员全都站到球场左侧，然后施展了一种技术上叫做“内摆球[注]”的投球手法。

霍奇先生本质上乃是一位农业倡导者，故而不论是他的书本知识还是他的运动节奏，都不能阻止他效仿以上做法的决心。第一部分执行起来很容易，他将所有队员都安排在了球场左则。第二部分——投出“内摆球”——就比较麻烦了。霍奇先生的第一球是个长距离击地反弹球，

向着球场右侧飞去，税务官假想出自己揉了揉眼睛的动作，不敢相信居然有这样的好事。他把球用力击向了无人防守的右场，然后慢悠悠地走下了球道，那一刻，他开始感受到了一名因自身职业缘故长期受到乡亲们嫌弃的男子所能企及的最大快乐。但还未等他走出一两码，方才那粒球消失的长草丛中忽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叫喊，将他瞬间冻结了。而眼前的一幕更是令他如遭雷击——只见哈考特先生，方才一直在舒适的野草与雏菊丛中酣睡，不知何时醒了过来，一跃而起，两眼朦胧地环视了一圈球场，蓦地有所觉悟，以奇迹般的速度重整精神，一把抓住了飞来的球，妥妥地结束了这一轮[注]。到此为止，击球方7门失守，收获50分，本轮击球手得22分。击球方还剩四门未失，只差20分便可胜出。

霍奇先生的下一投是他的指尖旋球[注]，如果这球碰到了地面，它就会——或者说有可能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反弹出去；但事实是它被一名内左场[注]守备员敏捷地抓住并掷了回来，与此同时，裁判打出了泛球[注]的信号。接着霍奇先生又尝试了几回鲁特先生的技能，结果被对手麻利地打出了两个6分的出界球外加一个跑动得分。此后，那位令人敬畏的面包师傅站上了击球手的位置。至此，击球方还剩四门未失，只差6分胜出。

霍奇先生的第五球投得不太好，主要是因为在他还没准备好的时候球就从手里飞出去了，先是上升，然后下降，划过了一个懒洋洋的抛物线，偏离三柱门右侧约有7英尺。面包师傅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决定。他可以放任这粒球不管，让它被判为一记泛球，为己方增加一分，或者是像黑豹一样猛扑上去，一举拿下可怕的6分，以这个激动人心的方式结束整场比赛。他可以选择扮演“拖延者”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注]的角色，或者是泰山[注]那种类型的角色。而面包师傅那低调的、成日和面粉打交道的外表之下实则隐藏着一颗膨胀的野心，现在，就是他向全村证明自己的机会了！他选择了做“泰山”，像黑豹一般猛扑上前，如旋风一般挥舞球拍，最后以大约一英尺半的距离和那粒球失之交臂。那位后捕

手出版商也拥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和行动，并且他还跨过了球与球门之间的7英尺。虽然比起黑豹的猛扑，他的动作更像是一只摇摇摆摆的市议员和企鹅合体，这确是事实，但不管怎么说他到达了那个位置，当球从面包师傅闪电般的挥拍之下溜过时，他便猛然飞起一脚（要他弯腰去抓是不可能的），而那个球在令人惊叹的奇迹之下将球命中了三柱门。即使是那位年迈的裁判，这回也不得不把面包师傅判出局了，因为这会儿，他还脸朝下平平地趴在球门线外呢(注)。

“我就是故意投出这个效果的。”霍奇先生漫步走上球道，谦虚地说。

“我要用手去抓那一球，时间也绰绰有余，”那位后捕手冲着所有人说道，“但我更喜欢用脚踢。”

这比赛的精妙程度着实令唐纳德印象深刻。

至此，击球方剩下三门未失，还差6分胜出。

下一名击球手是个16岁左右的男学生，这个脸蛋粉红、笑容拘谨、不谙世事的小年轻很快就沦为了哈考特先生的受害者。后者已经完全清醒了，正冲着每个人嘻嘻地笑。作为一名诗人，哈考特先生完全摸透了这可怜的粉红小子现在是什么感觉，他知道，只要自己要个老掉牙的躲闪把戏，然后假装把球丢在长草丛中找不着了，这个小年轻十有八九都会上当。球道那头，击球手将利文斯通先生的第四球用力击向了哈考特先生的方向，哈考特先生匆匆跑向了草丛中球落下的地点。他在草丛里忙乱地摸索起来，一边叫道：“快来帮忙！球找不着了！”那粉红小子果真动作敏捷地跑下了球道——至此，击球方只剩下两门未失，还差6分胜利。哈考特先生邪恶地笑了。

现在，场上的局势已到了万分紧迫的关头。投球方的守备员们，除了那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全都朝对方的击球手步步逼近。利文斯

通踮起了脚尖，莎士比亚·波洛克先生几乎是在击球手的脑袋上方手舞足蹈，发出兴奋又响亮的呼哧声。就连向来淡定的萨斯科特先生都把嘴里不紧不慢嚼着的草叶给吐掉了。霍奇先生主动下场，换上了那位少校，之前那一夸脱半啤酒的效果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击球手躬身紧握球拍，顽强地守卫着他们的三柱门。有一球从外场员之间窜了出去，使击球方反得了一分。另一球从那位出版商的巨大的护具间溜过，又使他们获得了一个漏击得分。主击球手一记孤注一掷的横扫，使一粒刚刚碰地反弹的球自球拍边缘二度弹射出去，从第三守备员的位置上方越过，在正常情况下，击球方本可以再跑动拿下稳稳的一分，甚至是两分，但据守在第三守备员位置的正好是哈考特先生，而那两名击球手，一位是年长的教堂司事，另一位是个邮递员（所以也算公务员的一分子），都一致决定不去冒这个险。接着另一记稍微击偏的球让击球方又得了一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既没有球门失守，也没有分数变化。直到这一平衡被灾难性地打破了：那位邮递员击出的一球正好对准波洛克先生飞来，而波洛克先生捡起球后带着一股狂热的劲头将它发疯似地掷向了球门，结果因为过度投球[注]连失两分。

分数打平了，而击球方还有两门未失守。寂静降临了球场，那些处在兴奋和年迈双重压力之下的村中老头儿几乎都快提不起他们的酒壶了——现在时间已过6点，“三只马蹄”也正式敞开了它的前门，尽管它的后门整个下午都非正式地敞开着。

场上，少校的一张脸越发红得厉害，下巴伸出的程度几乎快赶上那个神似拿破仑的奥格尔维先生了，他手臂一抡，朝着左侧球门柱投出了一记高速反弹球。那位教堂司事，平日充分的耕地劳动练就了他一身铁打的肌肉，他用球拍正中实打实地击中了球，使它从齐腰的高度激射而出，像一道霹雳般射向了那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小伙子。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惊叫，小伙子猛地向后躲开，摔了个四脚朝天。而紧贴在他的身后（守备员们全都靠得太紧了），便站着那个大块头布恩，他连躲闪的机

会都没有，即便他拥有施展几个后空翻的体形和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他的视线始终被那穿运动服的小伙子给挡住了。于是，那道霹雳击中了他的上腹部，像一颗红通通的炮弹击中了一艘西班牙战舰，同时发出一声像鼓槌击在松垮鼓面上一样的声音。布恩发出一声骇人的咒骂，两手捂向自己惨遭暴虐的肚子，随即发现那粒球就卡在手掌和肚子之间。他震惊地盯着那球看了一秒，愤怒地将它扔了，开始摩挲受伤的部位，而此时的场上则回响着一片喝彩之声——为他这一手绝妙的捕球。

唐纳德走上前来，腼腆地送上自己的祝贺。布恩一脸恼怒地瞪着他。

“我没想抓住这该死的玩意儿。”他语中带刺地说，一边疯狂地揉着肚子。

“但这一球也许拯救了我们的队伍，”唐纳德试探地说。

“让这该死的队伍见鬼去！”布恩说。

唐纳德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分数持平，还有一门未失守。最后一个上场的击球手是那位铁匠师傅，他沉重地倚靠在将代替他完成跑动的面包师傅肩上，脚下一瘸一拐，似乎正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穿戴好了护具，狠狠地环视球场，显然还处在盛怒之中。

铁匠狂暴地击中了投来的第一球，将它直直送上了云霄。只见那粒球不断地上升，上升，直到在深蓝无云的天空映衬下几乎看不清它的所在。它带着一整个英格兰村庄的希望和恐惧，不断地向上攀升，待到最高处，似乎完全静止了，像只老鹰一般停留在空中，仿佛在与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第一定律作着英勇而绝望的斗争。最后，它终于开始缓缓下降。

这一过程中，地面上的人也没闲着。事实上，整个局面正迅速演变成法国人所说的“mouvementé（生机勃勃）”。首先，那位铁匠师傅忘记了自己扭伤的脚脖子，像离弦的箭一般朝着另一头冲了出去，同时声如洪钟地吼道：“来吧，乔！”而原本要代替伤员跑动的面包师傅也一并冲了出去，同样吼道：“来吧，乔！”于是他俩齐头并进，像一对阔步前进的马一样沿球道跑了下去。另一头，那位“乔”也带着使命出发了，而他口中吼的是：“来吧，比尔！”于是他们三个都来了。单就跑动来说本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乔在奔跑的时候很自然地把头高高扬了起来，两眼直瞪着空中那颗老鹰般的球，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坏就坏在铁匠和面包师傅两人也把脑袋竭尽所能地扬了起来，眼睛以一种令人担忧的程度斜视着，而脖子更是扭过了一个可怕的角度——这样一来，他们也能瞪住那颗球了。到了球道正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脆响，令人联想到昔日阿什比德拉祖什锦标赛[注]场上的美好时光，他们仨就这么汇合了。于是，随着他们的三位冠军选手轰然倒地，整个村庄的希望也破灭了。

那么投球方呢？他们的局面也不太乐观。如果说弗尔登登勇士们的阵营里产生了怀疑和迷惑，那么这群外来侵略者的队伍中也同样出现了动摇和混乱。他们的主要麻烦就是球门附近的兵力过于集中了。拿破仑曾经断言，战场上的兵力越多越好，所以当年他总是竭尽可能地把每一名能调用的士兵都派到前线去。而霍奇先生，在匆匆扫了一眼升空的球，又匆匆扫了一眼己方的兵力分布之后，对这位皇帝陛下的格言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的人手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除了那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小伙子，还有大个子布恩，所有人都往那粒球下方的重要战略位置移动，而且看上去似乎谁都没有意识到其他任何人的存在。布恩之所以没有移动，是因为他大概就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但他却不太可能成功地截下这粒球，尤其是在发生了上一球的意外之后。另一边，霍克上校用无比自信的嗓音高喊着：“我的，我的！”像一艘巡洋舰般从投球区里冲了出来。哈考特先生明显已经跟丢了那粒球的踪影（或者他压根儿就没找到过它），因为此时他正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布恩打转，还一边咯咯地傻笑。利文斯通和萨斯科特这两位板球老手都在娴熟地接近那粒

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能轻松地将它捕获。霍奇先生只要从他俩之间选择一人就行了，于是他快速作出了决定，在一片喧哗之上大声吼道："你的，利文斯通！"身为一名严守规矩的板球队员，萨斯科特立即站定不动了。然而，霍奇先生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起了利文斯通之前错失的两个机会球，于是反悔了，改口叫道："你的，鲍比！"萨斯科特先生顺从地再次行动起来，而利文斯通并没有听见第二个命令，仍旧向前直冲。综上所述，霍奇队长成功地稳住了局面。

在此期间，那位弹道学教授对球的角度、速度、空气密度、大气压强和温湿度进行了飞快的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全场最关键的防守位置，那个应该在照片上画叉的精确地点，就在布恩的东北方向一码之处。于是他立刻赶去防守那个位置，半道上和唐纳德撞了个正着，把他掀翻在地。下一秒鲍比·萨斯科特飞速奔来，被斜倒在地的唐纳德绊倒，一头栽进了布恩那亚伯拉罕似的胸怀[注]里。布恩在那股冲力之下倒退了一码，脚上的钉靴连带着足足18石重的血肉之躯，准确无误地轧在了那位弹道学教授的脚趾上。几乎同时，那位胖乎乎的后捕手（其行动完全就是精神战胜肉体的典范）也从后面撞上了教授。于是这位学者被妥妥地夹在了两个相差无几的大块头之间，而一眨眼，他们这个三明治又被利文斯通选手的加入转化成了一锅蔬菜炖肉——这名选手的体重虽然稍逊一些，但完美的训练使他用超额的动量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整个过程中，莎士比亚·波洛克先生都高度警觉地盘旋在他们外围，就像橄榄球的争球前卫一样，口中还用无比刺耳的男高音发出美国大学里流行的那些叫喊。

最后，球终于落下来了。在霍奇先生看来，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定律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最终胜利。而那位教授的数学和弹道学运算技能则得到了惊人的应证——那粒球就准确无误地砸在了他的脑门儿上，发出清脆嘹亮的一响。球向空中反弹了一英尺左右，接着又命中了布恩的脑袋，然后沿着那位后捕手无比宽广的背部缓缓滚落，在到达那硕大的屁股时微微弹跳了一下。眼看球和地面的距离只有一英尺了，就

在这时，莎士比亚·波洛克先生发出最后一声刺穿耳膜的胜利号叫，扑进混乱之中，将滚到那后捕手腚上的球一把抓在了手里。比赛打平了，但除了霍奇先生，穿蓝色运动服的小伙子，还有波洛克先生自己，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结果。因为那两名击球手和那位替跑员，直到最后一刻仍然英勇奋发，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一心要拿下最后一分，为弗尔登登队赢得胜利的桂冠。不幸的是，方才的跌倒，又加上激动的情绪和场上喧哗的影响，使得他们晕头转向，三个人都朝着同一道三柱门跑去[注]，接着同时意识到了这个错误，齐齐掉头朝着另一个跑去——那位铁匠师傅，且不论脚踝还是其他障碍，领先一码地跑在中间，于是他们看上去就像俄罗斯三驾马车的照片似的。但他们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波洛克先生已经抓住了那粒球，比赛以平局告终了。

末了两队球员都在“三只马蹄”打发了那个晚上。哈考特先生用意大利语作了一番歌颂英格兰辉煌业绩的演讲，然后在一个角落里睡过去了，唐纳德则于凌晨1点返回了皇家大道，他觉得参与这场国民运动的经历，似乎并没让自己增加多少对英格兰人的了解。

---

1. 此处“米其林兄弟”指的不是法国米其林轮胎公司的创始人，而是该公司的吉祥物，一对“米其林轮胎人”，又叫“必比登（Bibendum）”。
2. 查尔斯·B·考克伦（Charles B. Cochran，1872－1951）：英国戏剧经理及制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制作的多部滑稽剧、音乐剧和舞台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 伦敦馆（London Pavilion）：位于伦敦皮卡迪利广场东北，最早的建筑始建于1859年，1885年在原址上重建伦敦馆大剧院，1986年后则不再作为剧院使用。现在的伦敦馆则作为2008年开放的“雷普利信不信由你！”奇趣展览场馆，成为伦敦旅游景点之一。
4. 英格兰大曼切斯特郡的市镇。
5. 一种歌厅式音乐剧，通过歌曲与观众分享故事或感受，演绎方式简单直接，不需要精心制作的布景、服装或特技效果，纯粹以歌曲最纯净的一面与观众作交流。
6.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前身，组建于1873年。
7.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个半神英雄，希腊联军第一勇士。在特洛伊战争中杀死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尔，使希腊军转败为胜。

8. 作者暗示上文不请自来的那个人同时充当了两队的替补12号，不能击球也不能投球，只能接球。

9. 在板球运动中，击球方每次派出两名选手，一名主击球手，一名副击球手，分别守卫两个三柱门。投球方则出动全体队员，除了投球手和三柱门后的后捕手，另外9名守备员负责在球道外围占据有利位置，设法截获对方主击球手击出的球。在球被投球方捕获之前，两名击球手分别跑到另一端球门线内，以拍触地，算做一个跑动得分，如此反复。投球方则要设法让球击中或触碰三柱门，使击球手出局。

10. 伏尔甘（Vulcan）是天神朱庇特之子，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在希腊神话中的对应人物是赫菲斯托斯。他是长得最丑陋的天神，而且是个瘸腿，但却娶了最最美丽的女神维纳斯。他天生具有操控金属的能力，能够轻而易举地冶炼出各式各样威力无穷的武器。

11. 即中途未触地的直线投球。

12. 即“leg-side”，指击球手左后方的场地。

13. 在没击中球的情况下，击球手仍然可以完成跑动得分，即“漏击得分”。

14. 一名投球手可连续投出6球，称为一个回合（“over”）。

15. 原文中为“stumped”，即投球手发出的球命中三触门使击球手出局。

16. 在靠近击球区位置触地反弹的球，这一投球手法通常会造成击球手的判断失误，从而错失防守时机。

17. 以特殊手法，使球在触地反弹后，离开原有路线，向击球手右侧反弹。

18. 与右旋球相反，触地后向击球手左侧反弹的球。

19. 1856年成立的英国业余板球俱乐部，1912－1968年期间与牛津及剑桥板球队开展过许多高水平的比赛。

20. 根据投球的手法，板球投手可分为两派：快速投球手（fast bowler / pace bowler）和旋转投球手（spin bowler）。

21.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欧历史地域名称，现位于德国和波兰北部，波罗的海南岸。

22. 18世纪中叶欧洲陆军的一个兵科，最早是指军队中能投掷手榴弹的步兵。由于当时的手榴弹体积重量类似小型炮弹，因此需要在步兵当中挑选臂力过人的士兵才有办法投掷，这些士兵在战斗中需要在己方战线的前面向敌方投掷手榴弹。

23. 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战役（Battle of Gravelotte）为普法战争中的一次会战。1870年8月16日，德军在马斯拉图尔之战中取得胜利，法军在格拉沃洛特附近构筑工事，力图阻挡德军的进攻。8月18日，双方展开会战，德军集中兵力逐一攻占法军阵地，法军被迫退往麦茨孤城。阿德尔伯特·冯·布雷多（Friedrich William Adalbert von Bredow，1814—1890）：德国骑兵将领，在格拉沃洛特一役中率领普鲁士第12骑兵团击溃了一支相当于己方四倍兵力的法军，在其后几十年中被军事战略家引为证明骑兵作战能力的重要事

件。

24. 原文“rounders”，是一种类似棒球的儿童游戏。

25. 未出局（not-out）指击球手在一场比赛结束时未被对方投球手开出局的情况。当十名击球手全部出局之后，最后一名击球手将缺少搭挡，无法完成跑动得分，也不会离开守卫的三柱门，因此自动成为未出局球员。

26. 即守备员捕获对方击球手打飞的球，从而阻止对方跑动得分。

27. 后捕手接到球后，用球触碰三柱门可使对方击球手出局，出版商的做法正好相反。

28. 科罗拉多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科罗拉多高原西南部。大峡谷全长446千米，平均宽度16千米，最深处1829米，平均深度超过1500米，总面积2724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之一。

29. 即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1877－1927）：英国金融家，地产开发商和投机者，出身于兰开夏郡一个工人家庭，在一战爆发前作为拳击运动的推广者而成名，之后进入房地产界及其他生意领域，获得了大笔财富，但最终因破产和大量负债而自杀。

30.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第一代布由德利的鲍德温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经出任财政大臣及三任英国首相。

31. 鲁特，英文中即“Root”，原本的词义为“根”。

32. 享有王权的伯爵所辖的领地。

33. 采取特殊手势和角度，投出的球向左场偏旋，弯向，或者说“摆”向击球手。

34. 击球手击出的球未落地前被投球方队员接住，则击球手直接出局。

35. 从手指最末端飞出，朝击球手方向旋转的球，其效果是更早下降，速度更快。

36. 靠近击球手左侧的防守位置。

37. 远离门柱的投球，击球方反得一分。

38. “拖延者”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维尔鲁科苏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前280－前203）是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对抗汉尼拔，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而著称于史册。

39. 美国作家爱德加·莱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所创作的小说《泰山系列》中的虚构人物，原本是英国贵族的儿子，还在襁褓之时失去双亲，独自流落原始森林，被一群猩猩养大。由于在森林中长大，泰山善于爬树，拥有超人的弹跳力，且气力惊人，可以与狮子、犀牛等大型掠食动物搏斗。

40. 当击球手处在球门线以外时，投球方以球击中三柱门可使其出局。

41. 过度投球（overthrow）指的是投球方的守备将球扔回三柱门时，因为准头或力道偏差，既没有击中球门使对方球员出局，也没有落入己方投球手或后捕手的手中，这时击球手便可趁机跑动，拿下一个或多个“过度投球分”。

42. 阿什比德拉祖什（Ashby-de-la-Zouche），通常简称为阿什比（Ashby）为英国莱斯特郡西北部的一处贸易市镇及地方行政区，当地的阿什比黑斯廷斯板球俱乐部（Ashby Hastings Cricket Club）始创于1831年，其位于市中心的巴斯球场是一年一度的“莱斯特郡CCC 2nd XI”板球赛的举办场所。

43. “亚伯拉罕的胸怀”原指犹太人信仰中一处阴间之地，正直无罪的亡者暂居于此，等候审判日的到来。在一些基督教文学中则演变为了“天堂”的代名词，而在两种意义中，它都象征着正直纯洁的灵魂的归宿，作者幽默地借它来形容布恩壮实的胸膛。

44. 两名击球手应朝相反方向跑到对面的球门线内，才能取得一分。

第8章

那段板球场的奇特经历过去几天之后，唐纳德在一份主流报刊上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高尔夫球的文章，使他的注意力从英格兰人对待他们国民运动的态度问题上成功转移了。因为在唐纳德人生的这个节骨眼儿上，高尔夫球对他实在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此前，议员埃塞雷德·奥默罗德爵士和议员卢多维克·菲布斯爵士都曾邀请他到他们在伦敦附近的大俱乐部参加一天高尔夫聚会，但唐纳德都找借口推辞了。因为从他还是阿伯丁的一名18岁少年那时起，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再碰过一次高尔夫球，如今他又没钱加入南方的俱乐部定期打球，那么何必要唤起一个找不到宣泄口的沉睡激情呢？然而，在18岁以前，高尔夫可以说就是他的信仰，比起当年那些在苏格兰东北一带争得不可开交的各种长老会[注]支派的枯燥教义，这项运动对他的启迪和吸引力都更大得多。当然，那段时期过后，教会的各个分支的确一度言归于好，公开争论也随之偃旗息鼓，可惜一转眼，这个共识就被更加激烈地推翻了，以致于“和事老”这个称呼在此地迅速演变成了多管闲事和败兴之人的代名词。正如最近，有人听见一位年迈的“信仰”斗士（事实上他对这个词本身的热情大于对它的认识），一面拨弄着自己的大胡子，一面愤愤不平地说：“这些人有了天国[注]的允诺还不满足么？非得把他们的臭嘴凑到巴肯和默恩斯来！”

那曾经激愤而如今软弱的教会是对也好，是错也罢，总之，在战前的那些日子里，唐纳德对高尔夫球比对宗教更感兴趣，17岁那一年，他便凭借着正一差点[注]的成绩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未来之星。然而先是战争，后是在巴尔斯平迪的务农生活，使这一切都画上了句号，时至今日，唐纳德也不愿再唤醒体内沉睡的巨龙了。

可就在那天，他碰巧在一份全球著名的报纸上读到了一篇专栏文章，作者署名为“我社高尔夫通讯记者”，节选如下：

“我们最近那场比赛败给了苛刻野蛮的苏格兰人，真是见鬼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极其恐怖[注]的事件——咱们那位老朋友也会这么说的。要不是那一连串奇迹般的幸运，让我们的高龄老将伯纳多不但对他那劲头十足的年轻对手紧追不舍，而且在最后一个果岭反超了对方，那么英格兰队的分数就会和他们的脸一样惨白。他们的伟大队长在第14果岭遭到了彻底辗压，就连平常不会出错的邓肯兄弟和推球手[注]也遭遇了‘班诺克本’[注]。情况就是那样。此次出人意料的“大反转”中，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些北方佬大都是所谓的‘盎格鲁-苏格兰人’，他们长居于英格兰，乃是英格兰高尔夫的产物。毋庸置疑，高尔夫的天秤早已倾向了南方，如今英格兰才是此项运动古老传统的真正维系者。这一点，作为本次比赛的安慰奖，也是非常重要的。”

唐纳德将这一段仔仔细细地读了几遍，这些内容对他和他的工作似乎有一定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亲眼见识了英格兰人参与自己民族土生土长、历史悠久的国民运动[注]是什么样儿的，可他并没能理出个头绪来。

另辟蹊径或许会带来一些收获：他倒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另一个民族的国民运动的——根据那位通讯记者的说法，他们已经完美地掌握了那项运动，并且还使它本土化、国民化了。

这事很容易就实现了，就在那个周日，他在皇家大道和国王大道的交叉路口被卢多维克·菲布斯爵士和他的豪华劳斯莱斯接上了路。卢多维克·菲布斯爵士穿着一件华丽的毛皮外套，身上还裹着一条华丽的毛皮毯子，在前往当日高尔夫聚会的目的地锡达公园的一路上，他都在大谈有关政府救济金的丑闻。他似乎认为那些领救济金的人都该被枪毙，好叫他们知道懒散的后果。他还说，这一切麻烦的解决方案就是取缔工

会，并且延长各行各业的工作时间，包括周六一天和周日半天都应该上班。这个话题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旅途，唐纳德则无须发表任何见解，只要偶尔贡献几个单音节词就好了。

锡达公园是那些密集环绕在伦敦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型高尔夫俱乐部当中历史最短的几家之一，现在的俱乐部会馆在前几个世纪一直是某个尊贵的世袭侯爵家族的宅邸。而这个家族尊贵的财产，自乔治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就因高额赌博而入不敷出，最后又加上高额税收，终于导致他们彻底破产了。战争刚结束，第17代侯爵就把整个庄园卖给了一个在战时凭借一项极富创意的妙计发了大财的人。此人在1914年8月和9月与基奇纳伯爵[注]独处的那段日子里，意识到了眼前这场战争将非常持久，因此也将为大规模的生意提供充足的机会，而在它结束之前则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大不列颠士兵被送上战场。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自己成为这段非常时期内举国民众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员之一。由于战争爆发时他正值31岁，为了留在安全的后方，就不得不想了点办法：他让一名持有行医执照的药剂师为自己开具了患有近视眼、静脉曲张、心脏衰弱和早期肺病的证明，在完成这道保险之后，这才开启了那项为全世界供应朗姆酒的伟大使命。到了1917年中他已功成名就，在1920年，他花下九万三千英镑买下了锡达公园，又在上布鲁克街买了一幢房子，在梅尔顿附近买了一间猎舍，外加一艘两千吨的机动游艇，以及因弗内斯郡的洛赫塔里格城堡，此外还瞒着妻子在梅费尔区长期租用了三套豪华公寓，在白天或者夜里用来取悦他那数不清的女性朋友。当然，因为战争期间的公益服务，他还被加封了一个骑士头衔。直到1925年，这位朗姆酒骑士被宣判犯有非法侵吞罪，眼看14年的牢狱之灾在劫难逃，最后饮弹自尽了，而原属于他名下的锡达公园则被一个美国运动员合伙集团收购，用于改造成了城郊俱乐部。

一个身形巨硕的男人，穿着一身饰有厚厚的银色灯芯绒以及银制车轮形纽扣的浅蓝色制服，打开了车门，躬身将卢多维克爵士和唐纳德迎进了俱乐部会馆——只是对唐纳德弯腰的时候，态度少了那么点儿真

诚。唐纳德痛苦地意识到，他那灰色法兰绒裤子的膝盖处又松又垮，而上身那件破旧的蓝色高尔夫外套还是1914年买的，一边的手肘早已磨得发亮，另一边还破了个小洞。

踏进会馆的一瞬间，华丽的景象顿时让他头晕目眩。脚下的镶木拼接地板，他那双钉鞋一踩上去便会发出尖锐的声响，还有那些大理石柱，天花板上冶艳撩人的绘画，镶着金框的镜子，上千片水晶组成的枝形吊灯，甚至一株株种在镀金花盆和合成泥土里的棕榈植物——但这些都不是令唐纳德几欲绝倒的真正原因。令他震撼的是那群站在巨大壁炉之前的高尔夫玩家。打眼望去，是一件件紫色、绿色、黄色和格纹的运动服，令开屏的孔雀都黯然失色的史上最大、最膨、最鲜艳的灯笼裤，还有鲜红欲滴的嘴唇、兴高采烈的脸孔、薄如蝉翼的丝袜和橘色炫目的手指甲（要知实情的话，其实还包括脚趾甲），以及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永恒与光华的波浪，层层叠叠地涌荡着。不论是女士还是先生们，全都是一身珠光宝气，那些翡翠或琥珀的香烟嘴儿足有一英尺长，而那些一英尺长的大雪茄上则缠着闪闪发亮的装饰带；人群中满载欢声笑语，间或是那朝臣式的阿谀鞠躬，还有浓妆艳抹的眼睛抛送秋波，嗡嗡的交谈不停地传入耳中。唐纳德觉得自己简直像个民工，惊慌失措间，他的高尔夫球杆从手中掉落在地，发出一声轰然巨响，所有人都停止了交谈，目光齐刷刷地朝他射来。那一刻，他真希望自己是个死人。另一位蓝底银花的巨人上前拾起了球杆，把它们举在一臂远的距离之外，带着一种轻蔑的震惊审视着它们——由于闲置多年，这些球杆上早已锈迹斑斑了——然后他冷冷开口：“球杆要放到储物间去，先生。”于是唐纳德跟着他走过了镶木地板，鞋底尖锐的磨擦声回响在一片沉默的大厅中。

储物间里，许多年轻小伙子正在脱下他们的运动服——这一幕显然是在与雪莱先生关于“生命玷污了永恒之光”[注]的观点对抗——然后换上了前襟由那种叫做“拉链”[注]的古怪装置束起来的短上衣。唐纳德蹑手蹑脚地挪了进去，心不在焉地看着那名家丁将球杆搁在一条长凳上，之后便落荒而逃，冲向了距离最近的一道敞开小门。出了门后，他冷不丁发

现自己身处于一片铁丝网围成的空地上，一大群球童正聚集在那里，他们看见唐纳德的出现，就跟客厅里那些女士先生们听见他球杆掉地的时候一样震惊。一片蓦然降临的死寂，又一次使唐纳德僵在当场。

他尴尬地朝空地外退出，一路在那些球童之间撞来撞去，就好像一个软木塞子漂过遍布石块的水渠似的，直到最后，他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退路，感觉似是一个牢牢扎在地上的球童。他用力向后顶了两下，却没能使那个障碍挪窝。在场的球童们都饶有趣味地看着他，更糟的是，一位模样极为标致的年轻女士——有着丘比特之弓似的唇形，身上那条裙子短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刚刚从高尔夫专卖店里走出来，此时也饶有趣味地注视着他。唐纳德窘得满脸通红，从那位光彩照人的美女身边飞快窜了过去，躲进了专卖店里最幽暗的角落，又随手从架上拿下了一根一号木杆，假装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令他惊讶而又大感欣慰的是，这家店里没有那种紧跟新潮、锲而不舍的推销员来打扰他的安宁，于是几分钟后，他总算是振作了起来，又能举目张望，直面这个世界了。

某一刻，他忽然浑身一凛。某种奇异的东西正在他的体内酝酿。他嗅了嗅空气，又嗅了嗅，一时间，已经遗忘大半的过去穿过了那些荒度的岁月，向他奔涌而来。那一排排闪耀的球杆，一个个装球的匣子，皮革的气味，橡胶的气味，还有握把涂蜡和沥青的气味，记忆中，那些制杆匠人们将球杆的瑕疵一处处磨平，打光、上漆、拼接、固定，业余会员们散布在俱乐部的各个角落，摆动他们的身体感受球杆和动作的和谐，职业球员们则亲切有礼地倾听着那些杜撰的辉煌……所有这些年少时熟悉的场景全都一一回到了他的脑海之中。如今，距离他打过的最后一场高尔夫球已经11年了，而距离他最后一次购买球杆，已经13年了。13年虚度的光阴。可恶，唐纳德想，该死，见鬼！我买不起新的球杆——虽然我不需要新球杆，但我就是要买一根。他踌躇地叫住了一名经过身后的店员，向他询问那些一号木杆的价格。

“这批货是新产品，先生，”那位店员回答，“我不清楚它们的定

价，我得问问格伦尼先生。”

格伦尼先生就是经营这家专卖店的职业球员。这位了不起的男人此时正在和一名俱乐部会员聊天，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倾听那名会员对自个运气不佳的抱怨——这类仪式通常占据了一名专卖店主日常工作的一大部分。他刚巧听见了店员对唐纳德说的话，于是回头用极重的苏格兰口音说道：“那些是52先令的，很便宜啦。”

唐纳德惊得倒退。一根一号木杆要两镑12先令！世道真的变了，想当年那位了不起的阿奇·辛普森卖给他一把崭新柔韧、金光灿灿的铜头球杆时，只收了5先令9便士呢。

他带着阿伯丁人的惊恐从那处晦暗的角落走到透窗而入的一束阳光底下。这回轮到那位店主吓一跳了。

“这不是唐纳德少爷么！”他冲口叫道，“唐纳德少爷，你记得我不——吉姆·格伦尼，以前在格伦纳维专卖店给后来去了美国的那个汤米·安德森当助手的？”

“格伦尼！”唐纳德惊呼出声，一种微妙的温暖感受霎时间灌进了他的身体，他一把握住了那位店主红通通的大手。

“乖乖！”后者叫道，“老高兴见到你了。我们从前总在格伦纳维那附近谈天说地，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呀？乖乖，总有好些年头了。你的球打得咋样了？现在是正六还是正七[注]？”

“格伦尼，”唐纳德忧伤地说，“打从那些年后我就再也没碰过球杆了。从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你带我去见巴尔戈尼的亚历克·马林那时起，直到今天我才再次一家踏进高尔夫专卖店呢。”

“乖乖，太可惜了，你本来是个一流的球员呐。”说着，店主遗憾地摇了摇头。

“不过格伦尼，”唐纳德又道，“你什么时候学了一口这么标准的巴肯方言呀？你以前说话从不是这样的，是到了南方以后才养成的吗？”

这位大块头店主露出一抹尴尬之色，将唐纳德拉回了那个幽暗的角落。

“我这是为了让生意更好做，”他用因弗内斯郡的纯正英语悄声说道，“他们喜欢见一个苏格兰人就像真正的苏格兰人那样，觉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个性人物’。天知道为什么，但事实如此。所以我就要要他们，像公会街上的车夫和阿伯丁的渔妇拌嘴那样说话。结果，利润果真暴涨哩。”

“嗨！格伦尼，你这老狐狸，”一个身材发福，红光满面，抽着大雪茄，身穿五彩缤纷的花呢衣裳的男人叫道，“这个推棒你打算宰我多少钱呀？”

“22先令6便士，沃尔特阁下，”格伦尼回头道，“不过，你要是买那边那根，或者其他只要18先令的杆子，也不会对不住你的钱包哟。”

站在沃尔特先生身后的一群人对这句俏皮纷纷话报以愉悦的笑声。

“你瞧，”格伦尼悄声说，“他会买那根推棒的，他还会告诉他的朋友们我想叫他打消主意呢，然后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罕见的有个性的老家伙，于是都来买我的东西。”

“可一根一号木杆要52先令！”唐纳德道，“你不会想说，他们真的会出这个价钱？”

“对啊，他们当然会了。只要你的叫价比任何别的专卖店都高，他们多少钱都肯出。这就是这门生意的决窍。那边的一号木杆其实根本就不是新产品，它们就是我在上周末标价48先令的那批货，但这周我听一个替我打探的朋友说，阿丁戴尔的那个年轻店主乔克·罗比把他家铜头

杆和一号木杆的价格都从46先令提到了50先令，这卑鄙的小兔崽子。但我也不是真怪他啦。这是种新的商业竞争模式，唐纳德少爷，类似于低价竞争的反面手段。呐，呐，亨尼西先生，”他又切换到了他的生意腔，“你还不需要新球杆吧。你的那些老杆子不是打得呱呱叫么。不过你要是想试试这新家伙，就拿出去打两轮儿吧，不满意的话再放回来就是了。”

他又转向唐纳德。

“这招万无一失，这些人每次都会上钩。他们会把球杆带出去，然后告诉他们的朋友，我之所以把杆子给他们试打，是因为我不敢完全肯定它适不适合他们比赛之用，而事实是他们从没退过货，一次也没有。你刚才说要买根一号木杆是吗，唐纳德少爷？”

“要是52先令我可不买。”唐纳德微笑道。

格伦尼生气地挥开了这个暗示。

“这店里的所有东西都给你按成本价算，”他说，接着鬼鬼祟祟地瞄了瞄周围，把声音压得几不可闻，冲唐纳德耳语道，“15先令6便士。”

唐纳德为自己选了根漂亮的一号木杆，整个人都愉快得飘飘然了，感觉好像又回到了18岁似的。就在这时候，洛多维克·菲布斯爵士走进了商店。

“啊！你在这儿呢，卡梅伦，”他快活地说，“我们前面只剩下两对球手了。你准备好了吗？早上好，格伦尼，你这老滑头。可别想在卡梅伦先生头上耍花招哟，他本人就是阿伯丁人。”

唐纳德离开专卖店时，格伦尼将一盒球塞进了他的胳膊底下，悄悄说了句：“为了咱的老交情。”

在第一开球区，洛多维克爵士将唐纳德介绍给了另外两名将和他们组队比赛的球员。他们一个是沃拉斯顿先生，40岁上下年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相貌精明，身材魁梧，看上去一副富态，另一个是盖尔斯先生，皮肤黝黑，唇上蓄着牙刷似的小胡子，相当沉默寡言，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两位都是股票经纪人。

“现在，”洛多维克爵士热情地说，“我建议咱们来一场四人四球对抗赛，沃拉斯顿和我对你们两个，计算差点，场中开球，角球5先令，小鸟球(注)半克朗，老鹰球(注)5先令，最佳球一先令，总分算一先令，轻击入洞也是一先令，怎么样？”

“好嘞！”沃拉斯顿先生回答，盖尔斯先生点点头，而唐纳德则含含糊糊地表示赞同，因为他对上述提议一个字都没听懂，除了“四人四球对抗赛”那个词——而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那些赌注听起来高得不可思议，还有两句提到了空中的鸟类，听上去十分神秘，但他显然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

轮到他在第一区发球的时候，唐纳德选中了一个位置，用木杆顶端轻敲了几下，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看向自己那位上了年纪的球童，又敲了敲地面。

仍然毫无回应。

“需要一个桩子吗，卡梅伦？”洛多维克先生招呼道。

“哦不，现在还太早了。”唐纳德拒绝道，有种正在被人邀请喝酒的错觉。话一出口，每个人都为这典型的苏格兰式机智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位老球童忽然灵机一动，拿着一个令人望之生厌的蓝白色塑料玩意儿踉踉跄跄走上前，递给了他的雇主。唐纳德一个激灵，再这样下去他们就会给他一个带穗子的橡胶球座，或者借他一个底上有三脚架的高尔夫球袋了。于是在一片震惊的沉默之中，只见他五指利索地一扭，把球直

接摁进了一块沙地里。

唐纳德在一种近乎眩晕的状态下打完了第一局。前几洞他还不太有把握，但打到后来，许多昔日的球技又回到了身上，他接连打出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弧度。这一局刚开始的时候，他和他那个老球童之间产生了一点儿小小的磨擦：当他请那位当差的把“那根铁头杆”递给他的时候，对方却问道：“要几号，先生？”然后便有了如下对话：

“什么几号？”唐纳德嗫嚅道。

“几号铁头杆？”

“呃——就是那根铁头杆。”

“但它总有个编号呀，先生。”

“为什么它要有编号？”

“所有铁头杆都有编号呀。”

“但我只有一根呀。”

“只有一号杆？”

“不是，是只有一根。”

“只有一根什么？”

“一根铁头杆！”唐纳德叫道，感觉这场音乐厅式的轮唱还要继续好一阵子，而他俩八成已经成为全场的焦点了。

最后，那位老球童终于接受了这个悲惨的事实，露出一副沉痛震惊的模样，又用充满景仰的口吻说道：“范博登先生可有11根呢。”

“11根什么？”

“11根铁头杆儿。”

如此，由球童揭示了范博登先生的了不起之后，唐纳拿起了他的“那根铁头杆”用力地挥向球的上半部，将它沿球场远远地击飞了出去。

整场比赛从头至尾，唐纳德对赛况都一无所知，因为其余三人——他们在信封背面画着复杂的图表——只用现金来计算分数。于是，当唐纳德怯怯地向他的搭档询问他们的战况时，那位少言寡语的盖尔斯先生查看了一眼他的信封，作了个简单的计算，然后简短地回答：“你有15先令6便士了。”

唐纳德再没有问过第二次，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打完了比赛。直到他们在俱乐部房的酒吧台前一字排开，当洛多维克爵士和沃拉斯顿先生搁下了前一刻还盛满双份红杜松子酒的酒杯，唤人把四只杯子重新斟满，然后将一镑16先令6便士的现金递给了一脸茫然的唐纳德时，他这才算是知道了最后的“赛果”。

俱乐部的午餐十分隆重。就餐地点是个宽敞的大房间，墙上铺着白金相间的饰板，上头还散嵌着大量的人造大理石，为他们服务的则是一群迷人的年轻姑娘，穿戴着统一的黑色连衣裙、白围裙、白帽子和黑丝袜。神情高冷的侍酒员在席间来来去去，有人召唤名字便应声而来，询问客人要的酒水，然后吩咐给下属侍从。一个个酒瓶塞子被“啵”地拔起，大名鼎鼎的俱乐部鱼饼的香味和各种各样阿拉伯香水与科蒂香水[注]的味道混在一块儿，玫瑰嘴的香烟[注]吞云吐雾，刀叉的轻响和入了宾客们嘈杂的语声之中，那些语声大都像4月的雨般清脆明快，带着一种少女似的兴高采烈。

洛多维克爵士坚持做东，为唐纳德叫了半品脱啤酒，为自己和盖尔

斯先生叫了双倍威士忌，而沃拉斯顿先生则推辞说自己正在节制饮食，必须遵照卡尔斯巴德医生的严格嘱咐，说罢，从一个棕色小手提袋里拿出了一瓶贝恩卡斯特尔(注)的特产，一眨眼功夫就喝了个底朝天。

午餐的菜色包括一道汤，著名的鱼饼，一份油焖鸡肉块，鲜甜可口的带骨羊腰肉或牛里脊，还有芝士和盛在四个唐纳德见过的最大号玻璃杯里的狩猎波特酒。餐桌上的话题几乎全都围绕着救济金。餐后，几个人又回到了主俱乐部房，沃拉斯顿先生玩笑地把洛多维克爵士硬推进了一张深陷的椅子里，自己则坚持带头请了大伙四杯咖啡和四份双倍莳萝利口酒。之后他们玩了几局盘式桥牌，唐纳德又赢了几先令，然后大伙再次出动去打第二场球。下午的高尔夫赛只是走了个过场。洛多维克爵士抱怨，由于某种他神秘地称之为“老毛病”的病情复发，他发现自己很难清楚地看准球。沃拉斯顿先生则连连过度挥杆，动作太猛以至于好几次险些摔倒，而有一次则真的摔倒了。盖尔斯先生频频用球棒的接口部位击球，很快就造成了全场的威胁，有一位鼻子奇迹般地躲过了飞球的少将先生，以及一群出于某种理由，正在膜拜一位剧团演员兼经理先生的球技的漂亮姑娘，全都被他闹得神经紧张、一惊一乍。

于是在打完8洞之后，大伙便一致同意提前结束下午的球赛，一起回到俱乐部会所继续桥牌游戏，并进行很有必要的水分补给。唐纳德又被递给了17先令，作为他那8洞取得的神秘成绩。晚些时候，洛多维克爵士，更准确地说是洛多维克爵士的司机，将唐纳德载回了皇家大道的那一角。回去的这一路上，洛多维克爵士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救济金。

唐纳德坐在租屋空荡荡的壁炉前，一边数着赢来的现金，一边想，自打他上一次打高尔夫球以来，这项运动还真的发生了好大的变化啊。

---

1. 长老会即长老宗，也称归正宗。归正宗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亦称加尔文宗，“归正”为经过改革复归正确之意。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 (1505—1572)，在日内瓦学习了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1560

年返回到苏格兰，带领苏格兰教会接受改革。

2. 原文为“天国王朝（Kingdom of Heaven）”，此词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用于指代上帝之国。

3. 高尔夫球场由18个洞组成，不同类型的洞要求球员在三杆、四杆或五杆之内击球入洞，此即为标准杆。18洞总计标准杆数为72杆，一场球结束，球员实际打出杆数减去标准杆总数即为差点。多场18洞高尔夫球的差点均值即为球员水准与标准杆之间的差距，差点数值越小，表示球员球技越高，也有差点为负值的情况。

4. 此篇报道多处使用了错误拼写模拟不符合标准的英语口音。

5. 用推杆轻击使球入洞。

6. 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是苏格兰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苏格兰军在罗伯特一世（Roibert a Briuis，1274—1329）的带领下大败英军，史料记载英格兰军共伤亡重骑兵、长弓兵和步兵约9000余人，是英格兰700多年历史间伤亡人数最惨重的一次。

7. 指板球。

8. 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第一代基奇纳伯爵（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 1stearl Kitchener，1850－1916），生于爱尔兰，英国陆军元帅，参与过多场英国殖民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了中心角色，于1916年6月5日遇溺身亡。

9. 出自诗人雪莱为济慈所作的挽歌《阿童尼》：“Life, like a dome of many-colour'd glass, / Stains the white radiance of Eternity, / Until Death tramples it to fragments（生命，像铺有彩色玻璃的屋顶/以其色泽玷污了永恒的纯白之光/直到死亡将它踏碎为止）”。

10. 1893年美国工程师惠特姆·贾德森发明了拉链的雏形，一种“滑动式锁紧装置”，1913年瑞典人桑巴克改进了这一装置，在一战中这项发明被用于美国军队的服装制造，直到1926年才有了“拉链”的名称，1930年前后才在民间普及。

11. 指平均差点。

12. 球手在一个球洞上获得了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称为“小鸟球”。

13. 在一个球洞获得低于标准杆两杆的成绩，称为“老鹰球”。

14. 弗兰索瓦·科蒂（Francois Coty，1874－1934）于1904年在法国巴黎创办科蒂香水公司，开创了现代香水业。

15. 在烟嘴上缠有玫瑰花瓣，使触感更柔滑的香烟。

16. 贝恩卡斯特尔-库斯（Bernkastel-Kues）是位于德国莱因兰普法尔茨州，摩泽尔河中游的一处著名葡萄酒产地。

第9章

8月中旬戴维斯给唐纳德打了一通电话，请他来到了亨丽埃塔街的事务所汇报工作进展。

唐纳德正处在沮丧之中，便也都和他坦白了。“我觉得力不从心，”他说道，“两脚都够不着地儿。”

戴维斯笑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这位年轻朋友的困扰很有意思。

“我也没指望你会觉得这事儿很容易，”他说，“但别忘了好几年前我在那可恶的碉堡里跟你说过的话。我有种本能的直觉，我觉得英格兰人的性格——”

“这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唐纳德打断他道，“他们一个个都不一样。”

“我觉得英格兰人的性格，”戴维斯坚定地继续道，“本质上是建立在友善和诗意之上的。你就把这概念记在脑子里，不论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现在听我说，我有个工作要介绍给你。”

“哪方面的工作？”唐纳德狐疑地问。

“一个私人秘书的工作。”

唐纳德的脸耷拉了下来，“可我想干的是写作这行，我并不想——”

“你当然要干写作这行，你个小蠢驴。我是在想法子帮你呢。我给你介绍的这份工作是给一名英格兰政客当私人秘书——注意，是一名英

格兰政客——而且这只是一份临时工作。这位雇主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原来的那个固定秘书染上猩红热病倒了。”

“可现在并不是国会召开常会的时间。”唐纳德质疑道。

“这儿又有个小万事通先生了！”戴维斯愉快地答道，“我也知道现在不是常会期间。但我这位朋友刚被指派两周后跟随英国代表团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大会，而他希望有个助手跟他一块儿去，替他管管帽子和大衣。你有兴趣接这个活儿吗？途中一切费用全包，外加每周五镑佣金。”

“时间是多久？”

“一个月。或许他能让你很好地见识到一个国际主义的英格兰人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唐纳德冲口叫道，“我怎么这么蠢！你真是个大好人！真的，你真的是太有心了。”他又纯真地加了一句。

戴维斯先生感到很满意。

“那是必须的，”他说，“我那朋友叫亨利·伍顿爵士，他是东什么什么的保守派成员。你可以在瓦切斯找到他。我会给你张介绍卡片，到时交给他看，我也会打电话通知他你要登门拜访。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伙计，除此之外我就不多说了，免得给你造成任何先入为主的印象。那么再见，祝你好运。等你回来的时候再来找我。”

亨利·伍顿爵士是位亲切而快活的老人，约摸70岁上下，住在女王之门里的一所大宅子里。他有着泛红的肤色和一双蓝眼睛，唇上蓄着一大把白胡子，举止间尽显完美的老派风度。他在一间沿墙排满了书籍、令人望之惊叹的图书室里与唐纳德会面。但最初的惊叹不久便消退了，因为这些书并没有人会去读，它们更像是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参考书库，

或是一家西区俱乐部里落满灰尘的走廊。《民族传记词典》[注]在架上排开了长长的一列，在它们上方则是一套旧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年度大事纪》[注]占据了一排又一排的书架。《贝利草皮指南》，《国会议事录》，《绅士》杂志，厚厚的《伦敦新闻画报》新闻合订册，还有诸如《田野》《乡村生活》《马与猎犬》等其他过时期刊的合订本，包裹着皮革封套，一大本又一大本地紧挨在一起，正如那厚重而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时的人们不仅有时间阅读那些如今早已辞世的内阁大臣们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稿，而且在之后几年仍会从皮封套的合集中翻出来重新阅读。那个时代的绅士们，才有闲情逸致去追求那些属于绅士的消遣。

亨利爵士就属于那个时代。他曾经乘着6匹马拉的车前往德比郡看赛马[注]，小的时候还曾被带去观看过一场弗雷德里克·博客莱尔勋爵[注]在伦敦大板球场的单三柱门比赛。他不仅观赏过杰姆·梅斯[注]的拳击，也曾在《雅典娜神殿》编辑部楼前的台阶上击中奥斯卡·王尔德的眼睛，还曾向萨姆·刘易斯[注]借钱用以资助奥蒙德医院[注]。他曾在远处膜拜过泽西百合[注]的风姿，在更近些的距离欣赏过《弗拉洛朵拉》音乐剧[注]和《艺伎》中的若干女演员，又在比那还近的距离欣赏过众多巴黎和威尼斯的名媛。而继承了从男爵爵位之后，他又将上述活动通通放弃了，开始进军政界。这便是一名传统英国绅士的传统归宿，亨利爵士就处在一个传统的时代中。

他的政治生涯，初始阶段是对劳合·乔治先生[注]及他关于土地和财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混合着正义感的敌对，中间阶段则是对劳合·乔治先生及他作为胜利组织者的伟大贡献的热烈景仰，而最后在圣史蒂芬[注]的那个阶段则不为任何敌对或景仰之情所扰。他已经跨过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进入了平静安祥的境界。他对于世上正在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但他总是一万分地乐意扮演任何分派给他的角色。他担任着各种调查委员会尊敬的主席之职，却对被调查的那些事情全无

概念。对于《英爱条约》[注]啦，为那些只有21岁的年轻姑娘投票啦，又或者是附加税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他在理论上是不赞同的，但既然它们已经发生了，且显然无法再改变，那么他也十分乐意在行动上支持它们。他喜欢保守党里的老人们，因为其中至少90%都是他的终生至交；他也喜欢那些“小伙计”们，因为他们可以纵马奔腾——如果狩猎没有变成这等该死的禁制的话，又可以追求《弗拉洛朵拉》和《艺伎》中的姑娘们——如果他们没把全副精力都放在治理国家上的话。他喜欢议院里的那一小群激进分子，因为他们大都很有头脑，而他一向欣赏有脑子的人。他也喜欢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那股子暴躁劲儿总能令他哈哈大笑。事实上，他啥样的人都喜欢，只除了那些在党派之间跳来跳去，朝秦暮楚的“天杀的两面派”。亨利爵士说什么都容忍不了这种人，而他也一再反复表明了这一立场——那些话从他那天生的大嗓门里喊出来，想不张扬都不成。

以上就是今日接见唐纳德的这位绅士，他带着老派的风度，将访客请进了他那发霉积尘、摆满了皮装书籍的书房里。

在交换了一通常规礼仪、看着管家送上两杯雪莉酒和一罐饼干之后，这位老绅士进入了正题。“我来给你说说这事儿，卡梅伦（‘先生’这个敬称在亨利爵士的人生中占有的份量就跟教名一样微不足道），我并不需要人家常说的那种‘秘书’。我不会去作什么演讲，搬出一堆的数据啦，案例啦，所有这一类垃圾。我只需要抓住纲领就行了。这件事说白了，其实我对这个国际联盟压根儿就不太了解，我也不晓得首相为什么要派我参加。但既然他跟我提出来了，那我就去呗。我本人完全赞同和平，但凡脑筋正常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呀，维系和平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不列颠传统的那一套，建一支强大无敌的舰队，然后随那些外国佬爱搞什么鬼，你说呢？毕竟这招过去都管用，现在又有何不成？但别人跟我说，在当今这时代那一套全都是错的，所以，我想可能是吧。他们还跟我说，现在这个国际联盟才是新的搞头，果真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也完全支持它。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先生。”唐纳德回答。到目前为止，要跟上亨利爵士话中的逻辑还没什么困难。

“我不是因为这个联盟是新成立的就贬低它，”亨利爵士继续说，“如果我们必须要爱黑人，就像爱自己的亲兄弟一样，那我也会毫无疑议地照办的。虽然目前我还接受不了把黑人当成兄弟手足那样关爱，但我想那也是迟早的事儿。现在来说下你在日内瓦的工作，如果你愿意干的话，你的身份更像是介于贴身随从和朋友之间的那种。我的意思是，你要替我准备帽子，还要把国内的体育新闻即时传达给我，当我想要打车的时候你就得替我把车叫到位，还有，不能让我在晚上想喝威士忌的时候发现没酒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工作期限是一个月，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我很乐意。”唐纳德回答。

“好极了。我们周五早晨出发。你最好抓紧到外交部去把护照那些东西办好。还有，最好再看看能不能弄清这个联盟是干什么的，怎么运作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日内瓦，唐纳德发现他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本职上。那儿有太多可看、可听、可吃、可喝、可做的新鲜事物了。超过50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到了一个镇子上，或者更糟，聚集到了一个镇子上的小小一角，身处其间，要牢记自己肩负的那项特别使命——近距离收集并研究英格兰代表团从事国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他们确是很值得研究的。英格兰人，且不论他们的国内政治，或是他们的气候，他们的厨艺，他们的性事，他们的艺术，还有他的体育运动受到了什么样的诟病，这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游刃有余。瞥一眼世界历史，就能看到英格兰的敌人们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出乎意料、神秘诡异地落败的，或者是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南风将入侵的战舰从格拉沃利讷刮到了彭特兰海峡[注]，或者

是因为一个微小的判断失误导致某支军队的一翼被困在了多瑙河岸上那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布林德海姆[注]，或者是因为一个“西班牙溃疡”[注]，又或者是因为一艘名叫卢西塔尼亚的船只的沉没[注]……然而，以上种种事件却不能单纯地视为巧合。同样，瞥一眼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在航海时代，每一处便利的港口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落入了英格兰人的掌握之中，只有鲸湾港[注]和本地治理[注]除外；在煤矿时代，每一个运煤站都是英格兰的；到了石油时代，仅剩的那些还没被图谋私利的个人占有的油井也全都成了英格兰的；到了1920年，就连早已失去实用价值的鲸湾港也从善如流地投入了英格兰的怀抱，留下一个本地治理孤零零地剩在那里，像个笑话似的；而最后一次的竞争——对战略机场的占领，也以彻底的一边倒告终，因为每一个还算平坦的岛屿都早已是英格兰的了，除了一个位在西伯利亚以北很远的弗兰格尔岛[注]，还有一个位于南太平洋上的约翰逊岛——前者是由于当地气温太低，汽油、石油和水一到那儿就会结冰，所以不太适合用做空中调遣的基地；而后者，那个约翰逊岛，则是因为，在向争夺其所有权的挪威政府发出一连串照会和威胁之后，英格兰情报部门不知从哪儿挖出了一件事来：这个争议之岛自从第一次被一名嗜酒如命的澳大利亚船长发现，并在他的航海日志中记录“该岛出现在地平线上两只穿着黄色马裤和猎鹿帽的粉白色蜥蜴之间”后，至今已有68年，它再也没被其他人发现过，且关于它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压根就没有人知道。英国外交部立即向挪威政府发送了一封无比诚挚的照会，宣布撤销所有对约翰逊岛的主权声明，并且此举非是出于国际准则，而是作为对几周后即将庆祝诞辰的挪威国王的优雅恭贺。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部也在地图上标记下约翰逊岛“在一次未曾记录的陆地沉没中消失了”，空军指挥部于两年后得知了这项最新消息，遂将该岛从官方机场的列表中暂时划除。

综上所述，唐纳德本应毫无障碍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这项人类最精彩的事业——“专家活动”上的。数百年来，英格兰人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自己业界先锋、行内领袖的地位，而现在他们再度披挂上阵，置身于国际

社会的核心，将使出浑身无敌解数，推动他们的帝国更上一层楼呢。

而事实上，却有不少使他分心的事儿。大街上随处可见新奇的风景：穿着蓝色长袍，蓄着大大黑胡子的阿比西尼亚[注]人昂首挺胸地漫步在林荫道上。中国人、日本人、暹罗人、交趾人、锡兰人、东京越南人[注]和安南人游走在各处，看上去高深莫测。法国人在那儿闲话家长，澳大利亚人头戴大帽，阔步行走。新芬党[注]的前枪手们，如今已成了国内部长级的高官，坐在咖啡馆里谈着秩闻趣事。那些阿尔巴尼亚人少了平常傍身的火枪火炮，显得很不自在，个个冲着南斯拉夫人怒目而视。来自南美洲的黑人为数众多，他们的目光总是四下乱瞟，似乎动不动就想扑上去亲吻乘坐同一电梯的打字员。号称一万大神之后裔的印度土邦大君们，走路的模样就像在和他们的祖先互通感应似的。还有那些岁数都在80好几的报童，兜售着你所能想到的所有语言的报纸，但大多数还是美利坚合众国中西部的语言。走到哪儿都能见到私人秘书往来奔波的身影，个个都是一副匆匆忙忙的模样，怀里抱着一大摞的文件，而且总能在擦身而过的时候抓紧时机交换最新的小道消息。

和这些行动活跃的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数量庞大，全无组织，从早到晚无所事事的美国游客。他们成群结队，像迷途的鱼群般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大街小巷，向同伴指出各路名人政要，而且总是弄错，要么端着相机没完没了地拍摄日内瓦的普通市民，把他们当成德国大臣或者苏维埃观察员，要么就是忙着假装自己有重要的午宴要赴约。9月的日内瓦成了怀俄明州、内布拉斯加州和波士顿人的朝拜圣地（此处仅列举主要朝圣者输出中心的其中之三），丝毫不亚于罗马的竞技场、米洛的维纳斯、比尔博姆先生[注]位于拉帕洛[注]的别墅外围，或者圣米耶勒战场[注]——即德意志帝国军第一，唯一，和最后一次败北之地。

令人分神的还不只有这些街头景象。比如那个国际酒吧，里头有位身穿白色外套，名叫维克多的绅士，他在调配混合布朗克斯、金司令

酒、约翰科林斯酒和圣约翰白兰地时的表演就令人叹为观止，只见他前蹦后跳，浑似一个为酒瓶、砂糖、柠檬、樱桃和吸管布道的颠狂教士一般。他的顾客大都是记者，而且是一群嗜好夸夸其谈的记者。他们不是那类为了采集新闻拼命波奔的人，他们的裤子后袋里不会随时塞着笔记本，他们也不会去纠缠政要以求采访机会。他们所做的就是一天到晚待在酒吧里打台球，时不时召唤维克多先生为他们提供服务，直到通知传来，告诉他们法国外交部长或者德国外交部长将在几点钟预备好会见他们，回答他们的提问。英国外交部长偶尔也会接见他们，但他的招待会比起另外那两位同行的，就没那么受欢迎了。因为法国外交部长通常都会流露出一些适度的轻率言行，而德国外交部长则总会用免费的慕尼黑啤酒招待记者，相反，那位英格兰部长却是个既谨慎、又节制的人。

国际联盟的秘书处大楼本身便十分壮观，白天的任何时候都有常驻官员在里面迎接来访宾客。日内瓦湖蔚蓝清澈的水面像一块打磨光洁的海蓝宝石，玲珑透明，远处可见几艘驳船砖红色的帆影和白色的蝴蝶艇，勃朗峰[注]与登特·杜·米迪峰上长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居高临下地护卫着它。人们不仅可以租船泛舟湖上，而且能享受到温暖奢侈的浴汤，远处坐落着一家家餐馆，绅士们可以在那儿与美丽的女士共进晚餐，借着猎户座倒映在黑暗水面的星光和波浪轻柔的呢喃，求取佳人欢心。如果有谁在这些湖边小餐馆里都宣告失败的话，那还不如趁早作好孤独一生的准备吧。

除以上诸般吸引人的事物之外，还有那许许多多的舞厅、卡巴莱餐馆和老镇上的咖啡屋，尤其是那家虽然并非列宁和托洛茨基[注]从前经常光顾、而今已经拆除的原店，但也相距不远的老店，以及那间卡萨尔娱乐馆[注]和各个大饭店及电影院里的娱乐室。

是的，即使对那些最热衷于研究国际事务和英格兰政策的学生来说，日内瓦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经过第一周的预热之后，唐纳德不得不下定决定，让自己开始认真工作，再也不去碰那些无关紧要的事

了。

亨利·伍顿爵士则完全投入到他的使命之中，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晚上和秘书处市政经验交流部的常务副部长在一家湖畔餐馆里探讨了一系列紧急的国际事项。那位常务副部长一身黑色天鹅绒，头戴阔边花帽的模样实在迷人极了，所以当他们不得不开始勉于公务的时候，亨利爵士和他的私人秘书均感到十分遗憾。

大会正常的流程是这样的。第一周，用来让任何想使自己的名字被印在国内报纸上的代表们在户外发表自由演讲，题材不限。没人听他们在讲什么，包括那些国内报社的记者，因为他们在演讲发表之前的6到7个小时，就已经收到了这场令他们感动的演讲的打印稿。

演讲周结束之后，与会代表们便会分成6个委员会，其中三个委员会的主席分别由一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德国人担任，两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南美代表担任，剩下的一个主席则由亚洲人担任。这一届指定的两个南美主席分别为巴拿巴代表和巴拉圭代表，那名亚洲主席则拟定里海地区的代表。但这一章程不得不临时作了些调整，因为一开始，出于一个相当古怪而反常的原因，没有一个南美代表可以按计划就位。事情是这样的。大会进行到第二周时，正赶上一个抵制淫秽照片、明信片、杂志、广告和其他此类出版物的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又因为另一个奇妙的巧合，所有的南美洲国家代表，包括古巴、多米尼加、海地——实际上是由多米尼加和海地牵头，古巴积极参与力争一席之地——全都决定去参加那个常委会的会议。幸运的是，事态又朝着利于国际大会运作的方向转变了：那个抵制淫秽照片、明信片、杂志、广告和其他此类出版物的常委会会议在召开的第二天便突然中止，原因是所有相关上述文献之样品，由其秘书处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收集到位，却被与会代表们哄抢一空了。

亨利爵士被英国高级代表奥斯巴德斯通伯爵指派到了“根除社会陋习委员会”，于是他派遣唐纳德首先前往秘书处收集一些材料，好让他

弄清所谓的"陋习"到底是指啥，然后再到外交部参谋处找专家了解相关的不列颠的官方政策，也就是亨利爵士将要在会上阐述和宣传的内容。

在收集资料这件事上，唐纳德没遇上什么困难。他找到了成摞的打印稿，有过去几届大会的记录和巨细靡遗的委员会记录，有决议草案和它们的修正案、它们的修正案的修正案、还有修正案的修正案的删改文件，以及演讲稿和各类媒体报导——后者见于不论在地域或政治上都差之千里的形形色色出版物中，如《新加坡五金及相关行业独立报》《智利圣地亚哥靛蓝染料出口商季刊》《泰晤士报》《陶伯河罗藤堡[注]维也纳小香肠与炸猪排商贩日报》，还有名为《牵线》的婚嫁期刊、《曼切斯特卫报》、中国交趾[注]的《谁是谁》期刊，还有《爱尔兰自由邦管道检修工公会年度报告》。

唐纳德叫了两辆出租车，把这些必要文件装进其中一辆，一直塞到了车厢顶，告诉司机前往亨利爵士下榻的宾馆，然后自己搭乘另一辆车同返。

经过几个小时的分类，筛选和整理，唐纳德找出了其中最关键的那几份印有委员会日程安排的文件。从内容上看，亨利爵士拟将攻击的两个主要"陋习"，一是合成啤酒的非法运输，二是某些国家存在的"污名场所"[注]（私底下又叫"许可设施"）。接着，唐纳德便开始进行他的下一项任务——收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官方政策。

外交部专家们占据了宾馆的整个二楼，唐纳德犹疑不定地踏进了一间客厅，里面传出阵阵打字机声响，脚下的地上还贴着一张标识，令人惊讶地书写着"档案室"三个字。而他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美丽与高雅兼备的完美场景之中，顿时感到十分局促。每一个方向都能见到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显然是直接来自波洛、帕奎因或莫利纽克斯的机构，正用她们秀丽的手指飞快地敲击着打字机的键盘。空气中充满了香水的味道，唐纳德的血液直往脑门上冲，两眼发昏，眼前的房间都暗了一暗。

一位金发维纳斯飘然而至，来到他的面前，但他却看不清对方的模样。他恨不得当场逃走，双腿却无法挪动半寸，一时间汗如雨下，一心只渴望回到巴尔斯平迪总管道的宁静山坡上。

时间仿佛过了五六个小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仿佛从迷雾中飘然而至，他于是结结巴巴、含糊犹豫地说出了来访的目的，在复诵那几句话的过程中两次把帽子掉到了地上，第二次时为了捡回帽子，匆忙之下还一把抓在了那位维纳斯穿着丝袜的脚踝上。面对这突然袭击，那位女神倒是泰然自若——有南美人士参加的国际大会的秘书小姐们，一般很快就能适应几乎任何状况。对于能够敏捷而优雅地对付一名委内瑞拉人的秘书小姐来说，紧张的英格兰人，或者苏格兰人，全都是小菜一碟。

当唐纳德放开捉住她脚踝的手，将帽子捡回，并开始喋喋不休地道歉时，她立刻用礼貌而坚定的语气打断了他，然后领着他穿过一屋子的佳丽，来到一间内室之中，不容分说地对他道：“你要找的人是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

这间内室和外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房间十分宽敞，乃是整个宾馆里最大的客厅之一，在一年中的其他时节里，除了内布拉斯加州人和印度的土邦大君，几乎没人使用它。室内装潢考究，以绿色、金色和大理石为主。单是窗帘上可能就有不下一千股的金色流苏，名副其实是经营者的得意之作。

在三张大理石面、镀金桌腿的桌子边，分别坐着三个一声不响的年轻人。唐纳德进来的时候，没有一人抬眼看他，当那位金发维纳斯将门“砰”地关上时，整个空间立刻笼罩在了一种宗教氛围的寂静中，如同夏日午后的大教堂一般。

唐纳德咽下了一声紧张的咳嗽，等待着。终于，其中一个年轻人搁下了手里的笔，靠回椅背上，开腔道：“什么事儿？”

“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

“这是我的名字，先生。”

“我是亨利·伍顿爵士的私人秘书，”唐纳德介绍道，“我的名字叫卡梅伦——”

“幸会幸会。我的名字叫卡特里特-彭德拉根。介绍一下，这是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还有沃丁翰-阿芬顿先生。”

那两名年轻人站起身来，严肃地弯了弯腰，接着又坐回去继续他们的工作了。

唐纳德注意到，他们三人都佩戴着老伊顿式的领结。

“我是为亨利爵士和社会陋习委员会来的。”唐纳德说道。

“请坐。”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说。他是个30岁左右的青年，有着一头漂亮的浅色头发，侧分，梳理得服服帖帖，油光水亮，两道剃刀般锋利的褶痕直贯他的长裤，上衣的扣眼里别着一副浅黄色牛角镜框眼镜和一朵深红康乃馨。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则是一头黑发，他的牛角镜框是斑点花纹的，康乃馨则是朱红色的。沃丁翰-阿芬顿先生的头发、牛角镜框和康乃馨全都是黄色的。

“亨利爵士想知道关于合成啤酒的运输，他应该引用哪项条款。”唐纳德说。

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皱起了雪白的眉毛。

“我觉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有些困惑地说。

“是这样的，亨利爵士认为他将要发表有关这个题目的演讲。”唐纳德解释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答道，“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不对。这个演讲，”他补充道，像是在澄清立场似的，“他是肯定要做的。”

“所以他想知道要说什么内容。”

“哦！就是平常那些话，”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轻松地说，然后掰着手指数出一个个要点，“大英自由民族联邦对国际联盟的理想所作的贡献，和平爱好者的国度，无条件的配合，国际联盟的杰出工作，赞美秘书处，节约联盟开销，提一下伍德罗·威尔逊，再歌颂一下法国人。”

他拿起一份文件开始研究起来，仿佛这次面谈已经结束了，而双方都应该感到很满意。

“但为什么要歌颂法国人？”唐纳德惊讶地问。

“这儿的演讲通常都这么结尾。反正没什么坏处，又能让法国人高兴。”

“那关于合成啤酒呢？”

“关于它什么呀？”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用十分倦怠地语气说。

“我是说，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一听到“政策”这个词，另外那两个人突然惊得跳了起来，就像面前冒出了一只响尾蛇似的，然后三双眼睛全都盯住了唐纳德。

“政策？”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重复道，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和沃丁翰-阿芬顿先生也跟着重复了一遍，说着茫然地看向房间四周，神态就像人们弄丢了什么东西，而它又随时可能突然冒出来似的——比

如一条狗，或者一个小小孩儿。

“政策？”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用更加坚定的语气又重复了一次。他的头脑是三人之中最敏捷的，已经领悟到了这个身着休闲套装且上头没有一个扣眼的奇怪年轻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亲爱的先生，”他宽和地说道，“我们没有政策这种东西。我们把这玩意儿都交给外国佬捣腾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没功夫耍其他幺蛾子了。”

“但我们——你们——大不列颠难道都没有针对任何事情的立场吗？”

“为什么要有呢？”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问道，而另外两人则嘀咕着“立场”这个词，仿佛完全摸不着北。

“我们在这儿，是来维护平衡的，”那位外交家道，“我们的任务是保持均衡——均势，我应该这么说。”他轻咳一声，纠正了自己的口误。“不管怎么讲，在所有话都说完了，事情都办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平衡的意识。”

“那是自然，”另外两人低声附和，高度同步地将各自漂亮的裤管往上提了1.5公分。

“可这样的话事情要靠什么来决定呢？”唐纳德问，面对这几位来自精英阶层的老辣人物，他感觉自己特别愚蠢。

“哦，它们总会决定下来的——如果不是现在决定，那就是别的什么时候，如果不在日内瓦，那就在伦敦。这都是策略问题。要是不确定的话就站在法国人那边。或者你喜欢换个说法，那就是反对意大利人。这都是同一码事。”

“那么关于妓院呢？我们该说些什么？”

“在过去六届大会上，我们都直接表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次你只要再说一遍就行了。”

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思忖了片刻，又补充道：“一般来讲，你要是笼统地概括为下面这些话就准不会错的，那就是对于有组织的卖淫活动，作为一个帝国来说，我们大致可以被描述为多多少少持反对意见。”

到此这次面谈算是彻底结束了，唐纳德走出房间，感觉自己已近距离地窥见了某种真相——那种让英国国旗飘扬在全世界所有可能的机场上的精妙外交手腕。他能看得出这其中蕴含的天才，虽然他一辈子都解释不了它是如何运作的。不过，这显然正是它的高明之处。

当他穿过外面的大厅时，那儿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闷而单调的空间。因为此时已过中午12点，佳丽们都去吃午饭了，只留下了一幕记忆和一抹余香。

抵制社会陋习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来自里海地区的高级代表，由于他本人正是一名终生海洛因依赖者（采用手臂皮下注射，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注]，工具则是一支镶有绿松石的银制皮下注射器），这一因素大大提升了他的效率，使他得以飞快地推进议程上关于危险药品运输的环节。而当几位与会代表对悲惨的药物副作用的描绘从现实领域跨越到了想象境界时，具备专业知识的他还对他们进行了纠正。同样还是这位主席，给那名热情高涨的瑞士代表泼了一大瓢冷水，后者用滔滔不绝的口才坚称瑞士已经彻底将那些邪恶的贩毒团伙从她自由而雪白的领土上清除得一干二净了，而主席先生，不巧那天上午刚刚用光了他那片刻都离不了的海洛因，于是走到一名宪兵身旁，亲切地碰了碰他的土耳其毡帽，向他询问附近是否有药物贩子。那名宪兵（据主席的话说），礼貌地敬了一礼，并回答道：“阁下是否看见了街头那栋装有粉色百页窗，

门上挂着太阳保险公司广告的房子？阁下看到了？好的。那是就我所知这附近唯一一幢买不到药粉的房子。”

而当议程上的药品相关环节圆满结束，一系列重要的决议也被顺延到了下一年度之后，这位主席的效率便明显下降了，一部分是因为他对接下来的议题缺乏兴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在注射药物的间歇期间通常很容易打盹。而这一习惯，引发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意外。

当时会上正在讨论的议项是编辑一个澳门、曼谷、威海卫港口和台湾岛南部一两处渔港黑死病死亡人口统计目录的可行性，就在主席默默打起盹来的前一刻，那名南斯拉夫代表正好与他目光交接，立刻知道时不我待，于是迅速展开了一段滔滔不绝的雄辩。他努力、奋力、极力地强调，尽管在原则上赞同对黑死病死亡人口的统计——因为他所代表的政府在坚定遵循一切和平发展人道主义的方法上不输给任何他国政府，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应当唤起委员会对大战中匈牙利军队在南斯拉夫实施野蛮暴行的关注。匈牙利代表激动地发出了抗议，然而主席先生——此时正梦到伊斯兰教的天堂[注]——只露出了一个甜美的微笑，于是南斯拉夫代表继续演讲。

“我们的图书馆，其中许多藏有多达六七十本书籍，”他喊道，“全都被他们给焚毁了！我们的城堡被夷为平地，我们的绘画作品被偷走——其中包括一整套鲁本斯[注]油画的复制品，就是他在一间男爵寓所里创作的那套。我们的雕塑被破坏，凹版印刷品被砸碎，树木被砍伐，花园被摧毁，妇女被强暴——”

“你说什么？”哥斯达黎加代表顿时醒了。

“妇女被强暴。”南斯拉夫代表坚定地重复道。

“主席先生！”危地马拉高级代表高声呼吁，激动异常地跳了起来，“我请求通过下述决议：本委员会重申其对国际联盟的绝对忠诚，

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注]所遭受的灾难表示诚挚的同情，并恳请该王国代表提交方才论及暴行的图像资料。”

“主席先生！”圣萨尔瓦多代表也喊了出来，“我请求附议。”

“赞成，赞成！”拉丁美洲代表们热烈地高声附和。

此时的主席先生刚刚梦到第七层天堂，点点头并露出了微笑。南斯拉夫代表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新西兰代表冲南非代表叫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咱俩去喝一杯吧。这些野蛮人真叫我反胃。”这两名坚定的殖民主义者于是大步走出了会场，澳大利亚代表也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又过了一阵，南斯拉夫代表终于憋住了他那男子汉的哽咽，开口向令人尊敬的危地马拉和圣萨尔瓦多代表致以谢意，接着举起了一本厚重的大书。

“这本书里收录了，”他说道，“我不幸的祖国被摧毁的城堡的照片。”

“只有城堡吗？”委内瑞拉代表期盼地问。

“仁慈的上帝啊！”南斯拉夫代表叫起来，“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

“不够！”拉丁美洲代表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代表，对于这种背信之态顿时感到了深深的厌恶，于是沉着脸又把话题拉回到了原本的议题——远东的黑死病疫情上。不幸的是，主席先生恰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给自己手臂上注射了一剂海洛因，然后精神焕发地宣布该名演讲者犯规，委员会遂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事实上，真正重要的是那个针对裁减军备问题的委员会，所有高级代表都必须列席。于是那天早晨，唐纳德就站在秘书处大楼台阶上的人群之中，看着这些高级代表们陆续抵达会场。法国代表由四辆豪华的德拉热轿车[注]护送前来，车首的散热器上插着法国的三色国旗；西班牙人乘坐的是希斯巴诺-苏莎轿车[注]，因为在那些无知世人的眼里，希斯巴诺轿车本身甚至比它的名字更具西班牙色彩；意大利代表们乘坐着伊索塔-弗拉西尼轿车[注]，他们的秘书则坐在菲亚特轿车[注]上；比利时人乘坐密涅瓦轿车前来；而德国人力压群雄，搭乘由世界著名赛车手驾驶的大型奔驰轿车到场。美利坚合众国的官方观察员们大多乘坐着帕卡德、克莱斯勒、格雷厄姆-佩奇、威利斯-奈特、别克、奥兹莫比尔和施图茨轿车。英国高级代表，奥斯巴尔德斯通伯爵和他的两位重要的同事，坐着一辆四轮马车就来了，他的秘书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还有沃丁翰-阿芬顿先生，步行。

值得庆幸的是，英国汽车制造商的声誉被11辆劳斯莱斯给保住了，这些拥有真正的甲壳型车厢和金光灿灿的阀盖的豪华轿车，正是印度中将辛德拉朵大君阁下专程从英格兰买来的。

唐纳德出席了几场裁军委员会的现场辩论，还聆听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演讲——奥斯巴尔德斯通伯爵在这场持续近一小时45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下意见：对于目前迫在眉睫的减少和限制骑兵战马铁蹄专用钉生产的问题，以及法国外交部长在他那精彩绝伦的演讲中论证的观点（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对此都十分满意）——对于法国而言，减少骑兵战马铁蹄专用钉的生产，就等同于从孚日山脉撤军，将梅斯拱手让人，以及放弃整个征兵制度——大不列颠王国不持有任何特殊意见。他的总结陈词——末尾辅以一句不朽的“查理曼的法兰西，甘必大与布朗热的法兰西，10月22日的法兰西[注]，11月18日的法兰西[注]，还有3月4日的法兰西，乃是在她那不朽战马的铁蹄钉子上建立起来的”——则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他之后的演讲者是一位罗马尼亚女士，她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绘远方山顶黎明初现的美景，而演讲结束后，好几名黑皮肤的代表满怀仰慕地亲吻了她的手背。下一位发言的是位身材矮小的立陶宛代表，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指称所有关于马蹄铁，还有马蹄铁钉的问题，全都不可言说地和波兰的卑鄙强盗行径有关，古老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纳[注]就是这样被他们窃走的。这时席间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引起了不合时宜的骚乱，笑声的来源是南非联邦代表、印度次席代表和一位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员——因为爱尔兰自由邦的外交部长刚刚给他们讲了个低俗的小故事。最后副议长出面了，这名温文尔雅的中国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缓慢然而十分标准的法语开口道："尊敬的委员会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本人承蒙错爱，荣居此会副议长之职，现请求在座诸位允许本人将以下考量恭呈君面。当前时刻为午后1时45分，今晨我等已为共同关心之事业积极勤勉多时，而本人谨怀无尚谦恭之意，在此提醒诸位，此时此刻我等必须决定是否要暂时休会进行午间休憩，以便晚些时候更加精力充沛地继续我们的使命——或曰，我们重大的使命。亦或是继续会务，趁此问题在脑中保持新鲜之际，将之解决后再考虑间断休憩之事？尊贵的委员会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提议，我等当下便应就该事达成结论。现在有请我们尊贵的译员先生将本人有幸恭呈君面的鄙陋之见转化为英语。"

他带着古典的优雅风度向左右分别鞠了一躬，然后落座。那名译员乃是个粉面少年，能与他的语言知识对抗的唯有他此刻的饥渴程度，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一跃而起，声音洪亮地道："副议长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休会的话就赶不上午餐了。"说完，他将一条橡皮带子麻利地套上了他的笔记本，把它往胳膊底下一夹，然后走出了屋子。一阵无可挽救的冷场随之降临，持续了那么一两秒，然后，在几位英联邦殖民地代表的牵头下，委员们三三两两地涌到了门外的走廊上。

大会的第三周对唐纳德来说十分无趣，对亨利·伍顿爵士来说也是如此。亨利爵士已经完成了他的两次演讲，也毫无困难地遵守了卡特里

特-彭德拉根先生列下的条目。那两场演讲实在太相似，措辞也实在太谨慎——以避免给人造成大不列颠对任何事项抱有任何强烈兴趣的印象——以致于一名秘书将它们给弄混了，导致反对合成啤酒运输的演讲被印在了关于污名场所的官方报导专栏里，反之亦同，而且还没有任何人发现问题。

但这两场演讲发表之后，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

唐纳德发现代表团里的其他私人秘书也陷入了相同的境况之中。他们的上司也都作完了每人两场的演讲，工作宣告结束。

第四周，也是大会的最后一周，情况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回归午餐派对、温泉、游艇和星光下的私人迷你晚餐的倾向又普遍出现了。和平的缔造者们，不逊于战争武子，也是需要消遣和放松的。

在最后这一周里，唐纳德的部分工作是款待亨利·伍顿爵士的妹妹和妹夫——专程来到日内瓦观赏国际联盟工作的菲尔丁夫妇二人。菲尔丁先生年约60，模样看上去像个农夫，而谈吐中展现的魅力与博学却几乎与那位查尔斯·奥索里先生不相上下。他特别喜欢唐纳德，还通过某种委婉询问的神秘过程，成功地套出了他正在创作一本有关英格兰的小说的秘密。

对此，菲尔丁先生不仅表示赞同，而且抱有十分的热情，他坚持邀请唐纳德下半年到他们位于白金汉郡的家中做客。

“任何外邦人都无法了解英格兰，卡梅伦，”他说，“直到他见到了白金汉郡。”

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举行完毕，议程上的最后一项，即理事会成员国的选举也如期进行，经过了六个小时的投票，结果是全体成员国都原封不动，唯一的变化是多米尼加取代了海地。随着最后几场演讲结束，

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完成了最后几轮对法国和平理念的颂赞。至此，所有喧嚣和雄辩都画上了句号。

当巴黎快线驶出瑞士与法国交界的贝勒加德站时，唐纳德正坐在他的卧铺上，一边回顾过去四周自己担当助理的那场盛会，一边核对一页纸上所列的各项成果。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在过去四周内拟定的各项计划，形成或改进的各类方案，还有采取的各种措施，几乎可以使这颗星球表面上所有还在呼吸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活得到改善。可这些成果是怎么得出的，在什么时候，是谁办的事儿，他完全说不上来。同样，他也完全探究不出英格兰人是如何运用他们那神秘而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创造奇迹的。在彻底的迷茫中，他只能接受那句老话了：真正的艺术是从不显山露水的。然后总结，正如几百年来全世界早已总结过的：在国际事务的领域，英格兰人真乃不可超越的艺术巨匠。

---

1. 《民族传记词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英国历史名人传记词典，第一版63卷由出版商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1824－1901）于1885－1900年期间发行，最新一版为2004年由ProQuest数据平台推出的60卷电子版。
2. 《年度大事纪》（The Annual Register）：1758年由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发起出版的一份以探讨每年国际政治时事为主题的政治期刊，一直延续至今。
3. 由三岁赛马参加的比赛，起源于1780年英国伯爵德比12世发起的埃普瑟姆丘陵赛马（Epsom Downs Racecourse）中名为“德比赛马”的项目。
4. 弗雷德里克·博客莱尔勋爵（LordFrederick Beauclerk，1773－1850）：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早期的重要球员，该俱乐部曾于1788年制定了第一套规范英格兰各郡之间板球比赛的规则。
5. 杰姆·梅斯（Jem Mace，1831 －1910）：英格兰拳击冠军，今天的英国诺里奇镇中央铸有他的纪念碑。
6. 萨姆·刘易斯（Sam M. Lewis，1885－1959）：美国歌手、歌词作者，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跻身作曲家名人堂。
7. 奥蒙德大街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位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建成于1852年，为英国第一所配备儿童住院病床的医院。
8. 泽西百合，原名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1853—1929），英国女演员，爱德华七

世的情妇。她是泽西教长的女儿，因生在海峡群岛的泽西岛，教名又叫莉莉（Lily，百合之意），故以“泽西百合”闻名于世。

9. 爱德华时代的音乐喜剧，也是20世纪首批在百老汇取得成功的音乐剧之一。

10. 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1911年任财政大臣期间提出国民保险法，被公认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先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等职。1916年12月7日出任首相。1919年他出席并操纵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签署了《凡尔赛和约》。1921年给爱尔兰以自治领地位。

11. 位于爱尔兰都伯林的英国议会选区。

12. 《英爱条约》（The Anglo-Irish Treaty）：1921年12月6日，英国自由党劳合·乔治政府与爱尔兰新芬党代表于伦敦签订此约，把统一的爱尔兰分割为两部分，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北部6郡则划归英国。

13. 指1588年的英西大海战。在格拉沃利诺一役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军以8艘火船击散，本想南退，却因刮起强大的南风而不可行，庞大的舰队只好随风北上，最后绕过大不列颠岛及爱尔兰岛西岸回国时仅存43艘，从此国势鼎盛的西班牙停滞不前，英格兰则成为海上强权，开启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盛世。

14. 背景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1704年的布林德海姆一役（Battle of Blenheim）中，奥英联军进攻法国的盟国巴伐利亚，法军先是对英军的进攻时间判断失误，后又将大军撤入多瑙沃特的狭窄堡垒之中，成为瓮中之鳖，最后以两倍于敌军的伤亡败北。

15. 拿破仑于1807年趁西班牙内部动乱时机入侵，扶立其兄约瑟夫·巴拿马为西班牙国王，但却遭到了西班牙人民的顽强反抗，反将法军庞大兵力牵制于境内，成为拿破仑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军于西班牙泥潭深陷之景况就被世人比喻为“西班牙溃疡”。

1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于1915年5月7日击沉了从纽约出发，满载美国乘客的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此举导致美国国内“立刻对德国宣战”的呼吁声嚣日上。德国迫于舆论谴责的压力，宣布取消对客船和中立国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直到1917年，由于西线战局的不利，才告恢复。而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直接导致美国向其宣战。可以说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对一战历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7. 鲸湾港（Walvis Bay），即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纳米比亚主要港口城市、最大深水海港，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

18. 本地治理（Pondicherry）：地处印度东南沿海，孟加拉湾西部，属泰米尔纳度邦。16世纪开始被葡萄牙人占领，1673年成为法国殖民地，直至1954年转交政权给印度政府。

19. 俄罗斯北冰洋一岛屿，弗兰格尔岛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以著名探险家费迪南德·彼得罗维奇·弗兰格尔之名命名。

20. 埃塞俄比亚旧称。

21. 法属印度支那时代，“东京”（英：Tonkin，越：Đông Kinh/东京）常被西方人用来指代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越南人称其为“北圻”。

22. 北爱尔兰社会主义政党，由前爱尔兰共和国总统亚瑟·格里菲思在1905年建立。新芬党也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官方政治组织，主张建立一个全爱尔兰共和国。

23. 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散文家，剧评家，漫画家，曾侨居意大利20年左右。

24. 意大利与法国地中海接壤地区海湾上的小镇，度假胜地。

25. 指圣米耶勒战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和法军于1918年9月在法国圣米耶勒附近地区对德军实施的进攻战役。经过这次进攻，协约国军队战线缩短24公里，但未达成围歼德军集团的战役目的。战役中，德军伤亡5000人，被俘1.6万人，损失火炮443门；美军伤亡近7000人。此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由美军组织实施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26. 勃朗峰（Mont Blanc，意为白色之山），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27.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列宁最亲密的战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1940年被刺杀。

28. 温泉、海水浴场等处的娱乐馆。

29. 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西北部佛兰肯地区，俯瞰陶伯河的小镇。

30. 交趾，又名交阯，中国古代地名，地域及其文化遗迹位。初期包括今广东省和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秦朝以后，交趾郡为今越南北部。

31. 污名场所（House of Ill-Repute）：指妓院。

32. 福尔摩斯注射的是7%的可卡因。

33. 根据《古兰经》中的描述，穆斯林圣徒在天堂将被赐予“深色眼睛的处女”作为贴身爱侣。

34.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荷兰画家，为巴洛克美术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一批以宗教和神话为题材的油画，包括《复活》《爱之园》《末日审判》等。

35. 1918至1929年间南斯拉夫的旧称。

36. 德拉热（Delage）：成立于1905年，专门以生产高级轿车为主的车厂。成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在1918年推出的CO Type和1921年推出的CO2 Type都是当时令人相当震撼的划时代作品。后由于经济危机，战乱等故，于1954年正式停止汽车的生产。

37. 希斯巴诺-苏莎（Hispano-Suiza）：法国和西班牙合资品牌，以制造豪华轿车和航空发动机为主。

38. 伊索塔-弗拉西尼（Isotta-Fraschini）：该公司于1903年开始生产汽车，主产高级豪华轿车，于20世纪30年代停产。

39. 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缩写即F.I.A.T.），意大利著名汽车制造公司，现今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成立于1899年，总部位于意大利工业中心都灵。

40. 指1929年白里安政府下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法国社会党创始人，11次出任总理，以对德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非战公约和倡议建立欧洲合众国而闻名于世。

41.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以解除雅各宾派过激主义威胁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借口，发动兵变，控制了督政府，接管了革命政府的一切事务，开始了为期15年的独裁统治。这一天是法国共和历雾月18日，所以，历史上称此次政变为“雾月政变”。

42. 即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5年到1918年，维尔纽斯和立陶宛其他地区均被德国占领。德国军队撤退以后，维尔纽斯多次在波兰与苏联间易手。1920年10月7日，波兰签署了苏瓦乌基条约（Suwalki Treaty），承认维尔纽斯地区属于立陶宛。同年10月9日，波兰撕毁和约，发动军队突然袭击占领维尔纽斯。1922年2月20日，整个地区成为波兰的一部分，维尔纽斯成为维尔诺省的省会。立陶宛民族被迫离开该市，并且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立陶宛语，因此波兰人和犹太人逐渐占该市人口的大多数，立陶宛人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仅占人口的0.8%。

第10章

从日内瓦回来之后，有那么一两周的时间，唐纳德在皇家大道上的生活过得十分乏味。这些日子被一种灰色的单调裹挟着，约束着。伦敦是一座一本正经、讲求实际、冷酷无情的城市。早晨9：30的人行道上，你不会看到坐在街边藤椅上喝着粘稠的绿色、橘色和紫色饮料的人。整个夜晚你找不到一处可以跳舞的公共场地，甚至也没人会跳到超过凌晨3点，除了那些有钱到大酒店舞厅消费的人，或者说，是那些被自己的广告商一再提醒一定要到大酒店去消费的人。这儿没人出版一先令的平装小说，也没人售卖那种印有许多可爱女士图片的杂志——她们要么只穿内衣和鞋子，要么就是长筒丝袜配耳坠。没有人看上去是在享受生活，就连头顶的太阳也总是阴沉沉的。

板球赛季已经结束，伟大的英格兰体育爱好者们开始把精力转移到职业足球上。每周日下午都有大批人群涌去国王大道和富勒姆街，前往克雷文桥体育场观看比赛。唐纳德也去了一回，一方面是去见识一下英格兰的心脏——庞大的劳工阶级，在那里他可以目睹六千壮士云集于球场看台上，为他们的明星呐喊欢呼，或者亲切地冲裁判各种辱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一位著名的老乡将要带领英格兰北部的西区联合足球俱乐部迎战沃尔汉姆绿地漫游者队。这位老乡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乔克·汤普森先生——苏格兰国家队的中锋队长及16座国际奖杯的拥有者。汤普森先生担任西区联合俱乐部的队长已有数年，现在这支球队来到了克雷文桥，唐纳德觉得自己身为一名苏格兰同胞，没有理由不去捧场。

结果不虚此行，汤普森先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了全套使他称霸足坛的神技，通过一连串的迂回、闪避、假动作和盘带，他射出了三记无

人能模仿的破门，带领全队取得了胜利。没有任何队长能比他做得更出色了。事实上，就在比赛当天上午，西区联合和沃尔汉姆绿地漫游者的管理层之间拖延至今的洽谈终于得出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乔克·汤普森先生离开西区联合加入了沃尔汉姆，后者只向前者支付了小小的一万四千英镑。不仅如此，就在那天午后一点，沃尔汉姆绿地漫游者足球俱尔部的董事会还一致协商通过，将汤普森先生任命为沃尔汉姆的新队长。但最后，汤普森先生依然以他出色的表现为己方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唐纳德想，这种团队精神和忠诚品质，就算和板球运动员比也毫不逊色了吧。

还有一件事情，多少打破了10月份那几周的单调沉闷，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皇家大道上那所房子里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当时有一名男子找上门来，自称是煤气、照明和焦炭公司[注]的职员。此人年纪轻轻，有着一头棕色的卷发和令人赞赏的礼节，格拉迪丝客客气气地将他迎进了大门，而他报答姑娘信任的方式则是拎着一只塞满了衣物、靴子、头梳、椅罩和一大堆廉价小摆设的箱子扬长而去——他的艺术品味及价值评估能力和他的能言善道实在相差甚远。前来办案的警察亲切而富有同情心。这是唐纳德第一次和伦敦警察实际接触，此次经历则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礼仪和智慧方面，他们完全符合他此前的听闻，而且，即便他们没有成功地抓到那名小偷，他们严谨的态度和公事公办的手段也必定会使嫌犯陷入高度的恐慌之中，如果他恰好还在附近逗留的话。事实上，几乎不用怀疑，要不是那个意料之外的罕见巧合，使得皇家大道上的四名警察在盗窃发生的当口全都因为维持秩序的要务缠身而不能及时赶到现场的话，他们原本大可以将犯人当场缉拿归案的。当时，他们中的一个正在皇家大道和国王大道的交接处疏导交通，为国王陛下管理国王陛下的大道；第二位就在皇家大道上，他正在努力借助一本小手册寻找伦敦城内23条格洛斯特路中的某一条——有一位孱弱的半身瘫痪的法国人正试图坐着他的轮椅前往那里；第三位警察几乎就在那位胆大包天的罪犯的犯罪现场正对面，当时他正在用一根从自己衣褶底下翻出来的绳子捆扎一辆又老又破、在三个号啕大哭的三胞胎的

重量下散了架的摇篮车；而第四位警察当时正握着半截粗头铅笔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录入一名危险分子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身份、出生地点、年龄、职业、住所、营业地点、信仰教派、子女情况、驾照号码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起因是此人的汽车牌照比法定尺寸至少多出了4分之3英寸。

于是在那卑鄙暴行发生的时候，这几位法律卫士恰好都不得空，而事后格拉迪丝也始终没被传唤，更没有机会在证人席上羞涩地指认那名当初对她笑得那么迷人的卷发小伙子了。

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唐纳德的主要消遣活动就是代表奥格尔维先生上剧院看看戏。因为奥格尔维先生（就是那位有着拿破仑式下巴的编辑）原用的戏剧评论家鲁珀特·哈考特先生目前无法提供服务——出于某种相当神秘的原因，哈考特先生爆发了一场艺术家的脾气，朝奥格尔维先生扔了一只生番茄，且因他是个诗人，故而万幸没有砸中（虽然距离只有7英尺几英寸），之后他便怒气冲冲地跑到卡普里岛[注]去了。

奥格尔维先生对此事并不恼火。毕竟诗人就是诗人。况且，如今的现实生活中缺少的正是这样戏剧性的场面，奥格尔维先生心想，哪怕再小的独创之举，在这个糟糕透顶的标准化时代也等于是天赐好礼了。

于是，哈考特先生引退去了卡普里岛，为自己购置了5升白葡萄酒和一套两件式泳衣，而唐纳德则顶替了他的工作，造访伦敦的各个剧院。这是一段离奇的经历，起初他发现，自己对于通常所谓的“英格兰戏剧”究竟是什么水准，几乎无法得出任何概念。首先，唐纳德对于生活的许多侧面都十分单纯无知，其中的一样就是舞台。不论去哪一类剧院，唐纳德总是在大幕开启之前就陷入激动之中，所以对于他来说，演员们从一开始就占有了很大的优势。他的剧场经验仅限于战前的圣诞节到阿伯丁的德欧利卡特歌剧院[注]看过几场亨利·利顿[注]和神圣的克拉拉·

道小姐[注]主演的剧目，以及战争期间偶尔看过的一两场喜剧和滑稽剧。所以，在奥格尔维先生躲避7英尺几英寸外丢来的番茄那会儿，一部戏要让唐纳德不喜欢，除非是真正烂到家了。

另一个使唐纳德很难客观评价的因素就是那件举世公认的事实：在伦敦上演的那些英格兰戏剧，乃是全世界戏剧艺术中档次最低的一类，因为广大群众只会去看垃圾剧，而那些躺在梦想幻灭的剧作家的书橱里，一天天积累灰尘的剧本，那些真正一流的作品，即使有哪位剧场经理疯狂到将它们搬上商业舞台，也无一例外将遭到观众虔诚的抵制。唐纳德不久就发现，只剩下一些社团、俱乐部、有文化的戏剧爱好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戏剧赞助者的私人社团会在每周日晚间推出这些一流的作品，而每部都只上演一场。一年到头，几乎所有的周日夜晚都会上演一部皮兰德娄[注]、凯泽[注]、托勒[注]、契诃夫[注]、萨瓦尔[注]、勒诺尔芒[注]、马丁内斯·西拉[注]或让·雅克·伯纳德[注]的杰作，它们昙花一现，随即像朝生暮死的蜉蝣一般消逝。在这些周日的夜晚，曾经有过不少于三家俱尔部或社团同时上演凯泽的《从清晨到午夜》，还有某年的2月到3月，8周之内有五个周日都能欣赏到托勒的《霍普拉》[注]。唐纳德是个既尽职又勤奋的人，他花了大把时间在切尔西公共图书馆里翻阅整叠的《泰晤士报》和《曼切斯特卫报》，以便从两位业内翘楚——摩根先生和布朗先生那里学习戏剧评论的技巧。在这个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在战争结束后的头七年里，一共诞生了28家这样的周日演出社团，而其中至少有23家都把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注]作为它们的开业首场剧。

对这些周日上演的戏剧杰作，唐纳德怀抱着格外的热情和期待。为了天才的作品，他愿意忍耐一整个星期无论多少通奸、谋杀和高抬腿舞的表演。于是那个周日，他带着真正激动无比的心情，提前33分钟来到了沙夫茨伯里大道上的剧院，他将在这里欣赏平生第一出伟大的戏剧。

现场没有管弦乐队的演奏，观众们保持着奇异的安静鱼贯入席，唯

一的热闹是那群名人之间愉快的寒喧。俱乐部的每一位成员似乎都决心要认出尽量多的会友，以及被尽量多的会友给认出来，于是人头攒动，目光游走，望远镜努力对焦，其火热之势简直不亚于一场比赛。一共有16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向唐纳德躬身致意，其中的一名上了年纪的男士，秃头，戴单片目镜，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鞠了个躬，以便给对方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唐纳德紧张地眨巴着眼睛，试图点头回应，但是动作实在太不自然，要是他真的在某处见过对方，或许还能被视做问候，不然就只能被看成是脖子抽风了。但随着四周的压力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唐纳德坚持不到片刻，就赶紧全神贯注地看起了他的节目单。

即将上演的剧目译自德国作家——幻觉象征主义代表者伦佩尔－斯提尔辰[注]先生的一部杰作，根据节目单上的介绍，整部戏从头至尾的场景都设置在上赛利西亚[注]一处盐矿的矿井之中。这部戏的名字就叫做《永世之不朽》，制片人是冯·潘帕尼克尔[注]先生，节目单的背面介绍他为“梅克伦堡-什未林[注]的莱因哈特”，剧中穿插舞蹈的编排者为德里普。唐纳德正在埋头苦想究竟舞蹈体现的是上赛利西亚盐矿井下生活的哪个部分，就听见剧院某处传来了一声锣响，灯光旋即熄灭。接着是七八分钟的间隔时间，然后幕布升起，众人翘首以盼的坑道场景以及冯·潘帕尼克尔设计的精致灯光效果终于展现在了眼前——尽管后者起初不太容易看出来，因为这出戏是在完全黑暗的场景中开始的，而且在完全黑暗的场景中又持续了20分钟。占据这20分钟时间的是一段“波兰母性主义精神化身”的独白，在伦佩尔·斯提尔辰的原作中是用波兰语写成的。剧本的翻译者们，为了保留那种陌生的韵味，那种异国情调，非常机智地将这段话译成了意大利语。而在独白进行的过程中，台下听得懂意大利语的观众们（约占总数的100%）频频报以热烈的掌声，随着冯·潘帕尼克尔设计的灯光逐渐照亮舞台，观众席上包括最后几排观众都可以区分出领会了和没能领会意大利语台词精华的人，这些掌声的重点和强度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看样子只有唐纳德一个人没能领会，直到某一刻，相隔几个座位上那名面带嘲讽的大汉响亮地说了一句：“野蛮的

乡巴佬土话。”周围所有听见的人都立刻停止了鼓掌，开始争相发出不屑的声音。独白结束时，舞台上交替流淌的紫色和绿色光线照亮了一排盐矿工人的背影，他们正一边哼着阴郁的调子，一边干着挖掘的活计。随后矿井的领班出场，枪毙了两名工人，但没有表示是因为他们的歌哼得不好，还是活干得不好。下一刻，所有灯光又再次熄灭了，只剩下一块发光的荧幕，在盐田的背景上投映着一幅以齐柏林飞艇视角俯瞰纽约摩天大楼的电影图像。接着，克莱斯勒大厦[注]、沃尔沃斯大厦[注]和其他的大楼都消失了，紧随其后的是10分钟令人眩晕的上阿默高受难记[注]片段，其间一名黑人站在舞台侧翼，通过一只喇叭热情洋溢地唱着一首战时的流行歌曲《当那列午夜火车朝阿拉巴马开去》。在歌曲唱到第二节，受难记也演到了最后的午餐时，大幕落下。第一幕终，席上响起了比先前减弱但真诚的掌声。那些经验老道的评论家则沉着脸提前退场，喝酒去了。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最后一幕中也充斥着和第一幕一样丰富，一样天才的充满讽刺的幻觉象征主义。这么说就够了：在那些“效果”之间穿插了一起谋杀事件，受害者是一名食益补盐业有限公司的优先持股人，他被那群盐矿工人扔进了一台石英粉碎机里。当他的高顶丝质礼帽和那根顶端嵌着珍珠母的项级手杖如同最后几片玫瑰花瓣被吸入下水道一般，被卷入了机器，他的惨叫声伴随着一幕幕相当戏剧的“闪回”情景，更加增添了悲剧效果。那些情景展现了这名持股人的少年时代，和他亲爱的老父亲——黑森州[注]某镇议会议员，还有亲爱的老母亲——镇议员夫人生活在一起，这对老夫妻一边畅饮着淡味拉格啤酒，一边轻声哼唱着几首民谣。剧中还有一段，是讽刺的化身和上塞利西亚的化身之间激烈的对手戏，这幕场景持续了老半天，其间多次辛辣地讥刺了国际联盟。此外，另有一幕场景有力地表现出了最具现代感的象征主义，那是一名盐矿工人的情妇与一群“思想”的狭路相逢，如果她不是矿工的情妇而是一名三轮车比赛冠军的话，那些本该是她本人的主要思想。至于德里普的编舞，最后揭晓为一名精神错乱的房产经纪人葬礼上

的悼念者之舞，据说象征着1925和1926年赛利西亚小镇卡托维兹[注]和布雷斯劳[注]的住房短缺。

总而言之，这部《永世之不朽》，正如次日一家廉价日报上所言，乃是继上周日恩斯特·托勒的《霍普拉》之后，或者，继上上周日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之后上演的最有趣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象征主义佳作。《泰晤士报》上的那篇评论文章占据了4分之3栏的版面，但令唐纳德惊讶的是，布朗先生却称它为“一部来自‘潘帕尼克尔村’的浮夸的‘德里普’”，并且质疑：“如果这就是‘上’赛西利亚，那么‘下’会是什么德性？”

唐纳德在奥格尔维先生的报纸上谨慎地将它提了一笔。

紧接着的周一晚上，他观看了一部戏的首演。这部戏讲的是唯心论背景下的通奸，故事中一对年轻情侣以坦率而朴实的性交行为构建起了沟通阴阳世界的桥梁。周二看的那场戏主题是发生在海峡殖民地[注]的通奸，讲述了两名快活的年轻人之间成功的性交。周三那场戏讲的是发生在梅菲尔的通奸故事，包含有丰富的格言隽语，以及两名快活的年轻人。周四有两部戏的首演撞在了一起，唐纳德可以在素食主义者的通奸故事和简化拼写倡导者的通奸故事中选一个，最后他用丢硬币的方式选择了后者。周五和周六没有剧目，周日上演的是一部译自勒诺尔芒的作品，内容全是什么弗洛伊德、荣格[注]、俄狄浦斯[注]。接下来的周一上演的是一部埃德加·华莱士的剧作，里头充斥着蓝色的灯光、勒索者和逗乐的情节。

那位怄气的诗人在卡普里岛待了整整五个星期，回来时皮肤晒成了褐色，整个人也变得心平气和了。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那起番茄事件，而奥格尔维先生也对此缄口不提，欢迎他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在那五周时间里，唐纳德一共去了31趟剧院，并得出了一个关于怎样定义“英格兰剧院戏迷”的奇异结论。该结论如下：英格兰的广大戏迷们常常会成群

结队去观看一部劣作，只要它能使他们大笑或者让他们害怕——所以真正的喜剧或者是唐人街的伏击案通常都能大获成功。他们有时也会去观看一部充满感性的劣作。坏秃子巴特的那些旧肥皂剧，还有最后一刻偿清贷款或者发现结婚证书的情节早已深深地扎根在了伦敦人的条顿之魂中，当它们被包装在一个时兴的背景中时，常可以胜利地幸存至今。他们，即广大戏迷们，总是会去观看一部佳作，这里的“佳作”，唐纳德指的是一台好戏，而不是一首优秀的诗歌，一件优秀的象征主义作品，一段优秀的影片，一场将造型艺术依样画瓢转化成舞台艺术的表演，一场对某种情绪的解读，一件政治宣传品或是离婚宣传品，或是计划生育、和平主义、禁酒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复本位制论、唯心论、经济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其他任何门类的宣传品。只要一部作品作为戏剧本身是优秀的，广大戏迷们一定会去捧场。

最后，唐纳德还总结道，他们并不会受到自命不凡的因素干扰。一个一屁股坐在猪肉派上或是掉进摸彩桶里的俗人会让他们兴高采烈，忘乎所以；而一个追求完美的高雅人士则会使他们尊敬仰慕；但一个模仿智者的蠢驴，或一个模仿天才的庸人，却总是能被一种奇妙的大众直觉拆穿，然后遭到彻彻底底、毫不容情地无视。唐纳德想，这就是为什么凯泽和托勒之辈的作品，只能在周日放给那些社团和俱乐部里一群群想要模仿凯泽和托勒之辈创作的人看。而那些创作真正戏剧的女士和先生们则敢于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广大戏迷的面前。

“可这些英格兰人真是太难理解了，”唐纳德想，“他们居然不喜欢勒诺尔芒。”

---

1. 又名威斯敏斯特煤气、照明和焦炭公司，或特许煤气、照明和焦炭公司。由皇家特许成立于1812年，总部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是最早为伦敦市提供煤气和煤炭的公司，后于1949年并入国有，成为北泰晤士媒气供应局的主要部分。

2. 意大利坎佩尼亚区（Campania）的岛屿，位于那不勒斯湾南部入海口附近，19世纪下半叶後成为意大利南部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

3. 1875年由里查德·德欧利·卡特创立，1982年关闭，1988年重新开业。专门上演剧作家威廉·施文克·吉尔伯特爵士和作曲家亚瑟·沙立文合作的“萨沃伊喜剧”。

4. 亨利·利顿爵士（Sir Henry Lytton，1865－1936）：英国演员、歌唱家，20世纪早期吉尔伯特-沙立文喜剧中男中音演员的代表人物。

5. 克拉拉·米林顿·道（Clara Millington Dow，1883－1969）：英国演员、女高音歌唱家，在吉尔伯特本人的指导下出演20世纪早期的吉尔伯特-沙立文喜剧。

6. 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其代表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亨利四世》已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传世佳作。

7. 格奥尔格·凯泽（Georg Kaiser，1878－1945）：20世纪20年代最出名的德国剧作家之一。后文的《从清晨到午夜》为其早期表现主义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著名、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

8. 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1893－1939）：19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重要代表作者，与格奥尔格·凯泽齐名。托勒的戏剧与他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几乎每一部剧作都带有政治主题，宣扬他的左倾政治理念。

9.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Anton kowolski vicki Chekhov，1860－1904）：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其剧作亦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代表作有《海欧》《三姐妹》《樱桃园》等。

10. 阿尔弗雷德·萨瓦尔（Alfred Savoir，1883－1934）：原名阿尔弗雷德·波兹南斯基（Alfred Poznanski），20世纪初法藉犹太裔喜剧作家。

11. 亨利－勒内·勒诺尔芒（Henri-René Lenormand，1882－1951）：20世纪初法国剧作家，作品充满象征主义，以探索潜意识的动机为特色，深受弗洛伊德影响。

12. 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西拉（Gregorio Martinez Sierra，1881－1947）：西班牙作家、诗人、戏剧家和导演，20世纪西班牙戏剧前卫派复兴的关键人物。

13. 让·雅克·伯纳德（Jean Jacques Bernard，1888－1972）：法国剧作家，作品中采取一种不传达角色真实态度的对话形式，后被称做“未表达的艺术”。

14. “霍普拉”为德语感叹词“唉约”。

15.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皮兰德娄的代表作之一。

16. 原文为德语“Herr Rumpel-Stilzchen”，意思是“侏儒怪先生”。

17. 又译“西里西亚”，中欧的一片历史地域，位于今波兰西南部、捷克北部俄斯特拉发一带和德国东部。现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则属于捷克和德国。

18. 原文为德语“Herr von Pümpernikkel”，意思是“粗麦面包先生”。

19. 德国北部地名。

20. 纽约标志性建筑，受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公司的创建者沃尔特·克莱斯勒的委托而建造的摩天大楼，位于曼哈顿区东部。于1926年—1931年建造完成，高320米，77层。

21. 纽约标志性建筑，位于曼哈顿区百老汇大道233号，建成于1913年，高241米，60层。

22. 源自德国村庄上阿默高，表现耶稣受难的戏剧，最早可追溯至1634年。

23. 德国第五大联邦州。

24. 波兰南部城市。

25. 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的旧称。

26. 英国在1826—1946年间对位于马来半岛的三个重要港口和马来群岛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

27.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1907年开始与弗洛伊德合作，发展及推广精神分析学说长达六年之久，之后与弗洛伊德理念不和，分道扬镳，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28. 俄狄浦斯为希腊神话中阴差阳错杀父娶母的悲剧人物，后以“俄狄浦斯情结”指代恋母情结。

第11章

冬日来临，拿着4镑一年的工资在伦敦生活，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比待在一座大风呼啸的巴肯农场里要更加愉快。他不再需要早早起床，不像过去在巴尔斯平迪务农的日子里，每天清晨都有一个年轻的农妇5点整准时送来早茶和粥。他也无须担心降雨过少或者过多，无须被玉米、芜菁和土豆的市价波动牵动神经，更无须承担那个年年不变的沮丧现实——不论天气和菜价是好是坏，他都逃脱不了经济损失。唐纳德仍继续订阅《阿伯丁新闻杂志报》（由过去著名的《阿伯丁自由媒体报》和《阿伯丁日报》合并而成），每周他都能在报纸上读到对农业发展前景的悲观预言，说这个行业显然已经快被淘汰了。他在黄金广场的代理律师也在来信上说道，巴尔斯平迪农场的那位佃户每月一日前来支付租金时都会带来新的惨淡消息。但这位律师坚定地告诉唐纳德无须过分担忧，因为——他补充道——那名佃户刚刚才买了一台崭新的名爵轿车，但却有人听见他在帝国酒店的酒吧里和一位密友的谈话，他说，把所有事情都算上，大概也只有头脑格外发达的人才能想得出比眼下还糟糕的景况。总之，重点就是这位佃农还是付得出租金的。

所以说，唐纳德没什么需要操心忧虑的事。4镑的净收入，如果支配得当的话，是完全够一个年轻人在伦敦独立生活的。因为伦敦既可以是全欧洲消费最高的城市，也可以是全欧洲消费最低的城市，4镑的支配空间是很大的。此外，偶尔为奥格尔维先生甚至是那位伟大的威廉·霍奇先生做一些评论报告，也能让他赚到点儿额外的收入。例如上回有个包裹寄到了皇家大道上，发件人是霍奇先生，里面装着一套六部关于佛教的专著，作者系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注]的一位缅甸裔教授。随书附有霍奇先生用铅笔草草写下的一张字条，请唐纳德为这套书撰写一篇千字评论文章，截稿日期为下个星期五。唐纳德生来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他

立刻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霍奇先生的办公室，向他声明自己完全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为什么？”霍奇先生问道。

“因为——我——我对佛教一无所知。”唐纳德结结巴巴地说。

“读完这六部书你就会知道了。”霍奇先生严厉地回答，说罢戴上一顶灰色大礼帽走了出去。

但霍奇先生想必是欣赏唐纳德这种认真态度的，因为他此后又频频送来了各种包裹，题目包括《安第斯文明》《佩鲁贾[注]老城的漫游者》《苏联十日》《灵魂永恒否？》《橄榄球的基本规则》以及《萨里郡[注]岩石花园浅谈》。

以上所有著作唐纳德都认真阅读并撰写了评论，对于哈考特先生关于撰写评论文章的不道德建议，他则坚决不予采纳。

“首先读一下出版商的书封，”哈考特先生鼓吹着他那不入流的信条，“上面通常会告诉你作者姓甚名谁，也能让你窥见一些内容大意。如果书封上写：这本富有启迪性、独一无二又发人深思的著作从内部揭露了喀尔巴阡卢塞尼亚[注]的政治局势，那么有75%的可能性这本书写的是喀尔巴阡卢塞尼亚，还有25%的可能是他们加错了封面，里头实际上是一本名叫‘Tikkity-Tonk’的短篇故事集，老掉牙的东西！或者是《罗马书》的重印本。但多数时候他们还是搞对的。这就很好了，你知道主题是什么了，下一步就是浏览章节目录，它会告诉你这本书的内容范围，是着眼于宗教问题呢，还是提供了一份酒店名录，或描写了一些乡村服饰，或探讨了贸易数据，或涉及私生子和合法子女的比例，或是纵览阿提拉[注]时代结束后至今该地域的历史变迁，等等。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全书的内容，剩下的事就是阅读最后一章的最后两段，看看作者认为喀尔巴阡卢塞尼亚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然后就完事喽。”

不过唐纳德拒绝执行这种恶劣的教条，而是踏踏实实地把每一本送到手中的书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的评论文章即便不够华丽，也没有丰富的金句，但至少都按时完成了。从编辑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比起所有20世纪的评论家从王尔德那里窃得，王尔德从惠斯勒[注]那里窃得，惠斯勒又从奥克塔夫·米尔博[注]那里窃得的格言金句都重要多了。

奥格尔维先生则通常会寄来一些小说要求评论，于是唐纳德在那几个月里着实啃下了一些相当可怕的作品。不过，那些小说的标题倒是很令他着迷，他还写过一篇短文，并被一家文学周刊选登了，内容就是探讨小说标题的流行风格。他本人踏入文学领域的这个时机，恰好就赶上了一种流行趋势正在被另一种流行趋势取代。逐渐走向衰败的模式，是那种醒目、富有冲击力但却完全无关内容的标题，比如《战车御者捕获灵魂》《耗子打洞，船舱漏水》（一篇关于现代版乌加桑与妮科莱特[注]的精致中篇小说），以及《可叹，可叹，伯沙撒[注]！》而新的潮流则是更加朦胧、隐晦而阴柔的标题，就像消逝的淑女或者非常现代主义的诗人，唐纳德不得不对许多此类标题的著作进行评论，比如《她亦如是说》《于是他们都继续下去》《这可真是个遗憾，对么？》，还有《他耸了耸肩膀，他实在没得选》。

每逢周日，唐纳德常在寂寥荒芜的伦敦城里久久地漫步，这座奇异的世界金融中心，在工作日里容纳着50万疲于奔命的劳动者，而在周末就只剩下了一万个看门人和一万只打瞌睡的猫。这段时期的英格兰教会，终于意识到了罗马教会不断向外伸展的阴险触手，于是正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反击，此举将复兴国教大统，而世界将为之瞠目结舌。就连维腾贝格修士[注]本人也无法导演出一场更为惊人的“coup de main”了——或者在此情形之下，叫“plözlicher Anfall”[注]更加合适，这个行动就是：提议将那些拜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注]所赐，堵塞并扰乱了世界金融心脏的一座座教堂全都推倒，把它们占用之地改为俗用，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房地产公司，所得收入则用来组织一场新的圣战，去

讨伐那座高高在上的“七丘之城[注]”。

趁那些教堂还没被拆除，唐纳德在里头度过了许多个美好的周六下午（因为礼拜日它们通常都关门了）。但是，即使有一群多管闲事的外行人——其中包括画家、诗人、建筑师、国会议员、古建筑保护协会、暂处于现金缺乏窘境下的房地产公司、建筑爱好俱乐部，以及其他许多个人和组织（他们显然都与梵蒂冈脱不了干系）——暂时成功地阻止了拆毁计划的实施，他也并不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时间。

因为只有在英格兰的首都才能见到这些美丽的尖顶——如同用英格兰之石打磨而成的锋利银箭一般，外表覆着贝壳，久经海风侵噬，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钻石般灿烂夺目的光芒。这些英格兰的教堂，由英格兰的石头筑成，建造它们的是一名友善、充满诗意、喜欢开怀大笑的英格兰绅士。这些教堂是为英格兰的人民而建，让他们得以追求自己的信仰，而非像那些大教堂一样，被来自罗马的暴力和强盗之风侵噬。

另一位友善的绅士，一位喜欢开怀大笑的英格兰诗人，曾经这样写道：

> 克里斯托弗爵士来到烈焰焚烧之地，
>
> 用尖顶、中殿与唱诗班，用精巧的立柱与雕琢的饰环使之重现了优雅。

于是由海上驶来的船只，将在路德门的护墙倾毁之处，伴随阵阵欢呼，迎见花团锦簇的座座高塔。

在那城墙之下，教堂林立：圣布莱德，圣斯威辛，圣凯瑟林·科尔曼，圣马格丽特·帕滕斯，圣玛丽-勒-宝，圣尼古拉斯·科尔修道院，伍德街的圣奥尔本教堂，殉道者圣马格努斯教堂，以及圣埃德蒙王教堂。

这些名字如同钟声般悦耳回荡，而居高临下附瞰这一切景象的，则是圣保罗大教堂穹顶上，那令人敬畏的圆球与十字架。

这期间，只有一件小事干扰了他在伦敦的第一个愉快的冬天。一天上午9点左右，当他准备开始又一趟孤独的徒步之旅时，却遭到了一次相当惨痛的惊吓——事实上是最惨痛的一次，能和它相比的只有多年以前的那件事——一枚既没扎进地里，也没成功爆炸的8英寸炮弹在地面上反弹几下，朝他滚了过来，就像一头硕大的，银闪闪的，白热的三文鱼一样停在他面前一码之处。直到今天唐纳德都敢发誓，当时那家伙冲他眨了眨眼呢。生平第二次，这回是在伦敦，他又体验到了心脏被一把攥紧，嘴巴上颚发干，浑身如坠冰窟的感觉。起因是皇家大道上站着的三个报童，他们拉长的脸上一片阴郁，甚至无心叫卖自己的报纸。第一名报童手里举着一块白色纸板，上面用红色和黑色的字母写着下面的话：

《新闻晚报》

英格兰

陷入

灾难

加急特讯

第二名报童举着一块黄色纸板，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

《星报》

英格兰

已经

陷入绝境？

加急特讯

第三名报童举着白色纸板，上面印着红色和黑色的字母：

《旗帜晚报》

英格兰

之

崩溃

加急特讯

人们在三个报童面前排起了长队，从口袋里掏出硬币，抓过报纸，脸色灰败，嘴唇颤抖，跌跌撞撞地离去。唐纳德站到了队伍中，强烈的惊恐令他浑身发冷，近乎麻木。排在他前面的男士递出了一先令，甚至不等找回零钱就一把抓过一份《星报》，扫了一眼便脱口叫道："哦，上帝！"接着像喝醉酒般摇摇晃晃地走了开去，一路和行人相撞，最后撞上了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自始至终他的眼睛都在贪婪地浏览着那条加急消息。唐纳德也只是勉强保住了自己原有的谨慎，这才递出了一便士，而不是一先令，然后带着他的报纸从拥挤的人群里退了出来。

《星报》要说的内容一目了然。那行巨大的标题——"英格兰已经陷入绝境？"——横贯整个版面，在它下方则是小一号的大字标题，但那些字母也足有半英寸高：

梅利(注)找到突破点

墨尔本的毁灭性进攻

霍布斯(注)第一球出局：赫恩(注)9分，伍利(注)0分

英格兰的恐怖沦陷

亨德伦[注]能拯救我们吗？

在斯隆广场站的地铁里，唐纳德遇见了一位头戴大礼帽，身穿天鹅绒领黑色外套的老先生，他的唇上蓄着长长的高贵的白胡子，手里拄着一把收起的丝质雨伞。他对纳唐德狠狠地说道："这都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儿戏的缘故。先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对待什么事儿都不够认真，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说着他一脚跺下，重重踩在了身后一名店员模样的谦逊男子的脚趾上。

唐纳德挪到了另一截车厢，开始阅读在墨尔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板球锦标赛上，英格兰队惨糟澳大利亚队凌辱的悲伤故事。

这段时间另一个有趣的经历，便是前往特威克南[注]的橄榄球场观看牛津和剑桥的比赛。在一个温暖多雾的冬日，唐纳德在正午时分左右来到了滑铁卢车站，跌跌撞撞地挤过一群群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年轻人——除了他们围巾和领带的颜色无一重叠之外——终于坐进了一截三等车厢，和另外11名乘客挤在一起。

大约45分钟后，他抵达了特威克南，在一家小旅馆用了一顿啤酒配面包奶酪的午餐，然后在1：45来到了那个巨型看台上，找到位子坐下，盯着下方遥远的绿色球场。头顶的太阳正作着最后的疲弱挣扎，试图穿透聚集的云雾，将它那苍白暗淡的恩泽洒向下方被人群迅速填满的看台。然而等了一个小时，比赛才终于开始，当六万五千名观众——看上去约有三万名是年轻小伙，三万名是年轻姑娘，剩下五千名是教士——全都入席就坐的时候，太阳早已经放弃了那场实力不均的较量，云雾阴沉沉地在北方和东方聚拢，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

球员们在疯狂的喝彩声和倒彩声中奔跑入场，灵巧地将一颗球来回踢了一两分钟，然后坐下来合影，再站起来向威尔士亲王致敬，完了以后才开始比赛。

直到中场，雨还在绵绵不绝地下着，把美丽的草坪变成了一片黑漆漆的沼泽，场上球员的身影也模糊起来，分不出谁是谁。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整个球场已笼罩在了冬日昏暗的暮色之中，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码。

比赛结束后，六万五千名观众汇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慢吞吞地穿过雨水和泥泞，向着车站走去。马路上的汽车闪着前灯，和行人一起向前缓慢移动。大队人马在车站的入口处滞留了半天，只见一趟趟列车驶进站台，铁路工作人员拿着扩音器对人群宣布：下一趟列车将直接开往滑铁卢站，不在此处停留——这条消息属实；以及向前走，前边有空位——这条消息不属实。最后唐纳德终于挤上了一列车厢，里面还塞了另外23名乘客，他只好一路站着撑过了一小时又5分钟，其中有20分钟是被堵在滑铁卢车站外面。车厢里的乘客们按照不同观点分成了两派。一派包括11名带着脏兮兮的浅蓝色纪念品的小伙子和一名情绪激昂的市区牧师，他们坚称剑桥队以两粒进球，两次达阵(注)和一次罚球破门的成绩击败了只有两次达阵的对手，比分为19比六。与之对立的一派则因为内部分歧而略占下风，他们当中有7人坚持剑桥一分未得，并声称亲眼看见牛津队三次达阵，其中一次追加射门成功，还有一次踢落地球射门成功，所以最后是以15比零取得了胜利；而另外四人则不容争议地辩称牛津队另外还罚进了三粒球，并且这三粒罚球乃是针对剑桥在并列争球过程中肮脏的犯规行为，实属理所应得。

唐纳德觉得，要不是大伙都紧紧地塞在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能挪得动一手一脚，这里早就发生实际暴力了——那位市区牧师的言辞实在足以导致一起命案。可令他震惊的是，此间的冲突又忽然瓦解了，变成了一阵热情的大笑，大家伙纷纷逗起了那位牧师的乐子。而牧师先生的机辩能力则是摧枯拉朽，所向无敌。

当列车于6：25终于开进滑铁卢车站的时候，一切结果都水落石出了。彼时的站台上已经有人在兜售各家晚报，上头的官方消息显示，比

赛的结果为平局——两队各取得一次达阵，即三比三平。

两天后，唐纳德前往斯坦福桥的切尔西球场，观看牛津对剑桥的橄榄球比赛。比赛于午后2：00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并在灿烂的阳光下进行到了最后，全场战况明朗，节奏紧凑，在四千名观众沉默的注目下，以三比三平的成绩圆满结束。

这个冬天，唐纳德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得以研究英格兰人处理国内政治的方式。他已经在日内瓦见识到了，是怎样的国际外交手段使英国国旗插遍了地球表面所有真正诱人的地点，以及几乎所有真正有价值的商品——除了爪哇的金鸡纳碱、智利的硝酸盐和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而未能占有上述第三样的失败已经从另一件事上得到了相当的补偿，那就是不必和不可一世的俄克拉荷马人打交道了。

现在，他又可以观察到英格兰人是以何种心理投入另一项任务的，那就是运转那架全世界多数文明国家一面忌妒、一面又视为楷模的政治机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前政府提出将葡萄干纳入黑加仑、无花果、大枣、西梅和杏脯的零售价（调控）法案的次级条款之中，但因7张选票之差，这项提案遭到了否决。于是政府很自然地决定将这一挫败视为对帝国国防与发展政策缺乏信心的信号，遂请求全国思想端正的男士和女士们重新选举新一届国会。在野党们官面上高调地欢呼庆贺，暗地里却在抓狂，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挫败目前的政府，但事已至此，只好也匆匆加入角力，热烈号召所有思想端正的男士和女士们投上支持的一票。

唐纳德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到伦敦的这家或那家政党总部谋一份游说人或者信封抄写员的事情做做，正在此时，他欣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日内瓦的老上司亨利·伍顿爵士的信，邀请他前往东安格利亚[注]辅助自己打一场格外艰苦的硬仗。他的竞争对手是一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隶属于独立工党，口才了得，而且已经凭借着一串在新千年到来之前都不可

能实现的狂妄承诺，取得了令人不安的先机。唐纳德收拾了行李，给保守党总部去了一通电话，要到了一叠传单、手册、指南，还有演讲笔记，随后便搭上最近的一班列车奔赴林肯郡了。

亨利爵士的选区包括一个约有五万居民的小镇埃尔登伯勒，以及周边一带的村庄。那些村庄占有不少选票，但和人口密集的小镇相比，工作比较难做，所以两位候选人都把重心放在了埃尔登伯勒。

唐纳德在皇冠酒店找到了亨利爵士，他的竞选总部就在酒店对面的保守党俱乐部里。爵士热情地接待他后，就把他转交给了保守党的代理人——前皇家海军布林克司令，由他来下达具体指示。布林克司令从头到脚都是一名典型的水手，有着清澈的眼睛，健康的皮肤，洪亮的嗓音，还有轻松愉快的举止。

“自愿入伙啊？”他出声一吼，就像在皇冠酒店的招待室里刮起了一股大风似的，说话的同时还在唐纳德两肩之间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完全没问题，要打败这些该死的红色党人，我们就需要一切可以找到的帮手。给你安排点动动嘴皮的活儿怎么样？就是上台演讲之类。你懂的——肥皂箱[注]之战！”

“全听您吩咐。”唐纳德紧张地说，对方海上狂风式的言行已经把他深深地震慑了。

“好极了！”这位水手吼道，“一流的bundobust[注]。我们就安排你明天tiffin-time[注]到钢铁厂作个演讲吧。你了解我们的宣传窍门了吗？”

唐纳德从全身上下的口袋里掏出了那些书面材料，但英勇的司令官将它们都推到了一边。

“甭为那些费心，”他喊道，“你用不着摆出什么事实啊，或者这一类的废话。只要抓住我们的三条纲要就行了。第一，永远把帝国摆在首

要位置。第二，打倒红色分子。第三，为失业人口效力。”

“我们是否——我是说——有没有一些——一点点东西，关于如何让失业者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宣传？”唐纳德试着问道。

布林克司令震惊地看着他。

“当然是通过支持帝国啦！”他吼着回答，又补充道，“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废除失业救济金。现在我得闪人了，老伙计。你要在这儿下锚吗？很好，我明天会给你出航指令。先这样吧！”说罢，这位快活的水手匆匆上别处继续他筹划胜利的工作了。

那天夜里，工作尚未正式开始，唐纳德先参加了一场在埃尔登伯勒谷物交易所召开的保守党会议。出席会议的约有一千人，会场上还精心布置了至少42面国旗，都散布在台上和墙面上，有的挂得十分标准，有的则上下挂反了，还有的歪向一边。一幅格莱德斯顿(注)的巨型铜板雕象悬在主席台背后的墙上——由于此次自由党无人参选，努力赢得所有思想端正的自由党人的支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主席是一位身材矮胖，面貌和蔼的先生，在议程开始之前，他首先幽默地说道，身为主席的首要义务就是起立，闭嘴，然后坐下，但他还是有一两件事情想要说明一下。接着，他解释说，自己只会以简洁的方式来说明那一两件事，又解释了他为何要选择简洁的方式来说明，然后抛出了一句讨喜的隽语：毕竟，简洁才是智慧的根本。并补充道，如果他不以简洁的方式说明的话，就会耽误候选人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众人皆知候选人的时间有多么宝贵，尤其是从他们倍受信赖的老党员中间产生的如此优秀的候选人，且这位候选人在将来——如果女士们能够体谅这句粗陋表达的话——也绝逼会继续留在他们的政党的。说完这些之后，主席进入了他简洁的开场白的主体部分，他讲述了自己私下认识的一个爱尔兰人的故事，在他看来，这个故事很好地体现了纯正的保守党之美德，而保守党向来是爱尔兰人的忠实朋友，同时也体现了其党在英

国各阶层民众之间享有的尊敬和爱戴。主席在大约20分钟后坐下了，之后，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和《因他是个最好的伙伴》的歌声（嗓门洪亮的布林克司令担当领唱），亨利爵士站了起来，富有亲和力的脸上堆满了仁爱的笑容。他先是为大伙讲述了一个阿伯丁人和一个犹太人的故事，然后声明自己代表的是帝国和那面亲爱的历史悠久的国旗，不论如何，绝不会对任何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团伙——那些从来不洗脖子的肮脏家伙低声下气。接着他说道，自己意在强调，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坦率而坚定地表达出来的是，他主张最大程度地节省开支，同时立即派出20艘新的巡洋舰，保护我帝国广袤疆域的贸易路线；他主张取缔如今正在腐蚀大不列颠雄伟气魄的失业救济金；他主张全民就业，但反对在印度实行破坏政策。在这之后，他对自由贸易进行了一番抨击，用一串非常大胆的《圣经》语言将其机智地形容为“过时的口令”，但却突然被警觉的布林克打断了，后者用堪比蒸汽打铆机的声量在席间“耳语”道：自由党和自由贸易支持者的投票可是至关重要的。

亨利爵士立即住了口，在一片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坐回了位子上，而唐纳德却陷入了紧张和忧惧的痛苦之中。他对亨利爵士抱有真挚的好感，打从心里喜欢并尊敬这位和蔼的绅士。但他这辈子都没听过如此糟糕透顶的演讲，或者说，如此可悲地自动送上门去，让诘问者撕成碎片，沦为一堆笑柄的演讲。唐纳德举手掩住了汗涔涔的脸，他无法忍受看着一位朋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羞辱。他在心里咒骂自己，真不该来参加这个会议，甚至来到埃尔登伯勒都是个错误。现在，一切已经开始了——主席正在邀请提问——这场羞辱就要拉开帷幕——是的，第一枚炸弹已经来袭——而且是个重磅炸弹。

“主席先生，候选人说他主张全民就业，那么他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唐纳德发出一声呻吟。第一个人就抠住了一个致命的弱点。

亨利爵士站了起来。“事实上，我很高兴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

说道，“我想借此机会向提问的绅士表达感谢，以及祝贺。我们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工作机会，而且是提供充分报酬的工作机会。”他在一片掌声中坐下了。

唐纳德倒抽了一口冷气。“哦，上帝！”他想，“他们要开始朝他丢东西了。”

那名提问者又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他说完，坐下了。唐纳德再次倒抽了一口冷气。

接下来提问的只有一人。一名模样凶悍，脖子上缠着一条红白手帕的年轻人气势汹汹地问道：“主席先生，我想知道候选人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政策是什么。”

亨利爵士起身，感谢了这名提问的绅士，并祝贺他，然后回答，他的政策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建筑最多的房屋。

那名模样凶悍的年轻人对候选人表示了感谢，然后会议自动进入了答谢致辞和信任表决环节，最后是演奏国歌。

唐纳德梦游般地回到了大街上。

有那么几分钟，他就站在那儿，不知所措，迷茫混乱，最后漫无目地地走上埃尔登伯勒陌生的街道，一路走一路想，不禁觉得，自己真是独在异乡为异客。过了一会儿，尽管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他还是渐渐注意到一波波人潮正从他身旁经过，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他加快脚步来到了一处街角，只见那里伫立着一座大会堂，门上张贴的巨幅海报上用火红的颜色写着：

欧内斯特·多兹与您相约今夜

埃尔登伯勒的欧尼

会堂的台阶上站着一名小伙子，身形几乎被一个巨大的玫瑰形装饰给遮蔽了。他告诉唐纳德，那位人民的伟大战士、无产阶级的神圣斗士将于几分钟之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现在里面的走廊上还有位置可以站。

唐纳德进入会场，在类似风琴演奏台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第一排的好位子（这座大会堂原本属于一个非国教教堂）。这栋建筑里容纳了约有一千人，会议的主席是一名身形削瘦、神情严肃的男士，他正起立发表讲话。他首先说道，听众们此次前来聆听的对象并不是他，所以他打算什么也不说。他只想和大家讲一个故事，因为他认为这个故事很好地体现了保守党的罪恶倾向，以及它在全国范围内广受厌恶的程度，故事是关于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一名爱尔兰人的。于是他开始讲述那则唐纳德当晚已经听过一次，并且已经刊登在本周《笨拙》[注]杂志上的轶事。在这之后是一通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抨击，然后他终于幸运地想起了多兹先生的存在，邀请他上台来说几句。

多兹先生很快证明了自己乃是最激烈的一派演说家。他将桌面击得“砰砰”直响，大手一挥，将一杯水扫到了前排的听众席上；他从一侧跳到另一侧，仿佛演讲台是块烧红的铁板；他吼叫，他咆哮，他又捶又打，震耳欲聋；他将托利党[注]比做加略人犹大，将鲍德温先生[注]奇特地比做了德国王储；他将亚瑟·亨德森[注]先生比做固立先生[注]，将帕穆尔勋爵[注]比做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注]；他将社会党比做上帝的天使，并且频频暗示自由党人均为思想端正的女士和先生们，还有几次伴随着一连串的颂扬将手指指向了一座从某处抬出来的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注]石膏像，以及带着强烈的抨击之意指向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注]的金属板肖像，上面招摇地贴着一个“科布登[注]”的标签。

当涉及到数据的时候，这位欧尼赫然便成了一名巫师。他用旋风般的计算证明了，如果世上没有富人，就不会有穷人；如果每个人的私有钱财都被没收，那么每人每年就会有317镑；如果利润被严令禁止，产业就会得到拯救；还有，避免英格兰银行立即破产的唯一方法就是取消股票市场，打击报业联盟。总而言之，他承诺主张将国民的年收入限制在400镑以内，将失业补助提高到每周4镑，并取消啤酒税。唐纳德又一次震惊了。这位候选人似乎也难逃被诘问者撕成碎片的下场。然而，他又错了。

听众只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富人一年的收入里扣下来的超过400镑的部分，你将用在哪里呢？"

答案是："放进穷人的口袋里。"

第二个问题是："增加失业救济金的钱将从哪里来呢？"

答案是："从富人的口袋里来。"

然后会议自动进入答谢致辞环节，之后又唱了好一阵子《红旗歌》，那些激动人心的歌词描绘了在自由的美利坚，在芝加哥的那些会堂里公开进行的无产阶级活动，以及在莫斯科独裁统治下的地窖里悄悄进行的无产阶级秘谋。

经过这两场会议，唐纳德意识到了布林克司令对"事实啊，或者这一类的废话"的高高在上的蔑视，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把带来的书面材料都撕了，当轮到自己在那个街角的"肥皂箱"上演讲时，便一心围绕着"国旗、君主和联邦"夸夸其谈。

14天的演说结束后，埃尔登伯勒的自由居民们和唐纳德来到了投票箱前。投票日后的第二天中午，选举监查官在一个大约一万人的集会上

宣布，经过三轮计算后得出的选举结果为：欧内斯特·多兹先生，21043票；亨利·伍顿先生，21043票——所以结果为平局。两名候选人向监查官表达了感谢，两人都宣称这一结果为各自理念的伟大胜利，都强调本次竞选体现了真正的大不列颠公正公开的竞技精神，最后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相互握手。

---

1. 应指明尼苏达大学，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
2. 意大利中部城市。
3. 位于英格兰东南部。
4.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一个省，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喀尔巴阡卢塞尼亚省宣布自治。当年11月，喀尔巴阡卢塞尼亚更名为“喀尔巴阡乌克兰”。
5. 阿提拉（Attila，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人（Hun）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消失。
6. 查尔斯·沃茨·惠斯勒（Charles Watts Whistler，1856－1913）：英国历史小说家，作品多以公元600－1100年间的英国历史为背景。
7. 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848－1917年)，法国记者、艺术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米尔博是克劳德·莫奈和奥古斯特·罗丹的好朋友。代表作《秘密花园》。
8. 最早源于13、14世纪间的法国吟唱作品，讲述乌加桑与妮科莱特的爱情故事，作者不详。
9. 伯沙撒（Belshazzar）：新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严格来说是共同摄政王），尼布甲尼撒之子。他与玛代人大流士征战的失败导致了巴比伦王国的灭亡。
10. 指的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位于德国东部的维腾贝格曾是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中心之一，留下许多历史遗址，后被称为“路德之城”。
11. “coup de main”和“plözlicher Anfall”均为“奇袭”的意思，前者为法语，后者为德语。
12. 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天文学家和著名建筑师，设计了52座伦敦的教堂，其中很多以优雅的尖塔顶闻名。圣保罗大教堂在1666年伦敦大火中被焚毁，由雷恩在1675－1710年指导重建。他还提交了整个伦敦的重建计划，但一直没有被采纳。
13. 指建筑在七座山丘之上的罗马城。

14. 亚瑟·梅利（Arthur Mailey，1886－1967）：澳大利亚职业板球运动员，在1920－1926年间参与了21场国际板球锦标赛。

15. 约翰·贝利·“杰克”·霍布斯爵士（Sir John Berry "Jack" Hobbs，1882－1963）：英国职业板球运动员，在1908－1930年间代表英格兰队参加了61场国际板球锦标赛。20世纪30年代，作为记者曾雇佣杰克·英厄姆（Jack Ingham）为其代笔，因此又名为“杰克”·霍布斯。

16. 弗兰克·赫恩（Frank Hearne，1858－1949）：职业板球运动员，曾代表英国与南非参加国际板球锦标赛。

17. 弗兰克·爱德华·伍利（Frank Edward Woolly，1887－1978）：英国职业板球运动员，最出色的多面手之一。于1909－1934年间参加了64场国际板球锦标赛。

18. 帕齐·亨德伦（Patsy Hendren，1889－1962）：英国职业板球运动员，参加过51场国际板球锦标赛。

19. 位于伦敦西南的泰晤士河畔。

20. 达阵（Touchdown）是橄榄球比赛中重要的得分方式，进攻队员攻入防守方的得分区内，用手持球触地得分，称为“达阵”。

21. 此处泛指英国东部地区。

22. 指公开演讲者用做临时演讲台的盒子或箱子。

23. 印度英语，“安排，落实”。

24. 印度英语，“午餐时间”。

25. 威廉·尤尔特·格莱德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及1892－1894），始终被学者排名为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之一。

26. 英国旧时著名讽刺漫画杂志，1841年创办，1940年后衰败，直至1992年停刊。1996－2002年曾一度复刊。

27. 即保守党。

28. 指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3次出任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29. 亚瑟·亨德森（Athur Henderson，1863－1935）：第一位出任英国内阁大臣的工党政治家，193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30.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著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的角色。

31. 即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cDonald，1866－1937），英国改良主义政治家，英国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工党领袖。

32.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1181/1182-1226）：意大利天主教布道者，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

33.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劳恩堡公爵，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71），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1871－1890），人称“铁血宰相”、“德国的建筑师”及“德国的领航员”。

34.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在19世纪下半叶，和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针锋相对，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大戏。

35. 指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政治家，被称为“自由贸易之使徒”，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第12章

圣诞节要怎么过，向来都是个大问题。很多时候，被迫参与的热闹就和被迫独处一样苦闷，而且过度饮食毫无疑问也有它的副作用。身为一个独在异乡的异邦人，唐纳德发现自己很难想出到底要做些什么。他既没有亲戚要走，也不想投奔这几个月来在伦敦结交的那些朋友，尽管他们都对他相当照顾。这是因为，圣诞节本质上就是一个合家共庆的节日，而且还是一年到头唯一的时节，他们英格兰人情愿和亲戚而不是和朋友在一起。但唐纳德在迎接他即将到来的寂寞季节时，还必须十分小心，因为他知道，他的那些英格兰朋友们是情愿破坏圣诞节的神圣家庭氛围，也不会允许他在这一天孤身一人的。当一个英格兰人自己能随心所欲的时候，他最不愿意想到就是别人或许还在受苦。

所以唐纳德决定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别让这些值得尊敬的人感到尴尬——不论是因为他的在场，还是因为他的缺席。最后，他在一家海马基特街旅行社的橱窗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只要花上区区十镑，就能搭乘一艘小型轮船从赫尔[注]前往但泽[注]，在但泽待上一天再返回赫尔，全程共需要7天时间。在一股冲动的驱使下，他走进旅行社买了一张船票，于是，在一个细雨霏霏、寒雾朦朦的冬日下午5点，他来到了阴郁的赫尔，精神迅速萎靡下去。当他站在那一片可怕的脏乱之中，在寒冷的空气里瑟瑟发抖，听着电车尖锐的呼啸声时，他开始深深后悔当初的一时冲动。此时此刻，又冷又湿又孤单地杵在这座赫尔小镇上，他所能找到的唯一安慰就是自己没有又冷又湿又孤单地杵在那座古尔小镇上——从火车上看见的那个地方甚至比赫尔还要可怕。

他的船要8点才出发，当地的酒吧则是6点才开门。所以，他必须在这令人绝望的，只有板岩、石头和雨水的荒地里等上一个小时，才能给

自己买到一杯酒水喝。唐纳德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他诅咒在海马基特旅行社前那股该死的冲动，诅咒赫尔、北海[注]、但泽，诅咒自己，诅咒圣诞节，诅咒酒吧开关门时间的愚蠢规定，还有英格兰人、英格兰和这鬼天气。直到6点整，他终于踏进了一间生平所见最小、最脏、最臭的酒吧，喝了半品脱糟糕透顶的啤酒，然后几乎是含泪奔出了酒吧，向他的那艘船逃去。而那艘船则给了他最后的致命一击。它又小又脏，在唐纳德狂乱而扭曲的视野之中，看上去仿佛只有寻常划艇的三倍大。实际上这艘船的吨位有1800吨，而且十分古老，它的船员全都是波兰人，长官则是俄国人，只有那名无线电报员是德国人，而除了唐纳德以外的乘客就只有一个人。唐纳德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鸡笼”，那就是他即将在冬日的北海上待上三天三夜的地方。还有一点似乎使这一切显得更加凄凉了——他是自愿在这个鸡笼里住上三天三夜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么做，这完全是他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旅途。未来的70二个小时，他就要在那种地方度过，和他做伴的是一群外国佬外加一名陌生的英格兰人，还有回程的70二个小时，天知道和他做伴的又会是谁。

怀着无比沮丧的心情，他靠在一间仓库外面，看着一群甲板工人在那些波兰船员的帮助下——或者说是妨碍下——吃力地将一台形状古怪的发动机吊上船去。一名从头到脚裹满了砂砾、煤灰和其他普通污渍的工头正在指挥他们，而唐纳德从那家公司的代表那里惊恐地得知，这名工头就是他在那个鸡笼里的另一位旅伴。

8点整，那艘迷你的轮船开始缓慢地驶入亨伯河口[注]，唐纳德则坐下来独自享用晚餐——那位工头带着他的机械消失在了货舱里。晚餐非常不错，出关后售价5先令一瓶的威士忌也使这位孤独旅客的心情得到了稍许改善。

某种变幻莫测的气象使得次日的北海笼罩在一片钢板似的迷雾之中，用过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唐纳德倚在船尾的栏杆上，眺望着远处海上的渔船和来自俄国和芬兰的木材运输船，总算开始享受他的旅程

了。

就在午餐之前，那名工头现身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时髦的灰色套装，配有硬领和一条蓝色领带，由一枚饰环固定，整个人收拾得十分光鲜。去掉了那些砂砾和煤灰，露出来的是一张削瘦的脸孔，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灰发理得很短，总的看上去年纪大约在60岁左右。此人说话带着浓厚的约克郡口音，有时让人听不太懂。

“见到你真高兴，先生！”他大声说道，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大手紧紧握住了唐纳德的手，“我的名字叫罗兹，但通常别人都叫我威廉，或者威尔，或者比尔，不过叫得最多的还是威廉。咱们进去用餐吧？已经响铃了。”

接下来的交流证明，罗兹先生非常健谈。事实上他几乎从来没有不说话的时候。唐纳德会说法语和一点蹩脚的德语，他在想自己是否应当充当罗兹先生在船上的翻译。他还琢磨着罗兹先生到了波兰以后要怎么办，也很好奇制造那台奇特机械的公司为什么不派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来护送他们的产品。且不说这个威廉的技术和效率高低，很明显的是他没有受过伊顿公学的教育。

“我要护送一台机器到华沙去，”威廉一边说，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的大蒜香肠、冷金枪鱼和洋葱，“是抽干下水道用的。哦！那家伙可不赖。它可以在85秒内抽干一段五千加仑的下水道，全靠真空抽吸。我会教他们怎么使用它。我们的伙计在车间把零部件制造出来，而我负责装配。我是昨天把它从利兹港运来的——这还是它第一次出门呢。可你知道吗，先生？”他隔着桌子热忱地倾身向前，“你见过华沙公司大厦的楼顶吗？没见过？好吧，你也许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它的形状是一个女人的上半身，全裸的。你能想象吗？那台下水道抽水机的两边都印着这个图，而我，威廉·罗兹——这个名字在整个东赖丁[注]是无人不晓的——昨天就坐在那台机器上面，把它一路运来了赫尔。我跟你说，在经

过几个认识我的村庄的时候，我可真羞得面红耳赤。这太不体面了，先生，就是这么回事儿，真是颜面扫地！”

罗兹先生把一个煎蛋卷搅得七零八碎，又点了一小瓶啤酒，接着往下说。

“你到过匈牙利吗，先生？”

“没有，”唐纳德回答，“但我有个住在那儿的朋友说——”

“我真想听听关于他的事儿，”威廉诚挚地说，“我曾在匈牙利待过两年，跟我一起的还有一台用来给果树园除草的机器。匈牙利这个国家很不错，那儿有连绵几英里的桃树、苹果树和樱桃树，但是都受到杂草的严重威胁。匈牙利人也挺好的，我喜欢他们。那台机器相当不错，我把它带出去，教那些人怎么使用，结果一待就是两年。很奇怪，对吧？”

唐纳德同意这非常奇怪。然后他开始向罗兹先生介绍他的那位朋友，他在特兰西瓦尼亚[注]有一幢别墅。

“稍等一下，先生，”罗兹先生打断了他，“我非常想了解你那位朋友的事儿，但在我们谈论他之前——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没错吧？”

“是的，”唐纳德道，“根据《特里亚农条约》[注]——”

“战前我就在罗马尼亚，”罗兹先生怀念地说，“当时我带了一批钻探石油的机器过去，教那里的人怎么使用。罗马尼亚人是群奇怪的家伙。我在那儿待了将近三年。你知道吧，过不了多久我就非常喜欢那些家伙了。是的，非常喜欢他们。很奇怪，对吧？”

“非常奇怪。”唐纳德说，语气带了一丝冷淡。

“然后是俄罗斯，”罗兹先生继续滔滔不绝，“那是个奇怪的地方。我战前在那儿待过，带了一批挖泥机去。当时我们要在彼得堡附近疏通一条运河，所以我就去教那些人怎么操作铲子和抓钩。我们基本上都要用到抓斗——那条河道里全是石头，你懂的。还有，不知上头哪个大人物签了一项合同，弄来了一批用来装载机器的驳船，那人多半是个大公或者法定继承人，而那些驳船全都锈烂了。是的，先生，全都锈烂了。每次我们抓住一块石头开始往上拖的时候，没把石头拽出来，反而整个船翻到水里，连抓斗也一并沉了。还有一个月，我们必须先把河道疏通疏通才能给挖泥机腾出位置来。我们也不能使用自己的驳船，因为那个大人物已经把相关的人都贿赂遍了。要不是我们得在规定的时限里完成工作，否则就一分钱也拿不到，这事儿还真能当个天大的笑话来说。果真完不成，到时候那个大人物就会自己接过合同，把我们的抓斗从河里捞出来，然后赚上一大笔。跟你说，这就是一种卑鄙手段。”

“最后怎样了？”唐纳德礼貌地发问。

罗兹先生的脸红了。

“实话告诉你吧，先生，那会儿我不得不做点违心的事儿。但我得考虑我们全公司人的利益，我跟他们一起工作41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也不能叫他们失望，不是么？所以我除了那样做，还能怎么办呢？”

“到底是什么事？”

“好吧，我贿赂了首席工程师，让他声明运河已经清理完毕了。这是绕过那个大人物的唯一办法。他把所有人都贿赂了，唯独漏了这个首席。下面我要说的是一条基本的生存法则，先生，我很高兴将它传授给你，因为我喜欢你。听着，如果你有别的办法，就永远不要行贿，但是要行贿的话，就一定要选那些当头的。遵守这条法则准没错。”

唐纳德答应会遵守那条法则，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带着一本书逃到了顶层甲板上，直到晚上再也没和威廉打过照面。当乘务员敲响铃声，宣告晚餐已经备好的时候，唐纳德已经一个人待得够久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成不变的光滑海面，除了那轮冬天的太阳和每小时经过一两艘的木材运输船之外别无可赏之物，这一切早已让他无聊极了，他发现自己几乎期盼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也几乎期待着餐桌上威廉的陪伴。

威廉甚至还没落座就已经开讲了。

“你去过西班牙吗？”他张口就来，“那是个非常奇怪的国家。我不记得自己到过比它还奇怪的地方。我并不是说爪哇就不奇怪了，但你会觉得黑人就是那样的。可西班牙都是白人，这就使一切显得更有意思了。他们懒到了骨子里，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说懒到了骨子里可不是夸大其词。一个西班牙人要是不想工作的话，他就真的不工作了。就算你给他100万英镑也没用。几年前我在西班牙待过8个月，在那儿挖掘灌溉水渠——至少最后我得亲自干这个挖掘的事儿，尽管这不是我原本的任务。我们公司制造了一批水沟犁，非常靓的家伙，蒸汽机驱动，你懂的，配有四英尺的犁捆，我跟着这批机器来到当地，教导那些人使用方法。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教一个伙计，就在我刚把他带上轨道的时候，他想起自己表亲的阿姨得了猩红热还是别的什么病，然后就走人了，我只好再从头教另一个人。折腾了六周之后，还是我自己动手把那水渠犁完了，然后返回利兹。”

“你是怎么和所有这些人沟通的呢？”唐纳德问，“他们都会讲英语吗？”

“没有一个会讲，”罗兹先生说，“直到你往斯堪的纳维亚那个方向去。但他们大都能听懂一些德语，我就和他们讲德语，直到我掌握了足够的当地语言，可以勉强用来对话。”

这位从事一线劳动的机械师身上出乎意料的语言才能使唐纳德吃了

一惊。

“你是在哪儿学的德语？”他问道。

“英语和德语都是我的第一语言，”这位机械师答道，“你瞧，我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待了40年，我出生那会儿，他正好是公司在德国汉堡的代表。不过大多数语言我都能使用，除了法语。我活到现在一次都没接到过要去法国任职的工作。但像我之前说的，先生，德梅拉拉[注]是个奇怪的地方。那儿的朗姆酒卖得比水还便宜。你以前喝过朗姆酒吗？”

“在战时——”唐纳德开口。

“我可以跟你讲个关于德梅拉拉朗姆酒的怪事儿。”威廉继续道。

“我们战时喝的朗姆酒大多是来自牙买加的。”

“当年我在德梅拉拉开垦运河的排水沟，”威廉说，“这是个奇怪的工作，因为我得造一台能够一边涉水一边翻土的机器。我可以跟你说，这事儿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我想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点子。我造了一个用朗姆酒代替汽油的特殊汽化器。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朗姆酒，酒精含量超过了90%，一加仑只要一便士，而汽油要一英镑11便士。但你知不知道，有一件我没想到的事是什么？”

“不知道。”唐纳德嘟囔道，他已经败给这一连串神奇的技术了。

“啊哈！”威廉得意地叫起来，“我没想到的是，酒精超过90%的朗姆酒会腐蚀普通的钢材，就像我啃掉那块奶酪一样。”他说着，猛地砍向了那块卡芒贝尔奶酪[注]，把乘务员吓了一跳。

“不过我解决了那个朗姆酒的问题，”威廉压低声音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搞定的吗？我弄来了一些当废品卖掉的旧卡车发动机，好东西，全都是特别加固的铝材料，我给它们镀了铜，然后装在我那些排水沟挖

掘机上，老天作证，先生，这下子我开垦排水沟的速度比那片地区有史以来的纪录还快了8.5%。千真万确，那些伙计都觉得很惊讶。我当时负责教他们，你懂的吧？我还教了他们另一件事。你知道吗？他们让自己的人步行去上工——去程两个小时，回程又是两个小时。你有听过这么愚蠢的事儿吗？但我点醒了他们，在离开德梅拉拉之前，我给他们造了一条轻轨，径直穿过一片遍布绿林的大草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建造过横穿绿林大草原的轻轨，先生？”

唐纳德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原本巴不得说自己每周都会坐着轻轨列车穿过遍布绿林的大草原，这一听上去就是个挺有情调的工作。但他的诚实天性阻止了他，尽管他意识到威廉永远也不会发觉他在说谎，因为威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听他说话。

“首先我得给他们造台机器，用来把那些树木连根挖起，”这位无人能阻挡的巫师继续说了下去，“然后我找到他们说，‘注意啦，先生们，’我说，‘那儿有一整片新鲜优质的木材，就搁在那儿白白浪费。它们全都是你们的，这里头可是有钱赚的。你们只要弄几艘60英尺长的钢驳船把这些原木沿运河送到海边，再搞一台蒸汽锯木机把它们切起来就行了。’等我们把这些木材切好之后，我就带着他们付给我的100英镑返回了利兹。他们说要是我再待下去，就要卖给他们一台晚上把他们搬上床铺、为他们掖好被子的机器了。不过这当然只是说笑而已，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机器，也没有听说过有谁想要制造这样一台东西。”

那晚，威廉在无线电报员的小屋里打发了时间。那位电报员（威廉一直管他叫“火花哥[注]”）是一名讲德语的波兰人，来自波兹南[注]，曾经在德国帝国海军服役并参加了日德兰海战，所属战舰还在那场战役中被击沉了。威廉和对方探讨了当代无线电的最新发展，并向他展示了一两样自己的小发明。

翌日早晨，这艘名叫维尔诺号的船沿着易北河[注]顽强地轧轧上行，

穿过布劳讷比特尔的水闸，驶入了基尔运河[注]（某帝国膨胀野心的有力见证）。在混凝土墙围成的河道上，维尔诺号喷着蒸汽，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驶了60英里，经过两岸平坦的牧场、树林、风车，还有时不时映入眼帘的那些昔日旧势力的印记：壮观的铁路大桥横跨在巨大的筑堤之上，为的是让那些德弗林格、冯·德·坦恩和兴登堡战舰[注]高耸的三角桅杆得以通过；废弃的维修车间和残破的围墙上仍可辨认出霍亨索伦家族[注]的黑鹰徽记；已遭毁坏的船埠曾经用来让小型船只系岸，以便为公海舰队[注]让道，这里如今则爬满了海藻，被遗忘在了设德兰群岛[注]遥远的海湾深处。

在帝国运河上，维尔诺号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航行，始终没见到其他船只的影子，连驳船、挖泥船或者小艇都没有，唯一遇到过的只有一艘打着锤子镰刀红旗[注]的油轮，还有一列原木运输船。自基尔运河驶出10英里之后，船减速了，只见船员们来来回回地跑了起来，激烈的叫嚷声不绝于耳。威廉徘徊在机房门口，一边听着发动机的声响，一边兴奋又肯定地告诉唐纳德，有个高度专业的什么机器（对那东西他似乎了如指掌）出了问题。片刻之后，他的专业诊断就被“火花哥”证实了。那位电报员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正在放送一场柏林拳击赛况的喇叭，前去查看出了什么状况，而威廉则立刻飞奔回屋去取他的工装裤。接下来的四个小时，他就躺在机房的地板上，一会儿焊接，一会儿铆接，一会儿又展示出某些相当神秘的绝活，叫那些波兰机械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维尔诺号总算恢复了正常的航速。当天晚餐，船长给威廉送来了一瓶香槟，这使他感到无比郁闷，因为他其实更想要原来的小瓶啤酒，但又不愿意伤害船长的感情。他坚持让唐纳德帮他分享这瓶香槟，又在餐桌上对他讲述了另一段奇特的经历，说是有一回他将一打蒸汽拖拉机从海参崴运到了撒玛尔罕[注]之后，又被要求去视察一条从撒玛尔罕延伸到阿富汗边境的骆驼走廊，看看它是否能被改造成让装有履带的公共汽车通行的公路。

那天晚餐后有一场非正式的音乐会，威廉跳了一支木屐舞，用德语讲了几个有点出格的故事，还演唱了一首《伊尔克利沼泽》(注)。到目前为止，威廉，或者威利，已经成为这艘船上的灵魂人物了。

第三天下午，圣玛丽亚教堂的宏伟塔楼出现在了但泽湾的水平线上。威廉将它们指给了唐纳德看。

“又一段旅程结束了。”他说，而后又出乎意料地补充道，“我已经老了，不适合旅行了。35年来我游走在世界各地，如今只有一个地方是我真心向往的，那就是利兹。在我更年轻点儿的时候就不同了。听我一句劝吧，先生，趁着年轻多去旅行。若你在25岁时有机会到火奴鲁鲁去，那就去吧，就像我当年那样。因为等到你55岁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渴望回去了，就像我当年那样。”

唐纳德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向公司申请留在老家。威廉摇头。

“这是为了海外工资，”他解释道，“还有旅行补贴。我有两个儿子，等到第二个好好上了轨道，我才能停下来。”

“他们也会进这家公司吗？”唐纳德问，“你说过你父亲之前也在这家公司工作。”

“没错，但我的儿子不会了，”威廉说，“我只是个靠劳力吃饭的机械师，每次从国外回到利兹之后，我就会回到装配车间的工作台前。我除了机械什么也不懂，但我这41年存下来的钱可以给他们一个更好的起点。他俩都上了利兹大学，对车间工头的儿子来说还不算坏吧？”

唐纳德问道他们将来会做什么。

“大的那个现在是一名教师，在伯明翰附近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小的那个才刚刚通过牧师进修。牧师哩！是不是很奇怪？他还对板球十分狂热。他们希望他代表约克郡参加比赛，可他不愿意。‘那是很棒的游

戏，’他说，‘可它不是生活。’我想他大概是对的吧。但我见过他一整个下午代表礼拜堂队或者童子军队打球。他得分不算很多，跟你说，但是在利兹或布拉德福德[注]没几个人能让他出局。有意思的是，在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我们就管他叫‘牧师’了。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对电影和泡妞也没兴趣。但要是把他放到童子军，或者基督少年军[注]，或者基督青年会[注]，那他就开心得不得了。唉！等他在哪个教区里安顿下来，我想我就能抛弃东奔西走的日子，好好待在利兹了。”

“也会抛弃机械师的工作吗？”

“不，小伙子，”威廉说道，换上了浓重的约克郡口音，“我永远不会抛弃车间，直到它先抛弃我，而这还早着呢。”他伸出两只瘦削的大手，直截了当地往下说道，“靠这双手，我就能造出世上任何的机器。我是一名工匠，和北方所有的工匠相比都不逊色。而且还不单是这点。”他将一只手按在唐纳德的胳膊上，充满热诚地说，“机器里包含着诗意。你可能不会理解，但我就是这么想的。有些人喜欢书啊，音乐啊，诗歌啊，但我从机器里头就能感受到这一切。我拿来一大堆钢材，把它们塑造成各种形状，然后它就能运转了。就能运转了，你明白吗？它顺着我的操纵和意愿运转，就像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是千分之一英寸那样精确。我会继续制造机器，直到我快不行了，哪怕只是给重孙们做做玩具发动机也好。你听！”他突然住了口，一阵激烈的铃声从船舱深处传来，伴随着某人的高声喊话：“我以为我们不用绕过那个浮标的。船长喝醉了，你瞧，而且他刚刚还在舰桥上跟我说，他看不见那个浮标，但是这艘船经常走这条航线，所以应该能自己绕过去。”

接着又传来了更多的喊声和铃声，大副跑上了舰桥，发动机慢了下来，然后倒转，这艘维尔诺号总算即时避开浮标，从它的右侧滑了过去。领航艇靠上前来，领航员登上了甲板，古老的但泽城一点点向他们靠近。这段航程抵达了它的终点。

在码头上与威廉握手告别的时候，唐纳德感觉就像和一位毕生的挚友分开一样。威廉已再次换上了那身工装裤，准备将他的机器卸下船来。

唐纳德在那艘锈迹斑斑的“波兰鸡笼”上面，学到了很多关于英格兰的事。

---

1. 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自治市，全称为“Kingston-upon-Hull”。
2. 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也是该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波兰名为格但斯克（Gdańsk），德国称但泽（Danzig）。
3. 大西洋的边缘海，位于欧洲大陆的西北，由大不列颠岛、设得兰群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和西欧大陆围成。
4. 位于英格兰北部东岸的潮汐河口。
5. 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旧地区，现为亨伯赛德郡的一部分。
6. 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的概称，原受匈牙利王国占领，因一战后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7. 1920年协约国集团和匈牙利签订的一项制定匈牙利边界的条约。
8. 圭亚那行政区。
9. 源自法国诺曼底地区的美味奶酪，得名于奥恩省卡芒贝尔村，为法国标致性美食之一。
10. 原文“Sparks”为火花之意。
11. 波兰中西部重要城市，波兹南省首府。
12. 中欧主要航运水道之一，发源于捷克、波兰两国边境附近的克尔科诺谢山南麓，流经捷克、德国，注入北海。
13. 又名北海-波罗的海运河，位于德国北部，是沟通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重要水道。运河于1914年竣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德国政府所有。一战后，根据1919年《凡尔赛和约》，实行运河国际化，但由德国进行管理。1936年希特勒推翻《凡尔赛和约》的有关规定，关闭了运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重新实现所有国家船只自由通航的规定。
14. 皆为一战时德国大型战列巡洋舰。
15. 德意志的主要统治家族，其始祖布尔夏德一世约在11世纪受封为索伦伯爵，12世纪末期，该家族在索伦前冠以“霍亨”（意为高贵的）字样，称为霍亨索伦家族。

16. 公海舰队（德文：Hoch see flotte）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意志帝国海军所属的水面作战舰队。

17. 位于位于英国本土苏格兰以北210公里，属设德兰群岛议会区和设德兰历史郡。

18. 苏联国旗。

19. 中亚历史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首府。

20. 伊尔克利沼泽位于英格兰约克郡西部，文中指的是被喻为“约克郡之歌”的民谣“On Ilkla Moor Baht 'at（不戴帽子行走在伊尔克利沼泽）”。

21. 英格兰约克郡-亨伯区域西约克郡的自治市，与利兹相邻。

22. 基督教青少年制服团体，于1883年10月4日建立，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支。

23. 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1844年6月6日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于伦敦创立，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支。

第13章

年末最后一天的早晨，蒸汽船维尔诺号急速驶入了赫尔。唐纳德于当晚回到了伦敦，已经有几封信在等着他了，其中一封来自亨利·伍顿爵士的妹夫——他在日内瓦见过的那位菲尔丁先生，对方邀请他到其位于白金汉郡的乡村别墅小住几日。“我们不开派对，”菲尔丁先生在信上说，“就只有几个自己人，但愿你不会觉得太闷。”另外他还收到了一本关于掸邦鳞翅目昆虫的书，供他参阅并为霍奇先生撰写评论。唐纳德立即写了封回信给菲尔丁先生，接受他的邀请，然后开始研究那些昆虫。晚上10点30分，他已经读完了关于飞行蝎子的那几章（它们是在1925年被一位年轻的哈佛鳞翅目昆虫学家发现的，这位学者为了忘却对诺尔玛·塔尔梅奇小姐的狂热迷恋而逃到了上缅甸的荒山野岭之中，在发现了这种蝎子之后，便怀着一种苦涩且很不厚道的讽刺心理把它们命名为了诺尔玛塔尔梅奇蝎）。然后他放下书本，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出门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几乎打从记事起他就知道，新年前夕的圣保罗大教堂——正如那些晚报和一分钱日报上年复一年的机智形容——乃是“苏格兰人的麦加”，于是他决定，如今既然有这个机会，自然要走一趟这朝圣之路。11点15分时他已经来到了路德门圣马丁大教堂——恰好位于路德门圆环到圣保罗大教堂的一半路程处，而他就在那儿被堵住了，前后左右都是英格兰人组成的厚实人墙，把他紧紧地夹在中间。英格兰式的开怀大笑从四面八方传来，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听上去有那些古老的编年史上所谓“生在教堂的钟声下，吃着黄油烤面包的人”，有来自萨默塞特郡的人，还有老家在威尔特郡、约克郡、德文郡、兰开夏郡——尤其是兰开夏郡的人。唐纳德甚至觉得有一两回，在所有的嘈杂声中他还能分辨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口音。他的四周环绕着“肉馅羊肚”、“劳德”、“歪士忌”、“啪”、“铜板儿”这些词语，还有英格兰音乐厅

里那些单词古怪、发音诡异的行话，而在这一切之上更有一种稳定持续的嗡嗡声，就像一台巨大发电机的噪音，又像传说中勃朗宁[注]在波士顿客厅里的诗朗诵，还像远处瀑布传来的流水声——那是许多张嘴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的合声：“你知道那个阿伯丁人和犹太人的故事吗？”

唐纳德直接打道回府了。

两天后，他来到了玛丽勒本车站。在所有车站之中要数这儿的环境最为安静、优雅——搬运工们的脚步悄然无声，手推车上安的是橡皮轮子，列车神秘地滑进滑出，除了汽笛声外就只发出最轻柔的嘟嘟声，以免对信号员造成干扰。他从一名男子那里买了一张前往艾尔斯伯里[注]的车票，那人悄声低语地对他说票价是9块6毛，又告诉他，等列车司机从电影院回来之后，这趟车应该就会马上从五号站台出发，以及那名列车员到贝克街看望他的老母亲去了。

果然有一列标着“艾尔斯伯里”的列车停靠在五号站台上。根据时刻表，它将在10分钟后出发，但站台上仍空无一人，车厢内也不见一名乘客。整个车站一片寂静。那名报童正在打盹儿。一匹已经上好了挽具，候在一辆满载的货车边的马就地躺了下来，打了个哈欠。灰尘在冬日的光线里缓缓沉降，渐渐掩盖了一个木条箱上的标签，上面写着：“紧急。易腐品。”

唐纳德在一节三等吸烟车厢里找了个位置坐下，等待着。一名列车司机鬼鬼祟祟地走上了站台，身后跟着一名煤炉工，他走路的姿态就像一只猫儿。几分钟后，一名列车员出现在了车厢门口，他看见唐纳德似乎非常吃惊。

“您要出行吗，先生？”他彬彬有礼地问，当唐纳德说出自己想去的是艾尔斯伯里那么远的地方时，列车员抬手碰了碰他的帽子，用近乎恭敬的语气回答：“如您所愿，先生。”他使唐纳德想起了那位不朽的管家吉夫斯[注]。唐纳德觉得，但他并不确定，他似乎听见这名列车员对列车

司机低声说了一句："我想我们可以动身了，杰拉德。"而他又似乎真的听见，那名司机同样低声答了一句："就照你的意思，霍勒斯。"

不论如何，片刻后这趟列车就滑出了站台，加速朝着艾尔斯伯里奔去了。

这条以玛丽勒本车站为起点，或者说是终点（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待）的铁路，原本叫做"大中部铁路"，如今已和其他许多铁路合并成了一个大的体系，叫什么"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南海岸"之类的名字。这么做的理由是相关的股息有可能因此上涨，或下跌，或怎么着。总而言之，这条铁路原本就叫做大中部铁路，和其他那些通往北方的铁路都不同，因为它的路线穿过了美丽而神奇的英格兰乡村地带。它开往那些你从未听说过，但是一旦听过便想要居住在那里的地方——比如大米森登，文多弗，海威科姆，里斯伯勒王子城，还有昆顿路，阿克曼街和布莱克索恩；它开往那些不需要铁路，也从没来使用过铁路的地方，当地的人可能都还不知道他们拥有了一条铁路；在它沿线停靠的站点上，仅有的"乘客"只是一些大牛奶桶；它驶进偏僻的站台，只有一群群鹅和鸭子买票上车；它在生满毛莨草的原野中央停下，载上鸡蛋和鲜花；它从高大的柳木堆旁轻盈地溜过——那些木材将被加工成英格兰人的板球拍。这是铁路中的梦想家，是一位诗人，亲切、荒诞，而又惹人喜爱。

你可以坐在一列行驶在大中部铁路上的列车车窗边，想象自己骑着马从阿默舍姆驰骋到艾尔斯伯里，一路上都不必留心前方是否有间工厂，是否要绕过一片玉米地，或是被一处贫民杂居的陋巷挡住去路。草场、树篱，草场、树篱……还是草场和树篱，大片灰绿、棕色与褐黄色连绵不绝地铺展在眼前，还有条条银色的小河，在芦苇丛和人畜踩过的小水洼间流淌穿行。

这条路上没有深山与峡谷，没有令人耳鸣的隧道，也没有叫人眩晕的高架桥。大中部铁路就像小亚细亚(注)平原上那条古老的川流般，不停

地、不停地蜿蜒向前，直到抵达它的终点，那个最美好的英格兰名字——艾尔斯伯里谷地。

菲尔丁先生已经等候在站台上了。他约摸60岁上下，肩膀宽阔，脸颊红润，蓄着白色唇髭，看上去是个经常在户外活动而不常待在书房里的人。

他的福特牌老爷车停在站台外面，车上装满了各种篮子、包裹和纸袋。“刚刚购物去了，”他解释道，“家里有个规矩，不论谁开车到艾尔斯伯里都得替所有人采购，我也不知道这规矩哪个家伙定的。女人们当然没问题啦，但是要我一大老爷们跟那儿搭配丝带，看上去真是够蠢的。”事实上大概已经有30年没人要求菲尔丁先生搭配丝带了，但这是他用来指代所有妇女事务的保留术语。

他们在那辆老爷车上颠簸了三英里——“我永远都开不上新车，”菲尔丁先生解释道，“从没机会碰那几辆新的。所以我只能开女儿们不要的车了，她们说自己不想被人发现死在里头。”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菲尔丁先生的宅邸“金鹿号”。那是一排狭长低矮的房子，由浅红色砖头和原木木梁搭建而成，外墙上攀附着长春藤，窗户奇形怪状，嵌着十分不谐调的窗框，还有几乎褪成白色的古老镶铁橡木门，深红的瓷砖，地衣，青苔和景天属植物。一条石板路通向门前，小路两旁是几亩草坪，虫豸藏匿，草茎支楞，呈现出冬日里粗糙厚实的模样。透过渐次加深的暮色，唐纳德可以看见草坪另一头的浅红砖墙和露出墙头的温室顶棚，更远处则是一群古老的谷仓，还有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干草垛。一群猎狗听见了福特车的声音，从一扇窗子里纷纷跃出，窗户里、前门上都亮起了灯光，一座坚实的四方形萨克逊教堂塔楼上敲响了6点整的钟声。道路向下延伸，尽头处传来了锤子击打在铁砧上的叮铛声，以及挽具发出的锵啷声——在火把照明下钉铁掌的马匹正在不安地活动着腿脚。远处有条狗在叫唤，柳林中突然传出一声猫头鹰的尖啼。赋女星在寒冷的夜空中闪耀，将那些被明亮的晨光驱赶到四处的羊群和鹅群召唤回家，孩

童们也都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月亮沿着轨道运行，悄悄地爬上了天际。

“进屋当心头顶，”菲尔丁先生说道，一边喜爱地摸着他的小狗们，“这是栋地地道道的危房。总有一天我要把它拆了，重新盖一栋省心省力的，材料全部用混凝土和乌木。”

唐纳德进门时弯下了身子，但弯得还不够，于是几乎立刻就迎头撞在了一根橡木梁上，发出一声惊人的巨响。这一撞非常痛苦，但至少，它成功地打破了生疏的气氛（以及他的头皮）。菲尔丁太太拿着碘酒、绷带和绒布一通忙乱；已婚的女儿玛丽·威洛克和未出嫁的女儿威妮弗雷德拿来了几个整洁的皮革小包，里面装着对牛羊犬马进行应急护理的所有必需品；女婿乔治·威洛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开了一瓶拿破仑白兰地；菲尔丁先生本人也抱着一瓶哈维雪利红葡萄酒加入了战局；就连那几条猎犬都扑上来在他的脸上手上舔了一轮儿，又在他胸前活泼地打了一架……至此为止，唐纳德觉得自己就像和这家人交往了好多年的一名亲密朋友一般。

待伤口处理完毕，大伙都借着哈维先生那美味的雪利酒庆祝了患者的康复之后，菲尔丁先生立刻把所有人都赶去准备晚饭了。晚饭时间定在7点15分，无须盛装出席。唐纳德穿过灰色橡木梁组成的丛林，爬到了楼上为他准备的房间里，到了7点10分又爬了下来。主人已经先他一步下楼了。唐纳德便向他问道，以德雷克的那艘船来命名这幢房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谈不上什么故事，”菲尔丁先生说，“记载上说，这幢房子在1550年的时候是一间小旅馆，但没人知道它那会儿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后来它为了庆祝德雷克环游世界而改了名。我买下它的时候——那是在30年前——它就是一幢破破烂烂的农舍，屋顶还会漏雨，当时它的名字叫‘霍尔特之家’。我在教区档案里找到了那些记载，于是把它的名字又改回了‘金鹿号’。关于这次改名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在我把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人——邮局干事啦，旅店老板啦，还有当地的大嘴巴们

——之后过了大概六个月，有个老爷子就找上了门。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当地人说他有100多岁了，不过并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他说，他很高兴我改用了从前那个老名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那个老名字的事的，他说他并不知道，只是他祖父曾经对他说过，那位海军上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又问他指的是哪位海军上将，他说他不记得了，又说他甚至不确定祖父有没有跟他说过，也不敢保证祖父本人知道些什么，但总之，那位海军上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瞧，卡梅伦，这是片古老的土地，老得不可思议。但是多少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家族一代传一代，偶尔有一个小伙子离开去当了兵，或者一个姑娘离开到城里做女佣，但十之八九的人还是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而且几个世纪来都是如此。这附近有个村庄，名叫安斯伯利·圣克莱门特，居民只有五六人。去年有个从伦敦来的家伙，到这里查阅了一通教区档案等等，然后发现了一份从安斯伯利·圣克来门特前往阿金库尔战场[注]的弓剑手的名单。那上面一共有24个姓氏，其中18个都能在现在的安斯伯利·圣克莱门特的大战纪念碑上找到。”

晚餐在7点15分准时开始，汤点之后很快就端上了烧鸡，烧鸡之后很快就端上了烤苹果，中间没有任何耽搁，因为8点钟菲尔丁先生将要主持一场当地童子军的委员会议，8点15分威妮弗雷德约好了和教区牧师会面，商讨义卖活动的事宜，而9点钟菲尔丁夫妇二人都要出席草地网球俱尔部的年会。菲尔丁太太乃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因此得回屋准备她的主席致词，而已婚的大女儿和她丈夫在饭后瞅准第一时机便双双奔向了马房，去查看一匹腹痛的马，于是，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便由得唐纳德自己打发了。这段时间度过得十分惬意。他在星光下漫步来到了一家曲坯酒吧（有时又叫玛丽之井，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还叫驴子酒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点了一品脱苦啤酒（是装在那种维多利亚早期风格的锡制口杯里递给他的），然后在酒吧客厅的角落里坐了下来。酒吧地方不大，纵横交错的灰色椽梁构成了低矮的天花板，壁炉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油灯忽明忽暗的光线投射在客厅深陷的角落里，形成了奇异的阴影。一堆古老的铁制厨具——烤肉叉子、壶罐、链条、齿条

架、锅子——搁置在一角。一张高背长凳（椅背被几个世纪无数的灯芯绒衣裤磨成了光洁的浅黄色），沿着墙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好让坐在一头的人正好背靠墙壁，另一头的则正对着壁炉中央。在那被烟熏黑的高大壁炉架上摆着一些木制枪座和一排曼切斯特陶瓷瓶，瓶身上装饰着绿色、紫色的花朵和镀金丝带，上面分别标注着“果汁甜酒”、“威士忌”、“金酒”、“波尔图葡萄酒”、“肉桂”、“桃子”和“柠檬”的字样。厅中另一角挂着一面被戳得斑斑点点的飞镖盘，一张古老的橡木桌上摆着一个硬币游戏的托盘和一截粉笔头。

整间屋子里充满了廉价烟草的烟雾。

屋内谈话聊天的声音只在这名陌生绅士走进来的时候稍微停顿了一刻，就又恢复如常了，因为乡里人都恪守着共同的礼数，没有人会对别人窥窥探探，指指点点。而上层社会那些人就不同了，当然，因为他们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就只有窥探别人家的隐私和打打草地网球，还有如今流行起来的——徒劳地跟桥牌那些复杂的规则较劲儿。但他们又是彼此隔离的种族。一般来说，这群人就是直接从四大英格兰乡绅发源地中脱颖而出的，那四大发源地为——伦敦效区，克莱德河流域，波士顿，以及热情似火的印度斯坦平原。每个小小的家族集团都居住在他们8间卧室或10间卧室的宅子里，远离其他房子，也远离世上的任何一切，只和他们自个的兴趣朝夕相伴。这些家族之间除了八卦、草地网球和桥牌之外没有别的相通之处。土地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四季，果实，鸟儿筑巢，榆树抽芽，天鹅展翅，这一切也都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的欲望之火都已熄灭。他们脱离不了上流阶层的风气，生活中也没有浪漫和激情，更没有秋月下的翻云覆雨，没有，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桥牌和草地网球，草地网球和桥牌，直到死亡将纸牌和球拍一并没收了去。

而那些生活在土地上，同是也是为了土地而生的人则截然不同。他们对别人琐碎的私生活不感兴趣，也从不谈论村里的鸡零狗碎。他们关心的事物远远大过那些时髦的帽子和桥牌的“技术加倍”。在土地间耕耘

的农夫们过着与大自然紧紧相依的生活，而他们也正是最自然的一群人。

所以，当唐纳德走进曲坯酒吧的小客厅时，只引起了一会儿最小范围的关注，而且一转眼就几乎被遗忘了，于是，他便能够放松自在地环顾四周。屋里一共有10位先生，都上了年纪，其中7个颌下留着胡子，另外三个则刮净了下巴，蓄着长长的腮须。他们大都穿着灯芯绒衫裤，只有一位穿了身华丽的深色花呢套装和一件脏兮兮的假衬衫领子，没有系领结。每个人都脸色红润，目光清亮。他们正在议论时事政治。

“我嘛，”其中一人说道，他的年纪定有80好几了，一辈子的田间劳作加上长年罹患风湿已经使他驼了背，“要是索尔兹伯里侯爵[注]在位的话，我就投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票，格莱斯顿先生在位的话，我就投格莱斯顿先生的票，因为我从没看出来他俩之间有任何区别。”

“啊哈！说到索尔兹伯里侯爵，”另一个接道，“那真是个人物。我听过他的一场演讲，结果一个字都没听懂，真的，一个字都没听懂。不过他这个人很不错，确实。”

“我从来就没真正搞懂过格莱斯顿先生为什么要给杂货商发放执照。”第三个人说，他的两脚间搁着一只装有木匠工具的麻袋，背上用一条黑带子系着一把小提琴，“把上下两院都折腾得够呛，自由党也没捞到半点儿好处。”

一名身材瘦小，情绪高昂的先生接口道：“罗斯伯里伯爵[注]在首相任上赢得德比郡赛马的时候，自由党也没捞到半点儿好处，倒是我的口袋捞了不少。”他说着眨了好几下眼睛，又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一位在角落里打盹的先生醒了过来，将一张布满了皱纹、泛红的皮肤上生着褐斑的苍老脸孔转向众人。那把雪白的胡子在油灯光线里熠熠生辉，他把它往前一甩，下巴搁在了一根新砍的冬青木杖上。“我还记

得，”他用一把低沉的嗓音说道（这令唐纳德好不惊讶，根据他以往观看舞台剧的经验，老头儿们说话都是捏着嗓门尖声细气的），“我还记得哈利·查普林先生赢了德比赛马的那一年，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有我这么清楚。当年我在他家花园里做事，他给了我一先令——所有在他家花园和马房里做事的人都得了一先令——我在那枚硬币上穿了个孔，把它挂在我的表链上，整整挂了35年，但后来就弄丢了。哈利·查普林先生，就是他。”

这位老爷子的脑袋垂了下去，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啊！查普林先生，”另一位高寿老爹掺和道，“那可是位地道的绅士。”

“是的，他的确是位绅士，”背着小提琴的那人说，“如今真正的绅士已经不多了。”

“说得对，”对索尔兹伯里侯爵和格莱斯顿先生一视同仁的那位先生道，“唉，我还记得从前拉什布鲁克老爷住在庄园里的时候，还有当时的神父，他的名字叫斯托克——你还记得斯托克神父吗，戴维斯先生？”

“我记得斯托克神父，斯提尔维先生。我记得很清楚。”

“斯托克神父曾经跟我说，教区档案记载，拉什布鲁克家族在那个庄园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世纪了。”

“我估摸是这场大战改变了这一切。”

“唉，这场大战改变了多少事呢。”

“我估摸着，”带着小提琴的男人说，“这个国家应该多几个像狄更斯先生那样的人，多几个山姆·韦勒[注]。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见过一回狄更斯先生，”另一位风湿驼背的老爹第一次发言道，“他是位仪表堂堂的绅士，蓄着一把漂亮的大胡子，就像斯提尔维先生的那样，但是比他的胡子更大。他是个喜欢开怀大笑的绅士，我记得的。”

“啊！”带小提琴的男人说，“问题就在这里。现在的人似乎都不像以前那样笑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穿着假领子的男人喝干了他的品脱杯，又叫了另一杯淡味苦啤酒。

“我说，你们各位的金鱼草都收了没有？”他边问边环顾四周，那双闪亮的目光不能更直白地宣示着：他今早已经收了自己的金鱼草，其他人也早该这么做了。而那些骚动的腿脚和闪烁的言辞也不能更直白地表明了：其他人全都还没有收。

谈话暂停了片刻，趁此机会，唐纳德鼓起足够的勇气，张口向身旁的人打听本地的猎狐者[注]们将在什么时候集会。

“他们明天就在坦顿绿地集合，先生，”那人彬彬有礼地回答，“那儿距离这里两英里远。”

“应该是两英里又一弗隆[注]，扬先生。”斯提尔维先生说道。

“你说得对，斯提尔维先生，”戴维斯先生赞同道，“两英里之外整整还有一弗隆。”

“你是在坦顿工作的，斯托沃尔德先生，”扬先生向那位小提琴手咨询道，“你说说，两英里外是不是还有整整一弗隆？”

“唔，我不敢肯定没有，扬先生，”斯托沃尔德先生答道，“照我看，可能比一弗隆短上一两测链[注]吧。”

“大概就是如此，”扬先生让步道，“比一弗隆短上一两测链。”

那位拄着根冬青手杖的老爹又醒过来了。他似乎有种神奇的法力，可以一边睡觉一边听见别人的谈话，只听他开口道：“他们明天会在斯泰西附近找到猎物，把它赶向坦顿。有个家伙在那儿做窝，我今天还见到它了，那只老狐狸。”他忽然高亢地笑了一声，又补充道：“我还记得当年担任塞尔比先生第二马官的时候，在斯泰西附近把狐狸赶出洞来的情景。它领着我们跑了两小时40分钟，我从没见过跑得那么快的家伙。我们在格伦登教堂把它宰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达利先生？”戴假领子的男人问道。

达利先生思索了一下，最后道：“我记不太清楚了，但那是塞尔比先生把我们大伙全都送到伦敦去看世博会的同一年。已经过去很久了。”

“是拉德格舍尔来的塞尔比先生吗？”斯提尔维先生问。但达利先生又睡过去了。

“他多大年纪了？”唐纳德问，几个声音同时回答道：“到圣马丁节就满98岁了，先生。”

唐纳德又问，这次猎狐大会是否会有更多人参加。斯托沃尔德先生（那位小提琴手）忧伤地摇了摇头。

“这可说不准，先生。如今真的没法说。你瞧，猎狐大会已经不是我年轻时候那样的了。”

“唉，正是如此。”其他人纷纷点头赞同。

“我年轻时住在这一带，”斯托沃尔德先生继续道，“所有的贵族都互相认识，我们也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我的意思是认得他们长什么样

儿。你随便就能说出每天参加猎狐的人都有谁。那时候一切都平平常常，可以说就像个大家庭那样。但如今来的全是伦敦的绅士贵妇们，坐着他们的汽车过来，又坐着他们的汽车回去，还用汽车把他们的马也载到这儿，一切都和过去不同啦。这些人全是生面孔。当我还是个小伙子，在宾斯泰德先生家做事的时候——”

“我记得宾斯泰德先生，”老戴维斯插口道，“他是45年前去世的。”

“没错，戴维斯先生。那年大霜冻，萨姆·拜尔斯因为一个打赌从艾尔斯伯里的巴温顿漫洪草原一路滑冰滑到了劳顿的布尔。像我之前说的，当我还是个小伙子，在宾斯泰德先生家做事的时候，每次为他开门，或者发现了一处纰漏，这位绅士多半都会记得我的名字，对我说，‘有劳了，比尔，’或者‘谢谢，斯托沃尔德。希望你母亲的风湿有好转。’而现在你更有可能听到的是‘赶紧，该死的东西’，这就是对你辛苦的回报。”

“的确如此。你现在听到的就是那些。”扬先生说，其他人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点头同意。

斯托沃尔德先生接着说了下去。

“还有另一件事儿。他们也不像过去那样光顾小旅馆了。以前的旅舍一下午要接待二三十位猎狐者，为他们提供啤酒，或是樱桃白兰地，或是野李子金酒。可如今这些都是从伦敦带来的，用银瓶子装着，塞在他们的马裤后兜里。他们的马裤也是在伦敦做的，而不像从前那样在比斯特定做。那些绅士贵妇们坐着汽车前来围观，要么挡住了狐狸的道儿，要么把小路堵死，或者使马匹受惊。戴维斯先生，要是霍尔福德先生碰上了一位坐在汽车里堵截狐狸的绅士，他会说什么呢！”

除了那位98岁的老爹正在睡觉，其余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戴维斯先生一拍他那灯芯绒裤腿，说道：“上帝哟，我不知道霍尔福德先

生还有什么不会说。他八成会把那人给宰了。”

“霍尔福德先生是谁呀？”唐纳德问。

“霍尔福德先生是啥时候去世的呀，斯托沃尔德先生？”戴维斯先生把问题一传。

“霍尔福德先生吗？是战前那一年——不是和德国人打的这场，是在非洲打的那场[注]。”

“对，就是老女王大办庆典[注]之后的那一年。”

唐纳德环视围成半圈的一张张布满皱纹、饱经风霜、苍老而兴致勃勃的脸孔，小心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开口道，“村里的那些年轻人不到这儿来喝酒呢？村里还有另一家酒馆吗？”

“不，先生，”戴维斯先生说，用一只粗糙瘦削的手抚着自己的脑袋，“他们不到这儿来，也不到别的任何地方喝酒。那些年轻人基本上不喝酒。”

“为什么？”唐纳德问。

斯托沃尔德，那位小提琴手，似乎是这群人当中最健谈的，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先生。首先就是现在人们手头的钱不像从前那么宽裕了，而啤酒的价格却比从前翻了一倍，加上现在有了电影院，有了大城市，还有那种背后能载个姑娘的机动脚踏车，他们的消遣方式就不只这一种了。再者，童子军在这个村里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年轻人都是罗浮童军[注]，为了给后辈的童子军和幼童军作榜样便不喝酒了。还

有，你瞧，在他们和我们这些老头子之间就没人了。”

“你的意思是，其他男人都战死了吗？”

“基本上，先生。这个村死了42个人，他们要活到现在就是35到40岁之间的年纪。”

“唉！那场战争没给我们任何人带来任何的好处，”斯提尔维先生说，“打那时起就什么都变了。”

“是呀，而我们又换来了什么呢？”扬先生问。

“什么都没有。”戴维斯先生回答。

唐纳德嗫嚅地发表了一番有关比利时啦，国家荣誉啦，还有那些个条约的意见，在座众人也听得十分认真。然后斯提尔维先生，那位一视同仁的投票者回应道：

“可是先生，你能告诉我国家荣誉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我一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劳动，收入最少的时候是每周4先令3便士，最多的时候是29先令。不管哪一头都发不了财。1914年有个男人跑来这片绿地发表了一篇演讲，大意就是你刚才谈到的那个民族荣誉。跟你说吧，先生，1914年，这个国家还有它的全部荣誉付给我的报酬就是每周22先令，而我却要为它贡献每周70四小时的劳动。不仅如此，我还得把三个儿子和8个孙子都贡献出来，让他们为了国家荣誉去战斗。11个孩子，三个战死了，两个没了双腿。到头来他们，或者我，还有这里的戴维斯先生或达利先生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生活开销变得更高了，啤酒涨价，烟草也涨价。我的孙子们，那些没有战死的也都失去了劳动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所谓的国家荣誉。”

“正是如此。”“斯提尔维先生说得对。”“那都是事实，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千真万确。”四下响起了一片低声赞同。

达利老爹再次抬起了他那德高望重的脑袋。

“我们站错了边，”他忿忿低语道，“那些法国佬对我们从来就没好处。我父亲曾见过萨塞克斯丘陵上的烽火，那时拿破仑的爪牙就在他们对面。德国人从没侵犯过我们，都是那些法国佬。”

“啊！说得对！”厅里的老爷子们全都出声附和。

“我父亲见过好几回纳尔逊子爵[注]的船帆，”那位老爹低声说，“也见过老博尼[注]坐阵在他的军队当中，就像一只松鼠坐在堆满了坚果的老窝里。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现在也和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说说：‘这一切到底有什么用？所有这些战争到底有什么用？’”

他爆发出一阵苍老的笑声。

“我不是学者，从来没当过学者，现在也不觉得将来有机会了。但有句话我父亲常挂在嘴边，也教我学会了这么说：‘我是个真正的劳动者——自己挣饭吃，挣衣穿，不怨憎别人，也不忌妒别人的幸福，乐于看见别人的好，也安于自己的困顿。让我最自豪的事就是看着我的母羊吃草，小羊吃奶。’我不知道这话他是从哪儿学来的。也许是他的父亲教给他的，或者是神父教的。战争啊！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一个温和而权威的声音穿过缭绕的烟雾：“时间到了，各位先生们，请原谅。现在是10点整。根据议会法规，先生们该请回了。”

唐纳德怀着各种思绪在寒冷清朗的夜空下缓缓走回了家。大熊星座正指向北极星的方向，昴宿星金辉朦胧，仙后座荧荧闪烁，猎户座则在炫耀着它那老式的甲胄兵戈。星光下黑暗瘦削的篱笆由熟铁围成，远处传来了狗吠之声，还有村中街道上嗒嗒的脚步声。又一个英格兰之日过去了。

回到“金鹿号”，他看见菲尔丁先生和太太正并肩坐在一张桌子旁，

对着一个折了书角的小巧笔记本计划着什么。其余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菲尔丁先生抬头对他说道：“先喝点威士忌，卡梅伦。我们一会儿就好。”

唐纳德给自己倒了杯酒，在燃得正旺的原木炉火边坐了下来。主人夫妇则继续他们手头的工作。

“如果伯切特夫人付不出房租的话，”菲尔丁先生果断地说，“我们就只好把这笔钱排除在计划外了，就这样吧。”

“她肯定是付不出了，约翰。整个冬天她的风湿病都那么严重，根本没法给人洗衣服，这就意味着每周少了至少15先令的收入，加上她的两个儿子也都没有工作。”

“好吧。那就去掉伯切特夫人。下一个是亨利·戴维斯。亨利已经失业12周了——”

“她太太还生了一对双胞胎。”

“那好吧。去掉亨利·戴维斯。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让他为房租操心。最后是米切尔夫人，她问我们下个月是否可以只收两先令，而不是四先令六便士。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弗洛伦斯？”

“小米切尔又惹麻烦了。”

“该死的小米切尔！”菲尔丁先生叫道。“这次又在哪儿闯祸了？”

“听说是在布里斯托尔，”菲尔丁太太答道，“和以前一样，又是个女仆。她把他告了，向他索要赔偿，而他给不出钱，所以现在被关在布里斯托尔监狱里。”

“好吧，”菲尔丁先生说，“我们把米切尔夫人的房租从四先令六便

士降到两先令。我真想亲自把那个小恶棍告到季度法庭上去。我会让他吓得尿裤子！还有别的事儿吗？”

“泰勒夫人的房顶漏水了。”

“我明天让木匠斯托沃尔德走一趟。”

“还有下牧场有道门需要重修了，我今天下午散步时看见的。还有，约翰，你觉得我们能不能给小巴特找个事做？他的父亲战死了，你记得么，他母亲受了很大的打击。”

“我们已经雇用太多人了。”菲尔丁先生抱怨道。

“是的，我知道，亲爱的。但巴特太太的处境确实太难了，而且那孩子真的很不错。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让他在果园边再开一块地来种洋葱。”

“好吧，好吧。”菲尔丁先生说。在唐纳德听来，他那勉强妥协的语气伪装得十分拙劣，暗地里他其实非常高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雇用小巴特。

“好了，亲爱的，没别的事儿了吧？”他接着道，“卡梅伦先生会觉得我们很失礼的。”

菲尔丁太太慈蔼地冲唐纳德笑笑，说道：

“我肯定卡梅伦先生不会这么想的。还有最后一件事，明早9点盖屋顶的工匠会过来给我们修补后谷仓。这事儿得赶紧办，不然那边的屋顶就要塌光了。你打算先见他一下吗？”

“哦，是的，我要见见他，”菲尔丁先生兴奋地说，“他答应过要借我一只雪貂来赶走马房里的耗子。我猜他明天会把它带来的。”

他们两人都起身来到了炉火边。

“嘿，卡梅伦，”菲尔丁先生说，“把你晾了这么久，真是太失礼了。”

“我觉得听你们说话很愉快，”唐纳德回答，“你瞧，我自己原本也是个农夫。”

“你看起来可不像农夫，卡梅伦先生。”菲尔丁太太道。她是一位美丽娴静的女性，有着猫儿一般的嗓音和一双大而温柔的灰色眼睛。

“我曾经很努力地摆脱田地里的生活。”

“为什么，你不喜欢务农吗？”她惊讶地问，“我们都热爱生活在土地上呢。”

“可这片土地多一不样啊！”唐纳德叫道，“我从前耕作的那一带土壤贫瘠，还到处都是石头。我种的是燕麦、芜菁和马铃薯。一年到头有六个月，从北极圈刮来的风就直接灌进我的大门里。所有景物都是灰扑扑的——一栋花岗岩农舍，板岩屋顶，石堤，灰蒙蒙的天空，到了冬天下午3点就天黑了。可是这里呢——”他张开了手臂，“简直是天壤之别！你们这儿有色彩，你们的房子是红色的，你们没有石堤，却有开着鲜花的篱笆，你们有开花的果树，有温暖的天气——还有——我说不清——你们在这儿居住了那么久。你们安顿下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我刚从‘老爷兵舍’酒吧回来，在那听了你们这里老人的谈话。他们当中有人见过狄更斯，还有人引用了莎士比亚——尽管他不知道那是出自莎士比亚——我就觉得——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但就算他们和我描述起在克雷西[注]或是普瓦捷[注]的亲身经历，我也会信以为真的……像这样的东西，我们苏格兰全都没有。”

“你们有其他引以为豪的东西啊。”菲尔丁太太温和地说。

“我们当然有！”唐纳德充满爱国主义地答道，“我们有很多。但不知怎么，和这里的一切比起来，苏格兰似乎就显得十分落后了。”

“你们是一群特别好斗的暴徒，”菲尔丁先生和和气气地说，“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总是在争来斗去。你看我们的战争，我们有塞奇莫尔的内乱[注]，有克伦威尔[注]的革命，还有玫瑰战争[注]，但这几乎都发生在最近的六年里，除了当年你们那些道格拉斯[注]搔扰边境的时候。无怪事情已经形成定势了。”

“是啊，我想一部分是这个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你们这个种族生来就太友善了。在我看来，你们好像对外界的人和事都怀着很多的好感。”

“唔，总是争来争去也没什么意义，不是么？”

“当然没什么意义了，”唐纳德答道，“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人们还是会争。尤其是在苏格兰西岸一带。这里却不同。我想，英格兰人过去也做了很多野蛮的事情——比如克伦威尔攻陷德罗赫达的事[注]，又比如火烧北京圆明园、毁坏德里的老城堡[注]，还有让奈伊元帅[注]被枪决。但我估计这每一次其实都是坏脾气发作的结果，一旦脾气过去了，他们又变得一如继往地友善。我想他们发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针对拿破仑的时候。至于苏格兰人，还有法国人，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那种永久性的坏脾气就多得多了。”

“我们光忙着赚钱了，”菲尔丁先生边说边笑了起来，“所谓小店主的国度，对不？”

“不不不，”唐纳德连忙叫道，“那是诽谤。你们是世界上最不讲求实用性的民族了。”

“哦，拜托，拜托，卡梅伦先生！”菲尔丁太太责备地说，“你绝对

没法自圆其说的。”

“就是，卡梅伦，”她的丈夫附和道，“你这话说得可有点过了。如果只说一样我们擅长的事，那就是做生意和赚钱。我有时还觉得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太过斤斤计较。”

“我好像不小心听见了，”唐纳德干巴巴地说，“你们刚才就在计划着要怎么跟你们的租户‘斤斤计较’哩。”

菲尔丁先生恼了。

“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当中有几个最近确实遇到困难了，做人总不能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吧。但真要做起买卖来，我敢毫不谦虚地说，我不输给这一带的任何一个人。”

“也许这是因为他们都是英格兰人。”唐纳德说。

菲尔丁先生又开怀大笑起来。

“你是想说，要是你像法尔弗雷那样在这住了下来，很快就会把我变成那位卡斯特桥市长了吧[注]。”

“说到这个，”菲尔丁太太开口，手里仍旧飞快地织着毛衣，和她那娴静的言谈姿态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厅桌上的那本《苔丝》是哪儿来的？我不记得之前见过它。”

菲尔丁先生垂下目光，咳嗽了两声，又捶了捶胸口，借以强调这咳嗽是生理自发，而不是紧张所致。

“那是一本初版书，亲爱的。”他说。

“我知道那是本初版书，”她回答，“你从哪儿找出来的？楼上某个地方？”

“不——呃——其实是这样的，这是我今天买回来的。这本书很值的。”

“在艾尔斯伯里买的？”

“呃——不。不完全是。呃——其实是在这儿。”

“约翰，神父又来找你了吧。你给了他多少？”菲尔丁太太停下了手里的活。

“唉，亲爱的，他家有7个娃，一本初版书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他大可以看那些陶赫尼茨(注)平装本的书。”

“你到底给了他多少？”菲尔丁太太耐着性子说。

“这本书保存得非常完好。”她的丈夫回答。

“3英镑？”

菲尔丁先生叹了口气。

“其实是这样的——”他开口解释，但她温柔地打断了他。

“如果你想对我隐瞒这种事情，约翰，那你就不该动用我的支票簿。”

菲尔丁先生呵呵笑了起来，转向唐纳德。

“恐怕我对那可怜的老神父砍价砍得太狠了，但毕竟买卖就是买卖。”

“基于一本初版《苔丝》现在的市价大都不超过50英镑的事实——”

“哦，胡说！”菲尔丁先生叫着跳了起来，“这可是最高水准的投

资。总之这些都无关紧要啦。再来一杯，然后就该上床睡觉了——来，乖宝宝。但英格兰人不擅长做买卖的这种话，全是瞎扯！加到哪说一声，卡梅伦。”

---

1. 缅甸联邦里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个邦，也是最保有原始气息的一个邦，主要居民为掸族。

2. 缅甸地理、历史分区，指该国中部和北部地区。1852－1885年间，下缅甸（由该国最南端边缘地区构成）成为英属缅甸时，比较强调上、下缅甸之分。1885年，上缅甸亦归英国统治。

3.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维多利亚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戏剧抒情诗》《剧中人物》《指环与书》等。与丁尼生齐名，是维多利亚时代两大诗人之一。

4. 白金汉郡首府。

5. 英国作家佩勒姆. G.伍德豪斯爵士（Sir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创作的幽默短篇小说系列《万能管家吉夫斯》的主角。

6. 即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名。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南濒地中海，东接亚美尼亚高原。

7. 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的阿金库尔战役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亨利五世的率领下，英军以由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军队于此击溃了法国由大批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为随后在1419年收服了整个诺曼底奠定基础。

8. 即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1830－1903），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三度出任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在首相任期内积极扩张英国海外殖民地，发动了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

9. 即罗斯伯里伯爵五世，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英国首相（1894－1895）。据说年轻时曾立下三大誓言：取得赛马第一、娶一位名门闺秀和成为首相，他都实现了。

10. 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主人公匹克威克的仆人，通晓世故，屡次为主人解围。

11. 猎狐是一项英国古老的贵族运动，一般在秋天进行，参加猎狐的猎者们一清早就集合出发，猎狗被带到狐狸的巢穴，以记住狐狸的气味，然后猎人们把狐狸从洞穴里驱赶出来，猎狗便开始循着气味追逐这只狐狸。猎者们骑着马，飞奔在猎狗后面。狐狸到最后跑得精疲力尽时，只能在地上刨洞躲起来。这时对这只狐狸的围猎就算结束。猎狐狗

把这只躲起来的狐狸从地洞里赶出来，由专人射杀。

12. 弗隆（furlong）为英制长度单位，相当于8分之1十英里。

13. 测链（chain）为英制长度单位，相当于22码，或10分之一弗隆。

14. 每年的11月11日，纪念圣人马丁的节日。

15. 指1899－1902年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爆发的战争，史称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

16. 指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的庆典活动。

17. 指年龄在17－24岁的童子军成员。

18.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纳尔逊子爵一世，英国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著名海军将领、军事家。

19. 博尼（Boney）为英国人对拿破仑的简称，带有轻蔑之意。

20. 指克雷西会战（Battle of Crécy），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一次经典战役，发生于1346年8月26日，英军以英格兰长弓大破法军重甲骑士与十字弓兵。

21. 普瓦捷（Poitiers）: 位于法国中部克兰河畔，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曾发生过多场战役。

22. 指1685年7月6日发生在萨默塞特郡塞奇莫尔的战役，为英王查理二世私生子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发动叛乱的最后一战。

23.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

24. 玫瑰战争：1455年─1485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的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发生断续的内战。由于兰开斯特家族的标志为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标志为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

25. 指强壮的苏格兰青年。

26. 1649年，克伦威尔进军爱尔兰并袭击德罗赫达城（Drogheda），屠杀了城内约3万爱尔兰居民。

27. 指印度德里的红堡，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1857年的印度反英起义中，民族起义军与英军在红堡激战，致使宫殿遭受了不小的破坏。

28. 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国军士将领，拿破仑帝国最早的18位元帅之一。1815年拿破仑兵败流放后，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奈伊于同年8月被捕，最后被贵族院判处死刑。一些奈伊的支持者曾向英国寻求帮助，但都被拒之门外，英国方面声称他们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尽管他们花费了25年时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改变法国政府）。当面对行刑队时，奈伊亲自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29. 出自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作品《卡斯特桥市长》。主人公亨查德是英格兰传统

农民的代表，努力经营粮食生意，并成为了卡斯特桥的市长。他的竞争对手——苏格兰人唐纳德·法尔弗雷则以新兴的生产经营方式打败了他，加之过去丑闻的曝光，导致亨查德失去了一切，最后离开卡斯特桥，郁郁而终。

30. 陶赫尼茨（Tauchnitz）：始于18世纪末，在全欧洲发行平装本英语书籍的德国家族出版商。

第14章

“金鹿号”一家的早餐时间为8点30分，到了9点整，一名女佣走进了餐厅，用几乎听不懂的白金汉郡口音通报道：“盖屋匠到了，先生。”

菲尔丁先生丢下他的《泰晤士报》匆匆迎了出去，唐纳德也默默地跟在后面。那位匠人是个瘦高个子的男人，看不出多大年纪——可能是40岁，也可能是70岁。不用说，他的脸上也泛着那种健康红润的光泽，就像所有白金汉郡人的脸庞一样，一撇长长的棕胡子把嘴巴遮盖得严严实实，几乎够到了下巴。他有着一双浅蓝色眼睛，身上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和一件老旧的无袖皮革军旅上衣，光溜溜的脖子上打着一条领带，两手在身前抓着一顶旧花呢帽。

菲尔丁先生一上来就和对方展开了一通复杂的对话，满口都是木匠和盖屋顶的术语：托梁、桁架、绳索、悬垂、扭转、插脚等等。他们俩看上去都完全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而唐纳德则完全听不懂他们俩在说什么。

“一门珍贵的老行当正在从这世上消失哩，”那人离开后，菲尔丁先生说道，“老梅尔斯是方圆好几里地唯一的盖屋顶的匠人，全国都找不出比他更好的手艺人了。可他一周下来都接不到足够的活儿，还得做些修篱笆、掘沟的杂事儿，偶尔还得给人当当园丁，就连这村里的教堂司事也是他兼任的。你说可悲吧？等他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盖屋顶的匠人啦。”

“他没有儿子吗？”唐纳德问，“许多这些行当都是子承父业的，不是吗？”

“过去是啊，”菲尔丁先生回答，“但这已经是最后一代了。这村里几个世纪以来都有一个姓梅尔斯的盖屋顶的匠人，我猜，但是刚才你见到的那位老爷子，他有两个儿子，全都在艾尔斯伯里当汽车机械师。这就是现如今的趋势了，脑子笨的儿子长大都成了农场工，脑子聪明的就当上了机械师。这要是在过去，不管是笨儿子还是聪明儿子都会继承老爹的行当，除了偶尔几个抱有雄心壮志的，去参了军。那些汽车修理厂把这一切都搅乱了。”

这时菲尔丁太太从餐厅里走了出来，她的胳膊底下左右各夹着一捆生意人读的书，两手上抓着一堆信件、收据、通函、灯泡产品目录和报纸，嘴里还叼着个支票簿。她的丈夫帮她拿走嘴上的障碍物后，她便向唐纳德询问他今天有什么打算。

唐纳德说，他打算步行到坦顿绿地去看看猎狐大会，说罢他似乎看见主人夫妇的脸上都掠过了一抹宽慰的神色。在乡下，一名不懂得自己玩耍的客人会让忙碌的主人们觉得非常麻烦的。

“要不要开那辆车去？或者骑个自行车？”菲尔丁先生积极地问道。

“我想我更喜欢走路。”唐纳德说，他似乎又看见他们露出宽慰的神色了。

“那儿距离这大概两英里，”菲尔丁太太说，“如果你10点过一些就出发，时间就很充裕了。他们是11点整开始的。”

这是个温暖的1月早晨，阳光明媚，有如春日，唐纳德想象那些草地上应该开满了毛茛花，云雀在花丛上窜来窜去，燕子四下游荡，还有樱草花和那种大片开放的蓝色花朵，英格兰人把它们叫做蓝铃花，而苏格兰人则叫做风信子。四下没有一丝风，远处传来了隐隐钟声，牛群和羊群在田野里吃草，放眼望去看不见一处耕地，那亲切的深褐色土壤全都隐藏在绵延的绿色之下。不远处有人用斧头砍着一棵树，一片小橡树

林边，一群孩童正兴高采烈地捡拾柴火，将它们装进一辆用肥皂箱和一对老旧自行车轮改装的小推车里。

唐纳德钻进了一片纵横穿插的羊肠小道之中，这儿没有任何标志路牌，也没有铺上麦克亚当先生(注)发明的碎石层，唯有两旁夹道的草坪，比中间的小路还要宽上许多。周围看不到建筑的影子，也没有一点儿人类生活的痕迹——唐纳德脚下所处的，正是英格兰乡村的中心。

他正在脑海中遐想着那些乡村领袖和那些辛勤劳作的农夫们，遐想着清贫人家一年到头的简单生活，突然，身后约两码处爆出一声电喇叭的巨响，将他拉回了现实之中。他惊得跳了起来，猛地扭转身去，发现自己正面向着一辆巨大的浅蓝加银色劳斯莱斯的银色引擎盖，一名涨红着脸的年轻人从驾驶座上探出身来。但那并非是曲坯酒吧里那些乡下老者那样的粉红面庞，而是一种斑驳不均的赤红。

“喂！你！”年轻人叫道，“在马路中间睡觉睡够了吗？那就告诉我该死的坦顿绿地往哪儿走？”

“我猜应该是直走，”唐纳德礼貌地回答道，“不过恐怕——”

“神啊！”年轻人打断道，“又是个该死的外地人！”说罢他松开了离合器，那辆豪车一溜烟开走了。

到了坦顿绿地，眼前的景象就好像有个天庭的城镇规划师，把一大堆都铎时代的村舍建筑从一只胡椒罐子里抖了出来，散落一地，然后想了想，又抛下了几座规模大得多的安妮女王时代(注)的房子。整个村里最现代的建筑看上去也差不多有2年的历史了。坦顿绿地保留着房产经纪人口中所称的“一堆老木头”，它所指代的那些村舍，彼此错开明显的角度，在绿地周围排成了一个大致的圆圈。

但此时此刻，唐纳德无心研究建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英

格兰所有体育盛事中最著名的场面之上——英格兰猎狐者大集会。正如他期待的那般，所有在书中和绘画里被反复描绘的细节都一一呈现在了眼前。现场万事齐备——猎犬，闪亮的马匹，艳羡的村民，戴着天鹅绒帽的猎手，配有长鞭和黄铜号角的马术师，身着整洁裹腿和黑白格纹马裤、看上去精神抖擞的马夫，一排排极尽华丽的轿车（就连那辆在小路上和唐纳德擦身而过的浅蓝加银色劳斯莱斯，在它们当中都不那么显眼了），还有运载马匹的汽车，身着制服的司机，身着制服的随从，这些随从们每人左手上都搭着一条毛皮毯，表情透着无聊和不屑。四下里偶尔还能见到小马拉的轻便马车，总数不超过六辆，那些神情木讷的汽车司机在瞥见它们的时候，脸上才会露出一丝高傲的微笑。

当然，还有那些准备冒着伤筋动骨甚至摔断脖子的风险，去践行体育精神的女士和先生们。头一件令唐纳惊讶的事，就是那些女猎手们沉闷单调的装束和男猎手们华丽非凡的行头。女士们大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圆顶硬礼帽，身着黑色长袍，这里或那里露出点白边。而男士们则戴着闪闪发亮的大礼帽，上穿深红外套，下配白色或浅黄色马裤，还有橘黄鞋面的大靴子和高高的长筒袜，他们昂首阔步地来回走动，活脱就像是西班牙无敌战舰的船长或拿破仑轻骑兵的上尉似的。除了彼此之间，他们对旁人皆不屑一顾，但允许所有人瞻仰他们的风采：只见他们一个个仰着下巴，脑袋高昂，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就像一群巴克特里亚[注]的骆驼似的，因为世上只有它们知道上帝的第100个名字叫什么[注]。

他们当中的一个重重地踏进了唐纳德身边的小水坑里，溅了他一身泥点子，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进，目光锁定在永恒的时空中，仿佛不论是唐纳德还是那个小水坑都从未存在过一样。另一个跨坐在他的高头大马之上，有如柏勒洛丰骑在珀加索斯背上一般[注]。他停在一两码的距离外，对一名驾着精力旺盛的坐骑不停兜圈的漂亮姑娘说道：“这些可恶的乡巴佬把这里挤得乱糟糟的，应该把他们都拉去枪毙掉，你说呢，普德？”

那名漂亮姑娘设法让自己的马站定了片刻，目光扫向唐纳德，就像在看一只鼻涕虫。“可恶的杂种。”她赞同道，说完在马背上颠着走了。

一位拿破仑轻骑兵上尉走过面前，说不定还是一名孔夫朗轻骑兵[注]——唐纳德几乎能听见他的军刀在维也纳，或华沙，或柏林的街道上咔哒作响的声音，看见那镶嵌着银钮扣的浅蓝色长袍在他的身后飘扬，头盔上的马毛装饰起伏跃动——他停下了脚步，将一片目镜扣在眼前，冲方才那位骑马的先生招呼起来。

“哈啰，泰德！”“拉萨尔[注]”开口。

“哈啰，斯奎伯。”“柏勒洛丰”回应，此时的他看上去尤其像一头巴克特里亚的骆驼，“要我说，这些把这儿挤得乱哄哄的可恶乡巴佬都该被拉去枪毙掉。”

这位盛装出席的骑兵迅速扫了一眼周围，发现附近没人能听见他们的谈话——至于唐纳德，不过是一个乡巴佬，和一块石头、一截树桩或一头奶牛没什么区别，压根就不能被算做实际的在场人士——于是他压低声音，语气迫切地道：“听我说，泰德，先别去招惹莫格里奇法官队，让他们赢到两块半先令再说。我们正在设一个局，明白吗？温斯坦也会加入，还有老波茨和老芬克尔伯格。懂我的意思？”

他说着眨了眨眼，而唐纳德感觉，和之前相比，他似乎又不太像个趾高气扬的轻骑兵了。出于某种荒诞的理由，唐纳德发现自己正联想到了布赖顿的周末，和过氧化物。

就在这段时间里，更多的车辆、马匹，还有更多英勇的女选手和男选手都陆续抵达了现场，正好11点整，整个猎狐大队，包括猎犬、马匹、一众女士们和先生们，开始朝着村外的一片树林稳步进发。唐纳德数了数，共有107名骑手和将近60头猎犬。这是一支所向披靡的队伍。在一处地势稍高的位置上，唐纳德望见他们进入了一片田头，渐渐四散

开来，形成了一个分散的半圆，朝着那片据说是某只在劫难逃的坏家伙的老窝所在地的树林子逼进。他们结成小组，驭马缓行，那位深红绒服、手持号角的前锋率先进入了林中，其余众人便停下等待。大约10分钟后，远处传来了一声叫喊，众马纷纷扬蹄腾跳，狩猎开始了。骑手们沿着树林边缘鱼贯驰去，身影消失在一处斜坡之后，又重新出现在远远的小山坡上，场面呈现出一派令人不可思议的生动和浪漫。唐纳德站在原地，瞪大双眼，直到最后一个深红色的圆点消失在黑色的树林之中，留下一片单调的大地，唯有重重灰色、棕色和绿色的背景。激动人心的一幕已经过去了，唐纳德转身慢慢朝家走去。

行至半路，他意识到按照自己的步调，在12点之前他就能回到“金鹿号”了，这可万万不行。菲尔丁夫妇那时想必正忙，而他们定会放下手头的事务来尽力招待他，这么一来就会弄得每个人都很尴尬。这是个温暖的晌午，灌木林子边上有个干燥的树桩，而唐纳德的手里还有一本书。于是他在阳光中坐下来，埋头读起了那本《毒毯迷踪》，这本虚构小说的品质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从唐纳德刚刚读到的一段情节中就能觑见一斑：布尔什维克间谍拉萨菲里塔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注]特工鲍里斯·费尔南多斯基，给身材纤细的女主人公米兰达·特里梅因下了迷药，随后捆住她的手脚，把她装入一只空鱼子酱桶里，丢进了一个废弃的矿井之中。

唐纳德很快就整个儿沉浸在了书中。他读到了那场精彩的英雄救美的章节，其中写到相貌丑陋的大块头迪克·特里劳尼乘坐的竞赛热汽球在命运的指引之下正巧落在了那个矿井入口处，遂将纤细的米兰达救了出来。他读到了迪克与阿博·吴及其党羽在莱姆豪斯[注]总管道下的精彩打斗，读到了瓦尔帕莱索[注]港口下重见天日的秘密潜艇，班吉斯坦条约上伪造的达尔豪西·坎宁爵士[注]签名，还有那条关键的毒毯从赫尔的女修道院失窃的一段，接着又读到身穿黑缎长裤，伪装成政府窗户清洁工的拉萨菲里塔将氰化物抹在一只暹罗猫的脚爪之上，然后将其混进了外交部远东局里——丑陋的大块头迪克·特里劳尼正在那里工作，并借助

一本地图集和和一本地理指南，试图找出自己签了条约的对象国班吉斯坦到底在什么地方。唐纳德刚读到这里，渐渐察觉到乡间的宁静氛围正被远处的一片叫喊声打乱。依稀有一声高呼自田野那头传来，下一秒，它从路对面的篱笆后出现了——疲惫、脏乱、喘着粗气、跛着腿脚、走投无路——正是那只狐狸。它从不到一码的距离外经过唐纳德身边，似乎压根没看见他，之后又缓慢而蹒跚地钻进了那片灌木林中。

唐纳德看着它离去，祝它好运，又大声加了一句，“你的胜算可大了！独个儿对抗60头猎犬、107名猎手和107匹马——单枪匹马对274哩。”

他沿小路向下走去，以免挡着那些狩猎天使的道儿，他们奋力为乡民除害的行为是多么高尚呐。那些叫喊声、呼号声接近了，然而当猎犬们如同60名无所畏惧的壮士般勇猛地穿过篱笆，追上前来时，它们那狂野、兴奋、像鹦鹉又像猴子的狂吠和咆哮，便将人声都淹没在了其中。接着，第一批猎手出现了，几位头戴天鹅绒帽和几位手执号角的先生纵马跃过了篱笆，划出一道道缓慢而优美的弧线——他们跨下的坐骑知道自己的跳跃能力，也知道自己的骑手值得信赖。在他们之后，大队人马蜂拥而至，个个都像鲁珀特亲王[注]一般纵马穿过田野，带头的准确无误地找出了篱墙上的缺口和门洞，而跟随者们就在他们身后排起了令人羞耻的长队。试图跳过篱笆的人居然那么少，这一点令唐纳德十分震惊。有一两个人是主动驱马上前的，另外五六个显然不如他们的坐驾那么积极，但却没能阻止自己的马尝试那危险的一跳，而剩下至少80%的人对这种炫耀的雕虫小技嗤之以鼻，情愿从那些缺口和门洞里穿过，如此便可以更便宜地捞取努力驰骋的名声了。

大队人马在灌木林边上停了下来，因为那头狐狸钻到地里去了。它跑赢了全部二百70四名敌手，同时为这群猎狐者们提供了为时一个半钟头的当季最佳体育盛会。然而，尽管它跑赢了所有的对手，而且还提供了这场盛会，人们最终还是将它嘲笑了一番——他们动用了许多铁锹外

加几头小猎犬，把它从洞里挖了出来，然后宰了它。毕竟，这片乡村的大患是一定要铲除的，哪怕女士们和先生们不得不为此驱驰一个半钟头。更何况，要是剥夺了那60条奋勇拼搏的忠犬理应享用的午餐，那将是对不能人言的动物的一种残忍迫害，这种行为是任何英格兰人所不齿的。

唐纳德继续原路返回家去，10分钟后又碰上了一个热闹场面。就在他脚下的小路并入干道的地方，一伙吉普赛人将他们漆成五颜六色的车队停在了那里。他们抵达此处想必还不到两个小时，因为唐纳德在前往坦顿绿地的一路上并没遇到他们。

小路和干道的T型交叉口几乎被马匹堵死了，六到八名猎狐者正站在骑手中间，他们全都背对唐纳德，面向着主干道。在这面由泥点溅污的黑色和深红色背影以及马匹躯干组成的壁垒后面，不同的人声正在激烈吵嚷，用词之肆无忌惮足以令内尔·格温[注]都感到震惊，或叫伯克和海尔[注]都自愧不如。唐纳德从水沟和其中一匹马之间的空隙里钻了过去，来到了最前排，而就在他到达那个位置时，现场的口角冲突突然被一阵爆发的拳脚给取代了。其中一方是一名身长六英尺，穿着深红色外套，脸庞和外套一样通红的年轻人，另一方是一名身材精瘦，外形脏乱，皮肤黝黑的吉普赛人。那位泥污的美少年以经典的左直拳出击，烟熏的吉普赛男子则依靠短拳进攻，有机会时便采取低位出拳。打斗只持续了几秒钟，两名斗士就被其他几位穿着深红外衣的绅士们拉开了，那名吉普赛男子在面前压倒性的势力下愤愤不平地屈服了。

围观群众关于本场角力的议论是那么清晰而有力地重复了一遍又遍，以致唐纳德毫不费力就弄清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头该死的猪刚才踹了他的马！”一名19岁左右年纪，有着玫瑰花瓣似的嘴唇的姑娘说道。

“该死的猪！”另一名姑娘响应道，她那娇嫩面庞的完美姿色让一条

约六英寸长三英寸宽的泥垢略微折损了些。

一名五短身材，看上去十分富有的男子高声喊道：“好样的，拉尔夫！干得漂亮，小子！”

两名站在地上的男子严肃地低声讨论事态。

“感谢上帝，那是个吉普赛人，而不是英格兰人。”第一个说。

“英格兰人从不做那种事的。”第二个一脸震惊地说。

“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真正激怒我，”第一个人道，“那就是残忍对待动物的行径。我不管那是一只耗子还是一头大象，总之这种行为让我出离愤怒。”

“完全正确，”第二个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现在从不出国了，”第一个道，“除了去勒图凯[注]、蒙特卡洛[注]和瑞士等地，原因就是我受不了那些当地人对待动物的方式。”

“就像这几个外国佬，”另一个赞同道，“你知道我今晚回城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要邀请拉尔夫出席在里兹大饭店[注]能花钱订到的最高级的晚宴。”

“天啊！”他的同伴激动地说，“也让我加入吧，老伙计。费用我俩分摊。”

他们一道离开了。

一名骑在马上的猎人脸色气得发白，从头顶的丝帽到橘色鞋面的靴子上都布满了泥块，他正气急败坏地瞪着前方，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世界宣告着那句话：“我要把他告到禁止残害动物协会，我要把他告到禁止残害动物协会！”

一位70岁上下的老夫人像只松鼠般骑在一匹高大的黑马背上，不停忧伤地说着：“为什么没人拿鞭子抽他？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拿鞭子抽他？”

唐纳德只听到了这里，因为就在这时，一匹马的肩部正撞在了他的腰背上，把他掀进了篱笆丛里。马上那位女士没有朝他的方向瞥上一眼。她大约50岁年纪，嘴唇和下巴透着坚毅，眼神也毫不动摇，而唐纳德一眼就认出来，她是当年在佛兰德地区阿兹布鲁克附近一家医院工作的护士，他在那儿住院期间曾害上了麻疹。记得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那家不幸和一座大型弹药库紧临的医院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轰炸，当时正是这位面容坚毅的戴安娜女士，将7名伤兵从一间抬担架的人都拒绝踏入的着火病房里转移了出来，为他们搭起了临时的遮雨棚，在屋舍燃烧的火光中为他们烧煮开水，周遭伴随着她的是机枪、防空炮、炸弹和碎片崩散的声音，还有人们的尖叫和呻吟。还有一次，她握着一名垂死中尉冰冷的手，整整27个小时不曾放开。还有另一次，她向护士长表白了自己对她的感觉。

唐纳德从篱笆里爬了出来，慢慢走回了“金鹿号”。又一只狐狸被发现了，狩猎人马一溜烟绝尘而去，只留下泥地上的无数蹄印，栅栏上的几处豁口（留给农民们自行修补），以及记忆中的一幕英勇的场面。

在午餐之前，唐纳德恰好得空把那本书的下一章读完了。其中描述了米兰达，那位纤细尤胜以往的女主人公，被一条虚假消息蛊惑进入了一家非斯[注]的古董商店特价区的经过。

周一早晨，他从《泰晤士报》上读到，后来发现的那只狐狸让“北方雄鹿队”的猎手们彻底失望了。那卑鄙的小畜牲溜得飞快，不到5分钟就钻进了一个地洞里，就连那些勇敢的猎犬都没能将它再拖出来。据此事实，正如《泰晤士报》上所言，那家伙就是一只“坏狐狸”。

那个周末剩余的时光都在愉快的活动中度过。他参观了鸭子、火

鸡、母鸡、鹅、山羊、珍珠鸡、奶牛、马匹以及其他一干豢养在“金鹿号”屋后那些错落散置、爬满地衣和青苔的旧屋棚里外的家畜；和菲尔丁夫妇一块儿在村中漫步——一件相当耗时的活动，因为他们二人都会停下来和途中遇见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以及遇见的4分之3的马和狗聊天；跟着菲尔丁先生参观村里的萨克逊教堂，听他博闻广识地谈论那些建筑；和主人探讨法国小说、王政复辟时代的英国戏剧、传统手艺的没落、土地税、阿诺德·巴克斯[注]的音乐、战争的各种赔款以及其他50个不同的话题，关于它们，菲尔丁夫妇的所知显然比唐纳德丰富得多；还有帮大女儿和女婿一起照顾腹痛的马；替未婚的二女儿拿毛线——她要在跳舞，打羽毛球，往返伦敦，骑马，参加女童军、妇女协会[注]、英国妇女团、喜乐合唱团彩排和业余戏剧表演的间隙给自己织一件套头外衣；当然，还有享受丰富的饮食和舒适充足的睡眠。

周一早晨，另一趟蜿蜒前行的列车载着唐纳德悄悄地开往玛丽勒本车站。途中，唐纳德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则消息：那项在上届议会中已全数通过一审、二审和其后所有委员会审查环节，只等正式进入三审程序的《防止已淘汰英格兰马匹出口比利时等国法案》，已经被重新提交给了新一届议会，将确保于未来两年之内完成一审。

---

1. 约翰·劳登·麦克亚当（John Loudon MacAdam，1756－1836），苏格兰工程师、道路建筑师，发明了以碎石为基础修筑硬质路面的技术，为现代公路的奠基者。
2. 指斯图亚特王朝末代统治者安妮女王在位的1702－1714年左右。
3. 公元前3世纪中期古希腊殖民者在中亚草原地区建立的希腊化的奴隶制国家，又称“大夏-希腊王国”。
4. 穆斯林认为上帝有100个不同的名字，人类只知其中的99个。一些沙漠游牧民族传说只有骆驼知道上帝的第100个名字，所以它们的神情看上去才会那般倨傲。
5. 珀勒洛丰（Bellerophon）：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俊美勇武，在神的帮助下捕获了天马珀伽索斯（Pegasus），但却因此变得非常傲慢，结果触怒了众神，宙斯差遣一只牛蝇去螫珀伽索斯，让柏勒洛丰从马上摔落坠地，而把珀伽索斯留下养在天庭，晋升为飞马座。柏勒洛丰则遭到神的抛弃，到处飘流，躲躲藏藏地度过了余生。

6. 原为1741年创立的法军轻型部队，撒克逊骑兵团，1761年更名为孔夫朗龙骑兵，1763年更名为孔夫朗军团，至1776年正式成为一支轻骑兵团，命名为孔夫朗轻骑兵，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改称撒克逊轻骑兵。

7. 此处为戏称，拉萨尔，即法国大革命战争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轻骑兵将领安托万·夏尔·路易·拉萨尔伯爵（Antoine Charles Louis, Comte de Lasalle，1775－1809）。

8. 1923－1934年间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司法机构，属秘密警察组织，负责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及清除盗匪。

9. 二战之前伦敦的中国人聚集区。

10. 位于智利中部的港口城市。

11. “班吉斯坦”，或指印度发音的“巴基斯坦”；“达尔豪西·坎宁爵士”的名字则是两位19世纪中期英属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伯爵十世和查尔斯·坎宁的名字组合。

12. 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1619－1682）：父为巴拉丁领地选侯腓特烈五世，母为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女伊丽莎白，1642年英国内战期间被任命为保王军骑兵司令，在战争初期取得过多次辉煌胜利，被认为是内战时期最有才华的保王派指挥官。

13. 内尔·格温，本名埃莉诺·格温（Eleanor Gwynne，1650－1687），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王政复辟时期著名的女演员。

14. 19世纪传奇连环杀手威廉·伯克和威廉·海尔，被认为是1828年发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一连串谋杀案的凶手，其作案后将尸体卖给解剖学教授作为教学材料。

15. 位于法国北部沿海的度假圣地。

16. 摩纳哥公国的历史中心，拥有世界四大赌城之一——1863年建立的蒙特卡洛大赌场。

17. 里兹-卡尔顿公司旗下的世界级豪华饭店，始于1898年创立的巴黎里兹饭店。

18. 摩洛哥北部古城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中心。

19. 阿诺德·埃德华·特雷弗·巴克斯爵士（Sir Arnold Edward Trevor Bax，1883－1953），英国作曲家，诗人。

20. 妇女协会（Women’s Institutes）：加拿大教育改革家阿德莱德·胡德莱斯（Adelaide Hoodless）于1987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斯托尼克里克创立的社区妇女组织，后传播至英国及其他国家。

第15章

那年开春的几个月，唐纳德十分忙碌。他手头收集的关于英格兰与英格兰人的笔记已经填满了整整14个大练习本，他认为是时候着手将它们理出个头绪来了，在做完这件事之前，暂时不准备出门收集新的素材了。当然，在平时的生活中，他还是会继续留意身边的动态、人们的言谈和其他各种现象，关于摆在面前的那个非常命题，它们或许能给他一些新的启发，而在余暇之时他也会抓紧补充这些笔记。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工作时间表，并且严格执行——平日不再上舰队街，推掉了那些完全占用周六上午，还附带影响周五和周一工作时间的周末派对，并且取消了下午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和其他伦敦景点的活动。只留下晚上进行休闲放松。每天5点唐纳德便准时合上笔记本，结束一日的工作。有时他会花上整晚的时间在街头漫步，看着来往的人群、道旁的店铺和建筑，试着衡量每个街区独有的“质”或“量”，思索着用来形容它们的词汇。还有一些晚上，他会尝试找出各个街区之间的精准分界线，比如南肯辛顿的优先持股人聚居地和伯爵府区居民昔日的高雅国度之间的分水岭，或是西汉普斯特德的犹太复国主义盛行区与维尔·沃克及济慈·格罗夫的笔友俱尔部集中地之间的边界线，又或者是普雷德街风行的裸体画明信片在彼德堡广场少将们紫胀的面孔前自动撤退的精确地点。

有一回唐纳德前去观看了一场赛狗大会——这是英格兰近年新兴的体育项目之一，同时也是最温和的体育项目之一。首先，这项活动中没有60头猎犬将一只筋疲力尽的狐狸撕成碎片的场面。另外，参与角逐的选手也不会乘船下海追捕猎物，像那些勇猛的肯特郡和英格兰西部的猎鹿者们惯于尝试的那样，最后把自己变成那些为航海英雄们祈福的歌曲中的主人公。再者，参赛者也不会（在马匹、猎犬、甚至蒸汽船都不管用时）抬出一把机枪来干掉他们的目标——说到机枪这种武器，那些猎

鹿者们摆弄起来就和芝加哥的黑帮成员一样娴熟，而遭到报复的风险则比后者小得多了。不过，这些灵巧灰狗的追捧者们，倒是还有一样小把式，和那些更勇武、也更爱冒险的肯特郡及英格兰西部荒野的运动员们保持了一致。那就是，如果猎物被完好无损地捕获了，就会被回收进行再利用。事实上，赛狗场上的机器野兔和荒野中被抬上货车的活鹿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就是人们无法肯定地证实机器野兔被猎捕的时候的确是乐在其中的，而对于被抬上货车的活鹿，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事实。

唐纳德还留意到了另一个小证据，同样体现了赛狗大会温情的一面，那就是会场上特别设置了儿童乐园。当母亲们在跑道边全神贯注地为她们喜爱的赛犬呐喊助威时，孩子们便可以自个儿玩耍了。儿童乐园里为那些三四岁的“大孩子”设了一处沙坑，几架秋千，一个跷跷板，还有一些摇摆木马，而那些年龄更小的则愉快而满足地待在他们的婴儿车里，感受那所谓的“体育场”里可爱的灯光穿透香烟和廉价雪茄的烟雾，伴随着同他们的妈咪谈生意的那些书商快活的咆哮声，以及现场播报员清晰嘹亮的嗓门，直到夜里11二点方休。

另一天晚上，唐纳德花了一先令在莱斯特广场附近观看了一场职业台球赛，结果相当无趣。其中一名选手从头至尾都无须采取任何难度动作——他那连得1161分的每一杆都实在太简单了，就算是唐纳德——最高连续得分纪录还是当年在爱丁堡医院创下的27分，也有十分的自信能够达到他这个成绩。而另一名选手则凭借绝佳的运气，在两三把平淡无奇的击球之后，那些球恰恰在台边上凑成了一堆，于是接下来他便带着猫儿似的慵懒，轻巧地将它们一一击出，眨眼就拿下了1641分。整个过程中观众们就坐在那儿抽着烟，盯着看，一片死寂的沉默。而场下的那名选手则瘫在一把硌人的椅子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现场唯一的声音便是那位记分员用一口伦敦腔单调地重复“502，504，506，508，510”，直到唐纳德开始怀疑“五百”两个字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否有任何的意义。这一轮连续得分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了：那名选手没能将一只正好停在洞口的球击入洞中，而这一球唐纳德就算蒙着

眼，使用长杆架都能打进去。

不过，对唐纳德来说，那年冬天里最盛大的两场活动还要数奥默罗德夫人在伊顿广场的宅邸中举办的舞会，以及埃斯梅拉达在约瑟芬酒店召开的派对。约有5人参加了奥默罗德夫人的舞会，但可供跳舞的空间却不多，因为那屋子实际只能容纳3人。不过也没人介意。整栋宅子都挤得满满当当，人声鼎沸，震耳欲聋。成群的人在跳舞，成群的人坐在台阶上抽烟。一众宾客之中，唐纳德认识的面孔寥寥无几，他便独自靠在主楼梯旁的墙边，数着某一个时刻共有117根香烟的云雾同时升起，其中65根正叼在人们嘴里，余下的52根则是没掐灭的烟头，随手扔在漆成白色的台阶上，把那大红地毯上烧出一个个整齐的小黑洞。

他在晚宴厅遇见了埃斯梅拉达·阿弗南，她穿着一身黑裙，戴着一对深红色玻璃珠耳坠，一侧肩头装饰了白色的栀子花，看上去一如既往地美艳动人。一群男士围绕在她的身边，而她一见到唐纳德便抛下了他们，径直朝他走来。

“往下数第三圈舞，还有在那之后的两圈一定要和我跳哦，唐纳德，”她迫不及待地大声说道，“我有话要跟你说。”

被抛弃的男士们发出一阵激动的抗议。她立刻转向他们，露出灿烂的笑容。“没办法，亲爱的们，”她说道，“我爱你们大家，但正事归正事呀。”唐纳德已经当场僵住，他被一只闪亮的蜘蛛撒网捕获了。哈金斯先生那要命的好意再次吞没了他。他绝望地想，等埃斯梅拉达发现了，而她注定很快就会发现，他和好莱坞或埃尔斯特里[注]，或者全球其他电影产业中心都没有任何关系，到时她定会极其恼怒。唐纳德觉得埃斯梅拉达正是那种会用极端的方式宣泄极端愤怒的人，甚至有可能产生肢体暴力。在兰斯洛特爵士[注]与吟游诗人的时代，若是一名骑士获得一位女士屈尊对自己施以人身伤害，这将被视为一种无尚的光荣。而在如今这个理性当道与普选权的时代，人们的看法可就不同了。唐纳德衷心

祈祷自己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埃斯梅拉达那雪白优美但显然肌肉强健的胳膊递上一记迅猛的直勾拳。

于是他只好虚弱地笑笑，嘴里嘟囔了一句期待下数第三圈和其后两圈与她共舞的美好体验，然后就逃到上层楼去，在那里找到了一处能俯瞰广场的无人露台。那是个L型的露台，正好位于房子一角，这房子本身也正好坐落在街角上，唐纳德把自己藏到了L型纵臂最远的那个幽暗角落里，屋里谁也看不见他。他趴在铁栏杆上，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看着来自维多利亚车站方向的车流沿着蜿蜒的道路驶上十字路口，一边鸣笛一边向广场靠近，与闹哄哄的、驶出广场中心的车流相遇后，便一个劲地急刹车。眼前的景象把唐纳德深深吸引住了。一次又一次可能的事故仅以几英寸之差被躲了过去，只见小轿车优雅地滑离险境，大货车向旁及时闪避，行人则大呼小叫地拔腿逃开，半空中充斥着刹车的尖锐磨擦声，电喇叭的高亢鸣叫声，还有司机的愤怒咆哮声。但这样的好事儿注定维持不了多久，于是20分钟的奇迹之后，一辆狭长低矮的跑车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辆镶满了珠钻、威风八面的豪华轿车右侧吃水线下方，就像1916年某只鱼雷在阿申特岛[注]的海岸下击中载满金银财宝的“埃及号”轮船一般。

那辆豪华轿车横飞而起，在空中盘桓了半刻，最后一个侧翻，砸在了人行道上。那时刚巧有辆摩托车从急转弯处冲出来，企图凭借其自身的速度与骑手的技能，以55英里的时速逆行超车通过死角，当它急转冲上人行道以避开翻倒在地的庞然大物时，却触到了它的顶部，直接腾空而起，“呼”地越过障碍物，砸在了一辆咖啡车上——它的主人正推着它走在前往巴特西市集的路上。

而那鱼雷似的跑车仿佛被自己意外的壮举给惊呆了，突然向后退离扑倒在地的受害者，一屁股撞在了一辆卡车上，那卡车又一甩首撞上了一辆玻璃安装工人的货车。紧接着的那场荷马史诗一般的大碰撞显示，那辆货车似乎把大半个亚历山德拉宫都载来了，只见眨眼之间路面上就

撒满了一英尺厚的玻璃碎片、残杯破盏、火腿三明治、香肠卷儿、轮箍、变形的材料、成包的香烟、咖啡瓮、碎木头，还有诸如花呢帽、扳手、钮扣、油壶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在倾刻间被卷入了混合着汽油、石油、水、茶和咖啡的洪流之中。

真是迷人的画面。唐纳德看着那名摩托车手重新出现在视野之中，眼睛上牢牢地粘着个小面包圈儿，不得不用上一把钳子才把它弄了下来；他看见那位咖啡摊主默默地站在那儿，像是对眼前的情景完全无语了；他满怀钦佩地听着那名卡车驾驶员针对那名年轻的跑车驾驶员家庭教养的一番理论，以及那名玻璃工人对于自己要是获得了上帝授权将如何安置这名卡车驾驶员死后灵魂的一番理论；最后，他还目睹了勇敢的志愿者们扑向那辆倒地的豪华轿车奋力抢救财产，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抢救乘客的情景。直到自空旷街道上汇聚而来的人群将视线完全遮蔽，唐纳德才忽然回过神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倏地一紧，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躲在这露台上至少已过了45分钟，这会儿下数第三圈舞绝对是跳完了，很可能连之后的两圈都结束了。但更糟的事还在后头：这个露台已经不再是他一人独享的了。就在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下方的大戏时，不知何时又有其他人发现了他的避难所，L形露台的另一段走廊上清楚地传来了一对男女的对话声。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拐角那头传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瞧，要是我俩结了婚。”

唐纳德的第一反应就是从他们身边挤过去，逃离这一尴尬的局面。但一听见那些话，他又立马缩了回去。显然，偷听别人家热情的求婚总比打断它来得好些。只要他不被发现，前者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而天知道会有多少人的人生被后者给搅黄。也许这正是那位追求者唯一的一次机会——说不定他次日一早就要乘船前往北婆罗洲了。也许正是这一刻，在《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下、在满月如霜的月光下与波默里香槟的熏陶中，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着单身岁月的另一头倾斜了。也许另一位追求者正跃跃欲试地等待着下一圈与那位女孩共舞的机会。也许此时此刻就有一位性感的女冒险家徘徊在楼下，等着向那位单身汉表

白心意。不，打断他们是绝对不行的。唐纳德缩回身子，努力屏住呼吸。

“你瞧，要是我俩结了婚，”男子的声音继续道，“我们的日子不会太难过的。我自己有3镑的年薪，我的店铺还有4镑利润，这样加起来就有7镑了，再加上你的250镑——你想，你能不能从老爷子身上再抠一点儿？”

“可能再榨出100镑吧，”女孩的声音答道，语调冷静、精明、稳重，“没法再多了。他不是那么大方的人。”

“真糟糕。”男子说道。

“是的，糟糕透了，”女孩说，“尤其是我父母的年收入都只有180镑，手里又没有抵得上四五千镑的生意做老本，所以根本省不出几毛钱给我。”

“没错，的确糟透了。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有一千镑呢。”

“一千镑也顶不了多少用，”女孩提醒道，“一套旅馆式公寓最少也要5镑。”

“悲惨的是，”男士接道，“除了旅馆式公寓根本就没有其他能住人的地方了。”

“老天，当然没有，”女孩答道，“你总不能看着我凄惨地亲自准备三餐，还有缝补你可怜的破袜子吧，对不对？”

“老天，当然不了。”

“那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实际点儿。5镑用来租公寓，意味着剩下的5镑要包括其他所有的开支。”

“那太凄惨了，”那位男士阴郁地说，“我是真的非常中意你，斯利克。”

“我也真的非常中意你，克拉博菲斯。”

“但是，5镑要包括其他所有开支——”

“完全不行。”她决然道。有那么片刻的沉默，然后她继续道，“让我告诉你换做是我会怎么做吧。我会告诉那些老家伙，他们是时候缩减一点儿用度了。反正他们已经享受不了什么，就应该把机会让给咱们这些有能力享受的。要是他们能再支持3镑，我就冒险答应你了，克拉博菲斯。”

“我的好姑娘。”那位绅士答道。

“但要是比3镑少一个子儿，可就办不到了。”

“没问题，长官。”

“好的。我们可以进去了吧？我要和斯努特斯跳下一圈舞。”

“好，回见，斯利克。直面残酷的人生吧。”

“直面残酷的人生，克拉博菲斯。”

露台上又剩下了唐纳德一人。随后他慢慢走下台阶。埃斯梅拉达就等在楼梯下方，两眼熠熠放光，“丘比特之弓”形的温润红唇摆出灿烂的笑容。

“哦，唐纳德，”她声音沙哑，“你真是世上最体贴的小宝贝儿。你知道么，你帮我赢了2镑呢！”

唐纳德眨了眨眼。埃斯梅拉达继续用那种“大军”(注)老兵仰视拿破仑

皇帝的眼神望着他。唐纳德觉得要是他此刻伸手掐一把她的耳朵，她那双上了巨额保险的膝盖就会“扑嗵”一声跪倒在坚硬的砖石地上，从而给劳埃德保险公司带来莫大的痛苦。

但他没有动，只是嘀咕了一句：“我怎么帮你了？”

“因为我和‘鲨蛇’马格尔斯顿、托尼·斯普拉特还有‘比彻的’博尔丁汉打赌你会缺席和我约定的三支舞。可他们对我的异性缘太有信心了，毫不犹豫就下了注，于是让我赢了个大满贯——他们动听的恭维，还有2英镑，还有——”她那闻名于世的笑容从脸上褪了下去，换上了同样闻名于世的渴望表情，“你的又一次打脸。”她又恢复了笑容，补充道，“我觉得你真有魅力。”

唐纳德在心里仓促地祈祷他们的对话就到此为止，今日的遭遇也到此为止，因为眼下已经有三四位潇洒的男士徘徊在他们周围，一等这位尤物流露出和她的电影巨头结束交谈的迹象便会立刻前来搭讪。然而就在这一刻，某人幽灵一般地出现了——只见他红光满面，神气活现，衣冠楚楚——除了那位哈金斯先生本人，还能有谁呢？哈金斯先生既没有那群潇洒男士的腼腆羞怯，也没有他们的进攻策略，他居然直接打断了埃斯梅拉达与别人的单独谈话，此种暴行简直闻所未闻。只听他快活地招呼道：

“埃斯梅拉达——嘿！卡梅伦——嘿！哈金斯——嘿嘿！自从七旬斋那天大主教带着两个打字员去滨海弗林顿以来，咱们可算得上是最佳三人组了！保持幽默，孩子们，我就这一个要求。卡梅伦，我都不知道你认识埃斯梅拉达——她可是所有扮演过《哈姆雷特》音乐剧里那名轻浮女子的女士当中最圣洁的一位。”

“神经！”埃斯梅拉达笑嗔道。她对哈金斯先生印象不错，因为他和“鲨蛇”马格尔斯顿，托尼·斯普拉特还有“比彻的”博尔丁汉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我当然认识卡梅伦先生了。可他那么冷酷，那么无情，连

个工作都肯不给我。”

“地狱恶魔啊！”哈金斯先生愤怒地嚷道，“居然不给你工作？换作是我，一定在我那滑铁卢维尔的工厂里给你留一个位置，我们在那儿生产左脚的橡胶靴给那些断了右腿又生活在沼泽地区的残疾人穿，这还是享有国营专卖权的。真的假的，居然不给你工作，肮脏的无赖！”

“谢谢你，汤米，”埃斯梅拉达回答，“但我更想要的是卡梅伦先生电影里的位置。”

哈金斯先生惊讶地瞪大了眼，他显然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当初为唐纳德的奥默罗德庄园之行所作的无私贡献了。唐纳德在地上摩蹭着两脚，心头无比忐忑。受到怠慢的埃斯梅拉达是一回事——她似乎挺喜欢被人怠慢的；而受到欺骗的埃斯梅拉达估计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觉得。

汤米·哈金斯冲她警告地摇了摇手指。

“别，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亲爱的，你可千万别掉进这老掉牙的圈套里。”他带着恳求的语气说，“假扮成电影巨商是所有伎俩里最老套最平庸的了。卡梅伦，我真为你感到害臊！居然用这种过时的手段引诱这么单纯的姑娘。别跟我狡辩，先生。我实在太震惊了。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得引诱埃斯梅拉达，如果这么做对得起你可怜的老母亲，对得起我们共同敬畏的那面旗帜，对得你母校的传统美德，那么你至少应该选择与时俱进的手段吧！没有什么比拙劣的手段更令我恼火的了。拜托，别冲我吱吱唔唔的。事实就是你有过太多毫不费劲的成功了，所以才变得越来越懈怠。埃斯梅拉达，你眼前这位英俊的小伙子多年来一直是伍尔弗汉普顿有名的登徒子。他的邪恶之名甚至传到了西布罗米奇的远郊。相当野蛮，你懂的。就好像拿一条湿哒哒的大比目鱼抽你一耳光，再捉住你的脚踝和裤裆把你扔到经过的电车底下。这就是他的风格。然后当你闹不清身在何处时候，他又来向你大献殷勤了。”

埃斯梅拉达眨了眨眼："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辞，汤米。"

"但我告诉你，卡梅伦就不是电影人。你是吗，卡梅伦？"

"呃，我——"

"你瞧！我刚才说什么了？这不就证实了我说的每一个字么！想知道他的真实职业吗？其实他是哈罗大街上那家'加密山圣殿'的赌牌教练。"

"谢谢。"埃斯梅拉达说，然后将炮筒转向了唐纳德。

"你到底是不是电影制作人，唐纳德？"她问道。

"不是。"他坚定地回答。是时候结束这一切误会了。此时周围愤怒的徘徊者数目已增加到了9人，他们的样子开始变得具有威胁性了。

"你真的，真的确定这么说？"

"是的。"

埃斯梅拉达叹了口气。

然后，"你会来参加我的派对吗？"她喃喃道，"下周一在约瑟芬酒店。"

"我想恐怕——"

"哦，唐纳德，你总不能这么残忍吧！"

"我并不是——"

她将一只象牙般白皙的手搭在了他的袖子上。

“你会来吧？”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

“好吧。”唐纳德阴郁地说。

埃斯梅拉达露出灿烂的一笑，回到了那群盘桓者中间。

“走，咱俩喝一杯去。”哈金斯先生说。

“给我去死！”唐纳德说。

---

1. 位于伦敦西北赫特福德郡，埃尔斯特里与相临的伯勒姆伍德一带为英国早期电影制片厂的聚集地。
2. 亚瑟王传奇中圆桌骑士的代表人物。
3. 韦桑岛的英语名称。韦桑岛是法国菲尼斯泰尔省（Finistere）的岩石岛屿，位于布列塔尼半岛西端。
4. 拿破仑于1804年组成的军队以及1812年的远征军称谓。

第16章

约瑟芬酒店是一家新开的大酒店，前后只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在金雀花庄园的旧址上匆匆建成，此前不知多少年，那里一直都是西尔弗斯坦家族的祖宅——来自维也纳的西尔弗斯坦家族，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伙。这家酒店的建设还是一项爱国主义事业，因为它的创办思想是要和“走进英格兰”的运动以及“购买英货”的口号结合在一起。如果想将那些外国人的注意力从蒙马特尔和蒙巴纳斯(注)的灯红酒绿中吸引过来，以传统的英式待客之道取代戛纳、尼斯还有蒙特卡罗(注)那些庸俗的职业手段，显然就必须要有舒适的英式酒店来招待这些新客们。所以就有了约瑟芬酒店。

酒店里里外外无不展示着它的英格兰血统，甚至包括全体员工。酒店经理波达纳罗的本名叫做赫斯特；餐厅领班贾科莫和烧烤厅领班贝内代托原是来自梅瑟蒂德菲尔的一对马格兄弟；乐队指挥西尼奥尔·亚历山德罗·迪·贝尔图奇，其实是土生土长在比勒里基的弗兰克·温德尔沙姆(注)；还有在主厨艾蒂安·彭巴蒂亚克先生（威尔逊）领导下负责排骨炖西瓜、酸辣鳗鱼脊、波尔多葡萄酒、冰镇开心果蛋奶酥(注)及其他各类菜品的路易吉、科西莫、皮耶罗、弗朗切斯科、切萨雷和埃马努埃莱们，全体，无一例外都是英格兰人。至于硬件方面，酒店配备了一个溜冰场，一个击剑室，六间舞厅，上千个房间和上千个盥洗室，以及其他所有摩登生活的娱乐设施，可谓应有尽有。

埃斯梅拉达按着她平时那种铺张的做派，把六间舞厅全都包了下来，作为她的派对专场。其中三间留做晚宴厅，剩下三间用来跳舞。在用来跳舞的那三间大厅里，三支由深色皮肤的绅士组成的管弦乐队现场演奏着大师们的杰作，另外还有一些小巧的告示被人仔细地张贴在墙上

各处，向全世界表明，尽管这些演奏家们的外表或许有些异域特色，但他们全都是来自埃德蒙顿、艾伯塔、萨斯卡通和萨斯喀切温的加拿大人，拥有真正的不列颠血统，是正儿八经的大英帝国公民。

唐纳德在11点30分左右到达了酒店，正当他打算悄然没入人群之中，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躲起来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同来的宾客当中有许多都是熟面孔。比方说霍奇先生，他的外套上插着一朵大得出奇的梔子花，衬衫上还缀了一颗大珍珠，正在同鲍博·布卢默——那位前内阁大臣说着话。布卢默先生的晚礼服可谓是大师杰作。一个角落里站着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和他一起的还有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沃丁翰-阿芬顿先生和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他们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保持着优美的姿势，只有嘴唇时不时轻轻开合，如同蔷薇花叶在西风中颤动一般。他们向唐纳德躬身致意，唇须在灯光下反射出丝绸般的光泽。当晚唐纳德又转到过他们附近一两次，每次都听见其中一人在嘀咕着同一句话："这个嘛，是又不是。"

佩兴丝·奥默罗德也来了，唐纳德注意到自从上回在奥默罗德庄园共进晚餐以来，她的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她的万能形容词从"可怕"换成了"病态"，另一个是她今天穿上了打底的灯笼裤。不过她那裸露在外、抹得油光闪亮的后几节脊柱算是抵消了这一令人意外的讲究穿着。她冲着唐纳德脸上喷了一大口烟，朝他点点头，说："鲁珀特没喝醉。真病态，不是么？"下一瞬间她就和来自埃德蒙顿（或萨斯卡通）的一位帝国主义者火热地聊在一起了。奥默罗德夫人本人正和哈金斯先生结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住地捧腹大笑，看样子就快笑到中风了。那位自封的海峡群岛居民(注)正在相当大声地喋喋不休，不过幸好，他的大嗓门还是淹没在了一片喧嚣之中。

佩鲁贾·高克罗杰小姐——身着一袭炫目的深褐和柠檬黄相间的礼服，搭配一副绿色长手套和一双绿色鞋子（虽然和手套并不相配）——此时已经将罗伯特·萨斯科特先生堵在了其中一间晚宴厅内两张餐桌之

间的死角中，正大声地冲他朗读着一个小巧笔记本上的内容。在萨克斯演奏暂停的间隙，其中那几句“超过五千本，我的分成为15%，超过一万本，我的分成为20%。至于殖民地发行的那些版本——”就从房间的另一头飘了过来。萨斯科特先生的眼神透着一丝呆滞，时不时拿一条丝绢抹抹自己的额头。

唐纳德遇见的另一群人里有上回参加板球赛的那位年轻弹道学专家，先前在日内瓦见过的那位在拉丁美洲群狼的包围下坚持打字工作的金发碧眼银装尤物，那位不会英语的波兰伯爵，以及查尔斯·奥索里。他们正在听奥索里先生用法语讲话。

每隔一阵子，大厅里就会回响起霍克上校的笑声，如同敲响了一面大锣似的。他正为取悦O. K.普波小姐而忙得不可开交，而他取得的成果显然令小伙子波森·杰布十分不屑——后者实在非常想向普波小姐解释棒球和板球之间的区别。议员普鲁登斯·珀特小姐，也就是小伙子波森目前唯一可选的听众，此时正任凭自己神游天外，不幸的是，没有人在神游天外的时候还能领会那些板球的微妙细节。

一个静悄悄的三人组——埃塞雷德·奥默罗德爵士，洛多威克·菲布斯爵士，以及亨利·伍顿爵士，已经干脆放弃聊天，选择了鹌鹑，这会儿他们正在尽情消费后者的全部食用价值。莎士比亚·波洛克，那名美国人，却是兴高采烈，左右逢源，滔滔不绝。当那位俄罗斯“男爵夫人公主”走进大厅的时候，引起了一阵相当的轰动，她看上去实在太迷人了，让霍克上校立马就抛弃了O.K.普波小姐，在各个房间里来回奔忙，搜寻为他引荐的人。

当看见这位斯拉夫美人仪态万千地走进来时，埃斯梅拉达心里产生了片刻的动摇，几乎后悔自己邀请了她。但下一刻她又恢复了自信。毕竟，她的身边至少围绕了10位忠心耿耿的潇洒绅士，而且就在今天早上，她不是才刚收到了阿佩尔鲍姆&泽德凯亚玫瑰有限公司的合同草案么？再说，不是还有比传言更加确凿的消息说，“鲨蛇”马格尔斯顿要

和“比彻的”博尔丁汉在加莱的海滩上为她决斗吗？所以，就让这头小野猫放纵她那卑鄙浪荡的小伎俩吧，埃斯梅拉达心想，一双清亮的眸子扫视着整间屋子，在心里暗暗记下，下次有机会一定要狠狠掐一把霍克上校的下巴。这位英勇的霍克上校可没浪费一分一秒，此刻已经捧着那位公主纤细的手指俯首称臣了，而他的首要竞争对手暨上级军官——那位少将先生，则在刚要向女神靠近的时候就被少将夫人冷冷地差遣回去了。

成群的宾客继续蜂拥而至。埃斯梅拉达的朋友似乎相当多，但那六间舞厅始终也没能完全填满，因为当晚在伦敦城里还有其他的派对，许多客人们都要“继续赶场”去。

凌晨3点左右，人逐渐减少了。唐纳德正考虑着在月光下漫步回家的时候，埃斯梅拉达穿过大厅来到了他的面前，悄悄耳语：“4点钟屋顶见，我准备了香肠和培根。不要告诉其他人哟。”

这显然是一项特殊待遇，唐纳德看着她缓步穿行在大厅里，和其中一些客人说了悄悄话，而让其余的客人自由离去，不加挽留。那位俄罗斯公主属于被放行之列，霍克上校也被默许护送她到计程车上，或者直接送到她家，埃斯梅拉达已经无所谓了。眼下“鲨蛇”和“比彻”两人怒目相向的姿态是何等庄严高贵，埃斯梅拉达哪里还犯得着介意其他小事呢。

屋顶花园里的香肠培根派对开始时氛围很是美好。夜空中月亮正圆，淡淡的银辉洒落在东边远处的圣保罗大教堂上，勾勒出一抹幽暗的轮廓，天上的星子隐没在伦敦城的灯火之中，一片青蓝的夜雾在公园的树林里悠悠飘荡。派对上的香肠是正宗的白金汉郡手工自制，培根煎得又香又脆，慕尼黑卢云堡啤酒的口感是那样清凉爽口，几乎也能当做是英格兰产的了。此外，更有一瞬间，甜蜜的一瞬间，看样子那个“比彻”就像要把“鲨蛇”推到屋顶边缘，然后丢下去一般。

空气很温暖，就4月份来说算是相当暖和了，而且温度还在迅速上升。

“真像在阿伯塔巴德(注)一样。”少将一边说，一边用餐巾扇着风。

“更像在阿姆利则。”他的妻子修正道。这位勇士赶紧表示赞同。关于那位公主的小小插曲还记在她的黑账本上呢，对此他清楚得很。

“这天气真够暖和的。”埃塞雷德爵士说着，向随侍在旁的一名“洛伦佐”示意重新满上酒杯。

鲍博·布卢默忽然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

“什么怪味儿。”他觉察到了什么，下一秒，这个4月凌晨的宁静就被下方酒店里传来的一声“着火了！”给彻底打破了。

“女士们，先生们！”少将从坐位上弹起来，用手敲击着桌面，“本人是目前在座的唯一高级将领。请诸位将我视为约瑟芬酒店屋顶花园指挥官。”

一阵低低的“听见了，听见了”“好的”还有几下轻轻的鼓掌声回应了这句宣言。

少将继续道：“德威尔顿-法洛上尉，侦察主楼梯的情况并向我汇报。”

“是，长官！”

“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侦察外侧安全梯的情况并向我汇报。”

“以书面形式？”这位外交官问道，引起一片笑声。

“卡梅伦先生，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沃丁翰-阿芬顿先生，侦察

其他撤退路线并向我汇报。其余各位，稍安勿躁。”

楼下的响动很快演变成了一片喧嚣，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见火焰噼啪燃烧的声音，说明着火的地点离他们尚有一些距离。然而此时，整间酒店都充斥着呼喊，尖叫，开窗，关门，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

派对餐桌边，大家都稳坐不动。那名“洛伦佐”在一名“朱利亚诺”的协助下，绕着桌子为一圈平底杯都重新斟满卢云堡啤酒。

“有谁带了相机吗？”埃斯梅拉达在长桌那头发问。没人回答，她便接着说：“哦，好吧，那么我们一离开这儿就直接到最近的照相馆去。”

“要不要拍几张营救的画面？”哈考特先生建议道，“让埃斯梅拉达躺在我的臂弯里，诸如此类？”

“这个我喜欢。”埃斯梅拉达冲诗人露出了最甜美的一笑。

“你可抱不得她！”“比彻的”博尔丁汉吼道。

“喂，喂！”哈考特先生严肃道，“她才没有那么重呢。”

可怜的博尔丁汉先生顿时局促起来，刚想张口解释，又被一阵响亮的笑声堵了回去，笑得最欢的要数“鲨蛇”马格尔斯顿了，他忽然觉得这个讨厌的诗人其实也没那么坏。

“希望他们赶得及把我们的名字印在社会急讯栏里。”佩兴丝·奥默罗德一边说着，一边将椅子往后挪开，撩起了裙子，开始整理一条腿上的丝袜。这是整个晚上她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了。

“没希望喽！”哈金斯先生兴致勃勃地叫道，“那些日报老早就送去印刷了。”

“真病态！”佩兴丝说完，又陷入了沉默。

这时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回来了，一边揉着自己的眼睛。

“不是最顶层，长官，”他汇报道，“是下一层楼。火势很厉害。”

“主楼梯的情况如何？”这位屋顶花园指挥官问。

“很难通过，长官。火势太大了。”

“非常好，先生。”于是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回到座位上，接着吃起了一根香肠。

下一个返回的是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

“好的，先生，找到安全梯了吗？”少将命道。

“是，又不是。”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回答，“基于那里的确有一条安全梯的事实，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基于我们要下行四层楼才能到达安全梯，就可行的策略来说，答案又是否定的。”

唐纳德代表另外那支探险队发言。

“没有其他离开屋顶的通道。”他汇报道。

“非常好，”少将说，“除了等消防车到来，我们没别的事可做了。德威尔顿-法洛上尉，你认为它要多久才能抵达这里？”

上尉耸了耸肩膀。

“这很难说。也许要5分钟或者10分钟。”

“太病态了。”佩兴斯说。

“可别大伙一起失去理智，试图用啤酒把火浇灭，”哈金斯先生坚决地说，“那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

埃斯梅拉达叹道：“连个灯光师都没有就要人家直接去见自己的造物主，感觉有点残酷呐。”

“别担心，”哈考特先生说，目光越过栏杆望向了公园路，“你的告别演出将会登峰造极。这幢房子正挂满了美丽的布景呢。”

“完全就是一场谢幕大戏。”哈金斯先生说。

“德阿弗南小姐在真正的辉煌中结束了演艺生涯。”

“伴随着一声轰鸣，一切都消失了。”哈金斯先生描绘道。

“我们全都沐浴在火焰之中。”哈考特先生道。

“贴心的小宝贝儿们！”埃斯梅拉达道。“比彻”和“鲨蛇”不安地蹭着两脚，满脸不快。

“让我恼火的是，”鲍伯·布卢默叫道，“我在西区裁缝公会的职位将会落到伯特·斯图克利的手上，那个肮脏的小王八！”

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摇了摇头，表示不赞同，嘴里咕哝：“真是叫人非议的说辞。”另外两名外交官沉着脸，表示赞同。

“消防车来了吗，侍应生？你叫什么来着？”少将扯着嗓门道。

“先生，我叫朱利亚诺。”那名侍者回答。

“我没问你叫什么！”少将冲他吼道：“我是问你有没有看见消防车！”

“你的确问了他叫什么。”唐纳德大胆提道。

“注意纪律，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少将咆哮，对他怒目而视，“反正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个倒霉的外国佬！”

“我又想起当年在白沙瓦的美好时光了。”少将夫人低声说，用充满仰慕的眼神望着她的霍勒斯。

“我的姓氏是埃利斯，”“朱利亚诺”出人意料地说。

“有辆消防车来了。”鲍伯·布卢默补充道。

消防车来得相当及时，连一秒钟富余也没有。此刻火势已经蔓延到了紧接屋顶花园的那一层，浓烟也顺着楼道涌了上来。火焰燃烧的噼啪声、咆哮声越来越响，空气里充满了碎屑、灰烬和烧焦的气味。

“该死的。”德威尔顿-法洛上尉在唐纳德耳边咕哝，“咱们已经很危险了。”

“消防员会搭起一条逃生梯。”少将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中喊道，“大家准备爬下梯子，女士优先！”

“还是没有照相机。”埃斯梅拉达叹着气站到了奥默罗德夫人后面。

“梯子伸上来了！”布卢默通报。

“地板陷下去了！”哈考特先生补充道，拔腿飞奔向一杯没喝完的啤酒，把它一股脑儿灌进了喉咙里。

“该死！”哈金斯先生叫道，“我以为我已经把它们喝光了！”

“太没章法了。”卡特里特-彭德拉根先生沉重地说。

“惨不忍睹。”卡肖尔顿-斯坦伯里先生赞同道。

“残缺不全。”沃丁翰-阿芬顿先生补充道。

“来了！”布卢默叫道，随即一架深红消防梯的顶部从栏杆外伸了上来。两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和一名身穿粗布工装的平民相继跳上了屋顶花园，救援行动正式展开。

“哈啰，先生！”唐纳德听到有人在喊。他回过头，认出了粗布工装下的威廉·罗兹。

“你在这做什么？”唐纳德喊道，一面注意到奥默罗德夫人翻过栏杆的敏捷身手，一面留神已经穿透屋顶的烈焰，那便是死神的招唤了。

“这是我的机器！”威廉·罗兹大声喊道，“我刚刚造出来的，正在教这些人怎么使用，必须上来看看它转得怎么样！”

时间已万分紧迫。女士们都安全撤离了，但屋顶花园的地面已经开始崩裂下陷。三位外交官翻过了栏杆，安静而高效。当轮到哈金斯先生的时候，他突然唱起了《马赛曲》[注]，还是用浓重的约克郡口音唱的。就在“比彻的”博尔丁汉将一条腿跨出栏杆时，一部分地面整个塌了下去，所幸在唐纳德跟在哈考特先生的后面穿过滚滚浓烟和火星逃离现场时，地板的主体部分还勉强支撑在那儿。走到半路，他还听见这位诗人嘟囔了一句：“该死的，我口渴了。”

最后两个爬下梯子的人，一个是威廉·罗兹——对自己那台机器取得的成功正欣喜若狂，另一个是少将先生。

公园路上，一大群人陷入了狂欢，兴高采烈地称道着每个人的得救过程。埃斯梅拉达幽幽的声音时不时穿插进来，反复问着：“没人有相机吗？”最后，一名摄影记者抵达了现场，而令“比彻”和“鲨蛇”愤怒又挫败的是，埃斯梅拉达最终以亲吻威廉·罗兹的姿势上了镜。

一片沸腾之上，不知哪位操着兰开夏郡口音的人正高歌着一曲《马德隆》。

---

1. 隶属巴黎市的两个区，前者为当时著明的红灯区所在，后者为巴黎的艺术中心，诗人、作家和画家的聚集地。
2. 摩纳哥公国的世界著名赌城。
3. 以上都是冠上了意大利式假名的英国人。
4. 原文中都是法语菜名。
5. 即哈金斯。
6. 印度北部城市。
7. 法国大革命时著名的战斗曲。

第17章

漫长的英格兰冬季过后，5月终于到来了。皇家大道上的树木长出了新芽，一家家店铺里摆满了黄水仙和雉眼水仙，还有紫罗兰、早春的郁金香、从锡利群岛运来的蓝色鸢尾，以及秋牡丹。空气清新，伦敦城中，人们的脚步变得快活而有力。晚报上已经开始谈论板球赛季的到来。足球赛季几乎已过去了4分之3。

唐纳德却感到疲乏了。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三个月，做着一件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事。他不仅是在写一本书，而且是在挣扎着从头学习写作的技能，他开始有些厌倦了。春天的气息穿过数英里煤灰和沥青铺成的马路，战胜了车辆的尾气，偷偷地从他敞开的窗户钻了进来，令人郁闷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又一个清晨到来了，甚至比之前的那些还要迷人。早晨7点，兰贝斯区上空被染成了鸽子蓝、珍珠白、翡翠绿、柠檬黄和黄宝石色，五彩斑斓的小小云团被镀上了淡淡的粉边，正成群结队在天空嬉戏，也许它们就像那些小孩儿、小猫或者小老鼠一样，知道当乌云褪去、黑雾散尽的时候，就可以出来玩耍了。一阵凉爽的微风携着埃塞克斯郡的草木芬芳，穿过由石块和石板组成的荒原（人类却认为这比原始的巢穴更先进），一路飘然而至。唐纳德躺在床上，直到再也无法忍耐。一股格外诱人的气息随着一批货物抵达了城中，唐纳德发誓他闻出了玫瑰的芬芳、干草的气味还有金银花的清香，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苜蓿和玫瑰都还没到开花的季节，而且没人会在5月收割牧草。但不论如何，结果都一样。唐纳德大叫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一头扎进装着冷水的浴缸中，然后三下五除二地套上衣服，冲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滑铁卢车站，随意搭上一班列车，奔向了奥尔顿镇。

他从奥尔顿出发步行了一小段路，接着搭上一辆卡车，就像在部队时一样，一路驶到了散布着红瓦小屋的奥尔斯福德村，在这里，他下车喝了杯汉普郡啤酒，接着又坐上卡车穿行在景观神似白垩纪时期的丘陵地区，直到伊钦的湿地草场在他的右下方绵延铺展时，便可鸟瞰古老的温彻斯特市——阿尔弗雷德[注]之城，曾经的英格兰之都，甚至也许，就是亚瑟王的卡默洛特城。

唐纳德在圣贾尔斯山顶跳下卡车，悠闲地来到了下方的公路上，道路尽头就立着阿尔弗雷德的雕像。这是座高大的雕像，或许有后来那个英格兰首府为阿尔弗雷德建造的纪念像的25分之一高，在它正前方，一条狭窄陡峭的公路通向山顶的那座城堡，传说中的“骑士圆桌”就悬挂在它的城墙上。

唐纳德转身向左，拐过一个弯，眼间赫然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长长的灰色、苔绿和浅黄身躯一眼望不到尽头，如同沉睡在草地上的利维坦[注]。在它面前，他感觉自己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小矮人。

怀着一颗渺小敬畏的心，他蹑足穿过庭院的草坪，小心翼翼地推开教堂西门，缓步踏进了巨大穹顶下幽暗阴凉的空间之中。他置身于古代英格兰战士的纪念物之间，置身于破旧的军团旗帜和被遗忘的受禄牧师的纪念碑之间，置身于黄铜刻板、大理石雕像、来自遥远战役的简陋的荣誉卷轴、古代贵夫人的美德记录，还有拉丁文的铭刻、主教与牧师的棺墓和无名骑士的肖像之间。然而在这一切镌刻与雕塑的英格兰昔日辉煌中——她的战争、财富、宗教、王公贵族、教会领袖以及帝国的征伐伟业——只有两件遗迹真正打动了他。一是威廉·怀克姆[注]的小教堂，从克伦威尔率领的破坏者手中幸存了下来，保住它的是克伦威尔军中的一名名叫怀克姆的上尉，当年便是他拔剑立于小教堂的台阶之上，面对所有来犯者，独自捍卫了这座创立者之墓。另一个，便是那位学院街的老夫人，她不曾领导过任何军队，不曾攻击过任何教会，不曾被绑上火刑柱，也不曾嫁给哪位王子，她的一生不曾为英格兰的风起云涌贡献过

丝毫微末的涟漪，也不曾在英格兰的史册上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她是芸芸众生中唯一的一位，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而不被任何人所憎恨，她又是所有伟大人物中唯一的一位，无人模仿，无人效颦。她是最纯粹的英格兰人，是英格兰的魂中之魂，骨中之骨，是最善良、最愉悦、最温柔的人，她的纪念碑不足教堂的一门之宽，也没有阿尔弗雷德的雕像那样高大，但它就坐落在阿尔弗雷德之城，在怀克姆的大教堂之中，靠近亚瑟王的圆桌，如此，便也没什么遗憾了[注]。

唐纳德在教堂西界外散落的墓碑间徘徊了一阵，寻找那个著名的墓志铭，他的主人是一名喝了淡味冰啤酒而死的汉普郡手榴弹兵。

“士兵们，从他的英年早逝中吸取教训吧，

兴起时，若不开怀痛饮，那就别沾一滴。”

在它的前面是一座纪念在后来战役中阵亡士兵的石碑，他将碑上那段骄傲而壮丽的铭文默读了一遍，听起来就像是某个西班牙国王的长串头衔，或者弥尔顿那永恒的小号吹响的嘹亮音符一般——

在佛兰德斯、法兰西、意大利、俄罗斯、马其顿、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西伯利亚的战场上，在达达尼尔海峡[注]和地中海的波涛中牺牲的战士们……

之后，他漫步经过了法官和教长的寓所、整齐美观的教士之家和落满灰尘的伊利莎白时代什一税[注]的谷仓，穿过一道拱廊，进入了普通信徒所在的外围区域，再穿过另一道拱廊，便来到了学院街上。夏季学期刚刚开始，整条街上都是青少年的身影，他们全都戴着一式的草编礼帽，其中有几个身上裹着黑色的长袍，在唐纳德看来远不如阿伯丁和圣安德鲁斯学院的深红色制服那样赏心悦目。

他参观了学院建筑，倾听了门卫对它们的描述，离开时脑海中一共留下了四个印象——环绕在精致小教堂周围的美丽回廊；四方院旁供少年们读书学习的幽暗屋子；那位自豪的门卫反复强调的重要事实：温彻斯特公学的历史比伊顿公学还长了50年，而且实际可以说是有了温彻斯特才有伊顿的；以及最后一样：那则与众不同的校训。

他此前听过的所有中学和大学的校训，都包含了向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的祈祷，请求让本校发展欣欣向荣，或者蓬勃壮大，或者长盛不衰——总之，就是在世上功成名就。这是很自然的事。那些老男孩们就需要一条标语来提醒他们对母校应尽的义务，让他们不要忘记年少时的欢乐时光，并唤起他们心中的一种本能欲望——那就是不想看见自己的校友数量越来越少，最后学校也荒废成了狗窝。除此之外，这类校训还能在校友聚会上充当一条最佳祝酒词，赴宴者们可以从他们的座位上跳起来，高举酒杯欢呼："愿沃克索普的圣埃塞伯格学院繁荣兴旺！"或者"特勒凯尔比非教区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学院欣欣向荣！"

但温彻斯特学院的校训却是与众不同的——"礼仪成就绅士"。唐纳德在这座老校园名叫"米兹"的运动场上来回踱步，场边是燧石与石灰石砌成的红色围墙，他在其中一边走，一边琢磨着这则校训。它显然没法成为校友聚会上的祝酒词，也显然不能在校园足球赛上大声地喊出来——哪怕有一名专业队长将少年们组成一支美式啦啦队也不行。唐纳德的目光越过一幢精致的红砖雷恩大楼，望向后方露出一角的礼拜塔，心想，温彻斯特大概也不会雇用一名拉拉队长。最后，他下了结论，这条校训看起来几乎就像在说，比起自身的繁荣，温彻斯特更关心她的学生未来的生活。或许在经历了5年的繁荣之后，这正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但它显然还是有些与众不同。

他拿出笔记本来，简单记下了眼前的风物：建筑、色彩、红墙外的布局，还有其他一些细节。那些尚在萌发新叶的树木将他难住了——过去在巴肯是没几棵树来难住任何人的——于是他拦住了一个身穿黑色长

袍，约摸12岁的小男生，礼貌地向他询问："打扰一下，能请你告诉我那是什么树吗？"

小男生摘下了草编礼帽，同样礼貌地答道："那是上帝之树，先生。"

"上帝之树？"唐纳德也摘下了自己的帽子，"那是什么？"

"它的名字就叫这个，先生，因为只有'上帝之子'才能坐在树下的椅子上。"那孩子解释道。

"原谅我表现得这么蠢，"唐纳德道歉说，"但你说的'上帝之子'指的是王公贵族吗？"

"跟他们没关系，"小男孩说，"'上帝之子'就是那11名板球队员。"

"哦，明白了。板球队员们被称为'上帝之子'是因为他们会去罗德板球场打球[注]。"

"不，先生。他们现在不去罗德板球场打球。"

"那为什么叫他们'上帝之子'？"唐纳德开始糊涂了。

"因为直到近些年我们还常在罗德板球场和伊顿打比赛。"

"啊！我现在开始明白了。直到近些年。那顺带问一下，具体是近几年呢？"

"大约七八十年前，先生。"

唐纳德拼命克制住了自己，然后努力用自然的声音回复道："的确如此。就像是前几天的事儿。我明白了。那板球队的男孩们——"

“男人们。”那孩子坚定地打断道。

“请你原谅。”

“是男人们，”那孩子重复道，“在这里我们都是男人，没有男孩。”

此时的唐纳德已经晕头转向了，他弯下腰，向这位男士表达了谢意。

“不客气。”这位男士回答，温文有礼地鞠了一躬，再次摘了摘帽，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唐纳德一手拿着自己的帽子，转头看着他离开，只见这位男士走出几码之后又停下了脚步，从裤兜里掏出一颗又大又粘的太妃糖，一下塞进了嘴里。看到这一幕的唐纳德大大松了口气。

从学院校舍到“米兹”只有几步距离，从“米兹”穿过坚硬围墙上的校门，来到拉文德草地也只有几步距离，再从拉文德草地到里丁斯绿地，从里丁斯绿地进入道格围场，最后从道格围场——温彻斯特学院的最后一个运动场——再多走上几步，便可到达古老的圣十字修道院，它那高贵庄严的身影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绿衣军[注]板球场，直到今天，途经此地的旅人们仍可从那里得到一角壶免费啤酒。所以，倘若一名旅行者不赶时间，也不急于打破那些来自南北达科塔州的游客们“逛完”这座温顿城[注]圣玛丽大教堂的纪录，他自会闲庭信步地跨出学院的外门，直到置身于圣十字修道院时才会缓缓从中世纪的梦幻中苏醒过来。

但唐纳德直到离开了圣十字修道院，在那片伊钦河及其分支和运河在绿色山谷中开辟出来的湿地草场上漫步的时候，都还没从他的遐想中苏醒过来。当他爬上圣凯瑟林山的斜坡时，当他最后抵达了山顶的树丛，找到一小块像躺椅般贴合后背的草坡，在上面躺下，把帽子扣在额头上，两手枕在脑后时，也依然还沉浸在那些遐想之中。

他的脚下是伊钦河闪闪发光的细流，那是条水上浮着假虫饵，水里游着鲑鱼的银色小河。小河那头是那些运动场，上面散落着板球手们白色的身影，运动场后是学院礼拜堂的塔楼，再远处便是那沉睡的利维坦——怀克姆的神圣殿堂。空气中飘来各种细碎的声音——回荡在石灰岩山谷里的清脆羊铃声、板球与球拍相击的啪嗒声、身后树林里阵阵鼓荡的风声、河上的赛艇运动员挥舞四桨溯流而上时从扩音器里传出的教练的呐喊声，以及山谷对面传来的教堂钟声，深沉而遥远，恍如英灵殿[注]里雷神敲打铁砧的回声。

在此时唐纳德迷迷糊糊躺着的草坡下方二三十英尺之处，盘绕着古时不列颠人为抵抗罗马军团而开凿的环形战壕。当年罗马人修建的道路清晰可辨，如一杆灰白的箭，笔直地射向远处蓝色的地平线。此时若是透过一个小望远镜望向撒克逊人的阿尔弗雷德的雕像，或许就像裸眼看见的诺曼十字形大教堂那浅黄色的翼部一样清晰。那所英格兰的学园——其校训将美德高置于繁荣与学识之上——便静静地卧在湿地草场之间，她的四面都环绕着她的创造者、继承者、先祖乃至后裔，那就是英格兰亲切仁善的绿色土地。

唐纳德继续打着瞌睡，直到在朦胧的意识中察觉下方山谷里正发生着某种古怪的现象，这才逐渐苏醒过来。视野里的风景似乎发生了变化，那些小溪不再闪闪发亮，那些运动场的草坪呈现出接近灰白橄榄树的颜色，而不是刚刚修整后呈现的绿色。罗马道路和地平线都隐没不见了，教堂翼部的琥珀黄色也正迅速地暗淡下去。

唐纳德坐起身子，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浓重的白雾正从海上升起，迅速侵入山谷，它的先锋部队已将古老的小镇团团包围了。那些细碎的声音已不可闻，就连悠悠回荡的钟声都像是给闷住了，震颤的回音也转瞬即逝。不到两分钟，下方的湿地草场就整个被雾气给罩住了。学院塔楼消失在了视野之中，白雾的边缘漫过了那道不列颠战壕的边界，就连那一阵阵的微风也停止了。钟声终于静止。有如亘古雪原般的寂静降临

了。

唐纳德再次躺下，定定地看着那条白毯无比轻盈地将春日绽放的雏菊、毛茛和蒲公英卷入其中。尽管它来得这样急，此刻看上去却几乎一动不动了。那些轻柔的漩涡与涟漪，变得更加轻柔，一缕缕游离的烟云逐渐安静下来，直到云雾织就的那匹巨大的羊绒被悄无声息一点点滑动、摇曳、震颤着稳定下来，最后纹丝不动。

他并不感到惊奇。温彻斯特对他施加的中世纪魔法还未完全消失，而他经过了一天的户外活动，还有那数月以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之后，此刻已十分困倦，没有精力为任何事感物到惊奇了。所以，他亦十分平静地看着雾海渐渐平息，收缩，旋转着化为一条雪白的道路，向目之所及处不断延伸，一头通往南方的英格兰海峡，一头越过北部英格兰丘陵的边境。这似乎就是云雾最自然的表现。如果一条道路能够忽然化为一道坚实的雾墙，那么一道坚实的雾墙又为何不能忽然变成一条道路呢？

这里，本就是非常合理的通路之地，是最该拥有一条道路的地方，而至今从未有人想到在这儿修一条路，这才奇怪了。这正是理想的修路之所，这片雾气将自己变成了一条路，做得太对了。所有的路都是美丽的，尤其是一条恰从圣凯瑟琳山这样可爱的草坡下经过的路，这是一个能让人放松身心地躺下来，观察这个世界和世上旅人的地方。而这才是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方式——躺在春日的雏菊、毛茛和蒲公英盛开的草地上，看着这个国家，看着下方经过的人们，比起拿着笔记本风风火火、东奔西走地收集素材，这种方式要好上一万倍。让那些素材自己找上门来，这就是诀窍所在。让它们沿着自己的轨迹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做的只是找到一条道路，和它上方的一座绿茵山丘。眼前这样的道路曾经存在过吗？像这般平缓、宽广、笔直而又坚固？偶然间，原本那样轻柔的雾气将自己变成了如此坚实的表面，难道不是充满了智慧的表现？

这条路唯一的奇怪之处，就是似乎无人通行。从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这条雪白缎带上浑不见那些寻常的小黑点——那就是从一段短短

的，短短的距离之外看见的人类。

但唐纳德并不为此忧虑。一旦人们发现了这条路中之路，很显然，他们就会一拥而上地使用它了。他只需要一点儿耐心。于是他再次将双手交叉在脑后，静静等待。

他并没有等得太久。一个小黑点自北方的丘陵上出现了，接着更多的黑点紧随其后，然后是更多、更多的黑点，直到地平线后争先恐后地涌来了一大群人。白色的路面一寸寸消失，如同一位巨人画家用他手里的笔刷灵巧地抹过一般。人群越来越近了。

唐纳德思忖着，还要多久他们就会来到跟前呢？他向南边瞥去一眼，意图粗略地估算距离远近，却看见又一大群人自海上出现，涌入了这条道路。

当两队人马竞相奔着圣凯瑟琳山而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开始震动空气。它听起来丝毫不像挺进的脚步声，而是更加深邃，不按节拍，如狂风般一阵接着一阵，有时又像一声长长的无可抵挡的咆哮，如同夏夜的海浪拍打在沙滩之上，间或又挟带着霹雳乍响之声。

很快唐纳德便分辨出来，尽管他们步伐不一，三五成群，时聚时散，队形始终变幻不定，且总能见到几个落单的身影，实际看上去和一支严整行进的军队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分明持有一样武器，哪怕只是一副十字弓、一把钩镰或一把长柄镰刀。然而他们当中又没有一人身穿军装或者类似的制服，而是大都穿着黑色套装或者破旧的灯芯绒衫裤，手持武器的姿态也显得漫不经心，毫不专业。隆隆声越来越响，更加连绵不绝。两队人马带头者的面孔已出现在了眼前，而唐纳德发现这两名身负武器的普通公民全身上下都在摇摆、颤动、起伏，无法克制地哈哈大笑。双方的先锋就在圣凯瑟琳山的正下方碰了头，在唐纳德不知不觉间，那段道路已扩展成了一个四面开阔的平台，而不到一会儿工夫，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了。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说

些什么，但他们似乎全都沉浸在一种激情亢奋、热血澎湃的状态之中。他们漫不经心地把武器随手扔在一边，一个个掏出了书本、卷轴、羊皮纸和小纸片，开始闲谈漫聊，朗读背诵。出于一种突然而奇异的直觉，唐纳德悟到了，他们全都是诗人。某一刻，似乎从不知何处传来了一声警报，所有人都以惊人的速度抓起了他们的武器，结成战列，手持武装的姿态已看不出一点儿漫不经心或业余的痕迹。当他们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声假警报的时候，便又将武器纷纷丢到了一边——其中一位小兄弟将一把大菜刀随手插进了外套口袋里，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四开本，另一位把他的霍奇基斯机关枪支在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下，然后席地而坐，趴在桌上写起了诗——大伙又开始有说有笑，写诗的写诗，朗诵的朗诵，要么大呼小叫，热火朝天。

唐纳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奇幻的场景。时间静止了，头顶的云彩一动不动，就连那轮太阳也放弃了和永恒的疯狂赛跑。

接着，一个模糊而沉闷的响声缓缓渗透了雾气，唐纳德懒洋洋地想，怎么教堂又继续敲起钟来了，然后又想，这声音是怎么穿过这片雾的呢？下一刻，他看见缕缕白雾的边缘正在野花丛上轻柔地飘荡，那些单独飘离的雾团又开始互相缭绕嬉戏了。

他一个起身，揉揉眼睛。此刻，眼前的一切都在迅速变幻着。云雾之路已经完全消失了，雾气向中间聚拢，那片挤满了诗人和他们的武器的空地也在迅速地收缩变小。诗人们的身影发生着神奇的变化，其中半数的体形正变得越来越胖，面膛越来越红，神情越来越昂扬，另外一半则变得越来越瘦，目光越来越亮，胡子越长越多，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一群接一群地消失了。只是，他们究竟是隐入了那片深不可测、吞噬一切的浓雾之中，还是被某种奇异的魔法融为了一体，唐纳德就看不出来了。

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第一个是胖子中的幸存者，那名身材最胖、脸膛最红、神情最昂扬的胖子，他有着最友善、最愉悦、最洪亮的笑

声。他的武器不知丢在哪儿了，此时正牛饮着夹在胳膊下带来的一大瓶加那利白葡萄酒。第二个是瘦子中的幸存者，他身材瘦削，留着一把尖尖的小胡子，有着一双最明亮的眼睛，喜欢无声地欢笑，而且也是那群人中最愉快、最友善的一个。由于某种奇异的错觉，尽管这两人实在很不相同，但某一瞬间，他们的面孔看上去却十分相似，又有一瞬间，他们看上去都有点神似霍奇先生。

就在雾气汇集到这两人所在之处时，那名斯特拉福德[注]男子的眼里闪过了一丝狡黠，转头向那名胖子说了句什么，后者暴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说道——或者听起像是在说——“咱们该挪地儿了吧，威尔？”然后他俩手挽着手一起消失了，于是圣凯瑟琳山下再无任何痕迹证明，曾经有两支由友善而爱笑的战斗诗人们组成的荒诞队伍从那儿经过。余下的唯有食草羊群温顺的叫声和板球与球拍相击的欢快脆响，还有英格兰宁静的绿色田野，一片片湿地草场，以及大教堂的悠悠钟声。

唐纳德站起身来，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找地儿喝茶去了。

---

1. 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朝的国王，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真正第一位称呼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之王”的君主。由于其英勇地统帅臣民对抗北欧维京海盗民族的入侵，被后世尊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同时也是英国唯一一位被授予“大帝（the Great）”名号的君主。

2. 温彻斯特大教堂，始建于1079年，英格兰最大的教堂之一，也是全欧洲拥有最长中殿的教堂，其中殿长约160米。利维坦为《圣经》中记载的海中怪兽，通常被描述成鲸鱼、海豚或鳄鱼的形状。

3. 威廉·怀克姆（William of Wykeham，1320/1324－1404）：温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Winchester），于1384年创建温切斯特公学，开创了英国公学教育的历史。

4. 此处所指便是长眠于温彻斯特大教堂的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其墓碑位于教堂入口北面侧廊。

5. 又称恰纳卡莱海峡，土耳其海峡的一部分。自17世纪至一战期间，俄、土、英、法、德等国先后对土耳其海峡支配权展开了一系列争夺，直到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确定了现行的海峡制度。

6. 由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主要用于神职人员薪俸和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的宗教捐税，要求信徒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
7. 罗德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以建造者托马斯·罗德（Thomas Lord）的名字命名，“Lord”一词可特指上帝，故文中称板球队员为“上帝之子”。
8. 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军队的一支散兵旅，因穿绿色制服而得名。
9. 温彻斯特的古称。
10. 英灵殿（Valhalla）：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接待死者亡灵的殿堂。奥丁神的侍女瓦尔基里在人间的战场上挑选出英勇善战的勇士，送至英灵殿，以便让他们同诸神一道在世界末日的诸神黄昏（Ragnarok）之战中并肩作战。
11. 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为莎士比亚的故乡。